

3.3.11  
202.2

#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总路线的论战

人 (民1965年版社)  
一九六五年·北京

##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总路綫的論战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門內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证出字第 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 印张 17  $\frac{1}{4}$  · 插页 2 · 字数 332,000

1965 年 3 月第 1 版

1965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1·881 定价（四）1.10 元

## 目 录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綫的建議 .....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員會	
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	
苏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发展 .....	51
評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	
分歧是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	55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引起的严重恶果.....	63
一九五七年兄弟党莫斯科會議.....	65
苏共領導修正主义的发展.....	69
苏共領導对中共的突然襲擊.....	73
一九六〇年兄弟党會議上两条路綫的斗争.....	76
苏共領導修正主义的系統化.....	82
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逆流 .....	85
七年来的事实說明了什么? .....	90
附件一:	
关于和平过渡問題的意見提綱 .....	96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日)	

07772

**附件二：**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兄弟党会谈上 的声明 .....	100
(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六日)	

**附件三：**

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通知书的答复信中关于解 决分歧、达到团结的五项建议 .....	104
(一九六〇年九月十日)	

关于斯大林問題 .....	107
---------------	-----

**二評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三日)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嗎? .....	131
---------------------	-----

**三評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南斯拉夫城市私人資本主义的发展 .....	137
-----------------------	-----

資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农村的泛濫 .....	139
----------------------	-----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經濟蛻化为資本主义經濟 .....	145
----------------------------	-----

美帝国主义的附庸 .....	152
----------------	-----

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別动队 .....	157
--------------------	-----

从无产阶级专政蛻变为資产阶级专政 .....	162
------------------------	-----

中共对南斯拉夫問題的原則立場 .....	165
----------------------	-----

是铁托“勾銷了錯誤”，还是赫魯曉夫以铁托为师呢? .....	167
--------------------------------	-----

簡短的結語 .....	171
-------------	-----

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 .....	175
-----------------	-----

**四評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取消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任务	178
取消被压迫民族革命的药方	183
反对民族解放战争	187
当代世界矛盾集中的地区	189
歪曲列宁主义关于革命的领导权思想	192
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	194
社会沙文主义的一个典型	197
驳“种族論”和“黄禍論”	200
老修正主义的借尸还魂	203
 在战争与和平問題上的两条路綫	207
五評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历史的教訓	210
最大的骗局	215
关于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問題	220
核迷信、核訛詐是現代修正主义的理論基础和政策 指南	227
是斗争还是投降	233
保卫和平的道路和导致战争的道路	238
 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	243
六評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列宁和斯大林的和平共处政策	246
中国共产党坚持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	253
苏共领导的所謂“和平共处”总路綫	257
三个原則性的分歧	261
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綫适应美帝国主义的需要	270

苏美合作是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綫的灵魂	276
劝告苏共领导几句話	281
 苏共領導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283
 <b>七評苏共中央的公开信</b>	
(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日)	
历史的回顾	286
經驗和教訓	293
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297
駁所謂“反苏”	305
駁所謂“爭奪領導權”	309
駁所謂“抗拒多數的意志”、“破坏国际紀律”	314
駁所謂“支持兄弟党的反党集團”	318
目前的公开論战	325
維护和加强团结的道路	331
 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魯曉夫修正主义	335
 <b>八評苏共中央的公开信</b>	
(一九六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門徒	338
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規律	342
我們同赫魯曉夫修正主义的斗争	345
詭辯改变不了历史	349
謊言掩盖不了現實	355
駁所謂“議会道路”	361
駁所謂“反对左傾机会主义”	365
两条路綫，两种結果	371
从白劳德、铁托到赫魯曉夫	375
我們的希望	382

关于赫魯曉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 的教訓 .....	385
九評蘇共中央的公开信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	
社会主义社会和无产阶级专政.....	388
苏联存在着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	396
苏联的特权阶层和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	404
駁所謂“全民国家”.....	411
駁所謂“全民党”.....	419
赫魯曉夫的假共产主义.....	424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	432
赫魯曉夫是怎样下台的 .....	445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 附录

苏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的信 .....	459
(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給苏联各級党组织和全 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	487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	

#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总路綫的建議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員会  
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們：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研究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的来信。

一切关心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人們，都对中苏两党会談十分关切，希望我們的会談有助于消除分歧、加强团结，为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創造有利的条件。

维护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团结，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共同的神圣責任。中苏两党，对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負有更大的义务，理应作出更大的努力。

目前，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存在着一系列的重大原則性的分歧。但是，不管这种分歧多么严重，我們都应当有充分的耐心，寻求消除分歧的途径，以便把我們的力量联合起来，加强反对我們共同敌人的斗争。

中共中央就是抱着这样的真誠願望，对待即将到来的中苏两党会談的。

苏共中央在三月三十日的来信中，就中苏两党会談需要討論的問題，系統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特別是提出了关于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綫的問題。我們也願意在这封信里，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綫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原則性問題，談談我們的观点，作为我們的建議。

我們希望，这样闡明自己的观点，会有助于我們两党的相互了解，会有助于在两党会談中逐点的、詳細的討論。

我們还希望，我們这样做，会有助于各国兄弟党了解我們的观点，会有助于在兄弟党的国际會議中充分地交換意見。

(一)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綫，只能以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革命理論为准則，而不能离开这个准则。

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两次莫斯科會議，經過充分地交換意見，根据协商一致的原則，通过了宣言和声明。这两个文件，指出了我們时代的特点，指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共同規律，規定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共同路綫。宣言和声明，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綱領。

几年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对于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确实有不同的認識和态度。这些不同的認識和态度，中心的問題是，承认不承认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則的問題。归根到底，这也就是承认不承认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的問題，承认不承认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的問題，承认不承认仍然处于帝国主义和資本主义制度之下的、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人民还要进行革命的問題，承认不承认已經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人民还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問題。

坚决捍卫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

則，已經成為當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重要的迫切的任務。

只有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學說，只有堅持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才能正確地認識和對待宣言和聲明的革命原則。

(二) 什麼是宣言和聲明的革命原則呢？概括地說，就是：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全世界無產者同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爭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鞏固和壯大社會主義陣營，逐步實現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完全勝利，建立一個沒有帝國主義、沒有資本主義、沒有剝削制度的新世界。

在我們看來，這就是現階段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總路線。

(三) 這條總路線，是從世界現實的全局出發的，是從當代世界的基本矛盾的階級分析出發的，是針對美帝國主義的反革命全球戰略的。

這條總路線，是以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無產階級為核心，建立反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的廣泛的統一戰線的路線；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革命力量，爭取中間力量，孤立反動力量的路線。

這條總路線，是各國人民堅決進行革命鬥爭，把無產階級世界革命進行到底的路線；也是最有效地反對帝國主義、保卫世界和平的路線。

如果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總路線片面地歸結為“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那就是違反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聲明的革命原則，那就是拋棄無產階級世界革

命的历史使命，那就是背离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說。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綫，应当表达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規律。各国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都要經历不同的阶段，都会具有自己的特点，但是都不会越出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規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綫，应当为各国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指出基本方向。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制定本国的具体路綫和政策的时候，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和建設的具体实践相結合的原則，是十分重要的。

(四) 对于世界政治、經濟的总和，世界的具体情况，即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进行具体的阶级分析，这是規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綫的出发点。

如果避开具体的阶级分析，或者随便找一些表面的現象，作出主观的臆断，就必然不可能得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綫的正确結論，必然滑到同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不同的另一条軌道上去。

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是什么？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向来认为，这些基本矛盾是：

社会主义陣營同帝国主义陣營的矛盾；

資本主义国家內无产阶级同資产阶级的矛盾；

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

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間、垄断資本集團同壟斷資本集團之間的矛盾。

社会主义陣營同帝国主义陣營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两种根本不同社会制度的矛盾，这种矛盾毫无疑问是

很尖銳的。但是，馬克思列寧主义者不能把世界範圍內的矛盾，簡單地看成只是社会主义陣營同帝国主义陣營的矛盾。

世界力量對比變化了，變得越來越有利於社会主义，越來越有利於全世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而大大不利於帝国主义和各國反動派。儘管這樣，以上的這些矛盾還是客觀地存在着。

這些矛盾及其引起的鬥爭是相互聯繫、相互影響的。人們既不能抹煞這些基本矛盾中的任何一個矛盾，也不能主觀地用其中的一個矛盾代替其他的矛盾。

這些矛盾必然要引起各國人民的革命，也只有各國人民的革命才能解決這些矛盾。

(五) 在當代世界基本矛盾的問題上，以下的錯誤觀點應當受到批判：

1. 抹煞社会主义陣營同帝国主义陣營之間的矛盾的階級內容，沒有把這種矛盾看成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同壟斷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的矛盾。

2. 只承認社会主义陣營同帝国主义陣營的矛盾，而忽視或者低估在資本主義世界中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被壓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國家同帝国主义國家之間、壟斷資本集團同壟斷資本集團之間的矛盾，以及這些矛盾所引起的鬥爭。

3. 認為資本主義世界中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不需要經過本國無產階級的革命，就可以解決；被壓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不需要經過被壓迫民族的革命，就可以解決。

4. 否認當代資本主義世界固有矛盾的發展必然要引起帝

國主義各國之間的緊張鬥爭的新局面，認為經過“各大壟斷資本之間達成國際協定”，就能夠調和甚至消除帝國主義各國之間的矛盾。

5. 認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個世界體系的矛盾會在“經濟競賽”中自然地消失，而世界的其他基本矛盾，都會隨著兩個體系矛盾的消失而自然地消失，出現什麼“沒有戰爭的世界”、“全面合作”的新世界。

顯然，這些錯誤觀點都必然會引出錯誤的、有害的政策，而使人民的事業和社會主義的事業遭到這樣或那樣的挫折和損失。

(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力量對比發生了根本變化。這一變化的主要標誌是：世界上已經不是只有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是出現了一系列的社會主義國家，形成了強大的社會主義陣營；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的人民，已經不只是近兩億人口，而是十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

社會主義陣營是國際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鬥爭的產物。社會主義陣營不僅屬於社會主義各國人民，而且屬於國際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

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人民、國際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他們對社會主義陣營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共同要求，主要是：

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實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的對內對外政策；

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鞏固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工農聯盟，在經濟戰線上、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把社會主義革命進

行到底；

發揮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創造性，有計劃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設，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巩固国防；

加强社会主义陣營在馬克思列寧主义基础上的團結，实行社会主义各国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相互支持；

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

反对各国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

援助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实现这些要求，是社会主义陣營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对本国人民应尽的义务，也是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应尽的义务。

实现这些要求，社会主义陣營就会对人类历史进程发生决定性的影响。

正因为这样，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总是千方百計地力图影响社会主义陣營各国的对内对外政策，力图瓦解社会主义陣營，力图分裂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團結，特别是中苏的團結。他們总是力图渗透和颠覆社会主义各国，甚至妄想消灭社会主义陣營。

怎样正确对待社会主义陣營的問題，是摆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面前的一个十分重大的原則性問題。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目前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联合和斗争的。当世界上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当这个国家由于坚决实行馬克思列寧主义的正确路綫和政策，遭到所有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敌視和危害的时候，是否坚决维护这个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每一个共

产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試金石。現在，世界上已經有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这个阵营是由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古巴、蒙古、波兰、罗馬尼亞、苏联、捷克斯洛伐克这十三个国家組成的。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坚决維护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是否維护組成这个阵营的所有国家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是否維护社会主义国家所必須实行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綫和政策，这就成为每一个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試金石。

如果有人不实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綫和政策，不維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反而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制造紧张局势，制造分裂，甚至追随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政策，力图取消社会主义阵营，或者援助資本主义国家来攻击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那就是背叛整个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如果有人跟在別人后面，不是維护社会主义国家所必須实行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綫和政策，而是維护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机会主义的錯誤路綫和政策；不是維护团结的政策，而是維护分裂主义的政策，那就是离开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七) 美帝国主义者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条件，代替德、意、日法西斯的地位，企图在全世界建立一个空前未有的大帝国。美帝国主义的战略目标一直是：侵略和控制处于美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間的中間地带，扑灭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并且进而消灭社会主义国家，把全世界所

有的人民和国家，包括美国的同盟国在内，都置于美国垄断資本的奴役和控制之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帝国主义者一直进行着反对苏联、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战争宣传。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美帝国主义确实在准备进行反苏的战争、反社会主义阵营的战争；另一方面，美帝国主义又利用这种宣传作为烟幕，来掩盖它压迫本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

一九六〇年声明指出：

“美国帝国主义成了最大的国际剥削者”。

“美国是现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

“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是美国帝国主义”。

“近年来国际事件的进程，提供了许多新的证据，证明美国帝国主义是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是国际宪兵，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

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其結果只能同它的願望相反，只能促进各国人民的觉醒，促进各国人民的革命。

这样，美帝国主义就把它自己置于同全世界人民相对立的地位，使自己陷于全世界人民的包围之中。国际无产阶级必須而且可能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最广泛的統一战綫。

把各国人民的命运，人类的命运，寄托在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和斗争上面，寄托在各国人民的联合和斗争上面，这是现实的、正确的道路。

相反的，不分敌我友，把各国人民的命运，人类的命运，寄

托在同美帝国主义的合作上面，这是要把人們引入迷途。几年來的事实，已經证明了这种幻想的破产。

(八)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統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

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是当代的两大历史潮流。

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是当代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严重地打击着和削弱着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統治基础，是当代保卫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

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說来，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終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絕大多数的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轉移。

因此，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絕不是一个区域性的問題，而是关系到整个国际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事业的全局性的問題。

現在有人竟然否认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的伟大国际意义，而借口什么打破民族的、肤色的和地理的界限，力图抹煞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被压迫国家和压迫国家的界限，力图压制这些地区人民的革命斗争，实际上是要迎合帝国主义的需要，为帝国主义在这些地区維持統治和推行新老殖民主义政策制造新“理論”。这种“理論”，并不是真正要打破民族的、肤色的和地理的界限，而是要

維持所謂“优等民族”对被压迫民族的統治。这种騙人的“理論”，受到这些地区人民的抵制，是理所当然的。

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切資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必須真正实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研究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这些地区的人民的革命經驗，坚决支持他們的革命行动，把他們的解放事业，看做是对自己的一种最可靠的支援，看做是本国工人阶级的直接的利益。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地打破民族的、肤色的和地理的界限，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沒有同被压迫民族的联合，沒有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欧美資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不可能赢得自己的解放。列寧說得很对：“如果欧美工人的反資本斗争不把被資本压迫的千百万‘殖民地’奴隶充分地最紧密地联合起来，那末，先进国家的革命运动事实上只不过是一場騙局。”<sup>①</sup>

現在，国际共产主义的队伍中，有人竟然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采取消极、鄙視和否定的态度，那在实际上就是保护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背叛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使自己堕落成为社会民主党人。

对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采取什么态度，是区别革命和不革命的重要标志，也是区别谁是真正保卫世界和平、谁是助长侵略势力和战争势力的重要标志。

（九）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面临着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迫切任务。

---

① 列寧：《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寧全集》第三十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三八頁。

历史赋予这些地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光荣使命是：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争取人民民主的旗帜，站在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最前列，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

这些地区不願意受帝国主义奴役的人們是极其广泛的，不仅有工人、农民、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也包括爱国的民族資產階級，甚至包括一部分爱国的王公貴族。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信任人民群众的力量，主要地是要联合农民，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在农村中进行工作，帮助农民組織起来，提高他們的阶级觉悟和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具有头等重要意义。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当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阶层，組織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綫。这个统一战綫的巩固和发展，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保持独立性，坚持革命的领导权。

无产阶级政党和革命的人民需要学会各种斗争方式，包括武装斗争的方式在內。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实行武装镇压的情况下，就用革命的武装力量去打败反革命的武装力量。

一系列新获得政治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仍然面临着巩固政治独立、肃清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反动派、实行土地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发展民族經濟和文化的艰巨任务。对这些国家來說，警惕和反对老殖民主义者采用新殖民主义政策来保持它們的利益，特別是警惕和反对美国的新殖民主义，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有些新独立国家的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同人民群

众站在一起，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并且采取一些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措施。这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充分估计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步作用，巩固同他们的团结。

有些新独立国家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随着国内社会矛盾和国际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越来越投靠帝国主义，实行反人民、反共、反革命的政策。这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坚决反对这种反动政策。

一般地说，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无产阶级政党在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时候，应当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对于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进步倾向，实行联合的政策；对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妥协和勾结的反动倾向，实行斗争的政策。

在民族问题上，无产阶级政党的世界观是国际主义，不是民族主义。在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政党支持进步的民族主义，反对反动的民族主义。任何时候，无产阶级政党都必须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划清界限，不能做它的俘虏。

一九六〇年声明说：“共产党人揭露资产阶级中的反动派把自私的、狭隘的阶级利益冒充全民族的利益的企图，揭露资产阶级政客为了同样目的利用社会主义口号招摇撞骗”。

如果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成为地主资产阶级的尾巴，那么，民族民主革命要取得真正的、彻底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即使取得某种胜利，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

在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无产阶级政党只有独立地提出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内反动派、争取民族独立、争取人民民主的纲领，独立地进行群众工

作，不断地扩大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反动力量，才能把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且把革命引导到社会主义的轨道上来。

(十) 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要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必须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在争取实现这一任务的过程中，在目前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积极领导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进行反对垄断资本的斗争，保卫民主权利的斗争，反对法西斯危险的斗争，争取改善生活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扩军备战、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在美帝国主义控制或者企图控制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主要打击是针对美帝国主义，也针对出卖民族利益的垄断资产阶级和国内其他反动势力。

近年来，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发生的各种大规模的群众斗争，显示了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正处在新觉醒之中。他们的斗争，打击着垄断资本和反动势力，不仅为本国的革命事业展开了光明的前景，而且是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有力支持，也是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有力支持。

在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革命斗争的时候，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同时，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反对垄断资本、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广泛的统一战线。

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人在积极领导当前斗争的时

候，应当把这些斗争同为长远的和全局的利益的斗争结合起来，应当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精神教育群众，不断地提高群众的觉悟，担当起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如果不是这样，把眼前的运动当作一切，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那就是十足的社会民主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列宁早就指出，社会民主党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在任何时候，共产党人必须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问题上同社会民主党划清界限，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和各国工人群众中肃清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影响。毫无疑问，共产党人应当争取社会民主党影响下的群众，应当争取社会民主党内的那些愿意反对本国垄断资本和外国帝国主义控制的左翼分子和中间分子，同他们在工人运动的日常斗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实现广泛的联合行动。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了领导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进行革命，必须善于掌握一切斗争形式，并且善于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迅速地用一种斗争形式去代替另一种斗争形式。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只有掌握一切斗争形式，和平的与武装的，公开的与秘密的，合法的与非法的，议会的与群众的，等等，才能在任何情况下立于不败之地。在应当利用和可能利用议会斗争和其他合法斗争形式的时候拒绝利用，这是错误的。但是，如果变成议会迷和合法主义者，把斗争限制在资产阶级所允许的范围内，这就必然导致取消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十一) 无产阶级政党对待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問題，必須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从革命的观点出发，必須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說为依据。

共产党人从来願意經過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是不是可以把和平过渡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的世界战略原則呢？絕對不能这样。

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向认为，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国家政权問題。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都明确地指出：“列宁主义教导我們，而且历史經驗也证明，統治阶级是不会自願让出政权的。”任何旧政府，如果不推它，即使在危机时代也是不会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普遍規律。

马克思和列宁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曾經提出过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但是，正如列宁所說，革命和平发展的机会，是“革命历史上非常罕見的机会”。

事实上，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过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先例。

有人说，马克思在預言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时候并没有先例，为什么不可以再沒有先例的情况下預言资本主义将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呢？

这是一种荒唐的比拟。马克思是用辯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規律，得出了科学的結論；而那些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和平过渡”的預言家，却是从历史唯心主义出发，抹煞資本主义社会最根本的矛盾，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學說，

作出了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断。违背馬克思主張的人，怎么能够从馬克思那里找到帮助呢？

現在，大家都看到，資本主義国家都在加强它們的国家机器，特別是軍事机器，其目的首先是鎮压本国人民。

无产阶级政党絕不能把自己的思想、革命方針和全部工作建筑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願意接受和平变革的估計上面。

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准备两手，即在准备革命的和平发展的同时，必須对革命的非和平发展作充分的准备。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艰苦地积蓄革命力量方面，准备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夺取革命的胜利，或者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发动突然襲击和武力进攻的时候，給予有力的回击。

如果不作这样的准备，就会麻痹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在思想上解除自己的武装，在政治上和組織上陷于完全无准备的被动局面，以致葬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十二) 人类历史上各种不同阶段的社会革命，都是历史的必然性，都是不以人們意志为轉移的一种客观規律。历史证明，革命沒有不通过一些曲折的道路，也沒有不遭受某些牺牲而能够取得胜利的。

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是要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分析具体的历史条件，提出正确的战略和策略，領導人民群众繞过暗礁，避免某些不必要的牺牲，有步驟地去达到自己的目的。是不是可以完全避免牺牲呢？奴隶革命，农奴革命，資产阶级革命，民族革命，都不是这样，无产阶级革命，也不是这样。即使革命的指导路綫是正确的，也不能完全保证革命不遭受某些挫折，也不能完全保证避免某些牺牲。只要坚持正

确路綫，革命最終总是要胜利的。借口避免牺牲而取消革命，这实际上只能是要人民永远当奴隶，永远忍受无限制的痛苦和牺牲。

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常識告訴我們，革命引起的分娩陣痛，总比旧社会的慢性痛苦少得多。列寧說得很对：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即使在最平靜的日子里，也經常地而且不可避免地会使工人阶级遭到无数的牺牲”。<sup>①</sup>

如果誰认为只有革命一帆风順，事先得到不会遭受牺牲和失敗的保票，才可以进行革命，那他就根本不是革命者。

不管在怎样的困难的情况下，不管革命遭受怎样的牺牲和失敗，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应当用革命精神教育群众，都应当坚持而不应当抛弃革命的旗帜。

在客观条件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就輕率地发动革命，那就是“左”傾冒险主义。在客观条件成熟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不敢領導革命，不敢夺取政权，那就是右傾机会主义。

无产阶级政党即使在平常的日子里，在领导群众进行日常斗争的时候，也应当在自己的队伍和人民群众中进行革命的思想准备、政治准备和組織准备，促进革命斗争的发展，以便在革命条件成熟的时候，不失时机地推翻反动統治，建立新政权。否則，即使客观条件成熟，也会白白地丧失夺取革命胜利的时机。

无产阶级政党必須坚持高度的原則性，也要有灵活性，有

---

<sup>①</sup> 列寧：《新的激战》。《列寧全集》第五卷，第十一頁。

时也要实行有利于革命的必要的妥协。但是，不能借口灵活性和必要的妥协，而根本放弃原則的政策和革命的目的。

无产阶级政党要领导人民群众同敌人作斗争，也要善于利用敌人的矛盾。但是，利用敌人的矛盾，是为了便于达到人民革命斗争的目的，而不是要取消人民的革命斗争。

无数事实证明，那里有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黑暗統治，那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总是要起来革命的。

如果共产党人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要求，那么，他們就势必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被抛到革命潮流的后边去。

如果党的领导集团采取不革命的路綫，使党变成改良主义的政党，那么，党內的和党外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会代替他們在革命中的地位，起来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在另外一种情况下，资产阶级革命派就会起来领导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就会丧失革命的领导权。当反动的资产阶级叛变革命、镇压人民的时候，机会主义路綫就会使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不应有的惨重牺牲。

如果共产党人沿着机会主义道路滑下去，那么，他們就会堕落成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成为帝国主义和反动资产阶级的附庸。

現在自称为继列宁之后对革命理論作了最大創造性貢獻的一些人，自称是唯一正确的一些人，他們真正考虑过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面經驗沒有，他們真正注意到国际无产阶级的整个运动的利益、目标和任务沒有，他們有一个真正的符合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綫沒有，这些都是很令人怀疑的。”

近几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經驗教訓，民族解放运动的經驗教訓，是很多的。有应当受到人們歌頌的經驗，也有使人痛心的經驗。各国共产党人和各国革命人民需要认真地思考和研究这些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經驗，以便从中得出正确的結論，吸取有益的教訓。

### （十三）社会主义国家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是相互支持、相互援助的。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资本主义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有力支援。否认这一点，是完全錯誤的。

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只能采取热烈同情、积极支持的态度，而絕對不能采取敷衍的态度、民族自私的态度、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

列宁說：“同先进国家的革命者和一切被压迫的人民結成联盟，反对所有帝国主义者，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对外政策。”<sup>①</sup>誰不了解这一点，把社会主义国家对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支援，看成是一种負担，或者看成是一种恩賜，都是同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背道而馳的。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設的成就，对于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說來，具有示范作用和鼓舞作用。

但是，这种示范作用和鼓舞作用，决不能代替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只有依靠自己的坚决的革命斗争，才能取得解放。

---

<sup>①</sup> 列宁：《俄国革命的对外政策》。《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七十二頁。

有些人片面地夸大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竞赛的作用，企图用和平竞赛来代替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按照他们的说教，似乎帝国主义会在这种和平竞赛中自然而然地垮台，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只要安安静静地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就行了。这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又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有些人还制造一种奇谈，说什么中国和某些社会主义国家要“发动战争”，要通过“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推行社会主义。这种奇谈，正如一九六〇年声明所说，不过是帝国主义反动派制造的诽谤。这些人重复这种诽谤的目的，拆穿了说，那就是为了掩饰他们自己反对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也反对别人支持这种革命。

（十四）几年以来，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已经说得不少了，说得够多了。我们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观点和政策，是全世界的人们都知道的，是任何人都歪曲不了的。

很可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些人尽管谈论自己怎样爱好和平，怎样憎恶战争，却不愿意稍微领会一下列宁关于战争问题所说的简单明白的真理。

列宁说：“我觉得，在战争问题上，人们常常忘记和注意不够的，以及引起很多可以说是空洞无谓的争论的，主要是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即这个战争具有什么样的阶级性，它是由什么引起的，它是由哪些阶级进行的，它是由什么样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经济条件造成的。”<sup>①</sup>

---

① 列宁：《战争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六七页。

在馬克思列寧主义者看来，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任何战争都是同产生它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斗争分不开的。离开馬克思列寧主义的这个为世界全部阶级斗争历史所证实的科学論点，就永远不可能理解战争的問題，也不可能理解和平的問題。

有各种各样的和平，有各种各样的战争。馬克思列寧主义者必須弄清楚是什么样的和平，是什么样的战争。把正义战争同非正义战争不加区别地混为一談，一律加以反对，这是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观点，不是馬克思列寧主义的观点。

有人说，沒有战争，革命也是完全可能的。这究竟說的是什么战争呢？是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还是世界战争？

如果说的是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那么，这种說法实际上就是反对革命战争，也就是反对革命。

如果说的是世界战争，那么，这显然是无的放矢。馬克思列寧主义者虽然曾經根据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說明过世界战争不可避免地引起革命的这种事实，但是，从来没有一个馬克思列寧主义者主张革命非經過世界战争不可，也永远不会有这样的主张。

馬克思列寧主义者把消灭战争当做自己的理想，相信战争是能够消灭的。

但是，怎样才能消灭战争呢？

列宁是这样看的：“我們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人类划分为阶级的現象，消灭人剥削人和一个民族剥削

另一个民族的現象，从而使战争根本不能发生。”<sup>①</sup>

一九六〇年声明也說得很清楚：“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将最終消除产生任何战争的社会原因和民族原因。”

現在，有人竟然认为在帝国主义制度和人剥削人的制度还存在的条件下，能够通过“全面彻底裁軍”，实现“沒有武器、沒有军队、沒有战争的世界”。这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識告訴我們，军队是国家机器的主要部分，所謂沒有武器、沒有军队的世界，只能是沒有国家的世界。列宁說过：“无产阶级只有把資产阶级的武装解除以后，才能不背弃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去銷毀一切武器。无产阶级无疑会做到这一点，但是这只能在那个时候，决不能在那个时候以前。”<sup>②</sup>

世界的現實又是怎样的呢？以美国为首的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究竟那里有一点准备实行全面彻底裁軍的影子呢？他們不是毫无例外地都在进行全面彻底扩軍嗎？

为了揭露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扩軍备战，我們一向认为，提出普遍裁軍的主张，是必要的。經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和全世界人民的联合斗争，迫使帝国主义接受某种裁軍協議，是可能的。

如果把全面彻底裁軍当做爭取世界和平的最根本道路，散布帝国主义会自动放下武器的幻想，借口裁軍来取消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那就是蓄意欺騙世界人民，

---

① 列宁：《战争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六七——三六八頁。

②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綱領》。《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七十七頁。

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效劳。

为了克服現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在战争与和平問題上的思想混乱，我們认为很有必要恢复被現代修正主义者所抛弃的列宁的論点，以利于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以利于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

防止新的世界战争，是世界人民的普遍要求。防止新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

現在的問題是，爭取世界和平的道路究竟是什么？从列宁主义的观点看来，世界和平只能是世界各国人民爭得来的，而不能是向帝国主义乞求得来的。只有依靠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发展，依靠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依靠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依靠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斗争，才能有力地保卫世界和平。

列宁主义的政策正是这样。与此相反的政策，絕不能引向世界和平，只是助长帝国主义者的野心，增加世界战争的危险性。

近年来有些人散布一种論調，說什么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的星星之火，会导致一場毁灭人类的世界大战。事实是怎样的呢？恰恰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生的許多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并沒有导致世界大战。这些革命战争的胜利，直接削弱帝国主义的力量，大大增强了制止帝国主义发动世界大战、維护世界和平的力量。难道事实不是证明这种論調是十分荒謬的嗎？

（十五）全面禁止核武器，完全銷毀核武器，是保卫世界和平斗争中的一項重要任务。我們必須为此尽最大的努力。

核武器具有空前的破坏力，所以美帝国主义者十几年来采取了核讹诈的政策，企图用以实现它的奴役全世界人民和称霸世界的野心。

但是，帝国主义者用核武器威胁其他国家，也使本国人民受到威胁，促使本国人民起来反对核武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同时，帝国主义者妄图用核武器毁灭对方，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在被毁灭的地位。

禁止核武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帝国主义者如果被迫接受禁止核武器的协定，绝不是因为他们对人类的“博爱”，而只是由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压力和他们本身的利害关系。

同帝国主义者相反，社会主义国家依靠的，是人民的正义力量，是自己的正确的政策，它根本不需要在世界上玩弄核武器的赌博。社会主义国家掌握核武器，完全是为着防御的目的，为着制止帝国主义发动核战争。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在历史的发展上和现实的生活中，人是决定的因素。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重视技术变革的作用，但是，如果贬低人的因素的作用，夸大技术因素的作用，是错误的。

核武器的出现，不能阻止人类历史的前进，不能挽救帝国主义制度的灭亡，正如历史上一切新技术的出现，不能挽救各种旧制度的灭亡一样。

核武器的出现，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当代世界的各种基本矛盾，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阶级斗争的规律，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本性。

因此不能说，由于核武器的出现，社会革命和民族革命的

可能性和必要性已經消失了，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別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原理，已經過时和已經变成陈腐的“教条”了。

(十六) 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和平共处，是列宁提出的。众所周知，在伟大的苏联人民打退外国武装干涉之后，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在列宁领导下，随后又在斯大林领导下，一直实行这种和平共处的政策，而只是在德帝国主义者举行进攻的时候，才被迫进行自卫战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也一直坚持实行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并且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议者。

可是，几年以来，有些人忽然把列宁提出的和平共处政策算成是自己的“伟大发现”，自认为对这一政策的解释有垄断权。他們把“和平共处”当做是包罗万象的、不可思議的天书，把世界各国人民的一切斗争成就，一切功劳，都記載在这本天书上面。他們还把一切不同意他們这样歪曲列宁意見的人，都說成是和平共处的反对者，說成是对于列宁和列宁主义都毫无所知，說成是大逆不道的异教徒。

中国共产党人怎么能同意这样的观点和做法呢？不，这是不可能的。

列宁关于和平共处的原则是很清楚的，是普通人很容易理解的。和平共处是指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不能随心所欲地加以解释。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当把和平共处引伸到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被压迫国家和压迫国家、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的关系方面，不应当把和平共处說成是由

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內容，更不应当說什么和平共处是全人类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因为，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間实行和平共处，这是一回事。和平共处根本不容許、也完全不可能触动共处国家的社会制度的一根毫毛。而各国的阶级斗争，民族解放斗争，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另一回事。这些斗争，都是为了改变社会制度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和平共处根本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任何一个国家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只能經過本国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在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間不可避免地在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态等方面存在着斗争，而絕不可能是什么“全面合作”。

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这样的和那样的談判，是必要的。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确政策和各国人民群众的压力，通过談判达成某些協議是可能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間的某些必要的妥协，并不要求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随之也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实行妥协。在任何时候，誰都不能拿和平共处的名义，来要求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放弃自己的革命斗争。

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共处政策，有利于爭取社会主义建設的和平国际环境，有利于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有利于孤立帝国主义侵略和战争势力。但是，如果把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綫局限于和平共处，那就不能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关系，也不能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間的关系。因此，把和

平共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綫，是錯誤的。

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綫，在我們看來，应当包括下列內容，即：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間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在五項原則的基础上，爭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这三項內容，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缺一不可的。

（十七）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以后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阶级斗争的继续，仍然是不以人們意志为轉移的客观規律，只是阶级斗争的形式不同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

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多次指出：

1. 被推翻的剝削者，总是千方百計地企图恢复他們被夺去的“天堂”。

2. 小資产阶级自发势力經常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分子。

3. 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在国家机关职员中，由于資产阶级的影响和小資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包围和腐蝕作用，也会产生一些蛻化变质分子，新的資产阶级分子。

4. 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威胁以及和平瓦解的阴谋活动，是社会主义国家里阶级斗争繼續存在的外部条件。

实际生活证实了列宁以上的論断。

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即使在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以后的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都不能說，那里已經完全沒有像列宁所反复痛斥过的資产阶级食客、寄生虫、投机倒把者、騙子、懒汉、流氓、盜窃国庫者这类分子；也不

能說，社会主义国家已經不需要或者可以放弃列寧所提出的“清除这些由資本主义遺留給社会主义的传染病、瘟疫和潰瘍”的任务。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誰战胜誰的問題，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逐步解决。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貫穿着整个历史时期。这种斗争时起时伏，是波浪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斗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一九五七年宣言說得好：“对于工人阶级說来，取得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革命的終結。”

否认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中的阶级斗争，否认在經濟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是錯誤的，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违背馬克思列寧主义的。

(十八) 馬克思和列寧都认为，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級阶段以前，都是属于从資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国家，在这个过渡时期中，要经历由建立、巩固、加强到逐渐消亡的辯证过程。

馬克思在《哥达綱領批判》中是这样提出問題的：“在資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間，横着一个从前者进到后者的革命轉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合的也有一个政治过渡时期，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則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sup>①</sup>

列寧經常強調地重申了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問題的

---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十一頁。

伟大学說，特别是在他的《国家与革命》这本伟大的著作中，分析了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學說的发展过程，同时自己又写道：“从向着共产主义发展的資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非經過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不可，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sup>①</sup>

列寧又說：“一个阶级专政，不仅一般阶级社会需要，不仅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需要，而且，从资本主义过渡到‘无阶级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需要，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領会了馬克思国家學說的实质。”<sup>②</sup>

如上所述，馬克思和列寧的基本思想是：由資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即在消灭一切阶级差別和进到无阶级社会以前的时期，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級阶段以前的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不可避免地要繼續存在。

如果在半路上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已經是不必要的，那会怎么样呢？

那岂不是在根本上同馬克思、列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國家學說相抵触？

那岂不是要放纵那些“由資本主义遺留給社会主义的传染病、瘟疫和潰瘍”的发展？

就是說，那就会引出极严重的后果，更談不上什么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問題。

会不会有什么“全民国家”呢？可以不可以用什么“全民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呢？

---

① 《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四六頁。

② 同上，第四〇〇頁。

這個問題，並不是那一個國家的內政問題，而是涉及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的一個根本問題。

在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看來，沒有什麼非階級的、超階級的國家。只要是國家，總是具有階級性的；只要還有國家存在，就不可能是“全民”的。一旦社會沒有階級了，也就沒有什麼國家了。

那麼，所謂“全民國家”將會是一種什麼樣的東西呢？

任何一個具有馬克思列寧主義常識的人都知道，所謂“全民國家”，並不是一件什麼新鮮的東西。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向來都把資產階級國家叫做“全民國家”，或者叫做“全民政權的國家”。

有人會說，他們那裡已經是沒有階級的社會了。我們回答說，不，所有社會主義國家毫無例外地都存在着階級和階級鬥爭。

既然那裡還存在着企圖復辟的舊的剝削階級殘余分子，既然那裡還經常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既然那裡還有寄生蟲、投機倒把分子、懶漢、流氓、盜竊國庫者，等等，那怎麼能說，沒有階級和階級鬥爭呢？那怎麼能說，無產階級專政已經没有必要了呢？

馬克思列寧主義告訴我們，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任務，除了鎮壓敵對階級以外，還必須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正確處理工人階級和農民的關係，鞏固工人階級同農民在政治上、經濟上的聯盟，並且為逐步消滅工人和農民的階級差別創造條件。

從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來看，在所有社會主義國家

中，毫无例外地都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差别，也还存在着个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种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种生产关系。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劳动的工人和在集体所有制农庄中劳动的农民，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类劳动者。因此，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毫无例外地都存在着工人和农民的阶级差别。这种差别，只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才能消失。现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的水平，都还离开“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很远很远。因此，要消灭工人和农民的阶级差别，还需要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而只要这些阶级差别还没有消失，那么，就不能说是没有阶级的社会，就不能说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不必要了。

把社会主义国家叫做“全民国家”，这是不是要用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呢？是不是要用具有另一种性质的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呢？

如果是这样，只能是历史的大倒退。南斯拉夫社会制度的变质，就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十九）列宁主义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不能没有无产阶级政党。因为无产阶级专政要反对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敌人，要改造农民及其他小生产者，要经常整顿无产阶级的队伍，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过渡到共产主义，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不行的。

会不会有什么“全民的党”呢？可以不可以使用什么“全民的党”来代替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呢？

这个問題，也不是那一个国家的党的内部問題，也是涉及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的一个根本問題。

在馬克思列寧主义者看来，沒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政党。一切政党，都是具有阶级性的。党性，就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

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唯一能够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政党。它之所以能够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恰恰因为它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是无产阶级思想和意志的集中者。它之所以能够领导全体人民，就是因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它自己，就是因为它能够根据无产阶级的本性，根据无产阶级的現在和将来的利益来考虑問題，对人民有无限忠心和自我牺牲精神，因而形成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铁的纪律。沒有这样的政党，就不可能保持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

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的时期，如果半路上宣布无产阶级的政党已經成为什么“全民的党”，否认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那会怎么样呢？

那岂不是从根本上同马克思、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說相抵触？

那岂不是在組織上、精神上解除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的武装，等于为资本主义的复辟效劳？

在这种情况下，談論什么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那岂不是南其轍而北其轍嗎？

(二十) 几年以来，有些人违反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間相互关系的完整学說，提出所謂“反对个人迷

信”，是錯誤的，有害的。

列寧在這個問題上提出的學說是這樣的：

1. 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
2. 階級通常是由政黨來領導的；
3. 政黨通常是由比較穩固的集團來主持的，而這個集團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組成的。

列寧說，以上這些“都是起碼的常識”。

無產階級政黨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和戰鬥的指揮部。任何一個無產階級政黨，必須實行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制，必須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強有力的領導，才能成為有組織的和有戰鬥力的先鋒隊。提出所謂“反對個人迷信”，實際上是把領袖同群眾對立起來，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的統一領導，渙散黨的戰鬥力，瓦解黨的隊伍。

列寧批評了那種把領袖同群眾對立起來的錯誤觀點。他說：這“實在是荒唐和愚蠢得可笑”。

中國共產黨歷來不贊成夸大的個人的作用，而主張和堅持實行黨的民主集中制，主張領導和群眾相結合，認為凡屬正確的領導，都必須善于集中群眾的意見。

有些人大肆進行所謂“反對個人迷信”，而在實際上竭力丑化無產階級政黨，丑化無產階級專政；同時，却大肆渲染某些個人的作用，把一切錯誤推給別人，把一切功績歸於自己。

更嚴重的是，有些人借口所謂“反對個人迷信”，粗暴地干涉其他兄弟黨和兄弟國家的內政，強行改變別的兄弟黨的領導，以便把自己的錯誤路線強加給別的兄弟黨。這種做法，不

是大國沙文主義、宗派主義和分裂主義，不是顛覆活動，又是什么呢？

現在應該是到了認真地、全面地宣傳列寧關於領袖、政黨、階級、群眾之間相互關係的完整學說的時候了。

(二十一) 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是一種新型的國際關係。社會主義國家之間，不論大國或小國，經濟發達或不發達，必須把相互關係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領土完整、尊重國家主權和獨立、互不干涉內政的原則的基礎上，必須建立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原則的基礎上。

任何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事業，主要地應當依靠自力更生。

每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首先必須按照本國的具體情況，依靠本國人民的辛勤勞動和智慧，充分地有計劃地利用本國一切可能利用的資源，發揮本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切潛力，才能夠卓有成效地建設社會主義，才能夠迅速地發展本國的經濟。

也只有這樣，每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才能夠增強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威力，才能夠增加援助國際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力量。因此，實行自力更生為主的建設方針，就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具體表現。

任何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如果只從本國的局部的利益出發，片面地要求別的兄弟國家服從自己的需要，並且借口反對所謂“單干”、所謂“民族主義”，來反對別的兄弟國家執行自力更生為主的建設方針，反對別的兄弟國家在獨立自主的基礎上發展經濟，甚至對別的兄弟國家施加經濟壓力，那就是真正的民族利己主義的表現。

社会主义国家在經濟上实行互助合作、互通有无是完全必要的。这种經濟合作，必須建立在完全平等、互利和同志式的相互援助的原則基础上。

如果否认这些基本原則，假借“国际分工”、“专业化”的名义，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損害別的兄弟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損害別的兄弟国家人民的利益，那就是大國沙文主义。

如果把资本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中的損人利己的做法搬到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中来，甚至认为垄断資本集團为了爭夺市場、瓜分利潤而建立的所謂“經濟一体化”和“共同市場”，可以作为社会主义各国經濟互助合作的榜样，那更是极其荒謬的。

(二十二) 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規定了兄弟党关系的准则。这些准则是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实行联合的原則，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原則，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原則，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則。

我們注意到，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的来信中說，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沒有“上級党”和“下級党”，所有共产党都是独立的和平等的，它們都应当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互相帮助的基础上建立它們之間的关系。

共产党人可貴的品質是言行一致。只有不仅在言論上，而且更重要的在行动上，真正坚持而不是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則，真正遵循而不是破坏兄弟党相互关系的准则，才是維护和加强兄弟党團結的唯一正确的途径。

如果承认兄弟党关系中的独立和平等的原則，那就不能允許把自己置于其他兄弟党之上，不能允許干涉兄弟党的內

部事务，不能允許在兄弟党关系中实行家长制。

如果承认兄弟党关系中沒有“上级”和“下級”之分，那就不能允許把自己一党的綱領、決議、路線当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綱領”，强加給别的兄弟党。

如果承认兄弟党关系中的协商一致的原則，那就不应当強調什么“誰是多数，誰是少数”，依恃所謂多数来强制推行自己的錯誤路線，实行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政策。

如果同意兄弟党之間的分歧应当通过内部协商的途徑来解决，那就不应当利用自己的和別人的党代表大会、領導人的讲话、通过決議和声明等方式，公开指名攻击别的兄弟党，更不应当把兄弟党之間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

我們认为，在目前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存在着分歧的情况下，強調严格遵循宣言和声明規定的兄弟党关系准则，是特別重要的。

目前，在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中，苏联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是一个突出的問題。苏阿两党、两国关系問題，是如何正确地对待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問題，是要不要遵守宣言和声明規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的問題。这个問題的正确解决，对于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具有原則性的意义。

对待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这是一回事。对待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这是另一回事。絕不能把这两个根本不同性质的問題相提并論。

你們在来信中，一方面表示“不放弃关于苏共和阿尔巴尼

亚劳动党之間关系能够得到改善的想法”，一方面又继续攻击阿尔巴尼亚同志采取“分裂行动”。这显然是自相矛盾，无助于苏阿关系問題的解决。

究竟是誰在苏阿关系方面采取了分裂的行动？

究竟是誰把苏阿两党之間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

究竟是誰把苏阿两党、两国的分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

究竟是誰公开号召改变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的領導？

所有这些問題，都是明明白白地摆在全世界面前的。

苏阿关系恶化到現在这样严重的地步，苏共领导同志难道真的不感到自己的責任嗎？

我們再一次真誠地希望，苏共领导同志能够遵循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主动寻求改善苏阿关系的有效途径。

无论如何，怎样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是一个必須郑重对待的問題。只有严格遵守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才是对帝国主义反动派所談論的“莫斯科之手”之类的誹謗的最有力的回击。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要求，对于大党和小党，对于执政的党和沒有执政的党，都是沒有例外的。但是，大党和执政的党，在这方面負有特別重大的責任。过去一个时期社会主义阵营中所发生的一系列令人痛心的事件，不仅損害有关兄弟党的利益，而且損害有关兄弟国家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个事实有力地证明，大国大党必須謹記列宁的遺訓，千万不能犯大国沙文主义的錯誤。

苏共同志在来信中声明，“苏共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采

取任何一个步骤，来在我国各族人民当中播下对兄弟的中国人民以及其他国家人民的恶感”。我們不願意在这里追述过去許多不愉快的事实，但願苏共同志能够在今后的行动中恪守这个声明。

几年来，虽然我們面临一系列违反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的严重事件，遭到許多强加給我們的困难和損失，我們的党员，我們的人民，采取了十分克制的态度。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經受住了严峻的考驗。

中国共产党始終不渝地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和維护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規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維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二十三)** 为了实现各国兄弟党一致協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綱領，必須同背离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各种机会主义进行不調和的斗争。

宣言和声明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或者說右傾机会主义。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是現代修正主义的代表。

声明特別指出：

“各国共产党一致譴責国际机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变种——現代修正主义者的‘理論’的集中表現。”

声明接着指出：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背叛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宣布馬克思列宁主义已經过时，用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綱領同一九五七年宣言相对抗，把南斯拉夫共产主

义者联盟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起来，使自己的国家脱离了社会主义阵营，使它依赖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所谓‘援助’”。

声明继续指出：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工作。他们以非集团政策为借口，进行着有害于一切爱好和平力量和国家的团结的活动。”

因此，声明就得出这样的结论：

“进一步揭露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领导人，为了使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不受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反列宁主义思想的影响而积极斗争，仍然是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一项必要任务。”

这里提出的問題，正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重大的原則問題。

直到最近，铁托集团还公开声明坚持他们的修正主义綱領，坚持他们同宣言和声明相对立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

长时期以来，美帝国主义及其北大西洋集团的同伙，用了几十亿美元豢养铁托集团。铁托集团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打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旗号，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人民革命事业，充当美帝国主义的别动队。

說南斯拉夫发生“一定的良好趋向”，說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說铁托集团是“反帝力量”，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完全沒有根据的。

現在，有人企图把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引进社会主义

大家庭和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来，公然撕毁一九六〇年兄弟党會議的一致協議，这是絕對不能允許的。

几年来，修正主义思潮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泛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許多經驗和教訓，充分证明了宣言和声明所作的关于修正主义是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这一論断的正确性。

可是，有些人公然說什么主要危险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或者說什么教条主义的危险不小于修正主义，等等。这究竟有什么原則性呢？

一个坚定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个真正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必須把原則放在第一位。不能拿原則去做交易，忽而贊成这个，忽而贊成那个，忽而主张这样，忽而主张那样。

为了捍卫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純洁性，为了維护宣言和声明的原则立場，中国共产党人将继续同一切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一起，对現代修正主义进行不調和的斗争。

在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要危险修正主义的同时，共产党人也必須反对教条主义。

一九五七年宣言說，无产阶级政党“應該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和建設的具体实践相結合的原则”。

这就是說：

一方面，必須时刻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如果不这样做，就会犯右倾机会主义或者修正主义的錯誤。

另一方面，必須經常从实际生活出发，密切联系群众，不断总结群众斗争的經驗，独立地制定和实行符合本国情况的

政策和策略。如果不这样做，机械地抄袭别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策略，盲目地接受别人强加的意志，不加分析地把别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决议当作自己的路线，那就要犯教条主义的错误。

现在，有些人正是违背了宣言早已肯定的基本原则。他们借口什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他们又把主观臆造出来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药方，说成是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而强迫别人无条件地加以接受。

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许多严重现象，正是这样发生的。

(二十四)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经验是：革命能不能得到发展和胜利，取决于有没有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

必须有一个革命党。

必须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

必须有一个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革命党。

必须有一个善于把领导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联系起来的革命党。

必须有一个能够坚持真理、改正错误，善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革命党。

只有这样的革命党，才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才能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如果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党而是资产阶级的改良党，  
如果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而是修正主义的党，  
如果不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而是资产阶级尾巴的党，  
如果不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党而是代表工人贵族利益的党，

如果不是国际主义的党而是民族主义的党，

如果不是自己能够思索，能够自己动脑筋，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深知本国各阶级的准确动向，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又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只是人云亦云，不加分析地照抄外国经验，跟着外国某些人的指挥棒团团打转，那就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样样都有，成为一个大杂烩，而单单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性的党，

这样的党，就绝不可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绝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绝不可能完成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

这是各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自觉的工人，一切先进分子，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

(二十五)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分歧，有责任分清是非。为了团结对敌的共同利益，我们历来主张经过内部协商来解决问题，反对把分歧公开在敌人面前。

苏共同志知道，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论战，是某些兄弟党的领导人挑起来的，是强加在我门身上的。

公开争辩既然被挑动起来，那么，这种争辩，就只能在各兄弟党的平等基础上进行，只能在民主的基础上进行，只能采

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

我们认为，某些党的领导人，既然公开攻击了其他兄弟党，挑起了公开的爭論，就沒有理由、也沒有权利禁止被攻击的兄弟党公开回答他們。

某些党的领导人既然自己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攻击其他兄弟党，那么，为什么不把其他兄弟党答辯的文章在自己报刊上公开发表出来呢？

最近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遭到了最荒唐的攻击。那些攻击者大喊大叫，不顾事实，捏造了許多罪名，硬加在我們的身上。我們把这些攻击我們的文章和言論，在我們的報紙上发表了。

苏联领导人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在最高苏維埃會議上的报告，苏联真理报一九六三年一月七日的編輯部文章，苏共代表团团长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六日在德国統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苏联真理报一九六三年二月十日的編輯部文章，这些也在我們的報紙上全文发表了。

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和三月三十日的两次来信，我們也全文发表了。

我們对于若干兄弟党攻击我們的文章和言論，有些已經作了回答，有些還沒有回答。例如，对苏共同志的許多文章和言論，我們都還沒有直接回答。

我們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一共写了七篇文章回答攻击者。这些文章的題目是：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對我們的共同敌人》，

《陶里亚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

《列寧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  
《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的基礎上團結起來》，  
《分歧從何而來？——答多列士等同志》，  
《再論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關於列寧主義在  
當代的若干重大問題》，  
《評美國共產黨聲明》。

你們在三月三十日的來信的末尾，指責中國報刊對蘇共  
進行了“毫無根據的攻擊”，大概指的就是這些文章。把我們  
回答攻擊者的文章叫做“攻擊”，這完全顛倒了是非。

既然你們把我們文章說得是“毫無根據”，是那麼壞，那  
麼，你們為什麼不像我們發表你們的文章那樣，也把我們的這  
七篇所謂“毫無根據的攻擊”的文章，統統公開發表出來，讓全  
體蘇聯同志、全體蘇聯人民去思考，去判斷誰是誰非呢？當  
然，你們也盡可以逐條駁斥這些你們認為是“毫無根據的攻  
擊”的文章。

你們說我們的文章“毫無根據”，說我們的論點是錯誤的，  
可是，又不如實地把我們的真正論點告訴蘇聯人民。這種做  
法，總不能說是對待兄弟黨之間討論問題，對待真理，對待群  
眾的严肃態度吧。

我們希望，兄弟黨的公開爭論能够停止下來。這個問題，  
必須根據兄弟黨的獨立、平等、協商一致的原則來處理。在國  
際共產主義運動中，誰都沒有權利單凭自己的意圖，想發動攻  
擊就發動攻擊，想禁止對方答辯就下令“停止公開爭論”。

蘇共同志知道，為了給召開兄弟黨會議創造良好的氣氛，  
我們已經決定，從一九六三年三月九日起，對於兄弟黨同志對

我們的公開指名攻擊，暫時停止作公開的答辯。我們保留公開答辯的權利。

我們在三月九日給你們的信中說，關於停止公開爭論問題，“需要我們兩党和各有关兄弟党討論一下，达成一个能为各方接受的公平的協議”。

\* \* \*

以上这些，就是我們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綫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原則性問題的意見。我們这样坦率地提出這些意見，正像我們在这封信开头的时候所希望的，会有助于彼此之間的相互了解。当然，对于這些意見，同志們可以贊成，也可以不贊成。但是，在我們看来，我們在这里所談的問題，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需要注意和解决的中心問題。所有這些問題，以及你們在来信中所提出的問題，我們都希望在两党会談中和世界兄弟党代表會議中进行充分的討論。

此外，还有一些共同有关的問題，例如，批判斯大林問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重大原則性問題，等等，我們也希望在会談时坦率地交換意見。

關於举行两党会談，我們在三月九日給你們的信中，曾經建議赫魯曉夫同志到北京来，如果不方便，請苏共中央其他負責同志率领代表团到北京来，或者由我們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

你們在三月三十日的来信中表示赫魯曉夫同志不能到中国来，也沒有表示願意派代表团到中国来，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

你們在三月三十日的來信中，邀請毛澤東同志訪問蘇聯。毛澤東同志早在二月二十三日同蘇聯駐中國大使的談話中，就已經明確地談過他現在不準備訪問蘇聯的原因。關於這一點，你們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中共中央負責同志在五月九日接見蘇聯駐中國大使的時候，已經通知你們，中共中央將派出代表團，在六月中旬前往莫斯科。後來，根據蘇共中央的要求，我們又同意把兩黨會談推遲到七月五日舉行。

我們真誠地希望，中蘇兩黨會談能夠取得積極的成果，能够為準備召開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作出貢獻。

現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各國共產黨人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基礎上，在兄弟黨一致協議的宣言和聲明的基礎上，團結起來。

中國共產黨願意同所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一起，同全世界革命人民一起，為了維護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利益，為了維護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解放事業的利益，為了維護反對帝國主義和爭取世界和平事業的利益，繼續進行堅持不懈的努力。

我們希望，國際共產主義隊伍里今后不再重複出現那種只能使親者痛、仇者快的現象。

中國共產黨人堅決相信，全世界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全世界革命人民，在反對帝國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鬥爭中，在促進世界人民革命事業和國際共產主義事業的鬥爭中，必將進一步團結起來，克服種種困難和障礙，取得更加偉大的勝利。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  
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我們的共同敌人！

此致

共产主义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

# 苏共領導同我們 分歧的由來和发展

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人民日报編輯部  
紅旗雜志編輯部

(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



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发表給苏联各級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已經一个多月了。苏共领导发表这封公开信和随后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已經把中苏关系推向破裂的边缘，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推到一个空前严重的阶段。

現在，莫斯科、华盛顿、新德里、贝尔格莱德打得火热，苏联报刊上連篇累牘地刊登着攻击中国的各种奇談怪論。苏共领导公然背弃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公然撕毀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公然违反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联合美帝国主义，联合印度反动派，联合叛徒铁托集团，反对社会主义中国，反对一切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中苏两党的分歧，是涉及一系列重大原則性問題的分歧。中共中央在六月十四日給苏共中央的信件中，已經系統地、全面地論述了这种分歧的实质。中共中央在这封信件中指出，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中苏两党的分歧，归根到底，是要不要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則的分歧，要不要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分歧，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分歧，要不要社会主义阵营團結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團結的分歧。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苏共领导同我們的分歧，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究竟是怎样发展到目前这样严重地步的呢？这是大家所关心的問題。

我們在《分歧从何而来？》<sup>①</sup>这篇文章中，曾經概括地論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当时，我們对于有关这个問題的一些事实，特別是涉及苏共領導的一些重要事实，有意識地作了保留，給苏共領導留了余地，准备在必要的时候說明真相，弄清是非。現在，苏共中央公开信在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这个問題上，扯了許多謊話，完全歪曲了事情的真相。因此，我們不得不列举一些事实來詳細地說明这个問題。

苏共中央公开信不敢把事实的真相告訴自己的党员和人民群众。苏共領導不是采取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具有的光明磊落、实事求是的态度，而是采取资产阶级政客所慣用的歪曲事实、顛倒是非的手法，一味地要把分歧的产生和扩大的責任，轉嫁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列寧說過，“政治上采取誠實态度，是有力量的表現，政治上采取欺騙态度，是軟弱的表現。”<sup>②</sup>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总是采取誠實的态度，总是尊重事实的。只有政治上墮落了的人才靠說謊过活。

事实是最雄辯的。事实是最好的見证人。还是讓我們来看看事实吧！

---

①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社論。

② 列寧：《短論》。《列寧全集》第十七卷，第一五〇頁。

## 分歧是从苏共第二十次 代表大会开始的

俗語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当然不是現在才开始的。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散布一种說法，似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是从一九六〇年四月我們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而引起的。这是一个瀟天大謊。

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事实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系列原則分歧，早在七年多以前就开始了。

具体地說，这是从一九五六年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苏共領導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第一步。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現在，苏共領導的修正主义路綫，經歷了一个产生、形成、发展和系統化的过程。人們对于苏共領導的修正主义路綫的認識，也經歷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

我們历来认为，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于当代国际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提出的許多观点，是錯誤的，是违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特別是借口所謂“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和通过所謂“議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两个問題，更是极其重大的原則錯誤。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于斯大林的批判，无论在原則

上，在方法上，都是錯誤的。

斯大林的一生，是伟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在列宁逝世以后的三十年間，斯大林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公认的领袖，世界革命的旗手。斯大林的一生中，犯过某些严重的錯誤，但是，这些錯誤同他的伟大功勋相比較，毕竟是第二位的。

斯大林对于苏联的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是有伟大功績的。我們在一九五六年四月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經驗》一文中說过：

“在列寧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在保卫列宁主义遗产、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諾維也夫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他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愧为杰出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斯大林所以赢得苏联人民的拥护，在历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就是因为他在苏联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在一起维护了列宁的关于苏维埃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苏联共产党实行了这条路线，使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取得了胜利，并且造成了苏联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条件，而苏联人民的这一切胜利是同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因此，斯大林这个名字也就很自然地同时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荣誉。”

斯大林的錯誤是應該批判的。但是，赫魯曉夫同志在苏

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丑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丑化了社会主义制度，丑化了伟大的苏联共产党，丑化了伟大的苏联，也丑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完全不是运用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认真严肃地分析和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而是采取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斯大林，把一切错误都推到斯大林一个人身上。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捏造了大量的谎言，使用了恶毒的煽动性的语句，攻击斯大林是“迫害狂”，“严酷的专横”，“走上了大规模迫害的道路，走上了恐怖的道路”，“只是从电影上来研究国内情况和农业”，“按照地球仪计划战役”，斯大林的领导“成了苏维埃社会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障碍”，等等。他根本抹煞了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同一切国内外敌人进行坚决斗争，取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的功绩，抹煞了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保卫和巩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的功绩，抹煞了斯大林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功绩。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否定斯大林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正是在这次大会上，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开始在一系列原则性问题上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借口世界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提出了所谓“和平过渡”的论点。他说，十月革命的道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唯一正

确的道路”，現在情況變化了，有可能“通過議會的道路”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這種錯誤論點，實質上是公開地修正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國家與革命的學說，公開地否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義。

赫魯曉夫在總結報告中，也借口世界情況已經發生“根本變化”，提出列寧主義關於帝國主義、關於戰爭與和平的原理是否繼續有效的問題，在實際上篡改了列寧的學說。

赫魯曉夫把美國政府及其首腦看作是抵抗戰爭勢力的人，而不是帝國主義戰爭勢力的代表。他說，“在美國主張以戰爭方式解決懸而未決的問題的人還佔據着強有力的地位，他們還繼續在對總統和政府施加巨大的壓力。”他还說，帝國主義者開始承認實力地位政策已經破產，他們中間“出現了頭腦有些清醒的征象”。這就是說，美國政府及其首腦可以不代表美國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可以放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而是維護和平的力量了。

赫魯曉夫宣布，“我們希望在為和平和各國人民的安全的鬥爭方面，以及在經濟和文化方面，同美國友好合作”。正是這種錯誤觀點，後來發展成為“蘇美合作解決世界問題”的路線。

赫魯曉夫歪曲列寧的關於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和平共處的正確原則，提出和平共處是蘇聯“對外政策的總路線”。這就是把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互助合作，把社會主義國家對各國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革命鬥爭的支援，都排除在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總路線之外去了；或者是把這一切都從屬於他們的所謂“和平共處”政策了。

苏共領導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一系列的問題，特別是关于斯大林的問題和所謂“和平过渡”的問題，絕不是苏共一个党的内部事务問題，而是同各国兄弟党共同有关的重大問題。苏共領導事先毫不征求兄弟党的意見，就武斷地作出結論，强迫兄弟党接受既成事实，并且利用所謂“反对个人迷信”作为借口，粗暴地干涉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內政，顛覆他們的領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推行自己的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政策。

后来事实的发展，使人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苏共領導人背离和篡改馬克思列寧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就是从上述这些錯誤发展起来的。

对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一向就有原則性的不同意見，这是苏共領導同志十分清楚的。但是，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却硬說中国共产党过去是完全支持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硬說我們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評價“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轉弯”，說我們的立場是“搖擺不定”的，是“虛偽”的。

苏共領導想要一手遮天，这是办不到的。还是让事实來說話吧！

事实是，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中共中央的領導同志曾經多次在內部会談中，严肃地批評了苏共領導的錯誤：

一九五六年四月，即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不到两个月，毛泽东同志先后同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員米高揚同志，同苏联駐中国大使的談話，都对斯大林問題表示了我們的意見。毛泽东同志着重指出，斯大林“功大于

过”，对斯大林“要具体分析”，“要有全面估价”。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同志接見苏联駐中国大使的时候指出，“斯大林是需要批判的，但是，批判的方式，我們有不同意見。还有若干問題，我們是不同意的。”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同志接見苏联駐中国大使的时候又指出：斯大林执政期間的根本方針和路線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

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同苏共领导人的談話，周恩来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一日同当时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苏共代表团的談話，周恩来同志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同苏共领导人的談話，都一再談到我們对斯大林問題的意見，批評了苏共领导人的錯誤。这些錯誤主要是：对斯大林“完全沒有全面的分析”；苏共领导人“缺乏自我批評”；“事先沒有同兄弟党商量”。

关于和平过渡問題，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同苏共同志的內部談話中，也提出过我們的不同意見。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中共中央还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书面的《关于和平过渡問題的意見提綱》，全面地、明确地闡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观点。

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同苏共同志的多次內部談話中，还針對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錯誤，就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問題，系統地闡述了我們的观点。

列寧時代

所有这些，都是明明白白的事实。苏共领导怎么可以睜着眼睛說瞎話，一笔加以抹煞呢？

苏共中央公开信企图把这些重要事实掩盖起来，断章取义地摘引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的某些公开讲话，用来证明中国共产党曾经全盘肯定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这是徒劳的。

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在任何时候，任何場合，都从来没有全盘肯定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从来没有同意过全盘否定斯大林，从来没有同意过通过“議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

我們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即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經驗》；其后，又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发表了《再論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經驗》。这两篇文章，在駁斥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共謠言的同时，对于斯大林的一生作了全面分析，肯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經驗，委婉地然而又是十分明确地批評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錯誤論点。难道这不是举世周知的事实嗎？

中国共产党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一直是繼續把斯大林的像片同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些伟大的革命領袖的像片挂在一起的。难道这不也是举世周知的事实嗎？

当然，有必要指出，当时我們考慮到，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正在利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錯誤，猖狂地进行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为了团结对敌，为了照顾苏共领导人的困难处境，同时，苏共领导那时背离馬克思列宁主义还没有

像后来走的那样远，我們沒有对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錯誤进行公开的批评。当时，我們怀着滿腔热忱，还希望苏共领导能够改正錯誤。因此，我們总是努力寻求它的积极因素，在公开場合給以适当的、必要的支持。

即使这样，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公开讲话中，也还是着重从正面、从原則上阐明了我們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立場。

苏共中央公开信說，刘少奇同志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全盤肯定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但是，恰恰正是在这个报告中，刘少奇同志論述了中国革命的經驗，說明了所謂“和平过渡”的道路是錯誤的，也是行不通的。

苏共中央公开信說，邓小平同志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全盤肯定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所謂“反对个人迷信”的做法。但是，恰恰正是在这个报告中，邓小平同志詳細論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問題，領袖和群众的相互关系問題，并且說明了我們党一貫的正确作风，这就在实际上批評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所謂“反对个人迷信”的錯誤。

我們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呢？难道这不正是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应有的坚持原則、坚持團結的态度嗎？

怎么能够說，中国共产党对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这种一貫的、正确的立場，是什么“搖摆不定”的、“虛偽”的，是什么“一百八十度的轉弯”呢？

苏共中央公开信对我们提出这样的指責，大概是他們以為，我們过去的批评只有苏共少数领导人知道，可以賴賬，可

以用謊言來欺騙廣大的蘇共黨員和蘇聯人民。但是，這種做法，不是恰恰證明他們自己是虛偽的嗎！

## 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 引起的嚴重惡果

蘇共中央公開信極力吹噓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產生了“出色的結果”、“偉大的結果”。

然而，歷史是篡改不了的。只要是不健忘的人，總會記得，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錯誤，並沒有帶來什麼“出色的結果”或是“偉大的結果”，而是敗壞了蘇聯的聲譽，敗壞了無產階級專政的聲譽，敗壞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聲譽，給了帝國主義、反動派和其他一切共產主義敵人以可乘之機，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造成了及其嚴重的惡果。

當時，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氣焰高漲，在全世界掀起了反蘇、反共、反人民的浪潮。美帝國主義把蘇共領導大反斯大林看作是“空前未有的合乎我們目的”的舉動，<sup>①</sup>叫嚷要利用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作為武器來摧毀共產黨運動的威望和影響”，<sup>②</sup>並且乘機鼓吹促進蘇聯的“和平改變”。<sup>③</sup>

當時，鐵托集團囂張萬分。他們打着所謂“反斯大林主義”的反動口號，瘋狂地攻擊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他們叫嚷說，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為在南斯拉夫開始的“新

---

① 美國國際宣傳署署長斯特雷伯特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一日的廣播談話。

② 《共產黨的危機》，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三日《紐約時報》社論。

③ 杜勒斯一九五六年四月三日在記者招待會上的聲明。

趨勢”“創造了相當多的因素”，“現在的問題是：是這條路線得勝呢，還是斯大林主義路線再度得勝”。<sup>①</sup>

當時，處於絕境的共產主義敵人托洛茨基分子大肆活動起來。所謂第四國際在他們的《告全世界工人和人民書》中叫嚷說：“當克里姆林宮領導人自己承認斯大林的罪惡時，他們就是默認……世界托洛茨基主義運動所進行的、反對工人國家墮落的不屈不撓的鬥爭，是完全正確的。”

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錯誤，在國際共產主義隊伍中引起了極大的思想混亂，使修正主義思潮大為泛濫起來。在許多國家的共產黨內，一批叛徒跟着帝國主義、反動派和鐵托集團一起，向馬克思列寧主義進攻，向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進攻。

在這期間發生的最突出的事件，是蘇波關係事件和匈牙利反革命暴亂事件。這兩個事件，在性質上是有區別的。蘇共領導對這兩個事件都曾經犯了嚴重錯誤。蘇共領導調動了軍隊，企圖用武力壓服波蘭同志，犯了大國沙文主義的錯誤。蘇共領導在匈牙利反革命勢力佔據了布達佩斯的緊急關頭，曾經一度準備採取投降主義的政策，企圖把社會主義的匈牙利拋棄給反革命。

蘇共領導的這些錯誤，使一切共產主義的敵人猖狂起來，給許多兄弟黨造成了嚴重的困難，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造成了嚴重的損害。

面對著這種局勢，中國共產黨人同各國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兄弟黨一起，堅決主張擊退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進攻，

---

<sup>①</sup> 鐵托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在普拉的演說。

捍卫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时，我們坚决主张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粉碎匈牙利的反革命暴乱，坚决反对抛弃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我們坚决主张采取正确的原則處理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間的問題，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錯誤做法。同时，我們用极大的努力，維护了苏共的威信。

当时，苏共領導采納了我們的建議，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由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誼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檢討了他們过去在处理兄弟国家关系方面的一些錯誤。十一月一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对苏联政府的宣言表示支持。

我們这样做，是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也是为了劝告苏共領導及时地接受教訓，糾正錯誤，而不要沿着背离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滑下去。然而，后来的事实表明，苏共領導却反而对我們怀恨在心，把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看作是他們推行錯誤路線的最大障碍。

## 一九五七年兄弟党莫斯科會議

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會議，是在击退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进攻以后召开的。

苏共中央公开信說，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制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線方面，起了“巨大作用”。事实恰恰相反。一九五七年兄弟党會議，正是在許多重大原則性問題上，

拒絕了並且糾正了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錯誤觀點。

莫斯科會議通過的著名的「一九五七年宣言」，總結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提出了各國共產黨共同的鬥爭任務，肯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義，概括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共同規律，規定了兄弟黨、兄弟國家關係的準則。這次會議所制定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共同路線，體現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是同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提出的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錯誤觀點相對立的。宣言所規定的兄弟黨、兄弟國家關係的準則，體現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是同蘇共領導的大國沙文主義和宗派主義相對立的。

毛澤東同志親自率領的中共代表團，在會議期間進行了一系列的工作。中共代表團一方面同蘇共領導進行充分的協商，對他們作了必要的、適當的鬥爭，幫助他們改正自己的錯誤；另一方面又同其他兄弟黨領導人反復交換意見，力求達成一個大家都能夠接受的共同文件。

在這次會議中，我們同蘇共代表團的爭論，主要是關於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蘇共領導原來提出的宣言草案中，硬要塞進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關於和平過渡的錯誤觀點。這個草案，根本不提非和平過渡，只提和平過渡，而且又把和平過渡說成是“在議會中爭取多數，並把議會從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變為真正的人民政權的工具”。這實際上是用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的所謂“議會道路”來代替十月革命的道路，篡改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國家與革命的基本原理。

中國共產黨堅決反對蘇共領導所提出的宣言草案中的錯誤觀點。我們對於蘇共中央先後兩次提出的宣言草案，提出

了自己的意見，并且在作了相當多的原則性的重大修改以後，提出自己的修正草案。後來，中蘇兩黨代表團在我們的修正草案的基礎上，進行了多次的討論，然後提出《蘇共與中共共同起草的宣言草案》，征求其他兄弟黨代表團的意見。

經過中共代表團和其他兄弟黨代表團的共同努力，會議最後通過的宣言，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上，同蘇共領導第一次提出的草案相比較，有兩點重大的修改：第一，在指出和平過渡的可能性的同時，也指出非和平過渡的道路，並且強調“列寧主義教導我們，而且歷史經驗也證明，統治階級是不會自願讓出政權的”；第二，在談到取得“議會中的穩定的多數”的同時，強調“開展議會外的廣泛的群眾鬥爭，摧毀反動勢力的反抗，為和平實現社會主義革命準備必要的條件”。

雖然作了上述的修改，我們對於宣言關於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問題的表述，還是不滿意的。只是由於照顧到蘇共領導一再提出的希望能夠同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提法相銜接的願望，我們才作了讓步。

但是，當時我們就向蘇共中央提出了一個關於和平過渡問題的意見提綱，全面地、明確地闡明了中國共產黨對於這個問題的觀點。這個提綱着重指出：

“按照目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狀況，從策略觀點出發，提出和平過渡的願望是有益的，但不宜過多地強調和平過渡的可能”。“必須準備隨時迎擊反革命的襲擊，準備在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的革命緊要關頭，如果資產階級用武力來鎮壓人民革命（一般說來，這是必然的），就用武

力去打倒它”。“取得議會的多數，並不等於舊國家機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毀，新國家機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如果資產階級的軍閥官僚國家機器沒有被摧毀，無產階級及其可靠同盟者在議會中的多數，或者是不可能的”，“或者是靠不住的”。（見附件一）

經過中共代表團和其他兄弟黨代表團的共同努力，一九五七年宣言還糾正了蘇共領導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提出的關於帝國主義、關於戰爭與和平等問題的錯誤觀點，並且在一系列的原則性問題上，增加了或者補充了許多重要內容。其中主要有：美帝國主義是全世界反動勢力的中心，人民群眾的最凶惡的敵人；帝國主義如果發動世界戰爭就注定滅亡；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共同規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各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原則；在實際工作中運用辯證唯物論的重要性；工人階級取得政權只是革命的開始而不是終結；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誰勝誰負的問題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解決；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是修正主義的國內根源，屈服于帝國主義的壓力則是修正主義的國外根源；等等。

同時，中共代表團作了必要的妥協。除了關於和平過渡問題的提法以外，關於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那一段文字，我們是不同意的，並且提出過修改意見。但是，為了照顧蘇共領導當時的困難處境，我們沒有堅持修改這一段文字。

誰也沒有想到，我們這種照顧大局的讓步，竟然被蘇共領導拿來作為借口，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加劇分歧，製造分裂。

現在，蘇共中央公开信口口声声地把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決議同一九五七年宣言等同起来，企图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錯誤路綫代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綫。我們早就說过，現在有必要再一次指出。根据兄弟党独立的、平等的原則，任何人都沒有权利要求其他兄弟党接受某一个兄弟党代表大会的決議或者任何别的什么东西。任何一个党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的決議，都不能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綫，对别的兄弟党都沒有約束力。只有馬克思列寧主义，只有兄弟党一致協議的文件，才是对我们和所有兄弟党具有約束力的共同行动准则。

## 苏共領導修正主义的发展

一九五七年莫斯科會議以后，有了一个各国兄弟党一致協議的宣言，我們本来希望，蘇共領導能够遵循这个宣言的路綫，改正自己的錯誤。不幸的是，同我們的願望相反，同一切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兄弟党的願望相反，蘇共領導反而越来越严重地违反宣言的革命原則，违反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离开馬克思列寧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轨道越来越远。蘇共領導的修正主义有了新的发展。这就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随之加剧，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蘇共領導根本不顧一九五七年宣言关于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的共同結論，热衷于追求同美帝国主义的合作，追求苏美两国首脑解决世界問題。特别是在一九五九年九月戴維營会談前后，赫魯曉夫簡直把艾森豪威尔捧上了天，

把他說成是“得到本国人民絕對信任的人”、<sup>①</sup>“也像我們一样在为保障和平而操心”。<sup>②</sup>苏共同志还极力宣扬連艾森豪威尔都不承认的所謂“戴維营精神”，說这是什么“国际关系的新紀元”、<sup>③</sup>“历史的轉折点”。<sup>④</sup>

苏共领导根本不顾一九五七年宣言的革命路綫，在赫魯曉夫的言論和苏联报刊的文章中，大肆宣扬他們的所謂“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路綫，宣扬帝国主义的“明智”和“善良願望”，宣扬在帝国主义还統治和控制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情况下，就可以实现“沒有武器、沒有军队、沒有战争的世界”，<sup>⑤</sup>宣扬全面彻底裁軍“能够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开創一个崭新的紀元”，<sup>⑥</sup>等等。

苏共还出版了許多著作，发表了許多文章，从哲学、政治經濟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學說、历史、文学艺术等方面，在一系列重大原則問題上，篡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閹割它的革命灵魂，宣扬他們的修正主义观点。

苏共领导还力图把自己的一系列的錯誤观点，强加給国际民主組織，改变它們的正确路綫。苏联同志在一九六〇年六月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會議上的做法，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苏共领导根本不顾一九五七年宣言所規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在百般討好美帝国主义的同时，放肆地进

---

① 赫魯曉夫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在莫斯科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② 赫魯曉夫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在华盛顿記者招待会上答記者問。

③ 萬罗米柯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一日在苏联最高苏維埃會議上的发言。

④ 赫魯曉夫、伏罗希洛夫一九六〇年一月一日給艾森豪威尔的新年賀电。

⑤ 赫魯曉夫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三十日答阿根廷《号角报》社长諾布勒問。

⑥ 赫魯曉夫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八日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說。

行反对中国的活动。苏共领导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看作是推行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障碍。他们自以为他们的内部问题已经解决了，他们自己的地位已经“稳定”了，可以加紧推行他们的“对敌和、对友狠”的政策了。

一九五八年，苏共领导提出企图从军事上控制中国的无理要求，遭到中国政府正当的、坚决的拒绝。不久以后，一九五九年六月，苏联政府就片面地撕毁了中苏双方在一九五七年十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

接着，在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前夕，苏共领导不顾中国方面多次提出不同意见，迫不及待地在九月九日发表了塔斯社关于中印边境事件的声明，偏袒印度反动派。这样，苏共领导就把中苏分歧公开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苏共领导撕毁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和发表关于中印边境冲突的声明，这是在赫鲁晓夫访美前夕，为了讨好美帝国主义，创造所谓“戴维营精神”，送给艾森豪威尔的见面礼。

苏共领导人和报刊还对中国共产党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进行了大量的恶毒的攻击。这种攻击，几乎每一次都是由赫鲁晓夫带头进行的。他影射攻击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超阶段”和“平均共产主义”，<sup>①</sup> 攻击中国的人民公社“实际上是反动的”。<sup>②</sup> 他影射攻击中国好战，犯了“冒险主义”，<sup>③</sup> 等

---

① 赫鲁晓夫一九五九年一月在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

② 赫鲁晓夫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同美国参议员汉弗莱的谈话。

③ 赫鲁晓夫一九五九年十月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

等。他从戴維營會談回來以後，竟然向中國推銷美國的“兩個中國”計劃，並且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的國宴上，教訓中國不要“用武力去試試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固性”。

蘇共領導推行的修正主義和分裂主義的路線，在國際共產主義隊伍中引起了嚴重的混亂。美帝國主義好像已經不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惡的敵人，艾森豪威爾被某些共產黨人當作“和平使者”來歡迎。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一九五七年宣言似乎已經過時了。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為了捍衛馬克思列寧主義，維護一九五七年宣言，澄清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思想混亂，在一九六〇年四月發表《列寧主義萬歲》等三篇文章。在這三篇文章中，我們根據一貫的堅持原則、堅持團結的立場，着重闡述了一九五七年宣言的革命觀點，闡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帝國主義，關於戰爭與和平，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原理。這三篇文章的觀點，是同蘇共領導所宣揚的一系列錯誤觀點完全相對立的。但是，當時為了顧全大局，我們仍然沒有公開批評蘇共同志，而是把鬥爭的鋒芒指向帝國主義者和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者。

蘇共中央的公開信極力歪曲和攻擊《列寧主義萬歲》這三篇文章，但是舉不出任何一個令人信服的論據，來證明他們的攻擊是站得住的。我們要問：在當時的情況下，難道我們應當對盛行一時的錯誤觀點和荒謬言論沉默不言嗎？難道我們沒有權利和義務起而捍衛馬克思列寧主義，維護一九五七年宣言嗎？

## 苏共领导对中共的突然袭击

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发表了八天之后，就发生了美国 U—2 飞机侵犯苏联领空、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的事件。所谓“戴维营精神”，完全垮台了。事态的发展，证明了我们的论点是完全正确的。

大敌当前，迫切需要中苏两党、全世界兄弟党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共同对敌。但是，事情同人们所期待的相反：一九六〇年夏季，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的分歧进一步扩大了，大规模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运动发生了，苏共领导把中苏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了。

本来，在一九六〇年六月初，苏共中央提出，利用六月间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机会，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就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后的国际局势交换意见。中国共产党不赞成匆忙地召开这样的会议，也不赞成只召开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我们积极建议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并且主张为了开好这个国际会议，必须作好充分的准备。我们的这个建议得到苏共的赞同。两党并且同意，为了准备这个国际会议，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兄弟党代表，可以就这个国际会议的召开日期和地点，初步交换意见，但不作任何决定。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苏共领导竟然背弃自己的约言，把本来应该针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矛头转向中国共产党，在布加

勒斯特对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一次突然袭击。

兄弟党代表布加勒斯会談，是在六月二十四日到二十六日举行的。苏共中央公开信把这次会談說成是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什么“同志式的帮助”，这完全是騙人的。

事实上，在会談前夕，以赫魯曉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分別向兄弟党代表散发了或者宣讀了苏共中央六月二十一日給中共中央的通知书。这个通知书，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全面的、毫无根据的誣蔑和攻击，这是苏共領導的反华綱領。

在会談中，赫魯曉夫带头組織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大规模的围攻。赫魯曉夫在发言中，放肆地誣蔑中国共产党是“瘋子”，“要发动战争”，“把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旗帜拿起来”，中国共产党在中印边界問題上是“純粹的民族主义”，中国共产党对苏共采取“托洛茨基方式”。一些听从赫魯曉夫指揮的兄弟党代表，也跟着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是“教条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假革命”、“宗派主义”、“比南斯拉夫还坏”，等等，等等。

赫魯曉夫在这次会談中发动的反华运动，对于許多兄弟党來說，也是一种突然袭击。一些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代表，是不同意苏共領導的这种錯誤做法的。

在这次会談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拒絕服从苏共領導的指揮棒，坚决反对苏共領導的宗派活动，苏共領導就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看作眼中釘。他們从此进行了越来越激烈的反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活动。

苏共领导发动的对中国共产党的这样恶劣的攻击，难道能够說是什么“同志式的帮助”嗎？不。这是苏共领导事先預

謀的反華大演出，這是粗暴破壞一九五七年宣言關於兄弟黨關係準則的嚴重事件，這是以蘇共領導為代表的修正主義者向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發動的一次大規模的進攻。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為了保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陣地，為了維護宣言所規定的兄弟黨關係的準則，同蘇共領導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出席布加勒斯特會談的中共代表團，為了顧全大局，在會談公報上簽了字，同時，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六日發了一個書面聲明。中共代表團在聲明中指出，赫魯曉夫在布加勒斯特會談中的做法，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開了一個極端惡劣的先例。中共代表團嚴正聲明：

“我們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系列的基本原則上是同赫魯曉夫同志有分歧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命運，取決於各國人民的要求和鬥爭，取決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而絕不是取決於任何個人的指揮棒”。“我們黨只信服馬克思列寧主義真理，而決不會向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錯誤觀點屈服”。（見附件二）

蘇共領導對於在布加勒斯特沒有能夠壓服中國共產黨並不甘心。緊接着布加勒斯特會談之後，蘇共領導採取一系列步驟，把中蘇兩黨之間的思想分歧擴大到國家關係方面，進一步對中國施加壓力。

七月間，蘇聯政府突然片面決定，在一個月內撤走全部在中國的蘇聯專家，從而撕毀了幾百個協議和合同。蘇聯方面還片面撕毀中蘇雙方分別出版和互惠發行《友好》雜誌和《蘇中友好》雜誌的協議，無理要求中國政府召回駐蘇使館的一個

工作人員，并且挑起了中蘇邊境糾紛。

看來，蘇共領導以為，只要揮舞手中的指揮棒，糾合一批打手進行圍攻，只要施加政治的和經濟的巨大壓力，就能夠迫使中國共產黨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立場，順從他們的修正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的意志。但是，久經考驗和鍛煉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是打不倒、壓不垮的。妄想組織圍攻和施加壓力就能使我們屈膝的人，完完全全打錯算盤了。

關於蘇共領導破壞中蘇關係的真相，我們準備在另外的文章里作詳細的論述。在這裡，我們只打算指出，蘇共中央公開信在談到中蘇關係的時候，竟然故意隱瞞了蘇聯政府撤退全部在華專家、片面撕毀几百個協議和合同的事實，隱瞞了正是蘇聯方面的這些片面的行為造成了中蘇貿易的縮減，反而指責中國把思想分歧擴大到國家關係方面，指責中國縮減中蘇兩國貿易。蘇共領導竟然這樣明目張膽地欺騙蘇共黨員和蘇聯人民，這才真正是可悲的。

## 一九六〇年兄弟黨會議上 兩條路線的鬥爭

一九六〇年下半年，圍繞著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的召開，在國際共產主義隊伍中進一步展開了一場激烈的鬥爭。這場鬥爭，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修正主義的兩條路線的鬥爭，也是堅持原則、維護團結還是拋棄原則、製造分裂這兩種方針的鬥爭。

在兄弟党會議召开之前，种种迹象表明，苏共領導頑固地坚持自己的錯誤立場，并且力图把自己的錯誤路綫強加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中国共产党深深感到分歧的严重性。我們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作了許多努力，希望苏共領導不要在錯誤的道路上走得太远。

一九六〇年九月十日，中共中央对于苏共中央六月二十一日的通知书，作了答复。在这封答复信中，中共中央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对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系列重大原則性問題，系統地闡明了自己的观点，駁斥了苏共領導對我們的攻击，批判了苏共領導的錯誤观点，并且向苏共中央提出了解决分歧、达到團結的五項积极建議。（这五項建議，見附件三）

接着，中共中央派遣代表团在九月間前往莫斯科，同苏共代表团举行会談。在会談中，中共代表团指出，苏共領導一面美化美帝国主义，一面大肆反华，把两党之間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把同敌人的关系和同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关系摆錯了位置。中共代表团再三地劝告苏共領導改变这种錯誤的立場，回到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則上来，加强中苏两党两国的團結，反对共同的敌人。但是，苏共領導根本无意改正自己的錯誤。

这样，一場尖銳的斗争就不可避免了。这个斗争首先在有二十六个兄弟党代表参加的为兄弟党會議准备文件的起草委員會中展开，接着就在八十一個兄弟党代表會議中达到空前未有的激烈的程度。

十月間在莫斯科举行的起草委員會中，蘇共領導企圖強行通過自己起草的聲明草案，這個草案包含了蘇共領導的一系列錯誤觀點。由於中共代表團和其他一些兄弟黨代表團堅持原則的鬥爭，起草委員會經過激烈的辯論，對蘇共提出的聲明草案作了許多重大的原則性的修改。起草委員會就聲明草案的絕大部分達成了協議。但是，蘇共領導存心要繼續爭論，拒絕對聲明草案中仍然遺留的幾個重大分歧問題達成協議，而且赫魯曉夫從紐約回來以後，甚至把在有的問題上已經達成的協議也推翻了。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八十一個兄弟黨代表會議在莫斯科舉行。蘇共領導不顧中國共產黨和其他許多兄弟黨的代表團的消除分歧、加強團結的願望，竟然在會議的前夕，向齊集莫斯科的兄弟黨代表，散發了一封更加粗暴地攻擊中國共產黨的長達六萬余字的信件，挑起了更加尖銳的爭論。

八十一個兄弟黨代表會議，就是在這樣的極不正常的氣氛中舉行的。蘇共領導的惡劣做法，曾經使會議瀕於破裂的邊緣。由於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和其他一些兄弟黨代表團堅持原則、堅持鬥爭、堅持團結，由於大多數兄弟黨代表團要求團結、反對分裂，會議最後還是達成了協議，取得了積極的成果。

蘇共中央的公開信說，在這次會議上，中共代表團“只是在出現了它會完全孤立的威脅的時候，它才簽署了聲明”。這又是說謊。

事實的真相是怎樣的呢？

蘇共領導在會議中以及在會議之前，確實組織了不少兄弟黨代表對中國共產黨進行圍攻，也確實企圖依靠所謂多數

來压服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代表团，也确实企图强迫他們接受苏共領導的修正主义路綫和观点。但是，无论在二十六个兄弟党起草委员会中，或者在八十一個兄弟党代表會議中，苏共領導的强加于人的作法都失败了。

事实是：苏共領導提出的声明草案中的許多錯誤論点都被否定了。举例來說：

苏共領導关于和平共处与經濟競賽是社会主义各国对外政策总路綫的錯誤論点，被否定了。

苏共領導关于資本主义总危机新阶段的出現是由于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的錯誤論点，被否定了。

苏共領導关于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的錯誤論点，被否定了。

苏共領導关于反对社会主义各国“单干”，实际上是反对社会主义各国以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設方針的錯誤論点，被否定了。

苏共領導关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反对所謂“集团活动”和“派別活动”，实际上是要兄弟党听从苏共領導的指挥棒，取消兄弟党关系中独立、平等的原则，用多数压服少数来代替协商一致的錯誤論点，被否定了。

苏共領導关于低估現代修正主义严重危险的錯誤論点，被否定了。

事实是：中共代表团和其他兄弟党代表团提出的許多重要的原則性的正确意見写到声明中去了。声明中关于帝国主义本性沒有改变的論点；关于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敌

人的論点；关于建立最广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統一战綫的論点；关于民族解放运动是防止世界战争的重要力量的論点；关于新独立国家彻底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論点；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工人运动支持民族解放斗争的論点；关于在处于美国帝国主义政治、經濟和軍事統治下的某些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里，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主要打击是針對美国帝国主义的統治、也針對出卖民族利益的垄断資本和国内其他反动势力的論点；关于兄弟党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則；关于反对修正主义閹割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的論点；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聯盟領導人背叛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論点；等等；都是吸收了中共代表团和其他一些兄弟党代表团的意見的。

当然，也应当提到，在苏共領導同意刪掉他們的錯誤論点，接受了兄弟党的正确意見之后，中共代表团和其他一些兄弟党代表团，也作了一些让步。例如，关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問題，关于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問題，我們都是有不同意見的，只是为了照顾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需要，我們才同意在声明中照抄一九五七年宣言关于这两个問題的文字。但是，我們当时就告訴苏共領導，关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我們只能再照顾这一次，以后决不能照顾了。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到，一九六〇年莫斯科會議的整个过程，貫穿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条路綫的斗争。在这次会议中表現出来的苏共領導的錯誤，較之前一时期已經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苏共領導提出的声明草案中和在會議的发言中，已經可以明显地看到，苏共領導企图强加給兄弟党的錯誤

路線，在政治上是以他們的所謂“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的錯誤觀點為中心內容，在組織上是實行宗派主義、分裂主義的錯誤政策。這是一條同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根本相違反的修正主義路線。中國共產黨和其他馬克思列寧主義兄弟黨的代表團，堅決反對這條路線，堅決維護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路線。

在這次會議中，鬥爭的結果是，蘇共領導的修正主義路線和觀點基本上被否定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取得了重大的勝利。會議通過的聲明所體現的革命原則，是全世界兄弟黨進行反對帝國主義、爭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的鬥爭的有力武器，也是各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進行反對現代修正主義鬥爭的有力武器。

在這次會議中，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兄弟黨，對蘇共領導的一系列錯誤觀點進行了嚴肅的批評，迫使蘇共領導不能不接受兄弟黨的許多正確意見，從而打破了那種對蘇共領導的錯誤一點也批評不得、蘇共領導說了就算的極不正常局面。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情。

蘇共中央的公開信說，中共代表團在這次會議上處於“完全孤立”的境地，這不過是蘇共領導打肿了臉充胖子。

這次會議，還體現了兄弟黨既互相聯合又獨立平等的原則，體現了通過協商達到一致的原則，挫敗了蘇共領導企圖用多數壓服少數、把自己的意見強加給兄弟黨的錯誤做法。這次會議又一次表明，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來說，在解決兄弟黨分歧的時候，堅持原則，堅持鬥爭，堅持團結，是完全必要的。

## 苏共領導修正主义的系統化

苏共中央公开信說，“中共領導人在一九六〇年的声明上签字，不过是要花招而已”。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嗎？不，恰恰相反，要花招的不是我們，而是苏共領導。

一系列的事实表明，苏共領導在一九六〇年兄弟党會議上，同意刪改他們在声明草案中的錯誤論点，是迫不得已的；他們接受兄弟党的正确論点，也不是真誠的。苏共領導根本不把兄弟党共同協議的文件放在眼里。一九六〇年声明签字墨迹未干，苏共領導就开始动手破坏它。十二月一日赫魯曉夫代表苏共中央在声明上签字，过了二十四小时以后，同一个赫魯曉夫，就在招待各国兄弟党代表团的宴会上，违反兄弟党的協議，大讲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八十一個兄弟党會議以后，苏共領導越来越放肆地破坏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苏共領導一方面把声明所宣布的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美帝国主义看作是朋友，鼓吹“美苏合作”，表示要同肯尼迪一起，“动手架設信任、相互諒解和友誼的牢固桥梁”；<sup>①</sup>另一方面，把一些兄弟党、兄弟国家看作是敌人，急剧地恶化了苏联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

一九六一年十月举行的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是苏共領導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新的高峰。这是苏共領導把他們自己从苏共

---

① 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一九六一年七月四日就美国独立一百八十五周年給肯尼迪的賀电。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的修正主义形成完整体系的一个里程碑。

在这次大会上，苏共领导发动了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大规模的公开攻击。赫鲁晓夫在发言中甚至公开号召推翻霍查同志和谢胡同志的领导。苏共领导就是这样地开创了利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公开攻击兄弟党的恶劣先例。

在这次大会上，苏共领导干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在斯大林逝世八年之后，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五年之后，又一次集中地大反斯大林。

苏共领导这样做，归根到底，是为了抛弃宣言和声明，反对马克思主义，推行一条系统的修正主义路线。

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集中地表现在这次大会通过的新苏共纲领中。

苏共中央公开信把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路线，说成是“在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上得到赞同的，并且在宣言和声明中得到反映的”。苏共领导这样说是，难道不感到太粗心了吗？怎么能把一九六一年发生的事情，说成在一九六〇年甚至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就“得到赞同”或者“得到反映”了呢？

这里姑且不谈这样荒诞的自我吹嘘，首先必须弄清楚的倒是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共纲领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货色。

只要稍微认真地研究一下苏共纲领和赫鲁晓夫的报告，就不难看出，苏共领导提出的是一个根本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违反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彻头彻尾的修

正主义綱領。

这个綱領，在許多重大原則問題上，违背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在一九六〇年兄弟党會議上被否定了的苏共領導的許多錯誤观点，又在苏共綱領中出現了。例如：把和平共处說成是对外政策的总原則，片面強調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把社会主义国家以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設方針誣蔑为“单干”，等等。

这个綱領，把苏共領導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执行的錯誤路線更加系統化，它的主要內容就是所謂“和平共处”、“和平競賽”、“和平过渡”。

这个綱領，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即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說，作了粗暴的修正，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經没有必要，宣布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鋒队的性质已經改变，提出了“全民国家”和“全民的党”的謬論。

这个綱領，用人道主义代替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說，用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代替共产主义理想。

这个綱領，是反对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人民进行革命的綱領，是反对已經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人民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綱領，是保存和恢复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綱領。

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錯誤。应邀参加这次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同志，在致詞中就申述了我們党的立場，后来在同赫魯曉夫和其他苏共领导

人的會談中，也坦率地批評了蘇共領導的錯誤。

在同中共代表團的會談中，赫魯曉夫完全拒絕中共代表團的批評和勸告，甚至公然表示支持中共黨內的反黨分子。赫魯曉夫毫不掩飾地表示：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以後，當他們開始走上“同斯大林不同的道路”，也就是走上了修正主義的道路的時候，他們還需要兄弟黨的支持。他說，“當時中國共產黨的聲音對我們有很大的意義”，“現在不同了”，“現在我們好了”，“我們要走自己的路”。

赫魯曉夫的這些話，表明蘇共領導已經下定決心，沿着修正主義和分裂主義的道路走下去。不管中國共產黨怎樣多次進行同志式的規勸，他們根本不放在心裏，而且毫無悔悟之意了。

## 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 分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逆流

蘇共中央公開信，竭力想使人相信，似乎蘇共領導在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以後，曾經“作了新的努力”，謀求改善中蘇兩黨的關係，謀求加強兄弟黨、兄弟國家的團結。

這又是在說謊。

事實究竟是怎樣呢？

事實上，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以後，蘇共領導為了推行自己制定的完全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系統的修正主義路線，更加肆無忌憚地破壞兄弟黨、兄弟國家關係的準則，實行大國沙文主義、宗派主義、分裂主義的政策。這就使中蘇關係

越来越恶化，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结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下面就是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来，苏共领导破坏中苏团结，破坏兄弟党、兄弟国家团结的主要事实：

**第一**，苏共领导力图把自己的错误路线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力图用自己的修正主义纲领代替宣言和声明。他们把自己的错误路线说成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近年来的全部列宁主义方针”，<sup>①</sup>把自己的修正主义纲领说成是“我们时代的真正的共产党宣言”，<sup>②</sup>是“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社会主义友好共同体各国人民”的“共同纲领”。<sup>③</sup>

任何一个兄弟党，只要它不接受苏共的错误路线和纲领，而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苏共领导就把它当作敌人，就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手段，反对它，攻击它，损害它，颠覆它的领导。

**第二**，苏共领导不顾一切地采取了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中史无前例的行动，断绝了同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关系。

**第三**，苏共领导继续向中国施加压力，恶毒地攻击中国共产党。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指责我们采取什么“特殊的立场”，实行什么与兄弟党共同方针不同的路线，并且把我们支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阿尔

---

① 安德罗波夫：《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日苏联《真理报》。

② 赫鲁晓夫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在乌兹别克等共和国农业工作者会议上的讲话。

③ 《团结一致使共产主义的力量增加许多倍》，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五日苏联《真理报》社论。

巴尼亞劳动党，也算是一条罪状。苏共领导还企图迫使中国共产党放弃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場，放弃自己一貫坚持的完全符合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則的路綫，接受苏共领导的錯誤路綫，接受他們破坏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的既成事实，作为改善中苏关系的条件。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大肆吹嘘这个时期苏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的信件，一九六二年十月赫魯曉夫对中国駐苏大使讲了一些要团结的話等等，其实都是为着达到这个可鄙的目的。

**第四**，苏共中央拒絕了印度尼西亚、越南、新西兰等兄弟党关于召开各国兄弟党代表會議的倡议，也拒絕了中共中央一九六二年四月七日給苏共中央的信件中为准备召开兄弟党會議而提出的五項积极建議。苏共中央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三十一日給中共中央的复信，甚至要求阿尔巴尼亚同志必須放弃自己的立場，作为改善苏阿关系的先决条件，也作为召开兄弟党會議的先决条件。

**第五**，一九六二年四月到五月間，苏共领导通过他們駐中国新疆的机构和人員，在伊犁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顛覆活动，引誘和胁迫几万中国公民跑到苏联境内。在中国政府再三提出抗議和交涉之后，苏联政府还以“苏維埃法制感”<sup>①</sup>、“人道主义”<sup>②</sup>为借口，拒絕遣返这些中国公民。这一事件直到現在还没有解决。这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是史无前例的、駭人听聞的事件。

**第六**，一九六二年八月間，苏联政府正式通知中国說，苏

---

① 苏联駐华使館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面交中国外交部的备忘录。

② 苏联駐华使館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九日面交中国外交部的备忘录。

联将同美国达成关于防止核扩散的协议。这是苏美合谋垄断核武器，企图剥夺中国拥有核武器以抵抗美国核威胁的权利。中国政府对此一再提出了抗议。

**第七**，苏共领导越来越热衷于同美帝国主义做政治买卖，一心一意要同肯尼迪结成反动同盟，不惜牺牲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苏共领导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屈服于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接受美国政府提出的侵犯古巴主权的“国际视察”，犯了投降主义的错误，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第八**，苏共领导越来越热衷于勾结印度反动派，一心一意要同尼赫鲁结成反动同盟，反对社会主义的中国。苏共领导和他们的报刊公开站在印度反动派方面，指责中国在中印边境冲突中的正义立场，为尼赫鲁政府辩护。苏联对印度的经济援助，有三分之二是在印度反动派挑起中印边境冲突以后给印度的。苏共领导甚至在一九六二年秋季中印边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发生以后，还给印度反动派以军事援助。

**第九**，苏共领导越来越热衷于勾结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一心一意要同叛徒铁托结成反动同盟，反对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苏共领导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公开撕毁一九六〇年声明，为铁托集团翻案。

**第十**，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起，苏共领导在国际范围内更加猛烈地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掀起一个新的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逆流。赫鲁晓夫接二连三地发表讲话，苏联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几百篇文章，在一系列问题上攻击中国共产党。在苏共领导人的

指揮之下，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五个兄弟党的代表大会，变成了反华大演出的舞台；四十多个兄弟党发表了決議、声明和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上面列举的这些事实，是苏共領導无可抵賴的。这些铁的事实，证明了他們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所作的“新的努力”，并不是謀求改善中苏关系，加强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團結，而是恰恰相反，是进一步勾結美帝国主义、印度反动派和叛徒铁托集团，进一步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对一些兄弟党的攻击进行公开的答辯。我們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发表了七篇答辯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我們仍然留有余地，沒有对苏共領導进行公开指名的批評。

虽然由于苏共領導的过錯，中苏关系已經处于严重恶化的地步，中国共产党仍然同意派代表团到莫斯科举行中苏两党会談，并且为了在会談中系統地交換意見，在六月十四日答复苏共中央的信件中，提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綫的建議。

后来的事实表明，苏共領導不但对消除分歧、加强團結毫无誠意，而且利用中苏两党会談作为掩护他們进一步恶化中苏关系的烟幕。

在中苏两党会談前夕，苏共領導采取发表声明和通过決議的方式，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同时，还无理驅逐中国

駐蘇大使館的工作人員和研究生。

在中蘇兩黨會談期間，七月十四日，也就是美英蘇三國會談前夕，蘇共領導迫不及待地發表蘇共中央致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的公開信，對中國共產黨大肆攻擊。這又是蘇共領導討好美帝國主義者，給美帝國主義者的一份“珍貴的”見面禮。

緊接着，蘇共領導公然出賣蘇聯人民的利益，出賣社會主義陣營各國包括中國人民的利益，出賣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利益，同美英兩國在莫斯科簽訂了部分停止核試驗的條約；蘇印間進行頻繁的接觸；赫魯曉夫到南斯拉夫“休假”；蘇聯報刊上開展了一個瘋狂的反華運動……一系列的事件，突出地表明了蘇共領導不顧一切地聯合帝國主義，聯合各國反動派，聯合叛徒鐵托集團，反對社會主義兄弟國家，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兄弟黨。這是蘇共領導修正主義和分裂主義路線的大暴露。

目前，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和修正主義者“反華大合唱”甚囂塵上。赫魯曉夫領導的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分裂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隊伍的運動，正在日甚一日地繼續進行中。

## 七年來的事實說明了什麼？

我們在上面詳細地回顧了分歧的由來和分歧的發展，目的是為了澄清被蘇共中央公開信所歪曲的事實，使我們的黨員和我國人民，也使全世界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和革命人民，

了解真相。

七年来的事实充分证明：在中苏两党之間，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分歧的产生完全是由于苏共領導背离了馬克思列宁主义，背离了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則，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推行一条修正主义、分裂主义的路綫。苏共領導沿着修正主义、分裂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的过程，也就是分歧的发展和加剧的过程。

七年来的事实充分证明：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是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路綫，同坚持修正主义路綫的分歧。这是坚持革命路綫，同坚持不革命、反对革命的路綫的分歧。这是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路綫，同坚持向帝国主义投降的路綫的分歧。这是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坚持大国沙文主义、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分歧。

七年来的事实充分证明：苏共領導所走的道路，是一条联合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联合美国、反对中国，联合各国反动派、反对世界人民，联合叛徒铁托集团、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的道路。苏共領導的这条錯誤路綫，已經在国际范围内使修正主义思潮泛濫，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空前严重的分裂危险，使各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事业受到严重的損害。

七年来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为了阻止事态的恶化，为了坚持原則、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共同对敌，作了一系列的努力。我們是非常克制的，是仁至义尽的。

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中苏两党、两国团结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对于伟大列宁所缔造的苏联共产党一向是尊重的。我

們对于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伟大的苏联人民从来抱着深厚的无产阶级的感情。对于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取得的成就，我們总是感到高兴；对于苏共领导危害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錯誤，我們总是感到难过。

中国共产党人发现苏共领导的錯誤，不自今日始。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我們就忧虑地注视着苏共领导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

面对这种严重的情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內，我們党曾經几十次地反复地考虑：怎么办？

我們曾經設想，可以不可以跟着苏共领导走，一切照他們的意見办？当然，这样做，苏共领导会高兴，但是我們自己岂不是也变成修正主义者了吗？

我們也曾經設想，可以不可以对苏共领导的錯誤保持沉默？我們认为，苏共领导的錯誤不是偶然的、个别的、无关宏旨的，而是一系列原則性的錯誤，危害着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对于苏共领导这样的錯誤，我們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一員，怎么能够无动于衷，缄默不言呢？如果我們那样做，岂不是放弃捍卫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責任嗎？

我們也考慮到，我們批評苏共领导的錯誤，势必遭到他們报复性的打击，这就不可避免地給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带来严重的損害。但是，共产党人难道可以采取民族利己主义的立場，因为害怕报复性的打击就不敢坚持真理嗎？共产党人难道可以拿原則做交易嗎？

我們还考慮到，苏共是列寧締造的党，是第一个社会主义

国家的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全世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对他们进行批评，特别慎重，特别耐心，尽一切可能约束在中苏两党领导人内部会谈的范围内，尽一切可能使分歧能够通过内部的讨论得到解决，而不要公开进行论战。

但是，中共中央负责同志在几十次内部会谈中对苏共领导的同志式的批评和劝告，都没有能够使他们迷途知返。他们在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苏共领导对我们的好意规劝的报答，是对我们施加了一系列的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压力，是对我们发动越来越粗暴的攻击。

苏共领导有一个坏习惯：谁批评他们，就给谁乱扣帽子。

他们说：“你们反苏！”不对。朋友们，“反苏”的帽子戴不到我们头上。我们批评你们的错误，正是为了维护伟大的苏共和伟大的苏联，正是为了使苏共和苏联的威信不致被你们糟蹋得不成样子。老实说，真正反苏的，败坏苏共和苏联的，给苏共和苏联抹黑的，是你们而不是我们。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全盘否定斯大林开始，你们就一直不断地、无数次地干着这样的坏事。你们倾伏尔加河之水，也无法洗刷你们给苏共和苏联带来的耻辱。

他们说：“你们争领导权！”不对。朋友们，你们这种诽谤实在太不高明了。按照你们的说法，好像有人在同你们争夺什么“领导权”。这不是等于大言不惭地宣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存在什么“领导权”，而这个“领导权”是在你们手中吗？你们这样以老子党自居，是一个很坏很坏的习惯。这是完全非法的。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明确规定，各国共

产党是独立的、平等的。根据这个原則，兄弟党之間根本不应当有領導党和被領導党的关系，更不应当有老子党和儿子党的关系。我們从来反对任何一个党指揮其他兄弟党，也从来没有想过由自己来指揮其他兄弟党，根本談不上什么爭夺領導权的問題。現在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前的，不是由这一个党或那一个党來領導的問題，而是究竟要听从修正主义的指揮棒，还是坚持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則，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綫的問題。我們批評苏共領導的，正是他們企图凌駕于兄弟党之上，把自己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路綫强加給兄弟党。我們所要求的，只是宣言和声明規定的兄弟党独立的、平等的地位，只是各国兄弟党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團結。

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論战，是由苏共領導一手挑动和扩大起来的，是由他們強加在我們身上的。既然苏共領導对我們发动了大規模的攻击，不择手段地对我們进行种种誣蔑，既然苏共領導公开背叛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公开撕毀宣言和声明，那么，他們就不能指望我們不答辯，不辟謠，不保卫宣言和声明，不保卫馬克思列宁主义。論战已經开始，就必須把是非彻彻底底地弄清楚。

中国共产党人过去、現在和将来都是坚持原則、坚持團結的。当我们同苏共領導論战的时候，我們仍然希望苏共領導能够看到，你們不要革命，不要全世界革命人民，不要社会主义阵营的團結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團結，而一心一意同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叛徒铁托集团合作，这是一条极其危险的道路。

中苏两国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全世界人民的利益，都要求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我們願意在这里再一次呼吁苏共領導改正錯誤，回到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轨道上来，回到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轨道上来。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处在一个重要的时期。目前的論战，关系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历史将会证明，經過这場大論战，馬克思列寧主义将发出更加燦烂的光輝，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将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

附件一：

## 关于和平过渡問題的 意見提綱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日)

(一) 对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問題，提出和平和非和平的两种可能性，不是单提一种可能性，这就比較灵活些，使我們在政治上随时处于主动的地位。

1. 提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表明我們在使用暴力的問題上首先是防御的，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避开在这一个問題上所受到的攻击，在政治上有好处；对爭取群众有好处，对剝夺資产阶级的借口、孤立資产阶级有好处。

2. 在将来，在国际或国内形势发生剧烈变化的条件下，如果个别国家出現了和平过渡的实际可能，我們将便于及时利用时机，取得群众的贊助，用和平方法解决政权問題。

3. 但是，我們也不要因为这个願望而束縛自己。資产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阶级斗争的普遍規律。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决不能絲毫放松对于革命的准备。必須准备随时迎击反革命的襲击，准备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紧要关头，如果資产阶级用武力来镇压人民革命(一般說来，这是必然的)，就用武力去打倒它。

(二) 按照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从策略观点

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願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強調和平过渡的可能。因为：

1. 可能与現實，願望与能否实现願望，是两回事情。我們應該提出和平过渡的願望，但不應該把自己的希望主要地寄托在这上面，因而不要过分地強調这个方面。

2. 如果过多地強調和平过渡的可能，特別是如果过多地強調經過爭取議会多數取得政权的可能，容易松懈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的革命意志，在思想上解除自己的武装。

3. 按照我們的了解，这种可能性現在還沒有一个国家具有現實的意义。即使有个別国家比較多一点显示了这种可能，但因为对于絕大多数国家是不合乎实际的，也不宜过分強調这个可能。当某一国家果然出現了这种可能的时候，共产党也必須一面爭取这种可能，一面准备随时迎击資產阶级的武力进攻。

4. 強調这种可能性并不能起到減弱資產阶级反动性的作用，也不能起到麻痹資產阶级的作用。

5. 对社会党說来，也不能因此使它革命一些。

6. 也不会使各国共产党因此更发达一些。反之，如果有些共产党因此模糊自己的革命面貌，在群众的心目中把它同社会党混同起来，那只会使共产党削弱。

7. 积聚力量，准备革命，是最艰苦的，而議会斗争究竟是比較方便的。我們必須充分运用議会斗争的形式，但是它的作用是有限度的，而最重要的，應該是进行艰苦的聚积革命力量的工作。

(三) 取得議会的多數，并不等于旧国家机器(主要是武

力)的摧毁，新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如果资产阶级的军阀官僚国家机器没有被摧毁，无产阶级及其可靠同盟者在议会中的多数，或者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会随时根据需要修改宪法，以利于巩固自己的专政)，或者是靠不住的(例如宣布选举无效，宣布共产党非法，解散议会等等)。

(四) 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的含义，不应该只解释成为通过议会的多数。主要的问题是关于国家机器的问题。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曾经认为社会主义在英国有和平胜利的可能性，因为英国“是当时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最少的国家”。列宁在二月革命后一个时期内曾经希望通过“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使革命经过和平的发展得到胜利，因为当时“武器在人民的手中”。马克思和列宁的提法都不是意味着利用旧的国家机器来实现和平过渡。列宁反复解释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下面的名言：“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攫取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五) 社会党不是社会主义的政党。除了个别的左翼以外，它们是为资产阶级服务，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政党，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一种变形。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我们同社会党的立场是根本不同的。不能模糊这种界限。模糊这种界限，有利于社会党领袖欺骗群众，不利于我们争取社会党影响下的群众。但毫无疑问，加强对社会党的工作，争取同社会党的左派和中间派建立统一战线，是很重要的。

(六) 以上就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们是有不同意见的，因为种种考虑，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没有对这个问题发表过意见。现在因为要发表共同宣言，所以不能不

說明我們的观点。但这并不妨碍在宣言草案中获得共同的語言，为了要表明宣言草案在这个問題上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相衔接，我們同意以苏共中央今天提出的稿子为基础，在个别的地方提出修正。

##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 布加勒斯特兄弟党会談上的声明

(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六日)

(一) 中共中央认为，苏共中央代表团赫魯曉夫同志在这次会談中完全破坏了历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兄弟党协商解决共同的問題的原則，完全破坏了在会談以前关于这次会談只限于交換意見、不作任何决定的協議，突然襲擊地提出了会談公报草案，对这个公报的內容沒有預先征求兄弟党的意見，而且在会談中不允許进行充分的正常的討論。这是滥用苏联共产党从列宁以来长期形成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信，极端粗暴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种态度同列宁的作风毫无共同之处，这种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中共中央认为，赫魯曉夫同志的这种态度和这种做法将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二) 中国共产党历来忠实于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陣地，在两年多以来，完全忠实于一九五七年的莫斯科宣言，坚持宣言中的各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論点。我們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的基本原則上是同赫魯曉夫同志有分歧的。这种分歧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

益，关系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关系到世界各国人民能否保持世界和平，制止帝国主义战争，关系到社会主义能否在占全球三分之二人口四分之三土地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继续取得胜利。对于这些分歧的问题，任何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应当采取严肃的态度，进行认真的思考和同志式的讨论，以便取得一致的结论。但是赫鲁晓夫同志所采取的却是家长式的、武断的、专横的态度，他在实际上把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同我们党的关系不看成是兄弟党的关系，而看成是父子党的关系。在这次会谈中，他企图使用压力使我们党向他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屈服。我们在此严正地声明，我们党只信服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而决不会向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我们认为，赫鲁晓夫同志在罗马尼亚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有若干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莫斯科宣言的。他这个发言是会为帝国主义和铁托集团所欢迎的，而且已经受到了欢迎。今后我们准备有机会时继续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就我们同赫鲁晓夫同志的分歧观点，进行认真的讨论。对于赫鲁晓夫同志这次在布加勒斯特散发的《苏共致中共通知书》，中共中央将在仔细研究后进行详细的答复，阐明两党之间的原则分歧和有关事实的真相，并且将同各兄弟党进行严肃的认真的同志式的讨论。我们相信，无论如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最后总是会得到胜利的。真理是不怕争辩的，真理最终不能说成是错误，错误最终也不能说成是真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取决于各国人民的要求和斗争，取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而绝不是取决于任何个人的指挥棒。

(三) 我們中國共产党从来都為維护各國共产党的團結，維护社会主义各国的團結而斗争。我們主张，为了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真正的團結，为了共同对付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应当在分歧的問題上展开正常的討論，而不应当在匆促的時間內，用非正常的方法，通过简单的表决来处理严肃的原則問題；不应当把自己武斷的、沒有經過事实考驗的、或者經過事实考驗业已证明是錯誤的观点，强迫別人接受。赫魯曉夫同志在这次会談中的做法，对于国际共产主义的團結是完全不利的。但是，不論赫魯曉夫同志的做法如何，中蘇两党的團結和各國共产党工人党的團結，終归是会要繼續巩固和发展下去的。我們深信，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随着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我們队伍的團結一定会不断地巩固和发展起来。

(四) 我們上面所說的，我們和赫魯曉夫同志之間的分歧意見，从我們两党的整个关系說來，仍属部分的性质。我們认为，我們两党为着共同事业的奋斗和團結，仍占主要的部分，因为我們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們两党都是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建立起来的党，都是为发展整个社会主义陣營事业、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爭取世界和平而斗争的党。我們相信，我們同赫魯曉夫同志和苏共中央将能够找到机会，进行平心靜气的同志式的商談，解决我們之間的分歧意見，使中蘇两党的关系更加團結和巩固起来。我們这样做，将是對社会主义陣營和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爭取世界和平的斗争事业极其有利的。

(五) 我們很高兴地看到在这次会談中提出的《会談公

報草案》聲明確認莫斯科宣言的正確性。但是，這個草案對於莫斯科宣言中的各個馬克思列寧主義論點的說明是不確切的、片面的。這個草案對於當前國際形勢中的重大問題沒有表示態度，對於國際工人運動中的主要危險——現代修正主義，根本沒有提到，這是錯誤的，因此，我們不能接受這個草案。為了團結一致，共同對敵，我們提出修改草案，建議予以討論。如果這次不能達到協議，建議成立一個專門的起草委員會，經過充分的討論後，擬成一個為大家能夠一致接受的文件。

**附件三：**

**中共中央对  
苏共中央通知书的答复信中  
关于解决分歧、达到  
团结的五项建議**

(一九六〇年九月十日)

为了爭取順利地解決分歧，達到團結，我們誠懇地提出以下的建議：

(一) 馬克思列寧主义的根本原理和一九五七年莫斯科會議的两个宣言的原則，是我們两党團結和所有兄弟党團結的思想基础。我們的一切言論和行动，都必須絕對忠誠于馬克思列寧主义的根本原理和莫斯科宣言的原則，并且以此作为判断是非的准則。

(二) 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关系，兄弟党之間的关系，應該严格遵守莫斯科宣言所規定的平等的、同志式的、国际主义的原則。

(三)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間、兄弟党之間关系中的所有爭論，必須根据莫斯科宣言規定，通过同志式的、从容的討論，求得解决。苏中两国、两党对于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負有重大的責任，在一切重大的共同有关問題上，都应

當充分協商，從容討論，以便採取一致步驟。如果中蘇兩黨的爭論一時不能在兩黨商談中求得解決，就應當繼續進行從容的討論。在必要的時候，應當把雙方的意見完全客觀地提供給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以便他們經過認真的考慮，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和莫斯科宣言的原則，作出正確的判斷。

(四) 對於共產黨人說來，分清敵我界限，分清是非界限，是最為重要的。我們兩黨應當珍惜友誼，共同對敵，而不應當有任何足以破壞兩黨、兩國團結的言論和行動，給敵人以可乘之機。

(五) 我們兩黨應當在上述的基礎上，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一起，經過充分準備和協商，開好今年十一月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莫斯科會議，並且在這個會議上制定一個合乎馬克思列寧主義根本原理和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原則的文件，作為我們共同遵循的、團結對敵的鬥爭綱領。



# 关于斯大林問題

二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人民日报編輯部

紅旗雜志編輯部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三日)



斯大林問題，是一個世界範圍內的大問題，曾經引起了世界各國一切階級的反響，至今還在議論紛紛。各个不同的階級，代表各个不同階級的政黨或政治派別，意見不同。估計在本世紀內，這個問題還不可能作出定論。但是，在國際工人階級和革命人民範圍之內，多數人的意見其實是相同的，他們不贊成全盤否定斯大林，而且越來越懷念斯大林。就是在蘇聯，也是如此。我們同蘇共領導人的爭論，是同一部分人的爭論。我們希望說服這一部分人，以利於推進革命事業。這就是我們寫這篇文章的目的。

中國共產黨一向認為，赫魯曉夫同志利用所謂“反對個人迷信”，全盤否定斯大林，是完全錯誤的，是別有用心的。

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信件指出，所謂“反對個人迷信”，是違反列寧關於領袖、政黨、階級、群眾之間的相互關係的完整學說的，是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則的。

蘇共中央公開信對我們提出的原則性的論據，避而不答，只是給中國共產黨人扣上了什麼“個人迷信維護者和斯大林錯誤思想的傳播者”的帽子。

列寧在反對孟什維克的時候說過：“不回答論敵的原則性的論據，硬給論敵扣上‘激動’的帽子，這不是爭論，而是謾

罵”。<sup>①</sup> 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态度同孟什維克的态度是一模一样的。

尽管苏共中央公开信用謾罵来代替爭論，我們却要用原則性的論据，用大量的事实，来回答苏共中央公开信。

伟大的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人，起初是列宁，在列宁逝世以后，是斯大林。

斯大林，在列宁逝世以后，他不仅是苏联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认的领袖。

从十月革命开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到现在只有四十六年。斯大林作为这个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近三十年之久。无论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上說，或者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說，斯大林一生的活动，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一贯认为，怎样认识和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不只是对斯大林的个人评价問題，更重要的是，怎样总结列宁逝世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經驗的问题，怎样总结列宁逝世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經驗的问题。

赫魯曉夫同志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对于这样一个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则問題，事前不同兄弟党商量，事后又要强迫兄弟党接受既成事实。如果誰对斯大林的評价和苏共領導不同，誰就不仅被认为是“维护个人迷信”，而且是“干涉”苏共的内部事务。可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历史經驗的国际意

---

<sup>①</sup> 列宁：《对彼·馬斯洛夫的“答复”的几点意見》。《列寧全集》第十五卷，第二三一頁。

义，不能否认斯大林曾經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的这一历史事实，因而也就不能否认，对斯大林的評價問題，是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的重大原則問題。苏共领导人有什么理由禁止其他兄弟党对斯大林提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評價呢？

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必須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全面地、客观地、科学地分析斯大林的功績和錯誤；而不应当用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任意歪曲和篡改历史，主观地、粗暴地全盤否定斯大林。

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斯大林是有过一些錯誤的。这些錯誤，有思想認識的根源，也有社会历史的根源。如果站在正确的立場，采取正确的方法，批判斯大林确实犯过的錯誤，而不是凭空加給他的所謂錯誤，是必要的。但是，我們历来反对采取錯誤的立場、錯誤的方法，对斯大林进行不正确的批評。

斯大林，当列宁在世的时候，他曾經为反对沙皇制度和传播馬克思主义进行了斗争；在参加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維克党中央的領導以后，曾經为准备一九一七年革命进行了斗争；在十月革命以后，曾經为保卫无产阶级革命的成果进行了斗争。

斯大林，在列宁逝世以后，他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同国内外的一切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卫了并且巩固了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斯大林，他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国内坚持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綫，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的伟大成就。

斯大林，他領導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和苏联军队，进行了艰苦卓絕的战斗，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

斯大林，他在反对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在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諾維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斯大林，他的一系列理論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朽文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貢献。

斯大林，他领导的苏联党和政府，从总的方面來說，实行了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对外政策，对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包括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給了巨大的援助。

斯大林，他站在历史潮流的最前面指导斗争，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不可調和的敌人。

斯大林的活动，是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伟大的苏联人民的斗争紧密結合在一起的，是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分不开的。

斯大林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

斯大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他为苏联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功勋的同时，也的确犯了一些錯誤。斯大林的錯誤，有些是原則性的錯誤，有些是具体工作中的錯誤；有些是可以避免的錯誤，有些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沒有先例的情况下难以避免的錯誤。

斯大林的思想方法，在一些問題上，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陷入了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因而有时脱离了实际情况，脱离了群众。他在党内和党外的斗争中，有的时候，有的問題

上，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处理这两类矛盾的不同方法。他领导的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正确地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也错判了一些好人，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曾经造成过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他在党和国家组织中，没有充分地实行或者部分地违反了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他在处理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关系方面，也犯过一些错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他也出过一些错误的主意。这些错误，给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一些损失。

斯大林一生的功绩和错误，是历史的客观存在。斯大林的功绩同他的错误比较起来，是功大过小的。他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每一个正直的、尊重历史的共产党人，在总结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工作的时候，一定会首先看到斯大林的主要方面。因此，在正确地认识、批判和克服斯大林的错误的同时，必须保卫斯大林一生的主要方面，保卫他所捍卫过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对于斯大林的只占第二位的一些错误方面，应当作为历史教训，使苏联共产党人和各国共产党人引以为戒，不再重犯，或者少犯一些，这也是有益的。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只要是总结得正确，合乎历史实际，而不加以任何歪曲，对于一切共产党人，都是有益的。

列宁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有些虽然犯过错误但仍不失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如倍倍尔、卢森堡等人所采取的态度，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完全不同。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掩饰倍倍尔、卢森堡等人的错误，而是通过他

們的錯誤例子，“学会避免这些錯誤，应当符合革命馬克思主  
义的更严格的要求”。<sup>①</sup> 与此相反，修正主义者对倍倍尔、卢森  
堡的錯誤，只是“幸灾乐禍”、“欢喜若狂”。为此，列宁引用了  
俄国的一个寓言諷刺修正主义者說，“鷹有时比鸡还飞得低，  
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鷹那样高”。倍倍尔、卢森堡是“伟大的  
共产党人”，虽然他們犯过錯誤，但他們始終是“鷹”，而修正主  
义者，则是“工人运动后院糞堆里”的一群“鸡”。<sup>②</sup>

倍倍尔、卢森堡等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远不能同斯大  
林相比。斯大林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的伟大的领导人，对他的評价，应当更加慎重些。

苏共領導人指責中国共产党为斯大林“辯护”。是的，我  
們是要为斯大林辯护。在赫魯曉夫歪曲历史、全盘否定斯大  
林的情况下，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我們理所当然、  
义不容辞地要起来为斯大林辯护。

中国共产党为斯大林辯护，是为斯大林的正确方面辯护，  
是为十月革命創造出来的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光  
荣斗争历史辯护，是为苏联共产党的光荣斗争历史辯护，是  
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劳动人民中的声誉辯护。一句  
話，是为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实践辯护。不仅中国共产  
党人要这样做，一切忠实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一切  
坚决革命的人，一切正直的人，也都已經或者正在这样做。

我們为斯大林辯护，并不是为他的錯誤辯护。对于斯大

---

① 列宁：《沃伊諾夫（安·瓦·卢那察爾斯基）論党同工会的关系一书的序  
言》。《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一五〇頁。

② 列宁：《政論家的短評》。《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一八〇、一八一頁。

林的一些錯誤，中国共产党人是早有切身体会的。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曾經犯过“左”傾和右傾机会主义的路綫錯誤。这些錯誤，从国际方面的原因來說，有几次就是在斯大林的某些錯誤的影响下产生的。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个三十年代，随后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錯誤的影响，并且逐步克服了“左”傾和右傾机会主义的錯誤路綫，終於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

但是，由于斯大林的一些錯誤主张，是被某些中国同志所接受和实行的，中国人自己应当負責，所以我們党进行的反对“左”傾和右傾机会主义的斗争，从来只限于批評我們自己的犯了錯誤的那些同志，而沒有把責任推到斯大林身上。我們进行批評的目的，是为了分清是非，接受教訓，推进革命事业。对于犯錯誤的同志，只要改了就好了。如果他們不改，也可以等待他們在实践經驗中逐步觉悟过来，只要他們不組織秘密集团，暗中进行破坏活动。我們采取的方法是党內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正常方法，是从团结的願望出发，經過批評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因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我們认为，这是人民內部的矛盾，不是敌我矛盾，所以应当采取这样的方法来处理。

赫魯曉夫同志和苏共其他某些领导人，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对斯大林采取了一种什么态度呢？

他們不是对斯大林一生的活动进行历史的、科学的全面分析，而是不分是非，全盘否定；

他們不是用对待同志的态度对待斯大林，而是用对待敌

人的态度对待斯大林；

他們不是采取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总结經驗教訓，而是把一切錯誤都推到斯大林身上，或者把任意編造的所謂“錯誤”硬栽到斯大林身上；

他們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而是用煽动的、蠱惑人心的語言，对斯大林进行人身攻击。

赫魯曉夫咒罵斯大林是“凶手”、“刑事犯”、“强盜”、<sup>①</sup>“賭棍”、“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混蛋”、<sup>②</sup>“白痴”，<sup>③</sup>等等。当我们不得不列举这些污秽的、下流的恶言毒語的时候，我們实在担心弄髒自己的紙笔。

赫魯曉夫咒罵斯大林是“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这岂不是等于說，苏联人民在长达三十年之久的一段时期內，不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而是在“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的“暴政”下生活的嗎？伟大的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絕對不能同意这种誣蔑！

赫魯曉夫咒罵斯大林是“伊凡雷帝式的暴君”。这岂不是等于說，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三十年內向全世界人民提供的經驗，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經驗，而是在封建主义“暴君”統治下的經驗嗎？伟大的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人、全世界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絕對不能同意这种誣蔑！

赫魯曉夫咒罵斯大林是“强盜”。这岂不是等于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曾經在一个长时期内，是以一个“强盜”为首的国家嗎？伟大的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絕對

---

①③ 赫魯曉夫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二日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談話。

② 赫魯曉夫一九六二年在苏联政府“五一”招待会上的讲话。

不能同意这种誣蔑!

赫魯曉夫咒罵斯大林是“混蛋”。这岂不是等于說，在过去几十年中进行着英勇革命斗争的苏联共产党曾經是以一个“混蛋”为其領袖的政党嗎？苏联共产党人和全世界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絕對不能同意这种誣蔑！

赫魯曉夫咒罵斯大林是“白痴”。这岂不是等于說，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苏联軍队，曾經是以一个“白痴”为其最高統帥的軍队嗎？光荣的苏軍将士和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的战士絕對不能同意这种誣蔑！

赫魯曉夫咒罵斯大林是“凶手”。这岂不是等于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几十年內竟然把“凶手”作为自己的导师嗎？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包括苏联共产党人在內，絕對不能同意这种誣蔑！

赫魯曉夫咒罵斯大林是“賭棍”。这岂不是等于說，各国革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中，曾經是以一个“賭棍”作为自己的旗手嗎？全世界各国革命人民，包括苏联人民在內，絕對不能同意这种誣蔑！

赫魯曉夫这样咒罵斯大林，是对伟大的苏联人民的莫大污辱，是对苏联共产党的莫大污辱，是对苏联軍队的莫大污辱，是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莫大污辱，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莫大污辱，是对全世界革命人民的莫大污辱，是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莫大污辱。

在斯大林領導时期也曾参与党和国家的领导的赫魯曉夫，现在这样捶胸拍案、声嘶力竭地咒罵斯大林，究竟是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上呢？是把自己放在“凶手”、“强

盜”的同謀者地位上呢？还是放在“混蛋”、“白痴”一类人的地位上呢？

赫魯曉夫这样咒罵斯大林，同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和共产主义的叛徒对斯大林的咒罵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对斯大林有这么深的刻骨的仇恨呢？为什么要采取比对待敌人更加凶恶的态度来攻击他呢？

赫魯曉夫反对斯大林，实际上是瘋狂地反对苏維埃制度，反对苏維埃国家。在这方面，他所使用的語言，比起考茨基、托洛茨基、铁托和德热拉斯等叛徒，都毫无逊色，甚至有过之无不及。

人們正是应当用苏共中央公开信中的一段話来质問赫魯曉夫：“对伟大列宁的党，对社会主义的祖国，对在世界上首先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同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的极残酷搏斗中捍卫了它的伟大成果、在建設共产主义的斗争中表现出英雄气魄和忘我精神的奇迹、对全世界劳动人民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国际义务的人民，怎么能說得出这种話”！

列宁在《謾罵的政治意义》一文中說，“政治上的謾罵往往掩盖着謾罵者的毫无思想原則、束手无策、軟弱无力、恼人的軟弱无力。”那些时时刻刻都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在威胁着他們的苏共领导人，不就是用謾罵斯大林来掩盖自己的毫无原則、束手无策和恼人的軟弱无力嗎？

絕大多数苏联人，不贊成这样謾罵斯大林。他們越来越怀念斯大林。苏共领导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他們时时刻刻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不散，在威胁着他們，其实是广大人民群

众对于全盘否定斯大林表示非常不滿意。赫魯曉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至今不敢拿出来同苏联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見面，其原因就在于这个报告是一个見不得人的报告，是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报告。

特別值得人們注意的是，苏共領導人在百般咒罵斯大林的同时，却对艾森豪威尔、肯尼迪之流“表示尊重和信任”！<sup>①</sup> 咒罵斯大林是“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却恭維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都“得到絕大多数美国人民的支持”！<sup>②</sup> 咒罵斯大林是“白痴”，却歌頌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明智”！一面对伟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領袖口誅笔伐，一面对帝国主义的头子頌揚备至，这种現象难道是偶然地联系在一起，而不是背弃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必然邏輯嗎？

赫魯曉夫如果不健忘，就應該記得，正是他自己，一九三七年一月在莫斯科召集的一次群众大会上，曾經正确地譴責那些攻击斯大林的人說：“他們攻击斯大林同志就是攻击我們全体，攻击工人阶级，攻击劳动人民！他們攻击斯大林同志就是攻击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學說！”正是他自己，多次地歌頌斯大林是“伟大列寧的亲密朋友和战友”，<sup>③</sup> “人类最伟大的

---

① 赫魯曉夫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八日給肯尼迪的复信。

② 赫魯曉夫答苏联《真理报》和《消息报》总編輯問，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五日苏联《真理报》。

③ 赫魯曉夫：《斯大林和苏联各族人民的伟大友誼》，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苏联《真理报》。

天才、导师和领袖”，<sup>①</sup>“伟大的常胜元帅”，<sup>②</sup>“人民真诚的朋友”，<sup>③</sup>“自己生身的父亲”。<sup>④</sup>

人们如果把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讲的话，同他在斯大林逝世以后讲的话对照一下，就会看到，他对斯大林的评价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赫鲁晓夫如果不健忘，当然应该记得，在斯大林领导时期，正是他自己，特别积极地支持和执行当时的肃反政策。

赫鲁晓夫在一九三七年六月六日莫斯科州第五次党代表会上说：“我们党一定毫不容情地粉碎叛徒匪帮，把整个托洛茨基——右派集团从地面上消除掉。……这一点的保证就是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坚定领导，我们的领袖斯大林同志的坚定领导。……我们将一个也不留地全部消灭敌人，要焚尸扬灰。”

赫鲁晓夫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八日基辅州第四次党代表会上说：“雅基尔分子、巴利茨基分子、柳比奇分子、查东斯基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想把波兰地主引进乌克兰来，想把德国法西斯分子、地主和资本家引到这里来。……我们消灭了相当多的敌人，但还没有消灭所有的敌人。因此必须提高警惕。我们应当牢牢记住斯大林同志的话：只要资本主义包围还存在，

---

① 赫鲁晓夫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苏联《真理报》。

② 赫鲁晓夫等人给苏联红军全体指战员的信，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三日苏联《真理报》。

③ 赫鲁晓夫：《斯大林和苏联各族人民的伟大友谊》，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苏联《真理报》。

④ 赫鲁晓夫：《各族人民斯大林式的友谊是我们祖国不可战胜的保证》，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苏联《真理报》。

敌人就会派遣間諜和破坏分子到我們这里来。”

在斯大林領導时期，曾經参与了党和国家的领导的赫魯曉夫，曾經积极支持和坚决执行了当时肃反政策的赫魯曉夫，为什么把斯大林領導时期的一切都全盘否定，并且把一切錯誤都推給斯大林一人，而把自己洗刷得一干二淨呢？

斯大林做錯了事，是能够做自我批評的。例如，他对中国革命曾經出过一些錯誤的主意，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他承认了自己的錯誤。对于清党工作中的一些錯誤，斯大林在一九三九年联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也是承认了的。而赫魯曉夫呢？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作自我批評，他只知道把一切錯誤推給別人，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

赫魯曉夫的这些丑恶的行为，发生在現代修正主义泛濫的时期，并不奇怪。正如列宁在一九一五年批評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背弃馬克思主义的行为时所說：“在讲過的話可以忘記、原則性可以丧失、世界观可以抛弃、決議和庄严的諾言可以扔到一边的今天，发生这种事情是不足为奇的。”<sup>①</sup>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的一系列事件充分证明，由于苏共領導全盘否定斯大林，已經招致了何等严重的恶果。

全盘否定斯大林，为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提供了求之不得的反苏反共的弹药。就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閉幕以后，帝国主义利用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全世界掀起了一次大規模的反苏、反共的浪潮。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铁托集团和各色各样的机会主义者，都乘机向苏联进攻，

<sup>①</sup> 列宁：《給布哈林的小冊子〈世界經濟和帝国主义〉写的序言》。《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九十四頁。

向社会主义阵营进攻，向各国共产党进攻，使許多兄弟党、兄弟国家处于严重困难的境地。

苏共領導反斯大林的狂热运动，使早已成为政治僵尸的托洛茨基分子死灰复燃，叫囂要为托洛茨基“恢复名誉”。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閉幕的时候，一九六一年十一月，所謂第四国际的国际书记处，在《致苏共二十二大及新的中央委員會的信》中說，托洛茨基在一九三七年就說过，将来要“为受斯大林陷害者树立紀念碑”，“今天这一預言实现了。在你們的代表大会上，你們党的第一書記作了諾言将树立这个紀念碑。”这封信特別要求把托洛茨基的名字“用金字刻在为受斯大林陷害者树立的紀念碑上”。托洛茨基分子毫不掩飾自己內心的喜悦，他們认为，苏共領導的反斯大林运动，“为托洛茨基主义打开了門戶”，“将大大有利于托洛茨基主义及其組織——第四国际的进展”。

苏共領導全盤否定斯大林，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斯大林是在一九五三年逝世的，三年以后，苏共領導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大反斯大林；八年以后，苏共領導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又一次大反斯大林，并且搬尸焚尸。苏共領導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反斯大林，是为了扫除这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中不可磨灭的影响，也是为了否定斯大林曾經捍卫和发展的馬克思列宁主义，为他們全面推行修正主义路綫开辟道路。苏共領導的修正主义路綫，正是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形成完整体系的。事情越来越清楚地证明，苏共領導篡改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學說，关

于战争与和平的学說，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學說，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學說，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學說等等，都是同他們全盤否定斯大林分不开的。

苏共领导全盤否定斯大林，是在所謂“反对个人迷信”的幌子下进行的。

苏共领导提出的所謂“反对个人迷信”，并不是像他們自己所宣揚的那样，要恢复什么“列宁主义的党内生活准则和领导原則”。而是恰恰相反，违背了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相互关系的學說，违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要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战斗司令部，就必须正确地处理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間的相互关系，就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組織起来。这样的党，要求有一个比較稳固的领导核心。这个领导核心，要由一批久經考驗的、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結合起来的领袖們組成。

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不論是中央委员会委员，还是地方委员会委员，是在阶级斗争中、在群众的革命运动中产生的，是对群众忠心耿耿，同群众有血肉联系的，是善于把群众的意见正确地集中起来和坚持下去的。这样的领袖，是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这样的领袖，是群众公认的。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有了这样的领袖，是这个党在政治上成熟的表现，是无产阶级事业胜利的希望。

列寧說得完全正确：“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組織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

就不能取得統治地位。”<sup>①</sup> 他又說：“培养一批有經驗、有极高威信的党的領袖，這是一件长期的艰苦的事情。但不这样做，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統一’，就会成为一句空話。”<sup>②</sup>

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关于人民群众和個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學說，坚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关于領袖、政党、阶级、群众相互关系的學說，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我們历来坚持集体領導，但是反对貶低領袖的作用。我們重視領袖的作用，但是反对对个人进行不符合实际的过分頌揚，反对夸大个人的作用。早在一九四九年，中共中央就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議，决定禁止給党的領導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領導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

我們这些一貫的、正确的主张，同苏共领导提出的所謂“反对个人迷信”，是根本不同的。

事情越来越清楚，苏共领导提出所謂“反对个人迷信”，并不是像他們自己所說的，是为了什么发揚民主，实行集体領導，反对夸大个人的作用，而完全是別有用心的。

苏共领导的所謂“反对个人迷信”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

揭穿來說，无非是：

一、借口所謂“反对个人迷信”，把党的領袖斯大林同党的組織、同无产阶级、同人民群众对立起来；

二、借口所謂“反对个人迷信”，丑化无产阶级政党，丑化无产阶级专政，丑化社会主义制度；

① 列寧：《我們运动的迫切任务》。《列寧全集》第四卷，第三三一頁。

② 列寧：《給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列寧全集》第三十二卷，第五〇五頁。

三、借口所謂“反对个人迷信”，抬高自己，打击忠实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者，为修正主义的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开辟道路；

四、借口所謂“反对个人迷信”，干涉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内部事务，力图按着自己的意愿颠覆兄弟党、兄弟国家的领导；

五、借口所謂“反对个人迷信”，打击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赫魯曉夫提出所謂“反对个人迷信”，是一个卑鄙的政治阴谋。这种人，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如果說他在理論上一窍不通，那末他在干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頗为能干的。”<sup>①</sup>

苏共中央公开信說，他們“在揭露个人迷信并克服其后果的同时”，“高度評价”那些“享有应得的威望的活动家”。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說，苏共领导在把斯大林踩在脚下的同时，却把赫魯曉夫捧到天上。

他們把十月革命时还不是共产党員的赫魯曉夫，把这个在国内战争时期的低級政治工作人員，吹捧成“紅軍的积极締造者”。<sup>②</sup>

他們把苏联卫国战争中的决定性战役的巨大功績完全归功于赫魯曉夫，說什么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十分經常地听到赫魯曉夫的声音”，<sup>③</sup> 赫魯曉夫是“斯大林格勒人的灵魂”。<sup>④</sup>

① 馬克思：《致弗·波爾特》。《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四六七頁。

② 《生活为了人民》，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七日苏联《东方曙光报》。

③ 《党創造和教养出来的》，一九六三年第二期苏联《鼓动者》杂志。

④ 崔可夫在紀念苏联卫国战争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苏联《真理报》。

他們把核武器和火箭技术的伟大成就，完全归功于赫魯曉夫，說他是什么“宇宙之父”。<sup>①</sup>但是，誰都知道，苏联造成原子弹和氢弹，都是斯大林領導时期苏联科学技術人員和苏联人民的伟大成就。火箭技术也是在斯大林領導时期奠定基础的。怎么能够把这些重要历史事实一笔抹煞呢？怎么能够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赫魯曉夫呢？

他們把修正了馬克思列寧主义基本原理、并且认为列寧主义已經过时的赫魯曉夫，吹捧为“创造性地发展和丰富馬克思列寧主义理論的光輝范例”。<sup>②</sup>

苏共領導在所謂“反对个人迷信”口号的掩飾下所作的这些事情，正如列寧所說，实际上は“把一些胡說八道、滿口謬論的新領袖拉出来代替那些对普通事物还能持常人見解的老領袖”。<sup>③</sup>

苏共中央公开信把我們坚持馬克思列寧主义的立場，誣蔑为“企图把个人迷信时期盛行的那些制度、意識形态和道德以及領導的方式方法强加給其他党”。这种說法，进一步地暴露了所謂“反对个人迷信”的荒誕无稽。

按照苏共領導人的說法，苏联在十月革命結束了俄国資本主义时期以后，又出現了一个所謂“个人迷信时期”。这个时期的“社会制度”、“意識形态和道德”，似乎不是社会主义

---

① 格·斯·季托夫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② 柯西金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③ 列寧：《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二十四頁。

的。在这个时期里，苏联劳动人民遭受了“沉重压迫”，笼罩着“毒化人民生活的恐惧、怀疑和徬徨的气氛”，<sup>①</sup>苏联社会的发展遭受了阻碍。

赫魯曉夫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九日在苏匈友好大会上的讲话中大讲什么斯大林的“恐怖”统治，说斯大林“是用斧头维持自己的政权的”。他描绘当时的社会秩序说，“在那个时期，当一个人去上班的时候，常常不知道他能不能回来，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妻子，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儿女。”

苏共领导所说的“个人迷信时期”，简直是一种比封建主义时期、资本主义时期还要“可恶”、还要“野蛮”的社会。

按照苏共领导的说法，由十月革命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几十年来，并没有解除了劳动人民所受的压迫，并没有加速了苏联社会的发展。只是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进行了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以后，才解除了劳动人民所受的“沉重压迫”，才突然“加速了苏联社会的发展”。<sup>②</sup>

赫魯曉夫说：“唉呀！斯大林如果早死十年，那多好啊！”<sup>③</sup>人们知道，斯大林是一九五三年逝世的，如果早死十年，那正是苏联卫国战争开始反攻的一九四三年。那个时候，盼望斯大林死去的是谁呢？希特勒！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人，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之类的口号，诽谤无产阶级领袖、破

---

①②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③ 赫魯曉夫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九日在莫斯科苏匈友好大会上的讲话。

坏无产阶级事业的勾当，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玩艺，而是早已被人識破的卑鄙伎俩。

第一国际时代的阴谋家巴枯宁，曾经用这类口号咒罵过马克思。起初，这个阴谋家为了騙取马克思对他的信任，曾经写信給马克思說：“我是你的学生，而且我是以此为荣的”。<sup>①</sup>后来，当他篡夺第一国际领导权的阴谋失敗之后，就咒罵马克思說：“作为一个德国人和犹太人，他从头頂到脚跟是一个权威主义者”，<sup>②</sup>是一个“独裁者”。<sup>③</sup>

第二国际时代的叛徒考茨基，也曾经用这类口号咒罵过列宁。考茨基誹謗列宁“像一神教的神一样”，說列宁把“马克思主义不仅仅降到了一个国教的地位，而且是降到了中世纪或者东方迷信的地位”。<sup>④</sup>

第三国际时代的叛徒托洛茨基，也同样用这类口号咒罵斯大林。他說，斯大林是“专制君主”，<sup>⑤</sup>“斯大林官僚創造了卑鄙的領袖崇拜，給領袖加上了神圣的品质”。<sup>⑥</sup>

现代修正主义的铁托集团，也利用这类口号来咒罵斯大林，說斯大林是“个人极权制度中”的“独裁者”。<sup>⑦</sup>

---

① 巴枯宁一八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給马克思的信，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号《新时代》。

② 引自梅林：《马克思传》。

③ 引自恩格斯一八七三年六月二十日致奥·倍倍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四七六頁。

④ 考茨基：《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

⑤ 托洛茨基：《斯大林評传》。

⑥ 托洛茨基：《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政治和基洛夫的暗杀》，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⑦ 卡德尔：《五年以后》，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南斯拉夫《战斗报》。

可見，蘇共領導提出的所謂“反對個人迷信”，是從巴枯寧、考茨基、托洛茨基、鐵托一脈相傳下來的，是他們用來反對無產階級領袖，破壞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機會主義者們用詆毀否定不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赫魯曉夫用詆毀也否定不了斯大林。

列寧指出，特權地位並不能保證詆毀得到成功。

赫魯曉夫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權地位，把斯大林的遺體從列寧墓中搬走，但是要想利用自己的特權地位，把斯大林的偉大形象從蘇聯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搬走，那是永遠不會成功的。

赫魯曉夫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權地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做這樣或那樣的篡改，但是要想利用自己的特權地位，把斯大林和全世界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所捍衛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打倒，那是永遠不會成功的。

我們勸告赫魯曉夫同志一句誠懇的話，希望你迷途知返，從完全錯誤的道路，回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道路上來。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伟大革命學說萬歲！

三

四

五

六

七

# 南斯拉夫是 社会主义国家嗎？

三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人民日报編輯部  
紅旗雜志編輯部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嗎？

這個問題，不仅是判断南斯拉夫國家的性質的問題，而且關係到社會主義國家究竟應該走什麼道路，是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還是沿着南斯拉夫的道路實行資本主義復辟。這個問題，也關係到究竟怎樣認識鐵托集團，它是兄弟黨和反對帝國主義的力量，還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叛徒和帝國主義的走狗。

對於這個問題，蘇共領導同我們，同全世界一切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存在着根本分歧。

全世界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認為，南斯拉夫不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的領導集團，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背叛了南斯拉夫人民，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叛徒，是帝國主義的走狗。

蘇共領導却認為，南斯拉夫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是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上，是兄弟黨的一員，是反對帝國主義的力量。

蘇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開信，就宣稱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並且宣布鐵托集團是什麼“執掌國家領導權的兄弟黨”。

赫魯曉夫同志最近訪問南斯拉夫，發表了許多講話，把過

去他們在這個問題上的遮羞布丟得精光，他們的真實觀點暴露得更清楚了。

在赫魯曉夫看來，原來南斯拉夫不僅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還是一個“先進的”社會主義國家。在那裡，不是“空談革命”，而是“具體建設社會主義”，南斯拉夫的“發展”是“對總的國際革命工人運動的具體貢獻”，<sup>①</sup>很值得赫魯曉夫羨慕和學習。

在赫魯曉夫看來，原來蘇共領導同鐵托集團“不僅是階級兄弟”，而且是“由我們所面臨的一致目的而聯繫起來的兄弟”。蘇共領導是鐵托集團的“可靠的和忠實的同盟者”。<sup>②</sup>

在赫魯曉夫看來，原來他從鐵托集團那裡找到了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蘇共中央的公開信說什麼“蘇共和南共聯盟之間在若干原則性的意識形態問題上依然存在着分歧”，不過是裝模作樣。現在赫魯曉夫對鐵托集團說，“我們屬於同一個思想，以同一個理論為指南”，都是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上。<sup>③</sup>

赫魯曉夫早已把一九六〇年聲明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聲明說：“各國共產黨一致譴責國際機會主義的南斯拉夫變種——現代修正主義者的‘理論’的集中表現”。

聲明說：“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的領導人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宣布馬克思列寧主義已經過時，用自己的反列寧

---

① 赫魯曉夫一九六三年八月三十日在南斯拉夫維累涅市群眾大會上的講話。

② 赫魯曉夫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在南斯拉夫拉科維查工廠的講話。

③ 赫魯曉夫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在布里俄尼島答記者問。據南斯拉夫通訊社報道。

主义的修正主义綱領同一九五七年宣言相对抗，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起来”。

声明說：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依赖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所謂‘援助’，从而使南斯拉夫人民的英勇斗争所取得的革命成果有失去的危险。”

声明說：“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工作”，“进行着有害于一切爱好和平力量和国家的团结的活动”。

声明說得这样清清楚楚，而苏共领导竟然說：“根据一九六〇年声明，我们认为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sup>①</sup>真亏他們說得出口！

請問：

难道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說的，在国际机会主义的变种——现代修正主义“理論”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嗎？

难道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說的，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嗎？

难道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說的，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工作的“社会主义国家”嗎？

难道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說的，进行着有害于一切爱好和平力量和国家的团结的活动的“社会主义国家”嗎？

难道有那么一个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花了几十亿美元豢养的“社会主义国家”嗎？

这真是聞所未聞的咄咄怪事！

---

<sup>①</sup> 《爭取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勝利，反對修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針》，一九六三年第十一期苏联《共产党人》编辑部文章。

看起来，陶里亚蒂同志要比赫魯曉夫同志說得明白一点。陶里亚蒂干脆說，一九六〇年声明对铁托集团所采取的立場是“不正确的”。<sup>①</sup> 赫魯曉夫既然一心一意要为铁托集团翻案，就應該坦白一点，大可不必假心假意、裝作維护声明的样子。

声明关于南斯拉夫問題所做的結論，究竟錯了沒有，該不該推翻呢？陶里亚蒂說：做錯了，應該推翻。赫魯曉夫实际上也是說：做錯了，應該推翻。我們說：沒有錯，絕對不能推翻。一切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維护一九六〇年声明的兄弟党，也都說：沒有錯，絕對不能推翻。

苏共領導认为，我們这样做，就是坚持“死板的公式”，坚持“資本主义世界的野兽的法律”，<sup>②</sup>是要“把南斯拉夫‘革除’出社会主义”。<sup>③</sup> 他們还认为，誰要說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誰就是“不顾事实”，犯了“主观主义”的錯誤。<sup>④</sup> 而他們閉着眼睛硬說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倒是“从客观規律、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說出发”，“对实际情况进行深刻分析”所得出的結論。<sup>⑤</sup>

南斯拉夫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从客观規律、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說出发，对南斯拉夫的实际情况进行深刻的分析，究竟應該得出什么結論呢？

下面我們就來談談这个問題。

---

① 陶里亚蒂：《让討論回到它实际的限度內》，一九六三年一月十日意共《團結報》。

②⑤ 赫魯曉夫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在苏联最高蘇維埃會議上的報告。

③④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給苏联各級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 南斯拉夫城市私人資本主义的发展

赫魯曉夫断定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据之一是，南斯拉夫沒有私人資本，沒有私人企业，沒有資本家。

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嗎？不。

事实是，南斯拉夫的私人資本和私人企业是大量存在着，而且在迅速发展。

根据社会主义各国的一般情况，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中，国民經濟中存在着多种經濟成份，存在着私人資本主义經濟成份，这种現象并不奇怪。問題在于，国家政权对私人資本主义經濟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是采取利用、限制、改造、消灭的政策，还是采取放纵、扶植和鼓励的政策。这是判断这个国家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还是朝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根据。

铁托集团在这个問題上是同社会主义背道而馳的。在战后初期南斯拉夫曾經一度实行过的社会改革，本来就是不彻底的。在铁托集团公开叛变以后，他們所采取的政策，不是改造和消灭私人資本和私人企业的政策，而是培植和发展私人資本和私人企业的政策。

一九五三年，铁托集团公布条例，規定“合伙的公民”有权“創办企业”，“雇用劳动力”。同年，铁托集团公布法令，規定私人有权购买国家經濟組織的固定資產。

一九五六年，铁托集团从稅收政策等方面，鼓励地方政权扶植私人資本。

一九六一年，铁托集团規定，私人有购买外汇的权利。

一九六三年，铁托集团发展私人資本主义的政策，又以宪法的形式肯定下来。这个宪法規定，在南斯拉夫，私人可以創办企业，可以雇用劳动力。

在铁托集团扶植下，南斯拉夫的城市私人企业和私人資本像雨后春笋似地发展起来。

据贝尔格萊德官方出版的《一九六三年南斯拉夫統計手册》的材料，南斯拉夫的私人“手工业”已有十一万五千多家。实际上，許多私人企业主并不是什么“手工业者”，而是典型的私人資本家。

铁托集团承认，虽然按照法令，私有者有权最多雇用五名工人，但是有些私有者雇用的工人却高出十倍以至二十倍以上，有的甚至雇用“五百个到六百个工人”。<sup>①</sup>有些私人企业每年的流通額，达到一亿第納尔以上。<sup>②</sup>

南斯拉夫《政治报》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七日透露說，这些私人企业主往往还是“大企业主”。“这些私人企业主的网散布得多广，他們拥有多少工人，是很难确定的。按照法律，他們有权雇用五个工人帮助他們工作。但是据熟悉內情的人說，这五个人其实是五个包工头，而这些工头又有一些‘低一級的工头’”。“这些包工头往往是一些不再劳动而只是下命令、訂計劃，坐着汽車从一个企业到另一个企业并簽訂合同的人”。

---

① 托多罗維奇：《两条战綫的斗争》。一九五四年三月号南斯拉夫《我們的实况》杂志。

②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南斯拉夫《星期三消息报》。

从私人企业主获得的利润，也可以看出他们确实是不折不扣的资本家。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八日南斯拉夫《世界报》说，“某些私人手工业者每月的纯收入达到一百万第纳尔”。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贝尔格莱德《新闻晚报》说，贝尔格莱德有“一百一十六家私人企业主在去年都获得了超过一千万第纳尔的收入”。有的企业主在一年内“得到了约七千万第纳尔的收入”，按照官价汇率折算，近十万美元。

在南斯拉夫的城市中，不但有私人工业企业，私人服务企业，私人商业，私人房产业，私人运输业，而且还有被称为“私人银行家”的高利贷者。这些高利贷者公开活动，甚至在报纸上刊登这样的广告：“出借三十万第纳尔，三个月为期，归还四十万第纳尔，需要抵押品。”<sup>①</sup>

所有这些，都是无可置辩的事实。

我们要质问那些蓄意为铁托集团翻案的人，你们如果不是存心欺骗，怎么能够硬说南斯拉夫没有私人资本，没有私人企业，没有资本家呢？

## 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农村的泛滥

我们再来看一看南斯拉夫农村的情况吧。

是不是像赫鲁晓夫所说的那样，在那里也已经没有资本家了呢？

不，事实根本不是这样。

---

<sup>①</sup>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六日南斯拉夫《星期三消息报》。

南斯拉夫資本主义的泛濫，在农村中表現得更为明显。

馬克思列寧主義告訴我們，个体經濟，小生产者經濟，每时每日地产生资本主义，只有实行农业集体化，才能把农业引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斯大林曾經指出，“列寧說，只要产生資本家和資本主义的个体农民經濟在国内还占优势，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就会存在。显然，只要这种危险还存在，就不能真正地來談社会主义建設在我国的胜利”。<sup>①</sup>

铁托集团在这个問題上采取了同社会主义完全背道而馳的路線。

本来，南斯拉夫在战后初期曾經实行过土地改革，也組織过一批农民劳动合作社，但是基本上沒有触动富农經濟。

从一九五一年起，铁托集团就公开宣布放弃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开始解散农民劳动合作社。这是铁托集团背叛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严重步驟。到一九五三年底，这种合作社由一九五〇年的六千九百多个，縮減到一千二百多个。一九六〇年，又縮減到一百四十七个。南斯拉夫的农村，是个体經濟的汪洋大海。

铁托集团公开說，集体化在南斯拉夫是行不通的。他們恶毒地咒罵“集体化和剝奪是一回事”，<sup>②</sup> 集体化是一条“最长久地保持农奴制和农民的貧困”的道路。<sup>③</sup> 他們还荒謬地主张

① 斯大林：《論粮食收购和农业发展的前途》。《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七頁。

② 卡德尔一九五九年五月五日在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四届九中全会上的开幕詞。

③ 巴卡里奇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把农业的发展“建立在各种經濟力量自由竞赛的基础上”。<sup>①</sup>

铁托集团在解散大批农民劳动合作社的同时，从一九五三年开始，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在农村实行土地自由买卖和自由租赁，实行自由雇工，并且废除农产品的计划收购制度，实行农产品的自由贸易，鼓励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这种政策之下，农村资本主义势力迅速泛滥，农村的两极分化日益加剧。这是铁托集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重要方面。

农村的两极分化，首先表现在土地占有情况的变化。南斯拉夫前农林秘书科馬尔承认：一九五九年，在农村中，占地五公頃以下的贫苦农户，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他们拥有的耕地，只占私有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三；占地八公頃以上的富裕农户，只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十三，他们拥有的耕地，却占私有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三。科馬尔还承认，每年进行土地买卖的农户，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十左右。<sup>②</sup>出卖土地的农户，多数是贫苦农户。

土地集中的实际情况，比上面的材料要严重得多。据铁托集团的喉舌《战斗报》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九日透露：在一个县，就有“成千农户拥有大大超过法定最高限额十公頃的土地”。在比耶利納区，“发现有五百家农户拥有十公頃到三十公頃的田产”。这种情况并不是个别的。

农村的两极分化，还表现在耕畜和农具占有的悬殊。在

① 卡德尔：《关于我国农村政策的若干問題》。一九五三年第四期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杂志。

② 科馬尔：《农村和农户的若干問題》。一九六二年第五期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杂志。

主要产粮区的伏伊沃丁那省的三十万八千农户中，有百分之五十五没有耕畜。拥有两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占这个地区总农户的百分之四十点七，但他们的耕犁只占耕犁总数的百分之四点四，平均每二十户才有一张犁。这个地区的富裕农民，不仅拥有大量耕犁和畜力车，还有一千三百多台拖拉机和大量的其他农业机器。<sup>①</sup>

农村的两极分化，还表现在雇佣劳动制和其他资本主义剥削形式的发展。

一九五八年二月七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周报透露，一九五六年，塞尔维亚占地八公顷以上的农户，有百分之五十二使用了雇佣劳动。

一九六二年科马尔说：有些农户的主人近年来“在强大起来，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劳动而是靠如下的活动获得收入：非法经商，不仅加工自己的产品、而且加工别人的产品，酿私酒，通过买地或者经常是租地、假分家、侵占或隐匿公有土地等办法，占有超过最高限额十公顷的农地，用各种投机办法购买拖拉机，通过代耕剥削邻近的贫苦农民”。<sup>②</sup>

一九六二年八月三十日《战斗报》说：“所谓善良的生产者”，“是租种他人土地、雇用劳动力的人，是有经验的商人”。“这些人不是生产者，而是企业主。他们中间有些人整年都不拿锄头。他们雇用劳动力，而自己只是巡视田间，做做生意。”

在南斯拉夫农村中，高利贷者的活动也十分猖獗，其利息往往在百分之百以上。此外，还有所谓劳动力包买主，利用失

---

① 一九六二年第二期南斯拉夫《指数》杂志。

② 科马尔：《农村和农户的若干问题》。

业者的困境，从事中間剝削。

大批丧失土地和其他生产資料的貧苦农民，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过活。据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日的《政治报》的材料，一九六一年，南斯拉夫全国只有两公頃以下土地的农戶的貨币收入，大約有百分之七十是靠出卖劳动力获得的。他們遭受重重剝削，过着悲慘的生活。

事实說明，在南斯拉夫的农村中，剝削阶级占据着統治的地位。

苏共中央公开信在辩护南斯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說，南斯拉夫农村的“社会主义成分”已經从百分之六增加到百分之十五。

可惜的是，就連这些可怜的百分比，也并不是社会主义成分。

苏共领导所說的百分之十五的“社会主义成分”，无非是指铁托集团所推行的“农場”和“綜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等农業組織。然而，所謂“农場”，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农場。所謂“綜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实质上是一种主要从事商业活动的资本主义經濟組織。它不但不触动土地私有制，而且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扶植富农經濟的发展。

贝尔格萊德出版的《南斯拉夫农业問題》一书中說：从合作社“今天的情况和它們所起的作用来看，它們絲毫不意味着农业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其說它們的作用是在建立农村的社会主义据点，不如說在发展和帮助资本主义因素。有这种情况，这些合作社是富农分子的联合”。

铁托集团給予“綜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向农民收购农产

品的壟斷權。這種所謂“合作社”在它的商業活動中，憑借這種特權，利用農產品價格自由漲落的條件，大做投機生意，剝削農民。一九五八年南斯拉夫農業減產，“合作社”和其他商業機構就趁機哄抬農產品的銷售價格。一九五九年的農業收成有所增加，“合作社”就破壞同農民簽訂的收購合同，減少收購數量，不惜讓農產品爛在地里。

“綜合農業勞動者合作社”和“農場”，大量雇用長期的和臨時的工人，進行剝削。據一九六二年《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統計年鑑》的材料，一九六一年，僅僅各種“合作社”雇用的固定工人，就有十萬多名。此外，還有大量的臨時工人。據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日南斯拉夫《勞動報》透露，雇佣工人“經常受到最粗暴的剝削（勞動日長達十五小時），他們的個人收入通常是十分低微的”。

由此可見，這些所謂“社會主義成分”的農業組織，都不過是資本主義性質的農業組織。

剝奪貧苦農民，發展資本主義農場，這是鐵托集團在農業方面的基本政策。鐵托在一九五五年就說過：“我們並不放棄在南斯拉夫有一天將以某種方式把小農莊合併起來……。在美國已經這樣做了。我們必須設法解決這個問題。”

為了走資本主義道路，一九五九年，鐵托集團制定了“農地使用法”，個體農民如果不能按照規定的條件使用土地，就由“綜合農業勞動者合作社”或“農場”對他們的土地實行“強制管理”。這實際上是用剝奪貧苦農民，強制兼并土地的辦法，來發展資本主義農場。這是道道地地的農業資本主義道路。

斯大林在談到小农經濟向大的农业經濟过渡的时候說：“这里有两条道路：資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向前走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向后退到資本主义的道路”。

除了社会主义道路和資本主义道路之外，还有沒有第三条道路呢？斯大林說：“所謂第三条道路，其实就是第二条道路，就是回到資本主义去的道路”。“因为：回到个体經濟去和恢复富农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說，恢复富农盘剥，恢复富农对农民的剥削，使富农有权势。但是，能不能恢复富农而同时又保持苏維埃政权呢？不，不能。恢复富农的結果必然是成立富农政权而取消苏維埃政权，因而，必然是成立資产阶级政府。成立資产阶级政府的結果又必然是恢复地主和資本家，恢复資本主义。”<sup>①</sup>

十几年来南斯拉夫农业的道路，正是这样一条恢复資本主义的道路。

所有这些，都是无可置辯的事实。

我們要質問那些蓄意为铁托集团翻案的人，你們如果不是存心欺騙，怎么能够硬說南斯拉夫沒有資本家呢？

##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經濟 蛻化為資本主义經濟

南斯拉夫資本主义的复辟，不仅仅表現在城市私人資本主义和农村資本主义的泛濫。更重要的是，在南斯拉夫經濟

---

<sup>①</sup> 斯大林：《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說》。《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第二一七頁。

中占決定性地位的“公營”企業，已經蛻化變質了。

鐵托集團的所謂“工人自治”的經濟，是一種特殊類型的國家資本主義。這種國家資本主義，不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國家資本主義，而是鐵托集團把無產階級專政蛻化為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國家資本主義。這些“工人自治”企業的生產資料，不是歸某一個或者某幾個私人資本家所有，而實際上是歸以鐵托集團為代表的包括官僚、經理在內的南斯拉夫新型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所有。這個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盜用了國家的名義，依附美帝國主義，披着“社會主義”的外衣，霸佔了原來屬於勞動人民的財產。所謂“工人自治”制度，實際上是處於官僚買辦資本統治之下的一種殘酷的剝削制度。

從一九五〇年起，鐵托集團就公布一系列法令，規定工廠、礦山、交通運輸、貿易、農業、林業、公用事業等所有國營企業，都實行所謂“工人自治”。這種所謂“工人自治”的主要內容就是把企業交給所謂“勞動集體”自行管理，由各企業自己採購原料，決定產品的品種、產量和價格，自己到市場上推銷產品，自己決定工資，自己決定一部分利潤的分配。南斯拉夫法令還規定，企業有權自行買賣和租賃固定資產。

鐵托集團把所謂“工人自治”企業的所有制，叫做什麼“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更高形式”。他們說，只有實行“工人自治”，才是“真正地建設社會主義”。

這完全是騙人的鬼話。

從理論上說，稍有馬克思主義常識的人都知道，所謂“工人自治”、“工廠歸工人”這一類口號，从来就不是馬克思主義

的口号，而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老机会主义者、老修正主义者的口号。

所謂“工人自治”、“工厂归工人”的“理論”，同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完全背道而馳的。这一类“理論”，也早已被馬克思主义的經典作家駁得体无完肤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資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指出：“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首先把生产資料轉化为国有財產”。

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必須把生产資料集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手中。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

在十月革命以后，苏維埃政权的初期，当有人主张把工厂交给“生产者”直接“組織生产”的时候，列宁曾經严厉地批評这种主张，指出这种主张的实质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一針見血地指出：“任何直接或間接地把个别工厂或个别行业的工人对他們各自的生产的所有权合法化、或者把他們削弱或阻撓执行全国政权的命令的权利合法化的做法，都是对苏維埃政权基本原则的极大歪曲和完全放弃社会主义。”<sup>①</sup>

可見，所謂“工人自治”根本不是社会主义。

其实，铁托集团的所謂“工人自治”，也并不是真的让工人来“自治”，而是一个騙人的幌子。

---

<sup>①</sup> 列宁：《关于苏維埃政权的民主制和社会主义性质》。

实行“工人自治”的企业，实际上是掌握在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新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手中。铁托集团控制了企业的财权和人权，拿走了企业收入的绝大部分。

铁托集团通过银行控制全国的信贷，控制各企业的投资基金和流动资金，监督各企业的财务。

铁托集团通过税收和利息等渠道，攫取各企业的收入。据《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一九六一年工作报告》的材料计算，他们用这种方式，拿走了企业的纯收入的四分之三左右。

铁托集团掠夺人民的劳动果实，主要是用于他们这个官僚集团的挥霍，用于维持它们的反动统治，用于加强对劳动人民的镇压机器，用于通过归还外债和支付外债利息的形式向帝国主义交纳贡款。

铁托集团还通过经理来控制企业。这些企业的经理，名义上由企业招聘，实际上是铁托集团任命的。他们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这些企业的代理人。

在这些所谓“工人自治”的企业内部，经理同工人的关系实际上是雇佣同被雇佣、剥削同被剥削的关系。

实际情况是，经理有权决定企业的生产计划和经营方向，有权处理生产资料，有权决定企业收入的分配，有权招收工人和解雇工人，并且有权否决“工人委员会”或“管理委员会”的决议。

南斯拉夫报刊反映的大量材料证明，“工人委员会”只是一个徒具形式的“举手机器”，企业的“一切权力都操在经理手中”。

由于经理掌握和支配生产资料，并且掌握和支配企业收

入的分配，这就使他們可以利用种种特权，侵占工人的劳动成果。

铁托集团自己也承认，在这些企业中，經理同工人之間不但工資悬殊，而且分紅悬殊。有些企业，經理和高級職員分得的紅利比工人高四十倍。“在某些企业中，一些領導人員領到的奖金总额，竟等于整个集体的工資总额”。<sup>①</sup>

企业經理还利用特权，巧立名目，取得大量收入。接受賄賂，貪污盜窃，更是企业經理的一項大財源。

广大工人的生活是貧困的。工人的就业沒有保障。大批工人因为企业倒闭而失业。据官方統計，一九六三年二月失业者的人数达三十三万九千人，相当于在业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左右。每年还有大量工人流亡国外。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南斯拉夫《政治报》承认：“在某些工人和職員之間存在着相当大的鴻沟，前者把后者看作‘吞掉’他們工資的‘官僚’”。

这些事实表明，在南斯拉夫的所謂“工人自治”的企业中，形成了一个少数人占有多数人劳动成果的新的社会集团，它是新产生的南斯拉夫官僚买办資产阶级的一个重要部分。

铁托集团推行所謂“工人自治”，使原来属于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完全脱离了社会主义經濟的軌道。

这主要表現在：

第一，取消国家統一的經濟計劃。

第二，把利潤作为刺激企业經營积极性的根本手段。企

---

<sup>①</sup>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七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給各級組織和領導的公开信。

业为了增加收入和利潤，可以自行采取各种办法。这就是說，所謂“工人自治”企业的生产目的，根本不是为了滿足社会的需要，而是像資本主义企业一样，是为了追求利潤。

第三，实行鼓励資本主义自由競爭的政策。铁托对企业經理說，“进行競爭将有利于我們的普通人、消費者”。铁托集團还公开說，他們所以允許“競爭、追逐利潤和投机倒把等現象”，正是因为“对发揚生产者及其集体和公社等的主动精神起了积极作用”。①

第四，把信貸和銀行作为支持資本主义的自由競爭的重要杠杆。铁托政权的信貸和銀行机构采取招标的办法，投放貸款。誰有偿付能力，誰出的利息高，偿付快，誰就得到貸款。用他們的話說，这就是“把競爭作为常用的分配投資貸款的方法”。②

第五，各企业之間的关系，不是在国家統一計劃下的互相支援、互相协作的社会主义关系，而是在自由市場中互相競爭、互相傾軋的資本主义关系。

所有这些，都从根本上破坏了社会主义的計劃經濟。

列寧說過：“沒有国家的有計劃的組織，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最严格地遵守統一的准则，社会主义就无从設想。”③

---

① 巴卡里奇一九五九年四月七日在克罗地亚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② 帕皮奇：《南斯拉夫的投資拨款》。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一月号《集体經濟年鑑》，貝爾格萊德印行。

③ 列寧：《論“左派”幼稚性和小資產阶级性》。《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一四頁。

列寧還說過：“如果對於產品的生產和分配不實行全面的國家統計和監督，那麼勞動者的政權、勞動者的自由，就不能維持下去，資本主義壓迫制度的復辟，就不可避免。”<sup>①</sup>

在“工人自治”的招牌之下，南斯拉夫各經濟部門和各企業之間充滿著資本主義式的激烈競爭。所謂“工人自治”企業為了在市場上打擊競爭對手，為了追求利潤，營私舞弊，投機倒把，囤積居奇，哄抬物價，貪污行賄，封鎖技術秘密，爭奪技術人員，甚至利用報紙和電台互相攻訐，已是司空見慣的了。

不僅在國內市場上，而且在對外貿易方面，南斯拉夫企業之間，也進行著激烈的競爭。南斯拉夫報刊說，常常是二、三十個南斯拉夫外貿企業的代表來到同一個外國市場上，彼此搶生意，爭奪交易對手。這些外貿企業，“由於自私的原因”，“不擇手段”和“不惜一切代價地賺錢”。

由於激烈的競爭，南斯拉夫的市場極為混亂。不僅各個城市和地區之間，即使同一個地方的各個商店之間，甚至從同一個生產單位買來的同一類貨物，價格也有很大差別。為了保持高價，有些企業不惜把大批農產品毀壞掉。

由於激烈的競爭，南斯拉夫有大批企業倒閉。據《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公報》的材料，近幾年來倒閉的企業每年都有五、六百家。

所有這些都說明，南斯拉夫的“公營”經濟，不是受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規律支配的經濟，而是受資本主義競爭和生產無政府狀態的規律支配的經濟。鐵托集團的所謂“工人自治”

---

<sup>①</sup> 列寧：《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三二頁。

企业，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而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

我們要質問那些蓄意為鐵托集團翻案的人，你們如果不是存心欺騙，怎麼能夠硬把官僚買辦資產階級控制下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說成是什麼社會主義經濟呢？

## 美帝国主义的附庸

資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復辟的过程，是同鐵托集團投靠美帝国主义的过程，同南斯拉夫淪為美帝国主义的附庸的过程，交織在一起的。

鐵托集團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後，就走上了出賣國家主權，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施舍過日子的可耻道路。

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一九六三年一月，據不完全統計，美國和其他帝國主义國家給鐵托集團的各種“援助”，總共約五十四億六千萬美元。其中，美國的“援助”占百分之六十以上，約有三十五億美元。這些美援的絕大部分是在一九五〇年以後給的。

美援是南斯拉夫財政經濟的支柱。根據官方材料統計，一九六一年，鐵托集團從美國和美國控制的國際金融組織得到的貸款，共計三億四千六百多萬美元，相當於當年南斯拉夫聯邦預算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七點四。如果把其他西方國家的援款包括在內，那麼一九六一年鐵托集團從所有西方國家得到的援款，共計四億九千三百多萬美元，相當於當年南斯拉夫聯邦預算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七點六。

為了取得美援，鐵托集團同美國締結了一連串賣國條約。

一九五一年南斯拉夫同美国关于“共同防御援助协定”的換文規定，美国政府官員可以“自由地并毫无限制地”在南斯拉夫境内，对美国軍援物資收受和分配情况进行視察和监督，并有“充分获得交通和情报方便”的权利。这个协定还規定南斯拉夫必須向美国提供战略原料。

一九五一年南斯拉夫和美国“軍事援助协定”規定，南斯拉夫要对“自由世界的防御力量作出最大的貢献”，要准备向联合国提供軍队。美国根据协定派出的軍事使团，直接监督訓練南斯拉夫軍队。

一九五二年南斯拉夫和美国的“經濟合作协定”規定，南斯拉夫必須把美援用于“促进个人的基本人权、自由和民主制度”，換句話說，就是促进資本主义制度。

一九五四年，南斯拉夫同北大西洋集團成員国希腊和土耳其締結同盟政治合作和互相援助條約，規定这三个国家在軍事上和外交上互相配合，事实上使南斯拉夫成为美国控制的軍事集團的成員。

一九五四年以后，南斯拉夫又同美国簽訂一系列出卖主权的协定，仅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二年，就有五十多个协定。

由于簽訂了这些條約和协定，由于铁托集團使南斯拉夫依附于美帝国主义，美国取得了：

- (一) 控制南斯拉夫軍事的权利；
- (二) 控制南斯拉夫外交的权利；
- (三) 干涉南斯拉夫內政的权利；
- (四) 支配和监督南斯拉夫財政金融的权利；

- (五) 控制南斯拉夫对外貿易的权利；
- (六) 掠夺南斯拉夫战略物資的权利；
- (七) 在南斯拉夫猎取軍事和經濟情报的权利。

南斯拉夫的独立主权，就这样地被铁托集团实行了大拍卖。

为了取得美援，铁托集团除了同美国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出卖国家主权以外，还在对內对外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步驟，适应西方垄断資本侵入南斯拉夫的要求。

从一九五〇年开始，铁托集团就取消了对外貿易的国家垄断制。

一九五三年頒布《外貿經營法令》，允許企业独立經營对外貿易，允許企业直接和西方垄断資本企业进行貿易。

一九六一年，铁托政权又实行了一次外汇外貿制度的“改革”。这次改革的主要內容，是进一步放宽进出口的限制。对于重要的再加工材料和若干消費品的进口实行“完全自由化”，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放宽其他商品的进口限制。对于所謂自由进口的商品所需要的外汇，可以无限制地供应。

大家知道，对外貿易的国家垄断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則。

列宁說：“工业无产阶级如果没有工业保护是絕對不能恢复我国的工业、使俄国成为工业国的；这里的工业保护指的只是对外貿易垄断制，决不是什么关税政策。”<sup>①</sup>

斯大林說：“对外貿易垄断制是苏維埃政府的政綱不可动

---

<sup>①</sup> 列宁：《論对外貿易垄断制》。《列寧全集》第三十三卷，第四一五頁。

搖的基礎之一”，取消對外貿易壟斷制，“就是放棄國家工業化”，“就是讓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充斥蘇聯市場”，“就是使我們由獨立的國家變成半殖民地的國家”。<sup>①</sup>

鐵托政權取消對外貿易的國家壟斷制，就是向帝國主義的壟斷資本大開門戶。

鐵托集團接受大量美援，向帝國主義大開門戶，在經濟上的後果是什么呢？

### 第一，南斯拉夫變成了帝國主義的傾銷市場。

帝國主義國家的大量工業品和農業品涌進了南斯拉夫的市場。為外國壟斷資本服務而大發橫財的南斯拉夫買辦資本家們，為了追逐私利，對於國內能夠生產、甚至有大量庫存的商品也源源進口。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五日《政治報》承認，“隨處都能發現”南斯拉夫工業“正处在外國工業的不斷的和非常複雜的競爭的打擊下”。

### 第二，南斯拉夫變成了帝國主義的投資場所。

南斯拉夫的工業企業，許多是靠美國和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援助”建立起來的。許多外國的私人壟斷資本直接打入了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國家投資銀行總經理帕皮奇說，在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六年這段期間，“國外資金的參加，達到經濟投資總額的百分之三十二點五”。美國國務卿腊斯克一九六二年二月五日說，南斯拉夫的資金“大部分都來自西方”。

### 第三，南斯拉夫變成了帝國主義的原料基地。

從一九五一年開始，鐵托集團就根據美南“軍事援助協

---

<sup>①</sup> 斯大林：《和第一個美國工人代表團的談話》。《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九十八、九十九頁。

定”，源源不断地供給美国大量战略原料。据一九六一年《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統計年鉴》的材料，一九五七年以来，南斯拉夫出口的镁、鉛、鋅、錫等重要矿产，有一半左右輸往美国。

**第四，南斯拉夫的工业企业变成了西方垄断資本企业的装配車間。**

南斯拉夫很多重要工业，都是按照西方国家的許可证，依靠进口再加工材料、零件、部件和半成品来进行生产的。这些工业企业的生产，处在西方垄断資本企业支配之下。

事实上，南斯拉夫的許多工业产品，是从国外进口現成的零件，加以装配，然后貼上自己的商标，当作自己的产品出售的。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南斯拉夫《星期三消息报》說，“我們某些工业部門开始变为特种商业組織，它們不是进行生产，而是进行安装，仅仅把自己的商标貼在他人产品上。”

在这种情况下，南斯拉夫就成为西方垄断資本的世界市場的一个組成部分。南斯拉夫不論在財政經濟等各方面，都同资本主义世界市場結成不解之緣，淪为帝国主义的附庸，特別是美帝国主义的附庸。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卖自己的独立主权，依附于帝国主义，这就不可避免要导致資本主义制度的复辟。

铁托集团宣揚的所謂依靠美援建設“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并不是别的，就是按照帝国主义的需要，把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为資本主义制度的道路，就是从独立国淪为半殖民地的道路。

对于这样一个美帝国主义的附庸，赫魯曉夫竟然还說它

是在“建設社会主义”。这真是海外奇談。在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批判过的各色各样的假社会主义之外，又增加了这样一个貼着美援商标的所謂社会主义的新品种。这大概是铁托和赫魯曉夫“創造性地发展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伟大貢献”吧。

## 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別动队

从铁托集团在国际关系中所起的反革命作用来看，从铁托集团所执行的反动的对外政策来看，南斯拉夫更加談不上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在国际舞台上，铁托集团是美帝国主义破坏世界革命的別动队。

铁托集团用資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复辟的实例，帮助美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

铁托集团打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招牌，瘋狂地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充当反华的急先鋒。

铁托集团打着“不結盟”和“积极共处”的幌子，破坏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为美国新殖民主义效劳。

铁托集团极力美化美帝国主义，麻痹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斗争。

铁托集团打着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招牌，到处推銷他們的修正主义毒素，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

在十几年来世界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中，铁托集团总是扮演着美帝国主义走狗的角色。

**第一件：**希腊革命。一九四九年七月十日，铁托宣布对希腊人民游击队封锁南希边境。同时，却让希腊保皇法西斯军队通过南斯拉夫领土，从背后打击希腊人民游击队。铁托集团就这样帮助美英帝国主义扼杀了希腊人民革命。

**第二件：**朝鲜战争。一九五〇年九月六日，当时的外交部长卡德尔发表声明，公然诬蔑朝鲜人民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为美帝国主义辩护。十二月一日，铁托集团代表在安理会发言，攻击中国“积极干涉了朝鲜战争”。铁托集团并且在联合国投票赞成对中国和朝鲜“禁运”。

**第三件：**越南人民解放战争。一九五四年四月，讨论印度支那问题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夕，铁托集团极力诬蔑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说什么莫斯科和北京把越南人民“作为自己在战后冷战政策中的一张牌”。<sup>①</sup> 他们把越南人民解放奠边府的伟大战役，说成“不是善意的姿态”。<sup>②</sup>

**第四件：**对阿尔巴尼亚的颠覆活动。长期以来，铁托集团对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一直进行颠覆活动和武装挑衅活动。他们先后在一九四四年、一九四八年、一九五六年、一九六〇年，制造了四次重大的叛国案件。铁托集团在阿南边境所进行的武装挑衅活动，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八年，达四百七十多次。一九六〇年，铁托集团和希腊反动派，配合美国在地中海的第六舰队，策划过一次对阿尔巴尼亚的武装进攻。

**第五件：**匈牙利反革命暴乱。铁托集团在一九五六十年

---

①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南斯拉夫《战斗报》。

② 一九五四年五月八日南斯拉夫《战斗报》。

月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中，扮演了干涉者和挑撥者的可耻角色。在反革命暴乱发生以后，铁托发表一封信，支持叛徒納吉的各项反革命措施。十一月三日，铁托集团通知納吉到南斯拉夫駐匈牙利使館避难。十一月十一日，铁托发表讲话，說反革命叛乱是“进步分子”的反抗，狂妄地提出是“南斯拉夫路綫”得胜，还是“斯大林主义路綫”得胜的問題。

**第六件：**中东事件。一九五八年，美帝国主义出兵侵占黎巴嫩，英帝国主义出兵侵占約旦，全世界掀起了巨大的抗議浪潮，要求美英军队立即撤走。南斯拉夫外交国务秘书科查·波波維奇，在联合国大会討論中东局势的紧急會議上說：“問題不在于坚持譴責或贊同美国和英国所采取的行动”。他还主张由美帝国主义操纵下的联合国进行干涉。

**第七件：**台湾海峡事件。一九五八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打击美帝国主义在台湾海峡的挑衅活动，惩罚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匪帮，炮击金门。铁托集团把中国的正义斗争誣蔑为“对全世界的威胁”，<sup>①</sup>“有害于和平”。<sup>②</sup>

**第八件：**U—2 飞机事件。一九六〇年美国派遣U—2 间諜飞机侵犯苏联，破坏巴黎四国首脑會議。铁托在五月十七日发表声明，攻击苏联政府当时采取的正确立場是制造“如此規模的糾紛”。

**第九件：**日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一九六〇年六月，日本人民掀起了空前的反美爱国正义斗争。铁托集团却为美帝国主义辩护說，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曾促进了日本政治生活

---

① 一九五八年九月四日南斯拉夫《自由之家报》。

② 一九五八年九月九日南斯拉夫《斯拉夫信使报》。

民主化”。<sup>①</sup>以后，铁托集团又攻击日本社会党前主席浅沼稻次郎所說“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的話，是“主张极端路線”。<sup>②</sup>

**第十件：**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斗争。铁托集团破坏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他們进行卑鄙的活动，企图阻撓印度尼西亚成立“納沙貢”内閣，即包括民族主义者、宗教界、共产党人的民族团结政府。

**第十一件：**刚果事件。一九六〇年夏，当美帝国主义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对刚果进行武装侵略的时候，铁托集团不仅在联合国投票支持美帝国主义，而且遵照美帝国主义的意旨，派遣了一批空軍人員，直接参加对刚果人民的血腥镇压。

**第十二件：**老撾問題。一九六一年一月，当美帝国主义扩大对老撾的干涉的时候，铁托集团却宣传美国“真正关心老撾的和平和中立化”。<sup>③</sup>一九六三年五月，当美帝国主义在老撾制造政治謀杀和武装冲突的时候，铁托集团又攻击老撾爱国力量“把一切都归罪于美国”。<sup>④</sup>

**第十三件：**美国“爭取进步联盟”計劃。一九六一年八月，美国胁迫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同它訂立所謂“爭取进步联盟”計劃，作为美帝国主义奴役拉丁美洲人民的新工具。这个侵略計劃受到拉丁美洲人民的强烈反对，但是铁托集团却捧場說，它“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拉丁美洲国家的要求”。<sup>⑤</sup>

---

① 一九六〇年六月二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周报。

② 一九六二年二月一日南斯拉夫《外交公报》。

③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南斯拉夫《战斗报》。

④ 一九六三年五月五日南斯拉夫《政治报》。

⑤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七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周报。

**第十四件：**中印边境冲突。自从印度反动派在一九五九年制造中印边境紧张局势以来，铁托集团一贯支持印度反动派对中国的扩张、侵略和挑衅活动。他们公开造谣说“划界工作在本世纪初就以众所周知的麦克马洪线的形式完成了”，<sup>①</sup>并且极力颠倒黑白，诬蔑中国“放肆地用武力修改对印度的边界”，<sup>②</sup>“侵略”印度。<sup>③</sup>

**第十五件：**古巴革命和加勒比海危机。铁托集团发表了大量评论，攻击古巴“只是相信革命”，<sup>④</sup>说什么古巴革命“与其说是典范，倒不如说是革命道路的例外”。<sup>⑤</sup>在一九六二年秋天加勒比海危机期间，铁托集团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辩护，说什么“困难是从古巴革命刺着了美国公司的痛处开始的”，<sup>⑥</sup>说“美国可能因为在古巴，在它的近邻设立火箭基地而被激怒，这是可以理解的”。<sup>⑦</sup>

从这里人们不难看到，十几年来，铁托集团是怎样疯狂地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破坏民族解放运动，诋毁各国人民的反帝革命斗争，积极地为帝国主义效劳，特别是为美帝国主义效劳。

赫鲁晓夫口口声声说，苏共领导同铁托集团在国际问题上的立场是“吻合”的，“一致”的。<sup>⑧</sup>好，我们要问：铁托集团所

---

①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二日南斯拉夫《劳动报》。

②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南斯拉夫《战斗报》。

③ 一九五九年九月三日南斯拉夫《政治报》。

④ 《古巴的叛逆》，一九六二年十一月贝尔格莱德出版。

⑤ 一九六三年一月一日南斯拉夫《政治报》。

⑥ 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三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周报。

⑦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南斯拉夫《政治报》。

⑧ 赫鲁晓夫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在南斯拉夫斯普利特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干的一系列反革命的罪恶勾当，同你們的行徑究竟吻合不吻合，一致不一致呢？如果你們有勇气，就請回答吧。

## 从无产阶级专政蛻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南斯拉夫城乡资本主义的泛濫，南斯拉夫全民所有制經濟蛻化为国家资本主义經濟，南斯拉夫淪为美帝国主义的附庸，归根結底，是由于南斯拉夫党和政权性质的蛻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南斯拉夫共产党和南斯拉夫人民，对德国意大利法西斯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南斯拉夫的反动統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民主政权。

不久以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集团背叛了馬克思列宁主义，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使南斯拉夫的党和国家政权逐步地蛻化变质。

南斯拉夫共产党，是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的。铁托集团的叛变，首先在党内遇到了强烈的反抗。为了镇压这种反抗，铁托集团就利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权力，在党内排斥和清洗大批的忠实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员。仅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二年，就开除了二十多万党员，占南共原有党员总数的一半。他們用“情报局分子”的罪名，大批逮捕和屠杀南斯拉夫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革命干部和革命人民，被逮捕和监禁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就数达三万人以上。同时，铁托集团对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各色各样的反社会主义分子以及想凭党证升官发财的投机分子大开方便之門。一九

五二年十一月，铁托集团宣称，“党这个名称不再适用了”。他們把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名称改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铁托集团违背南斯拉夫一切正直的共产党人的意志，改变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使得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实际上成为维护铁托集团独裁統治的工具。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政权是由共产主义的政党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政党蜕化为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权的性质也就必然由无产阶级专政蜕化为资产阶级专政。

南斯拉夫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是南斯拉夫人民长期英勇斗争的结果。但是，铁托集团叛变以后，这个政权的性质就变了。

铁托集团宣称，“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即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手段，越来越没有必要”。<sup>①</sup>

但是，他們那里是不是沒有专政了呢？不。无产阶级专政真的沒有了，资产阶级专政不但有，而且是最野蛮的法西斯专政。

铁托政权設立了許多法西斯式的监狱和集中营，使用各种惨无人道的刑罰，折磨死了成千上万的革命者。同时，铁托政权大量赦免反革命分子和反法西斯战争期間的卖国贼。一九五一年一月七日，铁托在答合众社記者时說，南斯拉夫赦免了一万一千名政治犯。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三日，又赦免了国外流亡的反革命分子达十五万人。对这些人民敌人的专政确实是取消了，这些人倒是得到了“民主”。铁托集团不管說得

---

<sup>①</sup> 卡德尔：《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新宪法》，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南斯拉夫《战斗报》。

多么好听，他們所謂的“民主”，只是少數新老資產階級分子內部的民主，對於廣大的劳动人民，却是彻頭徹尾的獨裁。鐵托集團把在南斯拉夫一度建立的、用來鎮壓剝削階級少數人的革命的國家機器，變為鎮壓無產階級和廣大劳动人民的國家機器。

南斯拉夫國家政權的蛻化變質，不是通過暴力推翻原有的政權，重建新的政權，而是通過“和平演變”的途徑。表面上看，掌握政權的還是鐵托集團這一幫人，但是，實質上，這些人已經不再代表工人、農民和一切劳动者的利益，而是代表帝國主義和南斯拉夫新舊資產階級的利益。

鐵托集團利用國家政權，掌握國家經濟命脈，最大限度地剝削南斯拉夫劳动人民，在南斯拉夫形成一個官僚資產階級。這個官僚資產階級，依附於美帝國主義，具有濃厚的買辦性，也是一個買辦資產階級。鐵托集團掌握的政權，就是這個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專政的政權。

我們在上面所說的一系列的事實，從各个方面說明了鐵托政權所執行的政策，是恢復和发展資本主義的政策，也就是使南斯拉夫重新回到半殖民地或者附屬國的政策。

南斯拉夫政權性質的蛻變，導致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破壞，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復辟。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以新的形式重新建立起來，新型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逐步形成以後，他們就要求進一步強化資產階級專政，進一步發展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相適應的政治制度，以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

在南斯拉夫，從黨和政權的蛻變，到整個社會經濟制度的資本主義復辟，正是這樣一步一步地實現的。南斯拉夫的蛻

变过程，已有十五年之久。这是一部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

铁托集团是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依靠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依靠被收买的一批工人贵族，依靠农村中的富农，来维持他们在南斯拉夫的统治的。同时，他们还采取种种欺骗手段，来掩盖他们的反动面目，蒙蔽人民群众。但是，他们的反动政策，是极其不得人心的。从社会主义国家蜕化为资本主义国家，从独立国沦为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或者附属国，这是违背南斯拉夫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是南斯拉夫一切正直的共产党人和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不能不反对的。

我们对于南斯拉夫人民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处境，抱着深切同情。尽管铁托集团在一个时期之内能够作威作福，但是，我们相信，任何一个与人民为敌的统治集团，不管采取什么样的高压手段，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欺骗伎俩，总不会有好下场的。铁托集团当然也不会例外。被蒙蔽的人们终究会逐步觉悟起来的。具有光荣历史的南斯拉夫人民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绝不会永远听从铁托叛徒集团的摆布。南斯拉夫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

## 中共对南斯拉夫問題的原則立場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说，有一个时期，“中共领导人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没有产生任何疑问”，又说，现在中国领导人“急剧地改变了自己在南斯拉夫問題上的立場”。

不错，南斯拉夫曾经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国家确

实一度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

可是不久之后，由于铁托集团的叛变，南斯拉夫的社会制度就一步一步地蜕变变质了。

一九五四年，当赫鲁晓夫倡议同南斯拉夫改善关系的时候，我們同意，为了争取南斯拉夫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并且对铁托集团作进一步的观察，把南斯拉夫当作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看待。

即使在那个时候，我們对铁托集团并不抱过高的希望。中共中央在一九五四年六月十日給苏共中央的信件中指出：应当估計到，南斯拉夫領導者們在同帝国主义的关系上已經走得相当远了，他們可能拒絕爭取，拒絕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即使出現了这种情况，对于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來說，在政治上也不会有什么損失，相反地却会在南斯拉夫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中进一步地暴露出南斯拉夫領導者們的伪善面目”。

我們不幸而言中了！铁托集团果然完全拒絕了我們的爭取，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了。

铁托集团拒絕在一九五七年宣言上签字之后，在一九五八年提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綱領，树起了一面現代修正主义的大旗，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公认的共同綱領一九五七年宣言相对抗。在国内，南斯拉夫已經一步一步地完成了資本主义复辟的过程。在国际上，铁托集团越来越卖劲地充当美帝国主义反革命的別动队。

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待铁托集团，已經不是对待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問題，已經不是爭取他們

的問題，而是坚决地彻底地对这个叛徒集团进行揭露和斗争的問題。这一点，在一九六〇年声明中，已經作了明确的論斷。

苏共中央公开信故意迴避了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兄弟党會議以后的一系列重要事实，迴避了一九六〇年兄弟党會議作出的一致結論，却引用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社論中关于南斯拉夫的一句話，为苏共領導的錯誤立場辯解，这完全是枉費心机。

事实证明，我們对铁托集团的立場，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是有原則性的，是符合一九六〇年兄弟党會議的共同協議的。而苏共領導千方百計为铁托集团翻案，恰恰证明他們背叛了馬克思列宁主义，抛弃了一九六〇年声明，帮助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欺騙南斯拉夫和全世界人民。

## 是铁托“勾銷了錯誤”， 还是赫魯曉夫以铁托为师呢？

赫魯曉夫說，南斯拉夫领导人勾銷了非常多的錯誤。可是，铁托集团并不承认錯誤，更說不上什么勾銷錯誤。铁托集团說，要他們改正錯誤，“沒有必要”，<sup>①</sup>“只是浪費時間”，<sup>②</sup>“这純粹是多余而可笑的事情”。<sup>③</sup>

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铁托集团是不是改变了修正主义

---

①③ 铁托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在貝爾格萊德車站上的讲话。

② 铁托一九五八年四月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的綱領了呢？沒有。他們是不是接受了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聲明了呢？沒有。他們是不是改變了國內的和國際的修正主義政策了呢？也沒有。

一九六三年四月，南斯拉夫聯邦國民議會所通過的新憲法，最清楚不過地表明，鐵托集團絲毫沒有改變他們的修正主義的立場。這個憲法，是把鐵托集團的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綱領，用法律的形式進一步加以肯定。卡德爾在關於新憲法草案的報告中說，新憲法是南共聯盟綱領的概念“在政治法律和組織方面的具體化”。

赫魯曉夫同鐵托集團親如兄弟，打得火熱，並不是因為鐵托集團改正了什麼錯誤，而是因為赫魯曉夫跟着鐵托的腳印走。

請看：

一、鐵托反對斯大林，是從根本上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也是從根本上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

二、鐵托和赫魯曉夫都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都攻擊中國共產黨人和其他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共產黨人是“教條主義者”，都把自己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篡改說成是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創造性發展”。

三、鐵托和赫魯曉夫都為美帝國主義的頭子吹噓捧場。鐵托說，艾森豪威爾是“努力保衛和平的人物”，<sup>①</sup>肯尼迪的努力“有助於改善國際關係和和平解決世界的迫切問題”。<sup>②</sup>赫

---

① 鐵托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同《紐約時報》評論員的談話。

② 鐵托給肯尼迪的賀電，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一日南斯拉夫《战斗报》。

魯曉夫也說，艾森豪威尔“真誠希望和平”，<sup>①</sup>肯尼迪“表現出对維护和平的关怀”。<sup>②</sup>

四、铁托和赫魯曉夫都极力渲染核战争的恐怖，用来恐吓世界人民，要他們放弃革命斗争。铁托說，一旦发生核战争，那就是“人类的毁灭”。<sup>③</sup>赫魯曉夫也說，一旦发生核战争，“我們将会毁灭自己的諾亚方舟——地球”。<sup>④</sup>

五、铁托同赫魯曉夫都宣揚，在还存在着帝国主义的条件下，就可以实现所謂沒有武器、沒有军队、沒有战争的世界。

六、铁托集团宣揚“积极和平共处”是南斯拉夫对外政策的“基石”。<sup>⑤</sup>赫魯曉夫宣称“和平共处”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綫”。<sup>⑥</sup>

七、铁托和赫魯曉夫都宣揚“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增长了。铁托集团說，“人类正在通过各种途径不可阻挡地深深地进入社会主义时代”。<sup>⑦</sup>赫魯曉夫說，可以用“議会的道路”代替十月革命的道路。

八、铁托宣揚通过“和平竞赛”实现世界“政治一体化和經濟一体化”。<sup>⑧</sup>赫魯曉夫也宣揚通过“和平經濟竞赛”，实现

---

① 赫魯曉夫一九六〇年五月在苏联最高苏维埃會議上的讲话。

② 赫魯曉夫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給肯尼迪的信。

③ 铁托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九日在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議会上的报告。

④ 赫魯曉夫一九六〇年七月二日在奥苏协会上的讲话。

⑤ 科·波波維奇在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議會关于外交政策的报告，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南斯拉夫《战斗报》。

⑥ 赫魯曉夫一九五六六年二月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

⑦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綱領。

⑧ 铁托答美国《华盛顿邮报》記者皮尔遜問，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二日南斯拉夫《战斗报》。

同帝国主义的“全面合作”。

**九、铁托集团从各方面破坏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赫魯曉夫借口“任何一个小小的‘局部战争’都会成为引起世界大战的火灾的星星之火”，<sup>①</sup>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

**十、铁托集团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赫魯曉夫也在“全民国家”的口号下取消无产阶级专政。

**十一、铁托集团否认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赫魯曉夫說，苏共已經“成了全体人民的党”。<sup>②</sup>

**十二、铁托标榜“非集团”，反对社会主义阵营。**赫魯曉夫也說，“集团之类的說法是暂时的”。<sup>③</sup>他们都要取消社会主义阵营。

如此等等。

从这些事实中，人們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結論：赫魯曉夫无论在对外政策或对内政策上，实际上都是以铁托为师，亦步亦趋地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滑下去了。

赫魯曉夫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撕毁一九六〇年声明，同铁托叛徒集团同流合污，这是完全违背苏联的利益的，是完全违背苏联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利益的。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伟大的苏联人民，绝大多数的苏共党员和各级干部，絕對不会容許这样做。

---

① 赫魯曉夫一九六〇年七月八日在維也納記者招待会上的讲话。

② 赫魯曉夫一九六一年十月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苏联共产党綱領》的报告。

③ 赫魯曉夫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在南斯拉夫布里俄尼島答記者問。

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共党员，絕對不会同意赫魯曉夫伙同铁托集团，反对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

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共党员，絕對不会同意赫魯曉夫伙同铁托集团，联合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中国、阿尔巴尼亚等兄弟国家，破坏社会主义阵营。

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共党员，絕對不会同意赫魯曉夫伙同铁托集团，联合各国反动派，反对各国人民，反对革命。

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共党员，絕對不会同意赫魯曉夫学习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榜样，改变党和国家的性质，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

赫魯曉夫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上空卷起了一片烏云。但是，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在苏联的历史上，这只能是一个插曲。一时受欺騙和蒙蔽的人們終究会逐步觉悟起来的。历史已經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任何人，要扭轉苏联人民前进的方向，都不过是螳臂当車。他們永远不会达到自己的目的。

## 簡短的結語

資本主义在南斯拉夫的复辟，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新的历史教訓。

它告訴我們，工人阶级掌握政权以后，还存在着資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間的阶级斗争，还存在着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条道路誰战胜誰的斗争，还有資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南斯拉夫就提供了一个資本主义复辟的典型。

它告訴我們，工人階級的政党，不仅在沒有掌握政权的时候，有可能被工人貴族所把持，蛻化成为資產階級的政党，充当帝国主义的奴僕；而且在掌握政权以后，仍然有可能被新的資產階級分子所把持，蛻化成为資產階級的政党，充当帝国主义的奴僕。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就提供了这样一个蛻化变质的典型。

它告訴我們，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并不一定要通过反革命政变，也不一定要通过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它还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国家領導集团的蛻化变质来实现。堡垒是最易从内部夺取的。南斯拉夫就提供了这样的典型。

它告訴我們，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老修正主义，曾經是帝国主义收买和扶持工人貴族的政策的产物。现代修正主义也是这样产生的。現在，帝国主义这种收买的規模，扩大到不惜工本地收买社会主义国家的領導集团，通过他們實現帝国主义追求的“和平演变”政策。美帝国主义把南斯拉夫看做“带头羊”，就是因为南斯拉夫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典型。

資本主义在南斯拉夫的复辟，可以擦亮全世界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眼睛，使人們更加清楚地認識到反对現代修正主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看来，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就不能說，社会主义国家已經消除了資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苏共領導大吹大擂地說，他們那里已經消除資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了，已經建設共产主义了。如果真的是这样，这当然是令人高兴的。但是，我們看到的却是他們正在从各方面学

习南斯拉夫的榜样，他們已經走上了一条极端危险的道路。這使我們十分担忧，也使我們十分痛心。

我們本着热爱伟大的苏联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的心情，仍然願意向苏共領導誠懇地呼吁：同志們，朋友們，南斯拉夫的道路是万万走不得的！赶紧回头吧！不然，就太晚了。



# 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

四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人民日報編輯部

紅旗雜志編輯部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出現了伟大的革命风暴。亚洲和非洲五十多个国家宣布了独立，中国、越南、朝鮮和古巴四个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如果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鎮压下，曾經遭到严重的挫折，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况，已經根本不同。帝国主义者再也不能扑灭民族解放运动的燎原大火。帝国主义的旧的殖民体系在迅速瓦解，帝国主义的后方变成了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烽火連天的前綫。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統治，在有些国家已經被推翻了，在其他一些国家也受到很大的打击，搖搖欲墜了。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削弱和动摇帝国主义在本国的統治。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革命的胜利，同社会主义陣營的形成相互呼应，是我們时代的响彻云霄的凱歌。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革命的风暴，要求当代世界上的一切政治势力都要表示自己的态度。在这个伟大的革命风暴面前，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吓得发抖，全世界的革命人民鼓掌欢呼。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說：“糟得很，糟得很”；全世界的革命人民說：“好得很，好得很”。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說：“这是造反，这是不許可的”；全世界的革命人

民說：“這是革命，這是人民的權利，這是任何人都不能阻擋的歷史潮流”。

對這個當代世界政治的最尖銳問題採取什麼態度，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和現代修正主義者的一個重要的分水嶺。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堅定地站在被壓迫民族一邊，積極支持民族解放運動。現代修正主義者實際上站在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一邊，千方百計地否定和反對民族解放運動。

蘇共領導在口頭上，還不敢完全丟掉支持民族解放運動的旗號，有的時候，他們從自己的利害關係出發，也採取某些行動來裝潢一下門面。但是，從主要的方面來看，從他們多年來鼓吹的一系列論點和執行的一系列政策來看，他們對亞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鬥爭，採取的是消極、鄙視和否定的態度，他們充當了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

蘇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開信和蘇共同志的許多文章和講話，在民族解放運動的問題上，花了很多力氣，為自己的錯誤觀點辯護，對中國共產黨進行攻擊。但是，所有這些，不過是進一步證明了蘇共領導在這個問題上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和反對革命的立場。

現在，就讓我們來看一看蘇共領導在民族解放運動問題上的“理論”和實踐吧。

## 取消反對帝國主義和 殖民主義的鬥爭任務

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運動取得了具有歷史意

义的伟大胜利。这一点，任何人都不能否认。但是，能不能說，摆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面前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及其代理人的斗争任务，已經結束了呢？

我们认为，不能这样說。这个斗争任务，还远远沒有結束。

但是，苏共領導却經常散布一种論調，好像在今天的世界上，殖民主义已經消失或者接近消失了。他們強調說，“地球上还有五千万人口在殖民主义的統治下呻吟”，<sup>①</sup> 殖民主义制度只是在非洲的葡属安哥拉、莫三鼻給这些地方剩下一点殘余，消灭殖民主义已經进入“完成阶段”了。<sup>②</sup>

事实究竟是怎么样呢？

先看一看亚洲和非洲的情形吧。这些地区的一系列国家宣布了独立。可是，許多国家并没有完全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控制和奴役，它們仍然是帝国主义掠夺和侵略的对象，仍然是新老殖民主义者角逐的場所。在有些国家，老殖民主义者搖身一变，成为新殖民主义者，通过他們所培养的代理人，繼續維持他們的殖民統治。在另外一些国家，前門走了狼，后門又进来虎，新的、更大的、更危险的美国殖民主义者代替了老殖民主义者。以美帝国主义为代表的的新殖民主义的魔爪，严重地威胁着亚洲和非洲各国人民。

再听一听拉丁美洲人民的声音吧。

---

① 苏联代表团团长图尔逊-扎杰一九六三年二月五日在亚非人民团结大会上的发言。

② 赫魯曉夫一九六一年十月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苏联共产党綱領》的报告。

第二个哈瓦那宣言說：“今天的拉丁美洲处在比西班牙殖民帝国更加具有兽性、更加强大得多、残酷得多的帝国主义的桎梏下。”

又說：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以来，“美国的投资超过了一百亿美元。拉丁美洲既是廉价原料的供应地，又是昂贵产品的购买者”。“金錢源源不断地从拉丁美洲流向美国：一分钟約四千美元，一天五百万美元，一年二十亿美元，五年就有一百亿美元。每搶走我們的一千块美元，就給我們留下一具死尸。一千块美元一具死尸，这就是所謂帝国主义的价格。”

事实很清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絕沒有放弃殖民主义，而是采取新的方式，推行新的殖民主义。这种新殖民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帝国主义被迫改变直接的殖民統治的旧方式，采取通过他們所选择和培养的代理人进行殖民統治和殖民剥削的新方式。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利用組織軍事集團，建立軍事基地，或者成立“聯邦”和“共同体”，扶植傀儡政权，把殖民地国家和已經宣布独立的国家，置于他們的控制和奴役之下。他們利用經濟“援助”等等方式，繼續把这些国家作为他們的商品銷售市場、原料供应地和資本輸出的場所，掠夺这些国家的財富，榨取这些国家人民的血汗。他們还把联合国作为一个重要工具，干涉这些国家的內政，对这些国家进行軍事的、經濟的和文化的侵略。当他們不能用“和平”手段維持对这些国家的統治的时候，就在这些国家制造軍事政变，进行颠覆活动，以至对这些国家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和武装侵略。

在推行新殖民主义方面，以美国最为积极，最为狡猾。美帝国主义用新殖民主义的武器，力图把其他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攫为己有，建立自己的世界霸权。

这种新的殖民主义，是更阴险、更毒辣的殖民主义。

請問苏共領導，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說消灭殖民主义已經进入“完成阶段”了呢？

苏共領導为了給自己的謊言辩护，竟然想从一九六〇年声明中寻找帮助自己的借口。他們說，一九六〇年声明不是說过殖民体系迅速瓦解嗎？可是，声明指出的旧的殖民制度迅速瓦解的論点，并不能給苏共領導散布的殖民主义消失的論点帮什么忙。声明明确地揭露了：“美国是現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拼命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形式，保持对原殖民地人民的殖民主义剥削”，他們“企图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把經濟控制和政治影响的命脉保持在自己手里”。在这里，声明揭露的东西，恰恰是苏共領導力图掩飾的东西。

苏共領導还制造了一个“理論”，說什么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以所謂經濟任务为中心的“新的阶段”。他們认为，“从前，斗争主要是在政治領域展开的”；現在，經濟問題已經成了“中心任务”和“进一步发展革命的基本环节”。<sup>①</sup>

民族解放运动是进入了新的阶段。但是，这个新阶段絕不是像苏共領導所說的那种“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空前觉醒，革命运动空前高涨，迫切

---

① 《有損于各国人民的斗争》，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七日苏联《真理报》。

要求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他們国家中的势力，爭取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彻底独立。这些国家面临的第一位的和最迫切的任务，仍然是进一步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这个斗争，仍然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思想以及其他領域內剧烈地进行着。这些各个領域內的斗争，仍然集中表現为政治斗争，并且往往在帝国主义进行直接的或者間接的武装鎮压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为武装斗争。新独立国家，发展独立的民族經濟，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任务絕不能离开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

苏共領導的这种所謂“新阶段”論，同他們散布的所謂“殖民主义消失”論一样，分明是粉飾以美国为代表的的新殖民主义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侵略和掠夺，掩盖帝国主义同被压迫民族的尖銳矛盾，企图麻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斗争。

按照苏共領導的“理論”，既然殖民主义已經接近消失了，既然現在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任务只是发展經濟的問題了，那么，当然也就没有必要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了。这样一来，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岂不是也就压根儿取消了吗？从这里人們可以懂得，苏共领导所說的以經濟任务为中心的“新阶段”，原来就是不要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阶段，也就是不要民族解放运动的阶段。

## 取消被压迫民族革命的药方

苏共领导根据他们的错误“理论”，给被压迫民族精心设计了一套包治百病的药方。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套药方吧。

第一个药方，叫做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

苏共领导经常把战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一系列伟大胜利，都归功于他们所谓的“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就是这样说的：“在和平共处的情况下，最近几年，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各国人民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都取得了新的重大胜利，世界革命进程顺利地发展着。”

他们还经常说，民族解放运动“是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情况下，在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经济竞赛的情况下开展的”，<sup>①</sup> 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促进斗争着的各国人民摆脱外国垄断组织统治的解放过程的发展”，<sup>②</sup> 能够对“全部资本主义关系”给予“毁灭性的打击”。<sup>③</sup>

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实行列宁主义关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但是，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根本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所有殖民地和附属国要取得民

---

①②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和中国领导的分裂纲领》，一九六三年第十四期《共产党人》编辑部文章。

③ 波诺马廖夫：《革命运动的若干问题》，一九六二年第十二期《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

族革命的胜利，首先必須依靠本国人民群众自己的革命斗争，而不能由任何别的国家来代替。

在苏共领导看来，民族解放革命的胜利，主要不是依靠各国人民群众自己的革命斗争，不是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而是要在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中，等待帝国主义自然而然地垮台。这实际上是要被压迫民族永远忍受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奴役，不要起来反抗，不要起来革命。

第二个药方，叫做援助落后国家。

苏共领导把他们对新独立国家的经济援助的作用吹得天花乱墜。赫鲁晓夫同志說，这种援助可以使这些国家“避免新的奴役，推动它们的进步，促进内部过程的正常进行和加速，这些过程能够把这些国家引上通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的康庄大道”。①

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国际主义的原则，对新独立国家给予经济援助，是必要的，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但是，怎么也不能說，这些国家的民族独立和社会变革，主要不是依靠本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而仅仅是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援助。

而且，老实說，苏共领导近几年来对新独立国家援助的政策和目的，是值得怀疑的。苏共领导在援助新独立国家的问题上，往往采取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态度，损害这些国家经济的和政治的利益，因而败坏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名誉。至于苏共领导对印度的援助，更是别有用心的。在苏联给新独立国家的援助中，印度占第一位。这种援助，显然是为

---

① 赫鲁晓夫：《社会主义体系发展的迫切問題》，一九六二年第九期《和平和社会主义問題》杂志。

了鼓励尼赫魯政府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連美帝国主义者也說，苏联这种援助“同我們的利益是很符合的”。<sup>①</sup>

苏共領導还公开主张同美帝国主义一道来“援助落后国家”。赫魯曉夫一九五九年九月在美国的一次演說中这样說：“我們和你們的經濟成就将受到全世界的欢迎，整个世界都在期待我們两大强国去帮助那些在经济发展方面落后了数世紀的人民更迅速地站起来。”

看，现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竟然能够帮助被压迫民族“迅速地站起来”！而苏共领导竟然甘心与新殖民主义者为伍，而且引以为荣，这实在令人惊讶。

第三个药方，叫做裁軍。

赫魯曉夫說：“裁軍就意味着裁減战争的力量，消除軍国主义，排除武装干涉任何国家內政，彻底和最后地消灭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sup>②</sup>

赫魯曉夫又說：“裁軍会創造必要的条件来大大扩大对年轻的民族国家的援助。世界軍費总数为一千二百亿美元，如果从中撥出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用于这个目的，那末在二十年内就可以消灭世界上貧困地区的饥饉、疾病和文盲状态。”<sup>③</sup>

为了揭露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扩軍备战，我們一貫主张进行爭取普遍裁軍的斗争。但是，絕不能說可以通过裁軍来消

---

① 哈里曼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九日在电视广播中对记者的談話。

②③ 赫魯曉夫一九六二年七月十日在爭取普遍裁軍与世界和平大会上的演說。

灭殖民主义。

在这里，赫鲁晓夫简直像一个神父在说教：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们啊，你们有福了！等待着吧，等待着帝国主义放下武器，自由就会降临在你们身上，等待着帝国主义大发慈悲，世界上的贫困地区就会变成流着奶和蜜的乐园了……。

这不仅是幻想，而且是麻醉人民的鸦片。

第四个药方，叫做通过联合国消灭殖民主义。

赫鲁晓夫认为：联合国如果采取措施彻底铲除殖民主义制度，“目前身受外国统治所造成的侮辱之苦的各国人民，就会有摆脱外国桎梏获得和平解放的光明前景”。<sup>①</sup>

赫鲁晓夫在一九六〇年九月的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中说：“不由联合国来消除殖民主义管理制度，又由谁来消除呢？”

这句话问得实在离奇！在赫鲁晓夫看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人民不应该也不可能消灭殖民主义，要消灭殖民主义，就得指望联合国。

赫鲁晓夫在这次联合国大会上还说：“我们向西方各国人民的明智和远见，向他们的政府和出席联合国这次崇高的会议的代表发出呼吁：让我们来协调旨在消灭殖民主义管理制度的步骤，从而加速这个合乎规律的历史进程。”可见，赫鲁晓夫所说的指望联合国帮助，无非是指望帝国主义帮助的代名词。事实证明，至今仍然操纵在帝国主义手中的联合国，只能维护和增强殖民主义的统治，而不能消灭任何殖民主义。

---

<sup>①</sup> 赫鲁晓夫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三日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

总归一句話，苏共領導給民族解放运动开的药方，就是要人們相信帝国主义可以放弃殖民主义，可以把自由解放恩賜給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因此，一切革命理論，一切革命主张，一切革命斗争，都过时了，都不需要了，都应当而且必須取消了。

## 反对民族解放战争

苏共领导所以这样千方百計地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放弃革命斗争，这是因为，他們虽然口头上說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实际上他們在革命风暴面前吓得发抖。

苏共领导有一个著名的“理論”，认为“一个小小的火星也能够引起世界大战”，<sup>①</sup>而一打起世界大战，就是热核战争，就是人类毁灭。因此，赫魯曉夫大声疾呼“在当代，‘区域性战争’是很危险的事”，<sup>②</sup>“我們要頑强地努力，扑灭可能燃起战火的小火星”。<sup>③</sup>在这里，赫魯曉夫根本不区别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背弃了共产党人必須支持正义战争的立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八年历史证明，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依靠他們的刺刀进行殘暴統治和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进行武装镇压的情况下，民族解放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大

---

① 赫魯曉夫一九五九年十月在苏联最高苏維埃會議上的報告。

② 赫魯曉夫一九六〇年七月八日在維也納記者招待会上的讲话。

③ 赫魯曉夫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六日在华盛顿美国全国新聞俱乐部答記者問。

大小小的、連綿不断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战争，打击了帝国主义战争势力，加强了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有力地阻止了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計劃。赫魯曉夫大喊大叫为了和平必須“扑灭”革命的星星之火，拆穿了說，是借維护和平之名，行反对革命之实。

正是从这样的錯誤观点和錯誤政策出发，苏共領導不但要求一切被压迫民族放弃爭取解放的革命斗争，要求他們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和平共处”，而且同帝国主义站在一起，采取种种手段扑灭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的星星之火。

就拿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來說，苏共領導不但长期不予支持，而且同法帝国主义站在一起。赫魯曉夫就曾經把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問題，当作是法国的“內政”。他在一九五五年十月三日談到阿尔及利亚問題时說：“我考慮到的首先是：苏联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內政”。他在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九日接見法国《費加罗报》記者时又說：“我們不希望法国削弱，而希望它巩固它的尊严”。

苏共領導为了討好法帝国主义，长期不敢承认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一直到阿尔及利亚人民抗法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法国已經被迫同意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时候，才慌忙地宣布承认。这种丑态，給社会主义国家丢了脸。而苏共領導却还要拿耻辱来进行夸耀，硬說阿尔及利亚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果实，也應該記在他們的那本所謂“和平共处”的功劳簿上。

再来看看苏共領導在刚果問題上所扮演的角色。他們不但不去积极支持刚果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武装斗争，反而急

于同美帝国主义“合作”去扑灭刚果的星星之火。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苏联同美国一道投票赞成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关于派遣联合国军去刚果的决议，帮助美帝国主义利用联合国旗帜，对刚果进行武装干涉。苏联并且为联合国军队提供了运输工具。七月十五日，赫鲁晓夫在致卡萨武布和卢蒙巴的电报中竟然说，“联合国安理会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接着，苏联的报刊不断地赞扬联合国“帮助刚果共和国政府保卫国家的独立和主权”，<sup>①</sup>期待联合国“采取坚决的措施”。<sup>②</sup>一直到八月二十一日和九月十日，苏联政府两次发表的声明，还为镇压刚果人民的联合国大肆吹捧。

一九六一年，苏共领导又推动基赞加去参加在联合国军“保护”下召开的刚果议会和参加傀儡政府。苏共领导当时竟然欺骗说，刚果议会的召开是“年轻共和国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民族力量的胜利”。<sup>③</sup>

事实很清楚，苏共领导的这些错误政策给美帝国主义侵略刚果帮了大忙。卢蒙巴被杀害，基赞加被拘禁，许多爱国者遭到迫害，刚果民族独立斗争遇到挫折，对于这些，苏共领导难道一点也不感到自己的责任吗？

## 当代世界矛盾集中的地区

苏共领导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的言行，遭

---

① 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一日苏联《消息报》。

② 一九六〇年七月三十日苏联《共青团真理报》。

③ 一九六一年七月十八日苏联《真理报》。

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革命人民的反对，是理所当然的。可是，苏共领导并没有从这里得出必要的教训，改变他们的错误路线和政策，反而老羞成怒，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进行一系列诬蔑和攻击。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攻击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新理论”。公开信说，“根据这种理论，我们时代的基本矛盾竟然不是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是民族解放运动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同志看来，反帝斗争的决定性力量不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不是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而仍然是民族解放运动。”

首先，这是捏造。我们六月十四日的信件指出，当代世界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垄断资本集团同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

我们还指出，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根本不同社会制度的矛盾，这种矛盾毫无疑问是很尖锐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把世界范围内的矛盾，简单地看成只是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

我们的观点是清清楚楚的。

我们在六月十四日的信件中，论证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形势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意义和作用。我们是这样说的：

第一，“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

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統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

第二，“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是当代的两大历史潮流。”

第三，“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是当代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四，“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严重地打击着和削弱着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統治基础，是当代保卫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

第五，“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說来，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終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絕大多数的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為轉移。”

第六，“因此，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絕不是一个区域性的問題，而是关系到整个国际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事业的全局性的問題。”

这些都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論点，也都是从現时代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科学分析得出来的結論。

誰都不能否认，目前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存在着大好的革命形势。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革命，是当前最重要的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力量。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世界矛盾集中的地区。

世界矛盾的集中点，世界政治斗争的集中点，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会随着国际斗争和革命形势的变化而轉移的。我們相信，在西欧和北美这些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和帝国主义的心臟地区，由于无产阶级和資产阶级矛盾和斗争的发展，大搏

斗的伟大日子，終有一天会要到来。那时，西欧和北美无疑地将成为世界政治斗争的集中点，成为世界矛盾的集中点。

列宁在一九一三年曾經說过：“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泉源已在亚洲涌現出来了。”“我們現在正处在这些风暴盛行及其‘反轉來影响’欧洲的时代。”<sup>①</sup>

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說过：“殖民地国家是帝国主义的基本后方。这个后方的革命化不会不摧毁帝国主义，这不仅因为帝国主义将失去后方，而且因为东方的革命化必然会在促使西方革命危机尖銳化方面起决定性的作用。”<sup>②</sup>

难道列宁和斯大林的話都說錯了嗎？这些道理本来早已成为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識。显然，当苏共領導一心要贬低民族解放运动的时候，就連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起碼常識，連眼前的事都統統不顾了。

## 歪曲列宁主义关于革命的领导权思想

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还在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领导权問題上，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論点。公开信說：“中国同志竟想‘糾正’列宁的思想，证明似乎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小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甚至‘一部分爱国的王公貴族’，应当是全世界反帝斗争中的领导。”

这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观点的明目张胆的歪曲。

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件在提到民族解放运动中必須

---

① 列宁：《馬克思学說的历史命运》。《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五八三頁。

② 斯大林：《关于东方革命运动》。《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九二頁。

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时候說，历史赋予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光荣使命是：“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争取人民民主的旗帜，站在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最前列，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当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阶层，组织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保持独立性，坚持革命的领导权。”

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件在提到民族解放运动中必须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的时候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面临着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迫切任务。”“这些地区不願意受帝国主义奴役的人們是极其广泛的，不仅有工人、农民、知識分子、小資产阶级，也包括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包括一部分爱国的王公貴族。”

我們的这些观点，都是很清楚的。必須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同时又必须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这究竟有什么不对呢？苏共領導为什么要歪曲和攻击我們的这些正确观点呢？

背弃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思想的，不是我們，恰恰是苏共領導。

按照苏共領導的錯誤路線，根本取消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任务，根本反对进行民族解放战争，这就等于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卷起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爱国旗帜，而把这个旗帜拱手送給別人。这样，还談得上什么反帝统一战线呢？又談得上什么无

产阶级的领导权呢？

苏共领导还经常宣扬不管在什么人的领导下，即使在像尼赫鲁这样的反动民族主义者的领导下，也可以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更是离开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思想十万八千里了。

苏共中央公开信把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同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相互支持的关系，说成民族解放运动应当由社会主义国家和宗主国的工人运动来“领导”。他们居然还硬说这是以列宁关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思想为“根据”的。这显然是对于列宁思想的极大歪曲和篡改。这反映了苏共领导是要把他们的取消革命的路线强加于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

## 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

苏共领导在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中，企图给中国共产党加上一个罪名，说中国同志“使民族解放运动孤立于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之外”。他们还攻击我们把民族解放运动同社会主义体系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隔离”起来，“对立”起来。还有像法共领导人那样的共产党人，也摹仿苏共领导的腔调，跟着大喊大叫。

可是，事实是怎样的呢？把民族解放运动同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对立起来的，不是别人，正是不支持和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苏共领导及其追随者自己。

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互相支持的。我们一向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出

发，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全局观点出发，来看待民族解放运动。我们认为，民族解放革命的胜利发展，对于社会主义阵营，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对于保卫世界和平事业，都有极其伟大的作用。

但是，苏共领导及其追随者却不願意承认这种作用。他們只讲社会主义阵营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援作用，而否认民族解放运动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援作用。他們只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对于打击帝国主义的作用，而贬低和否认民族解放运动对于打击帝国主义的作用。这种立場，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不顾事实的，是錯誤的。

怎样对待社会主义国家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的关系，怎样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的关系，这是一个要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重大原則問題。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一切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須积极支持和援助被压迫民族爭取解放的斗争。取得革命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須成为支持和发展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革命的根据地，必須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結成最亲密的联盟，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进行到底。

但是，苏共领导却把社会主义在一国或一部分国家的胜利，实际上看作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結束。他們要求民族解放革命服从他們的所謂和平共处总路綫，服从他們的一个国家的民族利益。

一九二五年，斯大林在同以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

分子为代表的取消主义者进行斗争的时候指出，取消主义危险的特点之一，就是“不相信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不相信它会胜利；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抱怀疑态度……不了解国际主义的起码要求，即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发展和支持其他国家革命的手段”。<sup>①</sup>

斯大林说，“这是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是完全取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策的道路，因为患这种病的人，不是把我们的国家看做被称为世界革命运动的那一整体的一部分，而是把它看做这一运动的开始和结束，认为其他一切国家的利益都应当为我们的国家的利益而牺牲。”<sup>②</sup>

斯大林描绘取消主义者的想法是：“支持中国的解放运动吗？为什么呢？不会有危险吗？这不会使我们同其他国家发生纠纷吗？我们同其他‘先进的’列强一起在中国确定‘势力范围’，从中国拿到一些有利于自己的东西岂不是更好吗？这样做既有好处，又没有危险……如此等等。”<sup>③</sup>

斯大林的结论说，“这就是企图取消十月革命的对外政策和正在培养蜕化分子的新型的民族主义‘思想’。”<sup>④</sup>

现在的苏共领导，比起当时的取消主义者，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自以为是聪明人，他们尽干那些“既有好处，又没有危险”的事情，他们非常害怕同帝国主义国家发生纠纷，因而一心一意地反对民族解放运动，他们迷恋于所谓两个超级大国在全世界确定“势力范围”。

斯大林批评取消主义者的这番话，正好是对现在的苏共

---

①②③ 斯大林：《问题和答复》。《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四〇页。

④ 同上，第一四一页。

領導的一幅画像。他們正是这样步取消主义者的后尘，取消十月革命的对外政策，走上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

斯大林当时警告說：“很明显，只有在彻底的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只有在十月革命的对外政策的基础上，第一个获得了胜利的国家才能保持住世界革命运动旗手的作用，而对外政策中阻力最小的和民族主义的道路，则是使第一个获得了胜利的国家孤立和瓦解的道路。”<sup>①</sup> 斯大林的这个警告，对于今天的苏共领导來說，仍然具有严重的现实意义。

## 社会沙文主义的一个典型

同样的，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必须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民族独立的权利，支持他们的解放斗争。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在被压迫民族的援助下，才有更大的可能取得胜利。

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欧美工人的反资本斗争不把被资本压迫的亿万‘殖民地’奴隶充分地最紧密地联合起来，那么，先进国家的革命运动事实上只不过是一场骗局。”<sup>②</sup>

但是，有些自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恰恰是在这个根本原则問題上，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法共领导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法共领导人长期以来，一方面，放弃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

---

① 斯大林：《問題和答复》。《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四一頁。

② 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二三八頁。

爭，对美帝国主义在政治、經濟、軍事方面对法国的控制和束縛不进行坚决的反对，把法国反美的民族旗帜完全让給戴高乐等人；另一方面，却用各种方法和借口維护法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利益，不支持并且反对法属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特別是反对民族革命战争，他們墮入民族沙文主义的泥坑。

列寧說過，“歐洲人常常忘記殖民地人民也是民族，誰容忍这种‘健忘精神’，誰就是容忍沙文主义。”<sup>①</sup>但是，以多列士同志为代表的法共領導不仅仅容忍这种“健忘精神”，而且公然把法属殖民地的人民統統看成是“非法國血統的法国人”，<sup>②</sup>不承认他們有同法国分离的民族独立的权利，并且公然支持法帝国主义的“民族同化”政策。

十几年来法共領導人追随法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充当了法国垄断資產阶级的尾巴。一九四六年，当法国垄断資本統治者玩弄新殖民主义的花招，提出建立法兰西联邦的时候，他們就跟着鼓吹：“我們一直把这种联邦当作一种‘自由人民的自由联盟’来考慮”，<sup>③</sup>“建立法兰西联邦能够在新的基础上解决法国人民和过去隶属于法国的海外各地人民的关系問題”。<sup>④</sup>一九五八年，当法兰西联邦垮台，法国政府为了維护法国殖民体系，提出組成“法兰西共同体”的时候，法共領導人又跟着鼓吹：“我們相信成立一个真正的共同体将是一件有积极意义的事件”。<sup>⑤</sup>

① 列寧：《論对馬克思主义的諷刺和“帝国主义經濟主义”》。《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五十八頁。

② 多列士一九三九年二月在阿尔及尔的演說。

③⑤ 列昂·費克斯一九五九年六月在法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④ 多列士一九五五年十月十日在法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不仅这样，法共领导人为了反对法属殖民地人民的民族独立要求，竟然吓唬法属殖民地人民說：脱离法兰西联邦的任何企图，虽然可以博得徒有其名的暂时的虚伪的独立，但是只能导致帝国主义加强。他們还公然說：“問題在于这个已成为不可避免的独立，是通过法国来实现，还是不通过它并且反对它。我們国家的利益要求这个独立經過法国来实现。”<sup>①</sup>

在阿尔及利亚問題上，法共领导人更是采取民族沙文主义立場。最近，法共領導辯解說，他們多年以前就承认阿尔及利亚人民对自由的正当要求。可是，事实究竟是怎么样呢？

长期以来，法共领导人根本不承认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独立的权利，他們跟着法国垄断资产阶级叫喊什么“阿尔及利亚是法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sup>②</sup>叫喊法国“現在是而且将来也應該是一个伟大的非洲强国”。<sup>③</sup>多列士等人最关心的是阿尔及利亚每年可以向法国提供“一百万头羊”和大量小麦，來解决法国“缺乏肉类”的問題和“补充谷物方面的不足”。<sup>④</sup>

請看，法共领导人的民族沙文主义是何等狂热啊，在他們那里哪有一絲一毫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影子呢？哪有一絲一毫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影子呢？他們的这种民族沙文主义立場，背叛了国际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也背叛了法国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真正的法国民族利益。

---

① 雷蒙·巴尔培：《几内亚时刻的黑非》，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号法共《新民主》月刊。

② 法国立宪国民議会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四日會議文件，附件二，第一〇一三号。

③ 佛拉蒙·邦特一九四四年在法国人民立宪議会的讲话。

④ 多列士一九四五年在法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 駁“种族論”和“黃禍論”

苏共領導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一切法宝都用尽了，只好乞灵于帝国主义的最反动的种族論。他們把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正确立場，說成是“建立种族和地理的藩籬”，“用种族观点来代替阶级观点”，說成是“利用亚洲和非洲人民的民族主义的、甚至种族主义的偏見”。

要是世界上还没有馬克思列寧主義，說这种謊話，倒还能够騙一騙人。可惜，这种謊話的制造者們生不逢时，現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已經深入人心了。斯大林說得好：列寧主义已經“拆毀了橫在白种人和黑种人，欧洲人和亚洲人，帝国主义的‘文明’奴隶和‘不文明’奴隶之間的牆壁”。<sup>①</sup> 苏共領導想要重建这道种族主义的牆壁，只能是枉費心机。

当代的民族問題，归根結底，是一个阶级斗争問題，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問題。現在，全世界白色、黑色、黃色、棕色等各色人种中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反帝爱国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反帝爱国的开明人士，結成一条广泛的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綫。这条统一战綫，正在不断巩固和壮大。这里根本不是站在白色人种一边，还是站在有色人种一边的問題，而是站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这一边，还是站在一小撮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那一邊的問題。

---

① 斯大林：《論列寧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一二二頁。

被压迫民族必須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划清界限，这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模糊这个界限，才是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服务的民族沙文主义的观点。

列宁說过，“在社会民主党的綱領中，中心問題應該是把民族区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这种区分构成帝国主义的本质，而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却虚伪地避而不談。”<sup>①</sup>現在苏共領導誣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在反帝斗争中的团结，是什么“以地理和种族原則为基础”的团结，这分明把自己放在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的地位。

苏共領導販运“种族論”，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說成是有色人种反对白种人的运动，显然是为了在欧洲和北美洲的白种人中煽起种族主义的仇恨心理，轉移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目标，轉移国际工人运动反对現代修正主义斗争的目标。

苏共領導到处大喊大叫，說什么“黃禍”呀，“成吉思汗的威胁又来了”呀，这实在不值得一駁。在这篇文章里，我們不准备評論成吉思汗的历史作用，也不准备評論蒙古、俄罗斯、中国等民族发展和国家形成的过程。我們只提醒苏共領導一下，当你們造这种謠言的时候，溫习一下历史还是必要的。成吉思汗是当时蒙古的汗，中国和俄国，都是遭受侵略的。成吉思汗在一二一五年侵入中国的西北和北方的一部分，一二二三年侵入俄罗斯。成吉思汗死了以后，他的继承者在一二四〇年征服了俄罗斯，过了三十几年以后，一二七九年征服了全

---

① 列寧：《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权》。《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八八頁。

中国。

中国著名的文学家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讲过一段关于成吉思汗的話，对你們可能有些用处。我們順手抄下，供給你們参考。

他說：他在二十岁的时候，“聽說‘我們’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們’最闊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謂這‘我們’最闊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們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还不是我們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資格比我們老，應該他們說‘我們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們最闊气的时代’的。”<sup>①</sup>

稍微懂得一点世界近代史常識的人，就会发现，苏共領導喧嚷的一套“黃禍論”，不过是继承了德国皇帝威廉第二的衣鉢。早在半个世紀以前，威廉第二就宣布“朕为黃禍論者”。

德国的威廉皇帝宣揚“黃禍論”，是为了进一步瓜分中国，侵略亚洲，镇压亚洲的革命，轉移欧洲人民革命的視綫，并且作为当时积极准备发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爭夺世界霸权的烟幕。

威廉第二宣揚“黃禍論”的时候，正是欧洲資产阶级处于极端腐朽和极端反动的时候，正是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前后，民主革命席卷中国、土耳其、波斯，并且波及印度的时候。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列宁提出了“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

---

<sup>①</sup> 《魯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一〇九頁。

一名言。

当时的威廉第二是赫赫一世的大人物，但是，他不过是阳光下的雪人。没有过多久，这个反动头目连同他制造的反动理论，都一古脑儿冰消瓦解了。而伟大的列宁连同他的光辉的思想，却万古长青。

时间过去了五十年，西欧和北美的帝国主义，更加腐朽了，更加反动了，寿命更加不长了。同时，席卷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比列宁在世的时候，不知宏大多少倍。就在这个时候，想不到还有人要扮演威廉第二这个角色，这实在是对历史的嘲弄。

## 老修正主义的借尸还魂

苏共领导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所执行的政策，不是别的，正是破了产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政策。它们之间的不同点仅仅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是为帝国主义的老殖民主义服务的，而现代修正主义则是为帝国主义的新殖民主义服务的。

老修正主义是跟着老殖民主义的调子歌唱，赫鲁晓夫是跟着新殖民主义的调子歌唱。

以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的英雄好汉们，曾经是帝国主义的老的殖民统治的辩护士。他们公然说：殖民统治是进步的，它给殖民地带来了高度的文明，发展了生产力。他们甚至说，取消殖民地“意味着回到野蛮状态”。<sup>①</sup>

---

<sup>①</sup> 爱德华·大卫一九〇七年在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发言。

在这一点上，赫魯曉夫同老修正主义者有所不同，他是敢于咒罵老殖民主义制度的。

赫魯曉夫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胆量呢？原来帝国主义的腔调已經改变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双重打击下，帝国主义被迫认识到“如果西方国家企图維持殖民主义的現狀，必然招来不可避免的暴力革命和失敗”。<sup>①</sup>老殖民主义的統治形式，“反而很可能是个‘膿疮’，会使国家的生命失去經濟上和道义上的活力”。<sup>②</sup>因此，需要改变方式，实行新殖民主义。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赫魯曉夫就同新殖民主义者一唱一和，一方面宣揚“殖民主义消失論”，掩饰新殖民主义；另一方面劝导被压迫民族接受新殖民主义。他十分卖力地宣揚被压迫民族同文明的帝国主义实行所謂“和平共处”，就会使“民族經濟迅速发展”，“生产力增长”，被压迫国家的“国内市场会无比地扩大”，“能够撥出更多的为工业发达国家的經濟所需要的原料，各种产品和商品”。<sup>③</sup>同时，还可以“大大提高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居民的生活水平”。<sup>④</sup>

赫魯曉夫也沒有忘記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武庫中，去搜集那些破烂不堪的武器。

例如：

---

① 杜勒斯：《战争或和平》。

② 約翰·斯特拉彻：《帝国的末日》。

③ 赫魯曉夫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三日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說。

④ 《消灭殖民主义——时代的命令》，一九六一年第二期苏联《共产党人》杂志。

老修正主义反对民族解放战争，主张民族問題“只能通过国际协商的办法解决”。<sup>①</sup> 赫魯曉夫在这一方面，更是继承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衣鉢，主张“平靜地埋葬殖民主义制度”。<sup>②</sup>

老修正主义者攻击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誹謗“布尔什維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好战的社会主义”，<sup>③</sup> 誹謗“共产国际幻想凭借百战百胜的紅軍的刺刀就可以实现工人的解放，认为为了完成世界革命必須进行新的世界战争”，并且造謠說，这种局面，“产生了新的世界战争的极大危险”。<sup>④</sup> 赫魯曉夫今天誹謗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使用的語言，正是当年老修正主义者誹謗布尔什維克使用的那些語言。人們很难找到二者之間的区别。

应当說，赫魯曉夫在为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效劳方面，比老修正主义在为帝国主义老殖民主义效劳方面，做得并沒有絲毫逊色。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政策，使国际工人运动分裂为两派，一派是革命派，一派是机会主义派。革命派站在被压迫民族这一边，反对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同革命派相反，机会主义派依靠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压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血汗，分得一杯殘羹剩飯，喂肥了自己。他們站在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一边，反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革命。

---

① 一九一九年社会党国际伯尔尼代表會議《关于領土問題的決議》。

② 赫魯曉夫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三日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說。

③ 奧托·鮑威爾一九二五年在社会党国际馬賽代表大会上关于东方問題的发言。

④ 一九二五年社会党国际馬賽代表大会《关于东方問題的決議》。

列寧指出的國際工人運動中的革命派和機會主義派的分野，現在不僅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運動中出現了，而且在無產階級掌握政權的社會主義國家中也出現了。

歷史經驗證明，民族解放運動要取得徹底勝利，必須同革命的工人運動結成堅固的同盟，也必須同那些為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效勞的修正主義派劃清界限，堅決肅清他們的影響。

歷史經驗證明，西歐和北美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運動，要取得徹底勝利，必須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運動結成緊密的同盟，必須同修正主義派劃清界限，堅決肅清他們的影響。

修正主義者是混在國際工人運動隊伍中的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列寧說：“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如果不同反對機會主義的鬥爭密切聯繫起來，就是一句騙人的空話”。<sup>①</sup>那麼，今天反對帝國主義和新老殖民主義的鬥爭，不能不同反對新殖民主義辯護士的鬥爭密切聯繫起來。

不管帝國主義怎樣偽裝，怎樣掙扎，也不管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怎樣粉飾，怎樣幫忙，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必然滅亡的命運，是無論如何逃脫不了的。民族解放革命的勝利是不可阻擋的。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是終究要徹底破產的。

全世界無產者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

---

<sup>①</sup> 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九五頁。

# 在战争与和平問題上 的两条路綫

五評蘇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編輯部  
紅旗杂志編輯部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全世界都在談論戰爭與和平問題。

万恶的帝国主义制度，給世界人民带来了无数次战争，带来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祸。帝国主义的战争使人民遭受了巨大的苦难，同时也教育了人民。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人民普遍地强烈地要求世界和平。越来越多的人懂得了，要保卫世界和平，就必须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斗争。

全世界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責任重視人民群众要求和平的情緒，站在保卫世界和平斗争的前列；有責任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进行斗争，揭穿他們的骗局，挫敗他們的战争計劃；有責任教育群众，提高群众觉悟，把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引导到正确的方向。

同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相反，現代修正主义者却适应帝国主义政策的需要，帮助帝国主义用谎言欺骗群众，轉移人民的視線，削弱和破坏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为帝国主义准备新战争的计划打掩护。

在战争与和平的問題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綫，同修正主义的路綫，是根本对立的。

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綫，是有利於爭取世界和平的正确路綫。这就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內的一切馬克思列宁主义政

党和一切馬克思列寧主义者一貫堅持的路綫。

修正主義的路綫，是助長新戰爭危險的錯誤路綫。這就是蘇共領導從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以後逐步發展起來的路綫。

蘇共中央公開信，蘇共領導的大量言論，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製造了很多謊言來誹謗中國共產黨人，但是，這並不能掩飾這種分歧的實質。

下面，我們將分析一下在戰爭與和平的問題上，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綫同現代修正主義路綫的主要分歧。

## 歷史的教訓

自从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以後，戰爭與和平問題一直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修正主義鬥爭的一個重大問題。

帝國主義是現代戰爭的根源。帝國主義的和平欺騙政策和戰爭政策是交替使用的。帝國主義常常使用和平的謊言，來掩蓋他們的侵略罪行和發動新戰爭的準備。

列寧和斯大林都不倦地號召各國人民要同帝國主義的和平騙局作鬥爭。

列寧說過，帝國主義政府“都是口头上高談和平和正義，而實際上却在進行掠奪性的侵略性的戰爭”。<sup>①</sup>

斯大林說過，帝國主義奉行的和平主義，“只是追求一個目的：為了準備新的戰爭而用和平這種響亮的詞句來欺騙群

---

<sup>①</sup> 列寧在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關於和平問題的報告》。《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三〇頁。

众”。<sup>①</sup>他还說，“許多人认为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是和平的工具。这是根本不对的。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是准备战争的工具，是用虚伪的和平詞句来掩盖备战的工具。沒有这种和平主义及其工具国际联盟，在目前情况下要准备战争是不可能的。”<sup>②</sup>

同列寧和斯大林相反，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工人阶级的叛徒，却帮助帝国主义欺骗群众，成为帝国主义发动两次世界战争的帮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以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竭力用虚伪的和平言詞，麻痹人民革命的斗志，掩饰帝国主义准备世界战争的计划。

在第一次世界战争爆发前后，老修正主义分子就纷纷扯下了“和平”的假面具，站在本国帝国主义政府一边，拥护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在国会中投票赞成军事撥款，虚伪地利用“保卫祖国”的口号，煽动本国的工人阶级投入残杀别国工人兄弟的战争。

当帝国主义者需要按照帝国主义的条件实行休战的时候，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又用什么“沒有比建立在‘你活，让别人也活’的原则之上的谅解的和平更使我感到幸运了”<sup>③</sup>之类的甜言蜜语，来蛊惑人心，反对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叛徒考茨基和他的继承者，更

---

① 斯大林：《論国际形势》。《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二四八頁。

② 斯大林：《关于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的总结》。《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一七四頁。

③ 考茨基：《民族問題》。

加明目张胆地充当帝国主义的和平騙局的吹鼓手。

在战争与和平的問題上，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散布了一大堆謊言：

**第一，美化帝国主义，轉移世界人民斗争的視線。**考茨基說，“对于世界和平說来，帝国主义的危害仍旧不过是微小的。而东方的民族意图和各种独裁制的危害看起来还更大。”<sup>①</sup> 这是要人們相信，帝国主义不是战争的根源，而东方被压迫民族和伟大的和平堡垒苏維埃国家，倒是战争的根源。

**第二，帮助帝国主义掩飾新战争的危险，麻痹群众的斗志。**考茨基在一九二八年說，“如果人們在今天还大談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那末所根据的是传统的陈詞濫調，而不是对我们时代的考察。”<sup>②</sup> 这些老修正主义分子还說，那些认为帝国主义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人，是“迷恋宿命論的历史观”。<sup>③</sup>

**第三，用战争毁灭人类的論調来吓唬群众。**考茨基說，“下一場战争不仅会带来貧穷和灾难，而且要彻底摧毁一切文明，而留下来的（至少在欧洲）仅仅是冒烟的废墟和腐烂的尸体。”<sup>④</sup> 这些老修正主义分子还說，“最近的一次战争使全世界遭受了极大的灾难，下一次战争就会把世界完全毁灭掉。单单准备新的战争这一件事就会把世界断送掉。”<sup>⑤</sup>

---

①② 考茨基：《国防問題和社会民主党》。

③ 哈阿茲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一九一二年克姆尼茲代表大会上关于帝国主义問題的发言，《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手册（一九一〇——一九一三年）》第二卷。

④ 考茨基：《战争与民主》导言。

⑤ 一九一九年社会党国际伯尔尼代表會議《关于国际联盟的決議》。

**第四，不区别正义战争和不义战争，不准革命。**考茨基在一九一四年說，“在目前条件下，一般地对各民族來說，特别是对无产阶级來說，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一种不幸，我們討論的是，我們用什么手段能够防止有爆发危险的战争，而不是哪些战争有益，哪些战争有害。”<sup>①</sup> 考茨基还說，“所有文明国家的广大人群越来越充滿了对永恒的和平的要求。它暂时使我們时代本来的重大問題退居次要地位”。<sup>②</sup>

**第五，宣揚唯武器論，反对革命的武装斗争。**考茨基說过，“未来革命斗争之所以将越来越少地取决于武力，其原因之一，正如已經一再指出的，是现代政府軍的装备較之‘普通老百姓’所拥有的武器具有巨大的优势，这种优势通常使普通老百姓的任何反抗一上来就沒有成功的希望。”<sup>③</sup>

**第六，散布通过裁軍就可以保卫世界和平、达到民族平等的謬論。**伯恩施坦說，“在地球上确立和平、給人們以欢乐！我們不能停下来休息，我們必須努力，以便使社会一帆风順地向前发展，通过国际協議和裁軍达到人人都幸福，达到各民族权利一律平等。”<sup>④</sup>

**第七，散布裁軍节省下来的錢可以援助落后国家的謬論。**考茨基說，“西欧的軍备负担越少，就会有更多的資金用于在中国、波斯、土耳其、南美等地建筑铁路，而这些工程同建

---

① 考茨基：《战争时期的社会民主党》。

② 考茨基：《战争与民主》导言。

③ 考茨基：《社会民主党的教义問答》。

④ 伯恩施坦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一九一二年克姆尼兹代表大会上关于裁軍問題的发言，《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手册（一九一〇——一九一三年）》第二卷。

造‘无畏舰’比較起来，是促进工业发展的一个更为有效得多的手段。”<sup>①</sup>

**第八，**为帝国主义的“和平战略”献策。考茨基說，“文明欧洲的各民族(美国人也一样)通过自己的經濟和文化的手段比通过軍舰和飞机更能够維持近东和远东的和平。”<sup>②</sup>

**第九，**对帝国主义操纵的国际联盟大加吹捧。考茨基說，“仅仅是国际联盟的存在就已經意味着和平事业的伟大成就。它是任何其他机构所不能提供的保卫和平的工具。”<sup>③</sup>

**第十，**散布依靠美帝国主义維护世界和平的幻想。考茨基說，“美国現在是世界最强的国家，一旦它在国际联盟中或者同国际联盟一起致力于防止战争，它就使国际联盟成为不可违抗的了。”<sup>④</sup>

列宁无情地揭露了考茨基等人的丑恶面目。列宁指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和平主义“无非是对人民的一种安慰，无非是使各国政府便于在今后的帝国主义大战中驯服群众的一种手段！”<sup>⑤</sup>

斯大林指出，“这里最重要的是：社会民主党是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主要传播者，也就是說，在准备新战争和干涉方面，它是資本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主要支柱。”<sup>⑥</sup>

---

① 考茨基：《再論裁軍》。

②③ 考茨基：《国防問題和社会民主党》。

④ 考茨基：《社会主义者和战争》。

⑤ 列宁：《告支持反对战争和反对投靠本国政府的社会党人的工人书》。《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三七頁。

⑥ 斯大林：《关于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的总结》。《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一七四頁。

人們只要讀一下赫魯曉夫同志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言論，只要把赫魯曉夫的言論同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等人的言論对照一下，就会发现，赫魯曉夫的观点并没有什么新創造，而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翻版。

赫魯曉夫在戰爭與和平这个关系人类命运的問題上，正在步伯恩施坦的后尘，步考茨基的后尘。历史經驗證明，这是一条对世界和平十分危险的道路。

为了有效地保卫世界和平、防止新的世界戰爭，全世界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不能不拒絕和反对赫魯曉夫的錯誤路綫。

## 最 大 的 騙 局

世界上最大的騙局，莫过于把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說成是爱好和平的天使。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帝国主义代替德、意、日法西斯的地位，企图在全世界建立一个空前未有的大帝国。美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目标一直是：侵略和控制处于美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間的中間地帶，扑灭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并且进而消灭社会主义国家，独霸全世界。

为了实现这种称霸世界的野心，美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后的十八年来，連續不断地在世界各地进行侵略戰爭和反革命武装干涉，并且积极准备新的世界戰爭。

事实很清楚，帝国主义仍然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当代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是美帝国主义。这一点，一九五七年宣言

和一九六〇年声明，都做了明确的論斷。

但是，苏共领导却认为美帝国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爱好和平的。他們說，出現了能够清醒地估計局势的“明智”派。这种“明智”派的代表人物就是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

赫魯曉夫曾經贊揚艾森豪威尔，說“他作为得到本国人民絕對信任的人”，“真誠希望和平”，“也像我們一样在为保障和平而操心”。

赫魯曉夫現在又贊揚肯尼迪，是一个比艾森豪威尔更能够承担起維护世界和平的責任的人，“表現出对維护和平的关怀”，<sup>①</sup>可以期待他“来为地球上的和平生活和創造性劳动保证可靠的条件”。<sup>②</sup>

在散布謊言，美化帝国主义方面，赫魯曉夫正像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一样卖劲。

苏共中央公开信对不同意他們这种謊言的人提出质問說，难道“真的认为，一切資产阶级政府在所有事情上都丧失了任何明智嗎？”

他們显然不顾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識。在阶级社会里，根本沒有超阶级的明智。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明智，資产阶级有資产阶级的明智。所謂明智，就是善于按照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制定政策，善于根据本阶级的根本立場行动。肯尼迪之流的明智，就是根据美国垄断資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行动，就是帝国主义的明智。

---

① 赫魯曉夫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給肯尼迪的信。

② 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致肯尼迪的新年賀电，一九六三年一月三日苏联《消息报》。

在国际阶级力量对比越来越不利于帝国主义的情况下，在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不断遭到挫败的情况下，美帝国主义者不能不更多地用和平的外衣把自己伪装起来。

肯尼迪的确善于使用和平的词令，玩弄和平的手法。但是，肯尼迪的和平欺骗政策，同肯尼迪的战争政策一样，都是为美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服务的。

肯尼迪的“和平战略”，就是要把整个的地球，全部统一到以美帝国主义的“法律与正义为基础”的“自由世界大家庭”中去。

肯尼迪的“和平战略”的主要点就是：

用和平手段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推广美国的新殖民主义。

用和平手段对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渗透和控制。

用和平手段推动社会主义国家走南斯拉夫式的“和平演变”的道路。

用和平手段削弱和破坏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肯尼迪在最近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中，狂妄地宣称美苏和平的条件是：

- 一、要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一到西德去；
- 二、不能容许社会主义的古巴存在；
- 三、要允许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自由选择”，也就是要在这些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 四、不允許社会主义国家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如果可能的話，用“和平手段”去达到自己的目的，也是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的一种慣伎。

反动阶级維持自己的統治和实行对外扩张，从来是依靠两手的。一手是牧师式的欺騙，一手是劊子手式的鎮压。帝国主义的和平欺騙政策和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从来是互相为用，互相补充的。作为美国垄断資产阶级代表的肯尼迪的明智，只能是更加奸险地玩弄这种两手政策。

反动的統治阶级倚仗的主要的一手，始終是暴力。牧师式的欺騙，是对暴力起輔助作用的。帝国主义从来是依靠实力地位来划分势力范围的。肯尼迪对这一点讲得很明白。他說，“归根結蒂，維护和平的唯一方法，是准备最終为我国而战，并且說到做到。”<sup>①</sup> 肯尼迪执政以来，推行所謂“灵活反应战略”，要求加速建立一支“多样化的軍事力量”，加强“全面的实力”，以便美国能够随心所欲地打一切战争，不管是全面的还是有限的，核的还是常規的，大的还是小的。肯尼迪的这个狂妄計劃，把美国扩軍备战活动推进到空前的高峰。請看美国官方公布的一些事实：

第一，美国政府的軍費开支，从一九六〇財政年度的四百六十七亿美元，增加到一九六四財政年度預計的六百亿美元，达到了和平时期的最高水平，也超过了进行朝鮮战争时期的水平。

---

<sup>①</sup> 肯尼迪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在美国第八届退伍軍人节紀念会上的讲话。

**第二，**肯尼迪最近宣称，两年多来，美国的“战略警备部队”的核武器的数目增加了百分之百，作好战斗准备的陆军师的数目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五，采购空运飞机的数量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七十五，“特种游击队”和“反暴乱部队”增加了将近五倍。<sup>①</sup>

**第三，**美国的战略目标联合计划参谋部，已經制定了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核战争的计划。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納馬拉今年年初宣称，“我們准备在整个时期建立能摧毁几乎苏联所有的‘軟’的和‘半硬’的军事目标（即地面的和半地下的基地）以及他們許多极为坚固的导弹发射場的力量。此外，还要建立一支保护得很好的力量，用来进攻或者以备将来进攻他們的城市和工业区”。<sup>②</sup>

美国进一步加强了矛头針對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导弹基地网，大大加强了在海外的携带导弹的核潜艇的部署。

同时，美国指揮下的北大西洋集团军队，今年以来向东推进，贴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边境的前沿。

**第四，**肯尼迪政府加强了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军事部署，并且大力扩充陆、空、海三軍的“特种作战部队”，用来对付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运动。美国把越南南方作为它进行“特种战争”的試驗場，美国在南越的部队已經增加到一万六千人以上。

**第五，**肯尼迪政府加强了战争指揮机构。它成立了“进击

---

① 肯尼迪一九六三年十月三十日在美国民主党筹集基金宴会上的演說。

② 麦克納馬拉一九六三年一月三十日向美国国会众議院軍事委员会发表的声明。

司令部”，統轄一支平时保持高度战斗准备的陆、空联合部队，以便能及时調动他們在世界各地挑起战争。它成立了地面的和地下的全国軍事指揮中心，还組成了分別設立在飞机和軍舰上的紧急空中指揮所和紧急海上指揮所。

这些事實說明，美帝国主义是当代最狂热的軍国主义和新的世界战争的策划者，是世界和平的最凶恶的敌人。

可見，美帝国主义并不因为赫魯曉夫向它念聖經、唱頌歌而变成美丽的天使，并不因为赫魯曉夫对它焚香膜拜而变成善心的菩薩。在这方面，不管赫魯曉夫怎样給美帝国主义帮忙，美帝国主义却絲毫不給赫魯曉夫賞脸。它总是要不断地用新的大量的侵略活动和战争活动，来自己揭露自己的和平伪装，也就是不断地打了赫魯曉夫的耳光，宣告赫魯曉夫美化帝国主义的种种謬論的破产。这对于甘心充当美帝国主义辯护士的人來說，实在是很可悲的。

## 关于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 可能性問題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正在积极准备新的世界战争，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这是事实。我們应当把这个事实告訴人民群众。

但是，新的世界战争能不能防止呢？

对于这个問題，中国共产党人的观点，从来是十分明确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以后，毛泽东同志对战后的国际形

勢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就提出新的世界战争可能防止的論点。

早在一九四六年，毛泽东同志在同美国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著名的談話中就說：

“在目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不久的时候，美国反动派如此大吹大擂地強調美苏战争，鬧得烏烟瘴气，就使人不能不来看看他們的实际目的。原来他們是在反苏的口号下面，瘋狂地进攻美国的工人和民主分子，和把美国向外扩张的一切对象国都变成美国的附属物。我以为，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只有这个斗争胜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才可以避免，否则是不能避免的。”<sup>①</sup>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話，是針對着当时对于国际形势的一种悲观估計說的。那时候，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日益加紧进行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活动，鼓吹所謂“美苏必战”，所謂“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蒋介石反动派也大肆进行这种宣传，来吓唬中国人民。当时有一些同志，对于这种訛詐，产生畏惧的心理，在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反动派发动的武装进攻面前，表示軟弱，不敢坚决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毛泽东同志則相反。他指出，只要对世界反动力量进行坚决的有效的斗争，新的世界大战就可以避免。

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論断，已經为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所证实。

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国际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

---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一一九二頁。

化。一九五〇年六月，毛泽东同志指出：

“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sup>①</sup>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泽东同志在各国兄弟党会议上，详细地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的变化，论证当时国际形势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他借用中国古典小说中一句成语“东风压倒西风”来形象地比喻这种形势。他说，“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sup>②</sup>

毛泽东同志是从国际阶级关系的分析中得出这个结论的。他很明白地把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工人阶级和共产党，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都放在“东风”的一边，而“西风”只限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战争势力。这个比喻的政治含义是异常清楚和确切的。苏共领导及其追随者把这个比喻歪曲成为地理的、种族的或者气象的概念，只是暴露了他们硬要把自己挤进“西方”的行列，来讨好帝国主义，煽动欧洲和北美的民族沙文主义。

---

① 毛泽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三日《人民日报》。

②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二十五页。

毛泽东同志提出“东风压倒西风”，主要地也是为了論证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增长了，社会主义国家爭取和平建設环境的可能性增长了。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論断，是中国共产党一貫坚持的观点。

可見，說中国共产党“不相信有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sup>①</sup>是苏共領導蓄意制造的謠言。

可見，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有防止的可能性的論点，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老早就提出来了，并不是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首先提出来的，并不是赫魯曉夫的什么“創造”。

可是，赫魯曉夫真的一点儿創造也沒有嗎？不，創造倒是有的。可惜，这些所謂創造，絕不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修正主义。

第一，赫魯曉夫把新的世界战争有防止的可能性，隨意地說成只有防止的一种可能，而不存在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在指出新的世界战争有防止的可能性的同时，必須指出还存在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危险性。只有同时指出这两种可能性，采取正确的政策，作两方面的准备，才有利于动员群众进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同时，在帝国主义一旦把世界战争强加于世界人民头上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才不致于毫无准备，措手不及。

但是，赫魯曉夫等人却反对揭露帝国主义策划新战争的危险。按照他們的論調，帝国主义实际上已經變成爱好和平

---

①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給苏联各級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的帝国主义。这是帮助帝国主义麻痹群众，涣散群众的斗争意志，使群众对帝国主义策划的新战争危险丧失警惕。

第二，赫鲁晓夫把新的世界战争有避免的可能性，随意地说成一切战争都可以避免，认为列宁主义关于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原理已经过时。

新的世界战争有避免的可能性，这是一回事；一切战争，包括革命战争，都可以避免，这是另一回事。把二者混淆起来，是完全错误的。

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只要人剥削人的制度还存在，就有产生战争的土壤。这是列宁经过大量的科学研究发现的客观规律。

一九五二年，斯大林在谈到新的世界战争可以防止的論点以后說，“要消灭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sup>①</sup>

列宁和斯大林是正确的，赫鲁晓夫是错误的。

历史告訴我們，帝国主义发动的世界战争只有两次，而帝国主义发动的其他的各式各样的战争則有无数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連續不断地引起了各种类型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

事实很清楚，在帝国主义特別是美帝国主义派出自己的军队，或者利用他們的走狗，对于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国家实行血腥镇压的情况下，民族解放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

①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經濟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十七頁。

列寧說，“否認在帝國主義時代有發生民族戰爭的一切可能，這在理論上是不正確的，在歷史上顯然是錯誤的，而在實踐上則無異於歐洲沙文主義”。<sup>①</sup>

事實同樣很清楚，在資產階級反動派用武力來鎮壓本國人民的情況下，國內革命戰爭也是不可避免的。

列寧說，“國內戰爭也是一種戰爭。誰承認階級鬥爭，誰就不能不承認國內戰爭，因為國內戰爭在任何階級社會里都是階級鬥爭的繼續、發展和尖銳化的自然表現，而且在一定情況下是它的必然表現。所有的大革命都証實了這一點。否認或忘記國內戰爭，就是陷入極端的機會主義和背棄社會主義革命。”<sup>②</sup>

歷史上所有各國的大革命，幾乎沒有不經過革命戰爭的。美國的獨立戰爭和南北戰爭，是一個例子。法國的革命，是一個例子。俄國的革命和中國的革命，當然又是一種例子。越南的革命，古巴的革命，阿爾及利亞的革命，等等，也都是大家知道的例子。

一八七一年，馬克思在紀念第一國際成立七周年的講話中，總結巴黎公社經驗的時候，提出了消滅階級統治和階級壓迫的條件。他說，“必須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才可能實現這種變革，而無產階級專政的首要條件就是無產階級的軍隊。工人階級必須在戰場上爭得自身解放的權利。”<sup>③</sup>

一九三八年，毛澤東同志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理，在

① 列寧：《無產階級革命的軍事綱領》。《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七十四——七十五頁。

② 同上，第七十五頁。

③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人民出版社版，第四六八頁。

談到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經驗的时候，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論斷。現在，这个論斷，也成为苏共領導攻击的对象。他們說，这就是中国“好战”的論据。

可敬的朋友們，你們的这种誣蔑，毛泽东同志早在二十五年前就駁斥过了。毛泽东同志說，“从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說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誰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誰就应有强大的军队。有人笑我們是‘战争万能論’，对，我們是革命战争万能論者，这不是坏的，是好的，是馬克思主义的。”<sup>①</sup>

毛泽东同志說的这些話究竟有什么不对呢？只有否认几百年来世界各国的資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全部历史經驗的人，才会否认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个論点。

中国人民已經用枪杆子造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政权。除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以外，誰都很容易懂得，这是一件好事，它是保卫世界和平、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因素。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絕不隐蔽自己的观点。我們衷心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战争。正如列宁所說，这种革命战争“是历史上所有一切战争中唯一合理的、正当的、正义的、真正伟大的战争”。<sup>②</sup>如果因为这一点，就攻击我們好战，那只能证明我們是真正站在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一边，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

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从来就是这样咒罵布尔什維

①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問題》。《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八月第一版（重排本），第五三五頁。

② 列宁：《革命的日子》。《列宁全集》第八卷，第八十五頁。

克“好战”，咒骂列宁和斯大林这样的革命领袖“好战”的。我們今天遭到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同样的咒骂，正好說明我們高举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

赫魯曉夫等人大肆宣揚在帝国主义制度还存在的条件下，一切战争都可以避免，可以实现“沒有武器、沒有军队、沒有战争的世界”。这种論調就是早已破产了的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論。他們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使各国人民相信在帝国主义制度下可以实现永久和平，从而取消革命，取消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并且在实际上帮助帝国主义准备新战争。

## 核迷信、核訛詐是現代修正主义 的理論基础和政策指南

苏共领导在战争与和平問題上的理論的灵魂，是核武器的出現改变了一切，改变了阶级斗争的規律。

苏共中央公开信說，“在本世紀中叶所制成的火箭—核武器改变了以前关于战争的概念”。究竟怎样改变的呢？

苏共领导认为，在核武器出現以后，已經沒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别了。他們說，“原子弹不遵循阶级原則”，“原子弹是不会辨别帝国主义者在什么地方，而劳动人民又在什么地方的，它轰击成片的地方，所以消灭一个垄断资本家，就会消灭数以百万計的工人”。<sup>①</sup>

---

①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給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蘇共領導認為，在核武器出現以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必須放棄革命，必須放棄進行正義的人民革命戰爭和民族解放戰爭，否則，人類就要毀滅。他們說，“任何一個小小的‘局部戰爭’都會成為引起世界大戰的火災的星星之火”；“現今，任何戰爭，即使由普通戰爭、非核戰爭開始，也會變成毀滅性的火箭—核戰爭。”<sup>①</sup>這樣，“我們將會毀滅自己的諾亞方舟——地球”。

蘇共領導認為，在帝國主義的核訛詐和戰爭威脅面前，社會主義國家只能屈服，不能抵抗。赫魯曉夫說過，“毫無疑問，一場世界熱核戰爭，如果由帝國主義狂人挑起的話，必然會使產生戰爭的資本主義體系灭亡。但是，難道社會主義國家和全世界爭取社會主義鬥爭的事業會從世界熱核災難中得到勝利嗎？只有故意閉眼不看事實的人才會這樣想。至于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他們不能設想，在世界文化中心的廢墟上、在荒無人跡的和被熱核塵埃污染的土地上，建立共產主義的文明。我們尚且不談，對許多人民來說，社會主義問題根本就不存在了，因為他們的肉體已經從我們的星球上消失了”。<sup>②</sup>

總起來說，在蘇共領導看來，自从核武器出現以後，社會主義陣營同帝國主義陣營的矛盾，資本主義國家內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被壓迫民族同帝國主義的矛盾，都統統消失了。現在，世界上一切階級矛盾都根本沒有了。他們把當代世界的矛盾，看成只有一種矛盾，就是他們虛構的所謂帝國

---

① 赫魯曉夫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五日的廣播電視演說。

② 赫魯曉夫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六日在德國統一社會黨第六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

主义和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共同命运同全部毁灭的矛盾。

在苏共领导的脑海里，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宣言和声明，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古脑儿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请看《真理报》说得多么直爽：“要是丢了脑袋，原则还有什么好处呢？”<sup>①</sup>

这就等于说，一切为俄国革命，为十月革命胜利而牺牲在反动派屠刀下的革命者，一切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英勇牺牲的战士，一切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而流血的英雄，古往今来一切为革命事业献身的烈士，统统都是傻瓜。他们何必为坚持原则而丢掉自己的脑袋呢？

这是道道地地的叛徒哲学。这是在叛徒的自首书中才可以看到的无耻言论。

正是在这种核迷信、核讹诈“理论”的指导下，苏共领导认为，保卫世界和平的道路，不是当代各种维护和平的力量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是美苏两个核大国合作解决世界问题。

赫鲁晓夫说，“我们（美苏两国）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我们为和平而联合起来，那么就不会有战争。那时，如果有某个疯子想挑起战争，我们只要用手指吓唬他一下，就足以使他安静下来”。<sup>②</sup>

从这里，谁都可以清楚地看出，苏共领导认敌为友已经到

---

① 《比健康思想更左》，一九六三年八月十六日苏联《真理报》。

② 赫鲁晓夫一九六一年九月五日同苏兹贝格的谈话，一九六一年九月十日苏联《真理报》。

了何等地步。

苏共领导为了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惜采取造谣诽谤的办法，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他们硬说，中国共产党主张支持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就是要挑动世界核战争。

这是离奇的谎言。

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积极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包括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不这样作，就是背弃了自己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我们同时认为，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只有依靠自己的坚决的革命斗争，才能取得解放，任何别人都不能代替。

我们一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支持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不应当、也不需要使用核武器。

我们一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取得和保持核优势。只有这样，才能迫使帝国主义不敢发动核战争，才有利于彻底禁止核武器。

我们一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手中的核武器，永远只能是抵抗帝国主义核威胁的防御武器。社会主义国家绝不应当首先使用核武器，绝不应当玩弄核武器，进行核讹诈、核赌博。

我们反对苏共领导不支持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错误做法，也反对他们对核武器的错误态度。苏共领导不但不反省自己的错误，反而指责我们要苏美“迎头相撞”，<sup>①</sup>要把苏美推进核战争中去。

---

<sup>①</sup>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和中国领导的分裂纲领》，一九六三年第十四期苏联《共产党人》编辑部文章。

我們回答說，不，朋友們。收起你們的聳人聽聞的造謠誣蔑手法吧。中國共產黨豈但在言論上堅決反對蘇美兩大國“迎頭相撞”，而且在實際行動中，力求避免蘇美兩大國發生直接的武裝衝突。我們同朝鮮同志一道，在朝鮮的抗美戰爭中，我們在台灣海峽的反美鬥爭中，總是寧願自己承擔必要的犧牲重擔，站在守衛社會主義陣營的最前線，而使蘇聯處於第二線。今天蘇共領導竟然製造出這樣的謠言，這那裡還談得上有什麼無產階級的道德呢？

事實上，不是我們，而是蘇共領導，經常吹牛，說要使用核武器援助這個國家或者那個國家的反帝鬥爭。

誰都知道，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沒有核武器，不可能也不需要使用核武器來進行革命。蘇共領導自己也承認，在民族解放戰爭和國內戰爭中，常常沒有隔開敵對雙方的明顯戰線，因此，談不上使用核武器的問題。那麼，我們要質問蘇共領導：社會主義國家究竟有什麼需要使用核武器來支援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呢？

我們還要質問蘇共領導：社會主義國家究竟怎樣使用核武器來支援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鬥爭呢？是社會主義國家對正在進行民族解放戰爭和國內革命戰爭的地方使用核武器，從而使各國革命人民同帝國主義者一起遭到核打擊呢？還是在帝國主義使用常規武器進行侵略戰爭的情況下，社會主義國家就首先對帝國主義本國使用核武器呢？很明顯，無論這兩種情況中的那一種情況，社會主義國家使用核武器都是絕對不能允許的。

實際上，蘇共領導揮舞核武器，並不是真正為了支援各國

人民的反帝斗争。

有的时候，他們只不过是发表一紙根本不准备兑现的声明，为的是猎取廉价的声誉。

有的时候，例如在加勒比海危机中，他們心存侥幸，投机取巧，不負責任地进行核赌博，以便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他們的核訛詐一旦被对方識破，并且遭到对方的反訛詐，他們馬上节节敗退，从冒险主义滾到投降主义，在核赌博中輸得精光。

我們願意指出，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紅軍过去是，現在是，将来也会是維护世界和平的伟大力量。但是，建立在核迷信和核訛詐基础上的赫魯曉夫的軍事思想却是完全錯誤的。

赫魯曉夫的眼睛里只有核武器。在他看来，“在現代軍事技术发展的条件下，空軍和海軍已經失去了它过去的意义。这类武器不是要削減而是要被代替。”<sup>①</sup>

担负地面战斗任务的部队和士兵，当然更是无足輕重了。他說，“当前决定国防力量的不是我們有多少士兵肩荷枪支，有多少人身穿軍大衣。”“国家的防御力量在决定性的程度上取决于火力如何，取决于这个国家掌握着什么样的发射工具。”<sup>②</sup>

至于民兵和人民群众，那就更不在話下。赫魯曉夫有一句著名的話：民兵，对于有现代化武器的我們來說，这不是軍队，这是一堆肉。<sup>③</sup>

---

①② 赫魯曉夫一九六〇年一月在苏联最高苏維埃會議上的報告。

③ 赫魯曉夫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四日在布加勒斯特兄弟党会談上的发言。

赫魯曉夫这一套軍事理論，完全违背了馬克思列寧主义关于战争与军队的学說，照这种錯誤方針做去，只能瓦解军队，从精神上解除自己的武装。

很明显，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接受赫魯曉夫的錯誤的軍事战略思想，就只能把自己的国家置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赫魯曉夫尽可以給自己加上“伟大的和平战士”之类的称号，給自己頒发“和平奖金”，給自己带上英雄的勳章，但是，不管他怎样自吹自擂，都不能掩盖他輕率卤莽地玩弄核武器的危险作法，都不能掩盖他在帝国主义的核訛詐面前卑躬屈节的形象。

## 是斗争还是投降

世界和平只能是各国人民爭取得来的，而不能是向帝国主义乞求得来的。只有依靠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进行針鋒相对的斗争，才能有效地保卫和平。这是一条正确的方針。

針鋒相对的斗争，是中国人民在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长期斗争中，得出来的一条重要經驗。

毛泽东同志說：

“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們呢？我們的方針是針鋒相对，寸土必爭。我們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

他还說：

“蔣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們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sup>①</sup>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五年分析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的时候还說过：

“‘針鋒相對’，要看形勢。有時候不去談，是針鋒相對；有時候去談，也是針鋒相對。……人家打來了，我們就打，打是为了爭取和平。不給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動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sup>②</sup>

毛泽东同志總結中国大革命失敗的历史教訓，就在于：“陳獨秀对于反革命向人民的进攻，不是采取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方針，結果在一九二七年的几个月內，把人民已經取得的权利統統喪失干淨。”<sup>③</sup>

中国共产党人懂得針鋒相對的斗争方針，坚持針鋒相對的斗争方針。我們既反对投降主义，又反对冒险主义。这个正确的方針，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也保证了革命胜利以后，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取得的伟大成就。

一切革命的人民都贊成和欢迎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这个正确的斗争方針。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害怕和痛恨这个方針。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針鋒相對的方針，遭到苏共領導的恶毒攻击，这只能证明苏共領導根本不要反对帝国主义。他們

① 毛澤東：《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一一二六頁。

② 毛澤東：《關於重慶談判》。《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一一五八頁。

③ 毛澤東：《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一一二八頁。

攻击和污蔑針鋒相对的方針，不过是为了掩飾他們迎合帝国主义，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的錯誤路線。

苏共領導說，同帝国主义进行針鋒相对的斗争，岂不是要导致紧张局势嗎？这怎么得了呢？

按照这种邏輯，那就只能允許帝国主义侵略和威胁別人，而不許被侵略者进行斗争，只能允許帝国主义压迫別人，而不許被压迫者起来反抗。这是赤裸裸地为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开脫責任。这是十足的弱肉强食的哲学。

国际紧张局势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造成的。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面前，各国人民当然应当进行坚决的斗争。事实证明，只有經過斗争，才能够迫使帝国主义退却，才能够使国际局势得到真正的和緩。而对帝国主义一味退让，是不能得到真正的和緩的，相反，只会助长帝国主义的侵略。

我們从来反对帝国主义制造国际紧张局势，主张爭取和緩国际紧张局势。但是帝国主义一定要到处进行侵略，到处制造紧张局势，那也只会走向他們願望的反面。

毛泽东同志說，“美帝国主义自以为紧张局势总是对它自己有利，但是事实是，美国制造的这些紧张局势走向了美国人願望的反面，它起了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美国侵略者的作用。”

他还說，“美国垄断資本集团如果坚持推行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勢必有一天要被全世界人民处以絞刑。”<sup>①</sup>

---

① 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會議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九月九日《人民日报》。

一九五七年宣言說得好，“這些反人民的帝國主義侵略勢力所實行的政策使它們自取灭亡，自己造成埋葬自己的掘墓人。”

這是歷史的辯證法。那些把帝國主義奉為神明的人，很難懂得這種真理。

蘇共領導說，你們主張針鋒相對的鬥爭，就是拒絕談判。這也是亂說。

我們一向認為，在任何情況下都拒絕談判，這絕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

中國共產黨人在國內革命戰爭中，就曾經多次同國民黨進行談判。在中國解放的前夕，中國共產黨人仍然不拒絕談判。

在一九四九年三月，毛澤東同志說，不論是全面的和平談判，或者局部的和平談判，我們都應當做準備。“我們不應當怕麻煩、圖清靜而不去接受這些談判，我們也不應當糊里糊塗地去接受這些談判。我們的原則性必須是堅定的，我們也要有為了實現原則性的一切許可的和必需的靈活性。”<sup>①</sup>

在國際上，同帝國主義和反動派進行鬥爭，中國共產黨人同樣地以正確的态度對待談判。

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五一年十月談到朝鮮停戰談判的問題時說：

“我們很早就表示：朝鮮問題應當用和平方法予以解決，現在還是這樣。只要美國政府願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決

---

<sup>①</sup>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一四三七頁。

問題，不再如过去那样用种种可耻的方法破坏和阻撓談判的進行，則朝鮮的停戰談判是可能成功的，否則就不可能成功。”<sup>①</sup>

經過堅決的鬥爭，迫使美帝国主義在談判中接受了朝鮮的停戰協定。

我們積極參加了一九五四年的日內瓦會議，為恢復印度支那和平作出了貢獻。

我們對於侵佔着我國領土台灣的美國，也主張同它坐下來談判。中美大使級會談已經進行了八年多。

我們積極參加了一九六一年召開的關於老撾問題的日內瓦會議，促成了關於尊重老撾獨立和中立的日內瓦協議的簽訂。

是不是中國共產黨人只許自己同帝國主義國家進行談判，而偏偏反對蘇共領導人同帝國主義國家領導人談判呢？

當然不是這樣。

事實上，對於蘇聯政府同帝國主義國家進行的每一個有利於保衛世界和平而不是不利於保衛世界和平的談判，我們從來都是積極支持的。

一九六〇年五月十四日，毛澤東同志說過：

“我們支持首腦會議的召開，不管這種會議有無成就和成就的大小。但是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應當依靠各國人民的堅決鬥爭。”<sup>②</sup>

① 毛澤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的開幕詞》，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四日《人民日報》。

② 毛澤東主席同亞洲、拉丁美洲人士的談話，一九六〇年五月十五日《人民日報》。

我們贊成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談判。但是，絕對不能像赫魯曉夫那样地把世界和平的希望，寄托于談判，散布对于談判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从而麻痹各国人民斗争意志。

老實說，赫魯曉夫这样一种对待談判的錯誤态度，对于談判本身也是不利的。赫魯曉夫越是在帝国主义者面前步步退让，越是饥不择食，帝国主义的胃口就会越来越大。赫魯曉夫以历史上最大的談判迷的姿态出現，結果总是害单相思，屡次成为笑柄。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于投降主义者是从来不讲什么情面的。

## 保卫和平的道路和导致战争的道路

綜上所述，在战争与和平問題上，我們同苏共領導的分歧，是要不要反对帝国主义，要不要支持革命斗争，要不要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計劃，要不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同路線的分歧。

中国共产党，同其他一切真正革命的政党一样，一貫站在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最前綫。我们认为，为了維护世界和平，就必须不断地揭露帝国主义，动员和組織人民群众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就必须依靠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发展，依靠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依靠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依靠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斗争，依靠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統一战綫。

我們所主张的这条路綫，是符合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所規定的各国共产党的共同路綫的。

按照这条路綫，就可以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使爭取世界和平的斗争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按照这条路綫，就能够不断地增强以社会主义阵营为核心的的世界和平力量，不断地打击和削弱帝国主义战争勢力。

按照这条路綫，就能够使各国人民的革命不断发展壮大，牵制住帝国主义的手脚。

按照这条路綫，就可以充分調动一切可以調动的因素，包括利用美帝国主义同其他帝国主义的矛盾，最大限度地孤立美帝国主义。

按照这条路綫，就可以粉碎美帝国主义的核訛詐，打敗它的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計劃。

这是各国人民既取得革命胜利，又赢得世界和平的路綫。这是維护世界和平的正确的、有效的道路。

苏共領導所执行的路綫，同我們的路綫，同一切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的共同路綫恰恰相反。

苏共領導不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世界和平的敌人，而是指向社会主义阵营，削弱和破坏保卫世界和平的核心力量。

苏共領導用核訛詐来吓唬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不許他們支持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以便于美帝国主义把社会主义阵营孤立起来，便于美帝国主义鎮压各国人民的革命。

苏共領導用核訛詐来吓唬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

族，不許革命，并且伙同美帝国主义扑灭革命的“星星之火”，以便让美帝国主义在处于美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間的中間地带，放手地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苏共领导还吓唬美国的同盟国，不許他們进行反对美国控制的斗争，以便于美帝国主义奴役这些国家，巩固它的陣地。

苏共领导的这套做法，根本取消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斗争。

苏共领导的这套做法，根本取消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保卫世界和平的統一战綫。

苏共领导的这套做法，不是最大限度地孤立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而是最大限度地孤立世界和平力量。

苏共领导的这套做法，实际上取消了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任务。

这是一条适应美帝国主义“全球战略”的路綫。

这不是保卫世界和平的道路，而是助长战争危险导致战争的道路。

目前的世界，已經远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世界了。現在已經有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世界人民的觉悟已經大大提高。世界革命人民的力量已經大大增强。苏联人民、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世界各国人民，絕不能听凭帝国主义战争勢力和他們的吹鼓手們支配自己的命运。

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侵略和战争行为，正在教育世界各国人民逐步觉悟起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那些在战争与和平問題的認識上有錯誤观点的人，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面教育之下，我們相信，有很多人会改变过来。对此，我們寄予很大的希望。

我們相信，全世界共产党人，全世界人民，只要能够拆穿帝国主义的騙局，識破修正主义的謊言，把維护世界和平的担子担当起来，就一定能够粉碎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計劃，保卫住世界和平。



# 两种根本对立的 和平共处政策

六評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編輯部  
紅旗杂志編輯部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自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和平共处問題，要算是赫魯曉夫等同志讲得最多的一个問題了。

苏共領導口口声声說，他們忠实于并且創造性地发展了列寧的和平共处政策。他們把世界各国人民經過长期革命斗争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都記在自己的“和平共处”的功劳簿上。

苏共領導大肆宣揚帝国主义特別是美帝国主义贊成和平共处，大肆誣蔑中国共产党和一切馬克思列寧主义政党反对和平共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甚至胡說什么中国主张同帝国主义“进行发动战争的竞赛”。

苏共領導把自己背弃馬克思列寧主义、背弃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背弃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事业的許多言行，說成是符合列寧的和平共处政策的。

但是，“和平共处”这几个字果真能够成为苏共領導背叛馬克思列寧主义的一种护身符嗎？不能，不能，絕對不能。

摆在我們面前的有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

一种是列寧和斯大林的和平共处政策，这也就是一切馬克思列寧主义者，包括中国共产党人主张的和平共处政策；

另一种是反列寧主义的和平共处政策，这也就是赫魯曉夫等人主张的所謂“和平共处”总路綫。

現在，我們來看一看，列寧和斯大林的和平共處政策是怎樣的政策，而赫魯曉夫等人的所謂“和平共處”總路綫又是怎樣的貨色。

## 列寧和斯大林的和平共處政策

社會主義國家對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實行和平共處政策的思想，是列寧提出來的。這個正確的政策，是列寧和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共產黨和蘇聯政府長期實行的政策。

在十月革命以前，世界上根本沒有社會主義國家，當然也就不存在社會主義國家同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的問題。但是，早在一九一五年和一九一六年，根據對帝國主義所作的科學分析，列寧就預見到：“社會主義不能在所有國家內同時獲得勝利。它將首先在一個或者幾個國家中獲得勝利，而其餘的國家在某些時期內將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或者資產階級以前時期的國家”。<sup>①</sup>這也就是說，在一個時期之內，世界上將出現社會主義國家同資本主義國家和前資本主義國家同時並存的情況。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決定社會主義國家只能實行和平的外交政策。列寧說過，“只有工人階級才能在奪取政權以後，在實際上而不是口頭上執行和平政策”。<sup>②</sup>可以說，列寧的這種觀點，是和平共處政策的思想基礎。

---

① 列寧：《無產階級革命的軍事綱領》。《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七十五頁。

② 列寧：《關於目前政治形勢的決議草案》。《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〇九頁。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多次向全世界宣布苏维埃国家的和平外交政策。但是，帝国主义者却一心想把新生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扼杀在摇篮里。他们对苏维埃国家发动了武装干涉。面对着这种情况，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不武装保卫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就不能存在”。<sup>①</sup>

直到一九二〇年，伟大的苏维埃人民战胜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在苏维埃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形成了一定的相对的均势。经过了几年的实际较量，苏维埃国家站住了脚。苏维埃国家开始由战争转入了和平建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提出了和平共处政策的思想。事实上，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帝国主义才被迫接受同苏维埃国家“共处”。

列宁在世的时候，这种均势一直是极不稳定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处在严重的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列宁多次指出，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这种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和平相处的局面，能不能长久保持下去，是无法担保的。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列宁还不可能规定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政策的详细内容。但是，伟大的列宁已经为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定了正确的对外政策，也提出了和平共处政策的基本思想。

列宁关于和平共处政策的基本思想是什么呢？

第一，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是根本违反帝国主义意愿的。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实行和平的外交政策，

---

① 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一二八页。

但是，帝国主义总是不愿意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总是要利用一切可能，抓住一切机会，来反对以至消灭社会主义国家。

列宁說：“无论按国际帝国主义的客观地位來說或按它所体现的那个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來說，它都不能和苏维埃共和国和睦相处”。<sup>①</sup>

列宁还說过：“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議的。其结局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在这个结局还没有到来的时候，苏维埃共和国和资产阶级国家间的一系列最可怕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sup>②</sup>

因此，列宁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对帝国主义要经常提高警惕。他說，“所有工人和农民都应当記取的教訓，就是要时刻戒备，要记住我們是被那些公开表示极端仇恨我們的人、阶级和政府包围着的。必須记住，我們随时都有遭受任何入侵的危险。”<sup>③</sup>

第二，列宁指出，苏维埃国家之所以能够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是靠斗争得来的。这是苏维埃国家采取正确的政策，依靠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支持，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同帝国主义国家反复較量的結果。

列宁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說过：“这是常有的事情，你打

---

① 列宁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八十頁。

② 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一二八——一二九頁。

③ 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关于共和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一二一頁。

痛了敌人，他就会来讲和的。我們曾不止一次地向欧洲帝国主义者老爷們說我們同意和平，但是，他們却幻想奴役俄国。現在他們懂得他們的幻想是一定不能實現了。”<sup>①</sup>

列宁在一九二一年指出，“各帝国主义强国虽然切齿痛恨苏維埃俄国并且企图进攻苏維埃俄国，但它们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分崩离析愈来愈厉害了，团结愈来愈削弱了，而拥有十亿以上人口、受尽压迫的殖民地各国人民的反抗却一年比一年、一月比一月、甚至一星期比一星期更加剧烈。”<sup>②</sup>

第三，列宁在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时候，对资本主义世界不同类型的国家，采取不同的方針。

列宁特別重視同受帝国主义欺侮和压迫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他指出，“一切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帝国主义的世界政策也就促成了一切被压迫民族的接近、联盟和友好”。他說，苏維埃国家的和平政策可以“使俄罗斯苏維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同它周围愈来愈多的邻国的联系日益密切起来”。<sup>③</sup>

列宁还說：“現在我們提出的主要任务是：战胜剥削者并把动摇者爭取过来，这是世界性的任务。許多資產阶级国家就是动摇的：作为資產阶级国家，它們仇恨我們；作为被压迫

① 列寧：《在全俄党的农村工作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列寧全集》第三十卷，第一二三——一二四頁。

② 列寧：《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會議的閉幕詞》。《列寧全集》第三十二卷，第四二七頁。

③ 列寧在全俄苏維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報告》。《列寧全集》第三十一卷，第四四五、四五六頁。

国家，它們又寧願同我們講和平。”<sup>①</sup>

对于帝国主义国家，例如美国，列宁說：同美国保持和平的基础是，“让美国資本家不要触犯我們”。“我們这方面沒有任何障碍。像其他任何国家的資本家一样，美国資本家方面的帝国主义才是障碍”。<sup>②</sup>

第四，列宁提出的和平共处政策，是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在处理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关系方面的政策。他从来没有把和平共处政策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全部内容。列宁一再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最根本的原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列宁說：“苏維埃俄国认为，能够帮助全世界的工人进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艰苦斗争是最大的驕傲。”<sup>③</sup>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发布的和平法令中，在向一切交战国建議立即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的同时，号召资本主义国家的觉悟的工人“以多方面无比坚决果敢的行动，帮助我們把和平事业以及使被剥削劳动群众摆脱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的事业有成效地进行到底”。<sup>④</sup>

列宁为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党綱草案中，明确地規定，“支持先进国家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运

① 列宁：《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二九二頁。

② 列宁：《答美国〈紐約晚報〉記者問》。《列寧全集》第三十卷，第三三三——三四四頁。

③ 列寧：《給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和彼得格勒工人、紅軍代表苏維埃》。《列寧全集》第三十三卷，第三七五——三七六頁。

④ 列寧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維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和平問題的報告》。《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二九頁。

动”，“支持一切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主运动和革命运动”，是党的国际政策的重要内容。<sup>①</sup>

第五，列宁一向认为，被压迫阶级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是不能和平共处的。

列宁在《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中指出，“即使是最开明最民主的资产阶级，也已经不惜采取任何欺骗和犯罪的手段了，不惜屠杀千百万工人和农民来挽救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厄运了”。列宁的结论是：“凡是以为可以用和平方式使资本家服从大多数被剥削者意志，可以通过和平的、改良主义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都不仅是极端的市侩的愚蠢行为，而且是对工人的公然的欺骗，对资本主义的雇佣奴役制的粉饰和对真理的隐瞒。”<sup>②</sup>

列宁多次指出帝国主义的所谓民族平等的虚伪性。他说：“国际联盟和协约国战后的全部政策到处加强了先进国无产阶级和殖民地附属国一切劳动群众的革命斗争，加速了所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民族能够和平共居和一律平等的市侩的民族幻想的破产，从而更清楚更尖锐地揭示了这个真理。”<sup>③</sup>

以上这些，就是列宁关于和平共处政策的基本思想。

斯大林坚持了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斯大林在担任苏联

---

① 列宁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所作的《党纲草案草稿》。《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一四四页。

② 列宁：《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一六三页。

③ 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一二六页。

領導的三十年中，一直实行这种和平共处政策。只是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苏联发动侵略战争或者武装挑衅的时候，苏联才不得不进行卫国战争和自卫反击。

斯大林指出，“我国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的基础就在于两种对立的体系可以共处”。“同各资本主义国家保持和平的关系，是我們必須負擔的任务”。<sup>①</sup>

斯大林还指出，“只要双方有合作的願望，决心履行所承担的义务，遵守平等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則，資本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和平共处是完全可能的。”<sup>②</sup>

在坚持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同时，斯大林坚决反对为了討好帝国主义而放弃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他曾經尖銳地指出，存在着两条对立的对外政策，“二者必居其一”：

一条是，“我們今后仍将执行革命政策，把各国无产者和被压迫者團結在苏联工人阶级的周围，——那时国际資本将千方百計地阻撓我們前进”；

另一条是，“我們放弃自己的革命政策，对国际資本做一系列原則性的让步，——那时国际資本大概不会反对‘帮助’我們，使我們的社会主义国家蛻化为‘善良的’資产阶级共和国。”

斯大林举例說，“美国要求我們从原則上放弃支持別国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的政策，說什么如果我們能做这种让步，那末

---

① 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二四六頁。

② 斯大林：《答美国报界一些編輯提出的問題》，一九五二年四月二日苏联《真理报》。

一切都好办了。……我們也許可以做这种让步吧？”

斯大林接着回答說，不，“我們不能做諸如此类的让步，不能背叛自己”。①

斯大林的这番話，直到現在仍然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的确有两种根本对立的对外政策，的确有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善于識別这两种不同的政策，坚持列寧和斯大林的政策，坚决反对被斯大林痛斥的那种背叛的、投降的、不支持革命的政策，坚决反对那种把社会主义国家蛻化为“善良的”資产阶级共和国的政策，是一切馬克思列寧主义者的重要任务。

## 中国共产党坚持列寧的和平共处政策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硬說中国共产党“不相信和平共处的可能性”，誣蔑中国共产党反对列寧的和平共处政策。

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嗎？不，当然不是这样。

任何尊重事实的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始終不渝地执行列寧的和平共处政策，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在一系列国家中取得了胜利，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民族解放运动空前发展，出現了一系列新获得政治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大大削弱，帝

---

① 斯大林：《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  
《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四十七、四十八頁。

国主义各国之間的矛盾也日益尖銳化。这种形势，为社会主义国家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实行和平共处政策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执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过程中，丰富了它的內容。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誕生的前夜，毛泽东同志就說过：“我們向全世界声明：我們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計劃。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願意斷絕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結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虛伪的友好态度，我們就願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权的原則的基础之上，談判建立外交关系的問題。中国人民願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間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經濟。”<sup>①</sup>

根据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这一方針，我們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所通过的共同綱領中，以后，在一九五四年九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都明确地規定了和平外交政策。

中国政府在一九五四年倡議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項原則。这就是：互相尊重領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在一九五五年的万隆會議上，我国同亚非各国一起，在五項原則基础上，共同制定了十項原則。

---

<sup>①</sup> 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會議筹备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七〇頁。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在国际事务方面的实践經驗，进一步闡述了我国对外政策的总方針。他說：“为了爭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我們必須进一步地发展同社会主义陣營中各个兄弟国家的友好合作，并且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國家加强團結。我們必須爭取同一切願意和我們和平相处的國家，在互相尊重領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們都必須給以积极的支持。”<sup>①</sup>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同志又說：

“巩固同苏联的團結，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團結，這是我們的基本方針，基本利益所在。”

“再就是亚非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我們应当巩固和发展同它們的團結。”

“至于帝国主义国家，我們也要團結那里的人民，并且爭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决不可以对他們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sup>②</sup>

十四年来，我們在国际事务中，对于不同类型的国家，对于同一类型国家的不同情况，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針。

第一，我們把社会主义国家同資本主义国家加以区别。对待社会主义国家，我們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互相援助的原則。我們把維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陣營各国的團結，作为我們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針。

---

①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詞》。

②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

第二，我們把新获得政治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加以区别。

民族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同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同帝国主义有着深刻的矛盾。它们在反对帝国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和维护世界和平等方面，同社会主义国家有着共同的利益。这就使得社会主义国家同民族主义国家建立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的关系，有着广泛的和现实的可能性。这种关系的建立，对于加强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的团结、促进各国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我們一貫坚持巩固和发展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的方針。同时，对于那些违反和破坏五項原則的国家，例如印度，我們进行了必要的和适当的斗争。

第三，我們把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加以区别。对于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我們也是区别对待的。

在国际阶级力量对比越来越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情况下，在帝国主义力量日益削弱及其相互間矛盾日益尖銳化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依靠本身力量的壮大，依靠各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依靠同民族主义国家的团结，依靠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斗争，利用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有可能使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国家不得不同意建立某种程度的和平共处关系。

在坚持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同时，我們坚定不移地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我們积极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积极支持西欧、北美和大洋洲各国的工人运动，积极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积极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

所有这些，都是集中于一个目标，这就是，以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无产阶级为核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统一战线。

十几年来，中国政府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同许多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发展了经济、文化往来。中国先后同也门、缅甸、尼泊尔、阿富汗、几内亚、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加纳等国，签订了友好条约、和平友好条约或者友好互助和互不侵犯条约；并且还同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圆满地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持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所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就，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

苏共领导制造中国反对和平共处的谣言，是别有用心的。他们的目的，拆穿了说，就是要掩盖他们自己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勾结帝国主义的丑恶面目。

## 苏共领导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

真正违反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不是我们，而是苏共领导。

苏共领导把他们的和平共处说得天花乱墜。他们关于和平共处问题的主要观点是什么呢？

(一) 苏共领导认为，和平共处是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

凌駕一切的最高原則。他們說，和平共處是“現時代的至高無上的絕對命令”，是“時代的無條件的要求”。<sup>①</sup> 他們還說，“和平共處是解決社會所面臨的最主要問題的最好的和唯一可行的道路”，<sup>②</sup> 和平共處原則應當成為“整個當代社會生活的基本法則”。<sup>③</sup>

(二) 苏共領導認為，帝國主義現在已經願意接受和平共處，已經不是和平共處的障礙。他們說，“不少西方國家的政府和國家領導人現在主張和平與和平共處”，<sup>④</sup> “越來越清楚地理解到和平共處的必要性”。<sup>⑤</sup> 他們特別宣揚，美國總統“承認不同社會制度國家之間的和平共處的理智性和現實性”。<sup>⑥</sup>

(三) 苏共領導主張同帝國主義國家特別是美國實行“全面的合作”。他們說，蘇美兩國“能夠找到為了全人類幸福而協調一致地行動和努力的基礎”，<sup>⑦</sup> “能夠為鞏固和平和建立所有國家的真正國際合作而攜手前進”。<sup>⑧</sup>

(四) 苏共領導認為，和平共處是“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

① 波諾馬廖夫：《世界共產黨人的勝利旗幟》，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八日蘇聯《真理報》。

② 魯勉采夫：《我們的共同的思想武器》，一九六二年第一期《和平與社會主義問題》雜誌。

③⑧ 赫魯曉夫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三日在聯合國大會上的演說。

④ 赫魯曉夫一九六〇年二月二十一日在印度尼西亞日惹加渣瑪達大學的講話。

⑤ 赫魯曉夫一九六〇年一月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的報告。

⑥ 《關於美國總統肯尼迪先生的談話》，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四日蘇聯《消息報》編輯部文章。

⑦ 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十日給肯尼迪的賀電。

各国对外政策的总路綫”。<sup>①</sup>

(五) 苏共领导还认为，“和平共处原則正在决定苏共和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外政策的总路綫”，<sup>②</sup>是当前“共产主义的战略基础”，全世界的共产党人都要“把爭取和平共处的斗争作为自己政策的总原則”。<sup>③</sup>

(六) 苏共领导把和平共处看作是各国人民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前提。他們认为，各国人民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是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条件下取得的”。<sup>④</sup>他們說，“恰恰是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情况下，古巴实行了社会主义革命，阿尔及利亚人民获得了民族独立，四十多个国家取得了民族独立，各兄弟党成长壮大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增长了。”<sup>⑤</sup>

(七) 苏共领导认为，和平共处是“帮助国际革命工人运动达到其基本的阶级目标的最好方法”。<sup>⑥</sup>他們說，在和平共处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增长了。他們并且认为，社会主义在經濟竞赛中的胜利，“将意味着对全部资本主义关系的毁灭性的打击”。<sup>⑦</sup>“当苏联人民享受到共产主义的幸福的时候，世界上又会有几亿人說：‘我

---

① 赫魯曉夫一九六一年七月五日在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駐蘇使館的招待会上的讲话。

②⑦ 波諾馬廖夫：《革命运动的若干問題》，一九六二年第十二期《和平和社会主义問題》杂志。

③ 《和平共处和革命》，一九六二年第二期苏联《共产党人》杂志。

④ 波諾馬廖夫：《資本主义总危机的新阶段》，一九六一年二月八日苏联《真理报》。

⑤ 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給中共中央的信。

⑥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給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們贊成共产主义！”<sup>①</sup>那时，就是资本家也会“轉而加入共产党”。

請看，苏共领导的这些观点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究竟有什么共同之点呢？

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关系方面的政策，而赫鲁曉夫却把和平共处說成是当代社会生活的最高原則。

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是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的国际政策的一个方面，而赫鲁曉夫却把和平共处引伸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綫，并且进而引伸为全世界所有共产党的总路綫。

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而赫鲁曉夫的“和平共处”则是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助长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

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是从国际阶级斗争观点出发的，而赫鲁曉夫的“和平共处”则是在国际范围内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

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是从国际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出发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同时，应当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而赫鲁曉夫的“和平共处”则是用和平主义来代替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背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赫魯曉夫把和平共处政策变成了阶级投降政策。他利用

---

① 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綱領》。

和平共处的名义，背弃了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則，閹割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灵魂，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歪曲得不成样子，篡改得面目全非。

这是对馬克思列寧主义的明目张胆的背叛！

### 三个原則性的分歧

苏共領導同我們，同一切馬克思列寧主义政党和馬克思列寧主义者，在和平共处問題上的分歧，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要不要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分歧，而是究竟怎样正确对待列寧的和平共处政策的原則分歧。这些分歧，主要集中在下面的三个問題上。

**第一个問題：为了爭取實現和平共处，要不要同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派进行斗争？實現和平共处，能不能消除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間的对立和斗争？**

馬克思列寧主义者一向认为，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間实行和平共处，从社会主义国家方面說来，沒有任何困难。和平共处的障碍从来都是来自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派。

和平共处五項原則，是針對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提出的。根据和平共处五項原則，在国际关系中，不容許侵犯別国的領土和主权，不容許干涉別国的內政，不容許損害別国的利益和平等地位，不容許发动侵略战争。而侵略和奴役别的国家和民族，是帝国主义的本性。帝国主义存在一天，这种本性是絕不会改变的。因此，就帝国主义的本性來說，它

是絕不願意接受和平共处五項原則的。只要有可能，帝国主义总是要破坏以至消灭社会主义国家，总是要侵略和奴役别的国家和民族。

历史表明：只是由于种种不利的客观原因，帝国主义才不敢冒险发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或者被迫停战，接受某种程度的和平共处。

历史也表明：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間，始終存在着尖銳的复杂的斗争，有时甚至发生直接的軍事冲突和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以来，即使在不发生热战的情况下，帝国主义仍然不断进行冷战，帝国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是处在冷战共处的状态中。帝国主义国家在积极扩軍备战的同时，总是千方百計地在政治、經濟、意識形态等方面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甚至进行軍事挑衅和战争威胁。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冷战，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反对这种冷战的斗争，这是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的表现。

帝国主义不但对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全世界到处推行它們的侵略計劃和战争計劃，镇压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

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不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同帝国主义进行針鋒相对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时紧时松，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赫魯曉夫却不顾这些铁的事实，一味宣扬帝国主义已經承认和平共处的必要性，并且把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看作是同和平共处政策不相容的。

在赫魯曉夫看来，甚至当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派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军事威胁和武装进攻的时候，或者提出损害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和尊严的屈辱性要求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也还是只有退让再退让，迁就再迁就。

正是按照这种逻辑，赫魯曉夫把他在加勒比海危机中步步退让，拿原则作交易，俯首贴耳地接受美帝国主义的屈辱性要求，叫做“和平共处的胜利”。

正是按照这种逻辑，赫魯曉夫把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坚持正确的原则，把中国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印度反动派的武装进攻实行自卫反击，叫做“破坏和平共处”。

赫魯曉夫有的时候也讲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的斗争，但是，他是怎样看待这个斗争的呢？

赫魯曉夫说：“必须努力使两种制度之间不可避免的斗争变成只是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sup>①</sup>

在这里，政治斗争不见了！

赫魯曉夫还说，“列宁的不同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国家的和平共处原则意味着不仅仅没有战争，意味着不是暂时的、不稳定的休战状态。它以这些国家之间保持友好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为前提，规定建立和发展各种形式的和平国际合作。”<sup>②</sup>

在这里，任何斗争都不见了！

赫魯曉夫像魔术师一样，变来变去，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

① 赫魯曉夫一九六〇年一月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

② 赫魯曉夫答奥地利教授汉斯·蒂林问，一九六二年一月三日苏联《真理报》。

抹煞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对立，抹煞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的根本矛盾，抹煞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把两种制度和两个阵营之间的和平共处变成了“全面合作”。

## 第二个問題：和平共处能不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綫？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綫，必須体现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最根本的原则，必須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最基本的内容。

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最根本的原则是什么呢？这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

列宁說过：“同先进国家的革命者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結成联盟，反对所有的帝国主义者，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对外政策。”<sup>①</sup>列宁所提出的这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应当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指針。

在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以后，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要处理三个方面的关系，这就是：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

因此，在我們看来，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綫应当包括下列內容：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間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在五項原則的基础上，爭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

---

<sup>①</sup> 列寧：《俄国革命的对外政策》。《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七十二頁。

策和战争政策；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这三項內容是互相联系的，缺一不可的。

苏共领导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的总路綫片面地归結为和平共处，我們要問，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怎样处理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关系呢？难道社会主义国家之間只是和平共处的关系嗎？

当然，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間，也必須相互遵守五項原則，絕不容許破坏兄弟国家的領土完整，絕不容許侵犯兄弟国家的独立主权，絕不容許干涉兄弟国家的內政，絕不容許在兄弟国家內部进行顛覆活动，絕不容許在兄弟国家关系中违反平等互利的原則。但是，仅仅实行这些原則，是远远不够的。一九五七年宣言指出，“这些原則是很重要的，但是還沒有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的全部实质。兄弟般的互相援助，是它們的相互关系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这种互相援助有力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則。”

苏共领导把和平共处作为对外政策的总路綫，这实际上就是意味着取消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互助合作关系，把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当作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看待，这也就是意味着取消社会主义阵营。

苏共领导把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綫片面地归結为和平共处，我們要問，社会主义国家又应当怎样处理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呢？难道掌握了政权的无产阶级，同還沒有获得解放的阶级兄弟，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不是相互支援的关系，而仅仅是和平共处的关系嗎？

十月革命以后，列寧曾經一再指出，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推进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根据地。斯大林也說过：“在一个国家內胜利的革命，不应当把自己看做是独立自在的东西，而应当看做是用以加速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胜利的助力和手段。”<sup>①</sup>“它是世界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强大基地。”<sup>②</sup>

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絕不能仅仅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还必須正确地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还必須正确地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必須把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作为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作为对外政策的重要內容。

同列寧和斯大林相反，赫魯曉夫把和平共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綫，这也就是从对外政策中排除了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这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任务。这絕不是对和平共处政策的什么“創造性发展”，而是借口“和平共处”，背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第三个問題：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能不能作为全世界所有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綫？能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

我们认为，和平共处指的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間的关系，指的是独立的主权国家之間的关系。无产阶级只有在取

---

① 斯大林：《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三四四頁。

② 同上，第三四七頁。

得了革命胜利之后，才有可能和必要实行和平共处政策。对于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來說，他們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統治，爭取自己的解放，而不應該也不可能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实行和平共处。

因此，把和平共处引伸到被压迫阶级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的关系中去，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引伸为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政策，或者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服从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都是錯誤的。

我們一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正确地执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有利于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有利于团结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民和国家，从而也有利于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同时，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直接打击和削弱侵略势力、战争势力和反动势力，有利于世界和平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从而也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爭取实现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正确地执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利益是一致的。

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爭取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同各国人民的革命，这毕竟是两类不同的問題。

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給苏共中央的复信指出：“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間实行和平共处，这是一回事。和平共处根本不容許、也完全不可能触动共处国家的社会制度的一根毫毛。而各国的阶级斗争，民族解放斗争，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

义过渡，这是另一回事。这些斗争，都是为了改变社会制度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和平共处根本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任何一个国家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只能经过本国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在阶级社会中，把和平共处看作是“解决社会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的最好的和唯一可行的道路”，把和平共处看成为“整个当代社会生活的基本法则”，这是完全错误的否定阶级斗争的社会和平主义，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明显的背叛。

早在一九四六年，毛泽东同志就对这两类不同的问题加以区别，并且明确地指出：苏联同美国、英国、法国在若干问题上达成的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sup>①</sup>

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方针。正是在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正确方针的指导下，中国人民毅然决然地把革命进行到底，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同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相反，苏共领导把已经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在处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关系方面的政策，同全世界所有共产党的总路线混为一谈，企图用前者代替后者，要各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一律服从苏共领导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他们自己不革命，也要别人不革命，他们自己不反对帝国主义，也要别人不反对帝国主义。

关于这一点，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和赫鲁晓夫最近的一些讲话力图加以否认。他们说，指责苏共领导把和平共处引伸

---

<sup>①</sup> 毛泽东：《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一八一页

到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关系中去，是“骇人听闻的诽谤”。他们甚至装模作样地说，和平共处“不能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同资本进行的阶级斗争以及民族解放运动”。

但是，这种抵赖是没有用处的。

我们要问苏共领导：和平共处政策只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一个方面，为什么你们直到最近还说和平共处政策是“在世界范围内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时期的战略路线”<sup>①</sup>呢？你们要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被压迫民族的共产党都把和平共处作为自己的总路线，这难道还不是要用你们的“和平共处”政策来代替各国共产党的革命路线，把和平共处政策任意引伸到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关系中去吗？

我们还要问苏共领导：各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只能主要地依靠自己的斗争，怎么能把这些胜利说成是以和平共处为前提，或者是和平共处的结果呢？你们的这种说法，难道还不是要把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从属于你们的所谓和平共处政策吗？

我们还要问苏共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成就和在经济竞赛中取得的胜利，无疑会对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起着示范和鼓舞的作用，但是，怎么能够说，不是通过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而是通过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呢？

---

<sup>①</sup> 《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致》，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六日苏联《真理报》编辑部文章。

苏共領導鼓吹什么依靠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就可以給全部資本主义关系以“毁灭性的打击”，就可以在全世界实现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这实际上就是认为，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根本用不着进行斗争，用不着起来革命，用不着推翻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統治，只要安安靜靜地等待着，等到苏联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超过最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普天之下的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奴隶，就都可以同压迫者、剥削者一起，进入共产主义了。这难道不正是苏共領導要用所謂“和平共处”来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取消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嗎？

从上面三个問題的分析中，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們同苏共領導的分歧，是重大的原則性的分歧。这种分歧的实质在于：我們的和平共处政策是列宁主义的，是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則为基础的，是有利於反对帝国主义、維护世界和平的事业的，是符合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的利益的；苏共領導的所謂“和平共处”总路綫，是反列宁主义的，是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則的，是有害於反对帝国主义、維护世界和平的事业的，是违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革命斗争的利益的。

## 苏共領導的“和平共处”总路綫 适应美帝国主义的需要

苏共領導的“和平共处”总路綫，遭到了一切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各国革命人民的坚决拒絕，但是受到了帝国主义

的热烈贊揚。

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的代言人，毫不掩飾他們對蘇共領導的所謂“和平共處”總路線的欣賞。他們把赫魯曉夫看作是“西方在莫斯科的最好的朋友”，<sup>①</sup>說“蘇聯總理尼基塔·赫魯曉夫的行動像個美國政治家”。<sup>②</sup>他們說，“對自由世界來說，赫魯曉夫同志被看作是俄國人最好的總理。他是真正相信和平共處的”。<sup>③</sup>他們公開表示，“改善蘇美關係的這種可能性，使美國國務院一些人士覺得，美國應當在某些限度內使赫魯曉夫的任務得到方便”。<sup>④</sup>

帝國主義一向敵視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共處政策，叫囂“共處這個字眼是既可怕又可惡的”，“讓我們把這種暫時的、不自然的共處觀念拋進垃圾堆”。<sup>⑤</sup>為什麼他們現在却對赫魯曉夫的“和平共處”總路線發生這麼大的興趣呢？這是因為，帝國主義已經看到，赫魯曉夫的“和平共處”總路線對帝國主義是有利的。

美帝國主義為了實現它的消滅各國人民革命，消滅社會主義陣營，獨霸全球的戰略目標，歷來都是採取戰爭的與和平的兩手策略。在國際形勢的發展對它越來越不利的情況下，

---

① 《我們對尼基塔必須友善到什麼程度？》，一九六二年三月九日美國《時代》周刊。

② 哈里曼一九六三年八月十八日的電視談話。

③ 《肯尼迪幫助赫魯曉夫》，一九六三年四月十八——二十四日英國《時與潮》周刊。

④ 法新社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華盛頓電，綜述美國政府官員對蘇共中央的公開信的評論。

⑤ 美國前副國務卿狄龍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日關於美外交政策的演說。

美帝国主义需要在继续扩军备战的同时，更多地玩弄和平阴谋。

杜勒斯早在一九五八年就提出，美国要全力以赴地执行“用和平手段取得胜利”的“高尚战略”。<sup>①</sup>

肯尼迪上台以后，继承和发展了杜勒斯这一“和平战略”，并且大讲“和平共处”。他說，“我們需要一种比氢弹好得多的武器，……这种更好的武器就是和平合作”。<sup>②</sup>

这是不是說，美帝国主义真的願意接受和平共处，或者用苏共领导的話來說，承认了“和平共处的明智性和现实性”了呢？当然不是这样。

人們只要认真地分析一下，就不难看出美帝国主义所說的“和平共处”的真正的含义和目的。

它的真正含义和目的是什么呢？

第一，美帝国主义力图用所謂“和平共处”来束缚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的手脚，不許它們支持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杜勒斯說过：“就苏联政府而論，如果它摆脱国际共产主义的规定方向，而主要謀求俄国国家和人民的福利的話，它是能够結束‘冷战’的。同样，如果国际共产主义放弃它在全世界的目标，……‘冷战’也能結束。”<sup>③</sup>

肯尼迪說过：如果要改善美苏关系，苏联就必须放弃“使全世界共产主义化”的計劃，就必须“只照管它的本国利益，并

---

① 杜勒斯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四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的演說。

② 肯尼迪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日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說。

③ 杜勒斯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在美國众議院外交委員會的发言。

且只照管使它的人民在和平的条件下过美好的生活”。①

腊斯克說得更加露骨。他說，“在共产党领导人放弃他們的世界革命目标之前，是不可能获得有保障的持久和平的”。他还說，一些迹象表明，苏联领导人“对于他們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承担的义务和加于他們的负担和风险抱有反感”。他甚至公开要求苏联领导人“撇开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幻想而从那里繼續前进”。②

这些話的意思是再清楚不过了。美帝国主义把资本主义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为爭取自己的解放而进行的革命斗争，都說成是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全世界共产主义化”的結果。他們向苏联领导人說：你們希望同美国和平共处嗎？可以的！条件是你們絕對不能支持资本主义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并且要負責使这些国家的人民不起来革命。这样，按照美帝国主义的如意算盘，就可以便利于他們放手地扑灭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的革命运动，把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人民都置于美帝国主义的奴役和統治之下。

第二，美帝国主义在所謂“和平共处”的名义下，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力图实现資本主义制度的复辟。

杜勒斯說过：“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維持現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轉变”。③“处于守势是不够的，自由必須成为能

① 肯尼迪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同苏联《消息报》主編阿朱別依的談話。

② 腊斯克一九六三年九月十日在美国退伍軍人团全国大会上的讲话。

③ 杜勒斯一九五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在紐約州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的演說。

够渗透进去的积极力量”。<sup>①</sup>“我們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內部的演化”。<sup>②</sup>

艾森豪威尔說过：美国将竭尽全力使用“和平手段”，“以便让那些处在独裁暴政束縛下的人民，能够最終享有用自由表决来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sup>③</sup>

肯尼迪說过：“我們的任务是，尽我們的一切力量”，使“苏維埃帝国以及各大洲正在发生的变化，都能給更多的人带来更大的自由，并且带来世界和平”。<sup>④</sup>肯尼迪还宣布对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奉行一种耐心地鼓励自由、謹慎地压制暴政的政策”，以便为这些国家的人民提供所謂“自由选择”。<sup>⑤</sup>

这些話也是非常清楚的。美帝国主义把社会主义制度誣蔑为“独裁”和“暴政”，把资本主义复辟說成是“自由选择”。他們向苏联领导人說：你們希望同美国和平共处嗎？可以的！但是，这絕不意味着美国承认社会主义国家的現状，相反地，社会主义国家必須恢复資本主义制度。这也就是說，对于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美帝国主义絕不甘心，它总是妄想要消灭一切社会主义国家。

总之，美帝国主义的所謂“和平共处”的含义是：一切受帝国主义奴役和統治的人民不許爭取解放，一切已經解放了的

---

① 杜勒斯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四日在加利福尼亞州商会的演說。

② 杜勒斯一九五九年二月八日在美國众議院外交委員会上的证詞。

③ 艾森豪威尔一九六〇年九月三十日在芝加哥美籍波兰人大会上的讲话。

④ 肯尼迪：《和平战略》。

⑤ 肯尼迪一九六〇年十月一日在美籍波兰人大会上的演說。

人民必須重新受帝国主义的奴役和統治，全世界都要統一到美国的所謂“自由世界大家庭”中去。

人們不難看到，苏共領導的“和平共处”总路綫，正好是投合了美帝国主义的口味。

苏共领导借口“和平共处”，竭力討好美帝国主义，不断地宣揚美帝国主义的代表人物“关怀和平”，这恰恰适应了美帝国主义的和平欺騙政策的需要。

苏共领导借口“和平共处”，把和平共处引伸到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关系中去，反对革命，取消革命，这恰恰适应了美帝国主义不許社会主义国家支持資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革命的要求。

苏共领导借口“和平共处”，在国际范围内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鼓吹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全面合作”，为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渗透大开方便之門，这恰恰适应了美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的要求。

帝国主义从来是最好的反面教員。在这里，我們不妨把杜勒斯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說过的两段話抄录在下边。

杜勒斯說：“有迹象表明，在苏联內部有要求較大的自由主义的力量”。“如果这种力量在苏联内部繼續发展，而且声勢日大的話，那么，我們就可以认为，也有理由希望，像我曾經說过的，在十年或者一代期間里，我們可以达到我們政策的伟大目标，这就是出現这样一个俄国，它是由能够反映俄国人民的願望、放弃了統治全世界的掠夺野心，并且遵循文明国家的原則和联合国宪章中所体现的原則行事的人們所統治

的。”<sup>①</sup>

杜勒斯还說：“长远的前景——說实在的，我要說，长远的必然性是，苏联統治者們目前的政策将要有所演变，从而他們的民族主义的成分将要增加，而国际主义的成分将要減少。”<sup>②</sup>

看来，杜勒斯的幽灵纏住了那些背叛馬克思列寧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人，以致他們簡直对所謂“和平共处”总路綫着了迷，根本不願意想一想，他們的所做所为是多么符合美帝国主义的希望。

## 苏美合作是苏共領導的 “和平共处”总路綫的灵魂

苏共領導几年来开口“和平共处”，閉口“和平共处”，实际上他們对待中国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不仅是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則的，而且也不符合和平共处五項原則。苏共領導所以不断宣揚和平共处是他們对外政策总路綫，說穿了，就是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要全世界所有共产党，都服从他們这些年来梦寐以求的苏美合作。

苏美合作主宰世界，这是苏共領導的“和平共处”总路綫的灵魂。

請看他們的妙論：

“現代两个最伟大的强国——苏联和美国，把世界上任何

---

① 杜勒斯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五日在記者招待会上的談話。

② 杜勒斯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在記者招待会上的談話。

一个其它的国家都远远地留在后面。”<sup>①</sup>

“这两个国家中的每一个，率领着一大批国家——苏联率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美国——资本主义阵营。”<sup>②</sup>

苏联和美国“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我們为和平而联合起来，那么就不会有战争。那时，如果有某个瘋子想挑起战争，我們只要用手指吓唬他一下，就足以使他安静下来”。

“在苏联政府首脑尼·謝·赫魯曉夫和美国总统約·肯尼迪之間达成協議，决定人类命运的国际問題就会得到解决。”<sup>③</sup>

我們要問苏共領導：美帝国主义是世界人民的最凶恶敌人，是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这一点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上是写得清清楚楚的，你們怎么能够同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联合起来”保障和平呢？

我們要問苏共領導：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三十多亿人口，难道都无权掌握自己的命运，都必須規規矩矩地听从苏美两个“巨人”、两个“最伟大的强国”的摆布嗎？你們的这种狂妄的謬論，不是十足的大国沙文主义，十足的强权政治嗎？

我們还要問苏共領導：你們当真以为，只要苏美两国达成協議，只要两个“大人物”达成協議，就可以决定全人类的命运，就可以解决一切国际問題嗎？你們錯了，完完全全錯了！从古到今，从来就沒有这样的事，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更不可能有这样的事。現在世界上存在着錯綜复杂的矛盾，有社

---

①② 尼·尼·雅科夫列夫著《三十年来……》（苏联为纪念苏美建交三十周年出版的小册子）。

③ 葛罗米柯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在苏联最高苏維埃會議上的讲话。

会主义陣營同帝国主义陣營的矛盾，有資本主义国家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有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有帝国主义垄断资本集团之間的矛盾。难道苏美两国达成協議，这些矛盾就会消失了吗？

在苏共領導的心目中，只看得起一个美国。为了追求苏美合作，苏共领导不惜背弃苏联人民的真正盟友，不惜背弃至今还处于帝国主义資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兄弟以及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苏共领导极力破坏社会主义陣營。他們用尽一切造謠誹謗的办法攻击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施加政治的和經濟的压力。对于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他們要置之死地而后快。他們同美帝国主义一道向革命的古巴施加压力，要古巴牺牲自己的主权和尊严。

苏共领导极力破坏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他們充当社会改良主义的传教士，瓦解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革命斗志。他們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破坏民族解放运动，越来越露骨地充当美国新殖民主义的辯护士。

苏共领导为了追求苏美合作，費了这样大的力气，付出了这样巨大的代价，他們究竟从美帝国主义那里捞到了什么呢？

从一九五九年以來，赫魯曉夫就对苏美两国首脑会晤着了迷。他在这个問題上不知做了多少好梦，散布了多少幻想。他热烈贊頌艾森豪威尔是一个“懂得大政策”的“大人物”，<sup>①</sup>热烈贊頌肯尼迪“理解到这两个强大国家的政府所負担的重

---

① 赫魯曉夫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七日在紐約市长的早宴上的讲话。

大責任”。<sup>①</sup> 苏共領導大肆宣揚所謂“戴維營精神”，大肆宣揚維也納會晤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蘇聯報刊鼓吹說，蘇美兩國首腦坐在一起，人類歷史就進入了“新的轉折點”；這兩個“大人物”一握手，國際關係就出現了“新紀元”。

但是，美帝國主義是怎樣對待蘇共領導的呢？戴維營會談一個多月以後，艾森豪威爾公開宣布：“我不知道有任何戴維營精神”。戴維營會談七個多月以後，艾森豪威爾派遣U—2間諜飛機侵犯蘇聯，破壞了四國政府首腦會議。維也納會晤以後不久，肯尼迪公然提出蘇美二十年和平的狂妄條件，那就是：蘇聯不得支持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恢復資本主義制度。維也納會晤一年多以後，肯尼迪下令對古巴實行海盜式的軍事封鎖，製造了加勒比海危機。

“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喧嚷一時的“戴維營精神”、“人類歷史的轉折點”、“國際關係的新紀元”，如此等等，現在究竟在何處呢？

三國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簽訂以後，蘇共領導又大肆鼓吹所謂“莫斯科精神”。他們說什麼要“趁熱打鐵”，並且說蘇美達成進一步協議的“有利條件都具备了”，不應該採取“慢吞吞”和“不着急”的態度。<sup>②</sup>

究竟什麼是“莫斯科精神”呢？我們不妨看一看最近發生的這樣一些事情：

蘇共領導為了進一步創造“蘇美合作”的氣氛，在莫斯科舉行慶祝蘇美建交三十周年的集會，同時又派了一個文化

---

① 赫魯曉夫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五日的廣播電視演說。

② 《時機緊迫》，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一日蘇聯《消息報》評論員文章。

代表团到美国去进行紀念活动。可是，苏共领导的这种“热情”，得到了什么呢？美国駐苏联大使館的全体人員拒絕出席莫斯科的庆祝会，美国国务院发出特別备忘录，要求美国公众抵制苏联文化代表团，并且指責他們是“最危险而可疑的人物”。

在苏共領導鼓吹什么“苏美合作”的时候，美国却派出間諜巴洪到苏联去活动。苏联政府逮捕这个間諜，本来是完全正当的。可是，在肯尼迪叫嚷說，美苏小麦买卖“要靠两国有合情合理的氣氛”，“这种氣氛因巴洪被捕而被大大破坏”之后，苏联政府就以“美国高級官員对巴洪命运的关怀”为理由，不加审判，急急忙忙把这个被宣布为“偵訊证实”“干了反苏間諜活动”的美国間諜释放了。

所有这些，难道就是“莫斯科精神”嗎？如果这就叫做“莫斯科精神”的話，那实在是太可悲了。

莫斯科，这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首都的光輝名字，这个自从伟大的十月革命以来为全世界千百万人所景仰的光輝名字，今天竟然被苏共領導用来掩盖他們勾結美帝国主义的骯髒勾当而蒙受了奇耻大辱！

总之，为了向美帝国主义乞求“友誼”和“信任”，苏共领导向美帝国主义不知說了多少好話，求了多少人情，向兄弟国家和兄弟党不知发了多少脾气，施加了多少压力，向各国革命人民不知玩弄了多少花样，进行了多少欺騙。但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他們从美帝国主义那里得到的，只是屈辱，屈辱，还是屈辱。

## 劝告苏共领导几句話

伟大的苏联人民，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在抗击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严酷的日子里，在卫国战争的熊熊烈火中，什么时候在困难面前低过头？什么时候在敌人面前下过跪？今天，世界上是一片大好革命形势，社会主义从来没有这样强大，帝国主义从来没有这样困难，可是，列宁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竟然被美帝国主义欺负到这步田地，社会主义阵营的荣誉竟然被苏共领导糟蹋成这个样子。我們同全世界一切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全世界一切革命人民，怎么能不感到莫大的痛心呢！

在这里，我們願意誠懇地劝告苏共领导几句話。

美国是最凶恶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帝国主义的战略目标是妄想征服全世界。它瘋狂地镇压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它公开宣称要东欧重新回到所謂“自由世界大家庭”中去。你們怎么能够設想，按照美帝国主义征服全球的侵略計劃，最沉重的打击只会落到別人头上，而不会落到苏联头上呢？

美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你們怎么能够設想，这两个社会制度根本对立的国家，可以实现什么“全面合作”呢？

美国同其他帝国主义大国之間，尚且是尔虞我詐，勾心斗角，美国必欲把它們踩在自己脚下而后已，你們怎么能够設想，帝国主义的美国，会同社会主义的苏联融洽相处呢？

苏共领导同志們！請你們冷靜地想一想吧，一旦世界上出現狂风暴雨，难道美帝国主义是靠得住的嗎？不，美帝国主义是靠不住的，任何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是靠不住的。苏联的真正可靠的同盟者，只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国家，只能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只能是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人类历史发展的規律，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轉移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和发展，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的发展，是任何人也扑灭不了，阻擋不住的。任何人背叛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背叛全世界人民，妄想同美帝国主义合伙来主宰世界，到头来是絕對不会有好下場的。苏共领导这样做，是极端錯誤和极端危险的。

悬崖勒馬，为时未晚。現在是苏共领导抛弃你們那条所謂“和平共处”总路綫，回到列寧的和平共处政策的道路上来，回到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道路上来的時候了。

# 苏共領導是当代 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七評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編輯部  
红旗杂志編輯部

(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日)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團結，由于現代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濫，从来没有受到像今天这样严重的威胁。在国际范围内，在一些党的内部，都存在着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激烈斗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着空前严重的分裂危险。

維护社会主义陣營的團結，維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團結，这是摆在全世界共产党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面前的迫切任务。

中国共产党一貫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根据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則，为維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陣營團結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團結，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立場是：坚持原則，坚持團結，消除分歧，共同对敌。

苏共領導自从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以后，一直表白他們也是致力于維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團結的。最近期間，他們特別起劲地叫喊“團結”。这使人想起了九十年前恩格斯說過的話。恩格斯說，“不要让‘團結’的叫喊把自己弄糊塗了。那些口头上喊这个口号喊得最多的人，恰好是煽动分裂的罪魁”。“最大的宗派主义者、爭論成性者和恶徒，在一定的时机會比一切人都更高声地叫喊團結”。<sup>①</sup>

---

① 《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三一三頁。

苏共领导在标榜“团结”的同时，企图把“分裂主义”的帽子戴在中国共产党头上。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说，“中国领导人不仅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而且破坏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践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粗暴地违反兄弟党相互关系的原则。”在这以后，苏联报刊发表的许多文章，都一直谴责中国共产党人是“宗派主义者”、“分裂主义者”。

事实的真相是怎样的呢？究竟是谁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是谁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谁践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是谁粗暴地违反兄弟党相互关系的原则呢？一句话，究竟谁是真正的、不折不扣的分裂主义者呢？

只有把这些问题弄清楚了，才能够找到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道路，才能够克服分裂的危险。

## 历史的回顾

为了弄清楚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分裂主义的性质和正确地进行反对分裂主义的斗争，不妨回顾一下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

在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中，贯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机会主义的斗争，贯穿着维护团结和制造分裂的斗争。一国范围内是这样，国际范围内也是这样。在长期的斗争中，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理论上阐明了无产阶级团结的真谛，并且以他们的实际行动树立了反对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分裂

主义的光輝范例。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四七年創立了最初的国际工人組織即共产主义者同盟。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为这个同盟所写的綱領《共产党宣言》中，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号召，并且系統地、透彻地闡明了科学的共产主义學說，奠定了国际无产阶级團結的思想基础。

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为国际无产阶级在这个原則基础上的團結，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为了联合各国工人运动，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六四年創立了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在第一国际存在的整个时期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同巴枯宁派、普魯东派、布朗基派、拉薩尔派以及其他派別，进行了原則性的斗争。其中，同分裂主义者巴枯宁派的斗争特別激烈。

巴枯宁派从一开始就攻击馬克思的學說，指責馬克思思想“使自己特殊的綱領、自己个人的學說在国际中占統治地位”。实际上，正是他們企图强迫国际接受他們的宗派信条，以巴枯宁的机会主义綱領代替国际的綱領。他們施展一系列阴谋，不择手段地拼湊自己的“多数”，进行宗派活动和分裂活动。

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維护国际无产阶级的真正團結，对于巴枯宁派分裂第一国际的公开挑战，采取了原則上毫不妥協的态度。一八七二年，在馬克思亲自参加的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坚持分裂主义的巴枯宁派被开除出第一国际。

恩格斯曾經說过，如果馬克思主义者在海牙对巴枯宁派的分裂活动采取无原則的調和态度，那就必然在国际工人运动中造成严重的后果。恩格斯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确

实就会灭亡，会因‘團結’而灭亡！”<sup>①</sup>

第一国际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領導下，反对了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为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統治地位奠定了基础。

一八七六年第一国际宣布結束以后，許多国家相继成立了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注視着这些政党的建立和发展，希望它們能够在科学的共产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

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当时在欧洲工人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德国工人政党給以特別的注意和关怀。他們曾經多次尖銳地批評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了謀求所謂“團結”而同机会主义妥协的腐敗风气。

一八七五年，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放弃原則，同拉薩尔派合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哥达綱領》。馬克思指出，合并是“用太高的代价換來的”，“这个綱領完全要不得，它会使党遭到瓦解”。<sup>②</sup>恩格斯指出，这是“整个德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向拉薩尔派的投降”。他說：“我深信，在这种基础上的合并連一年也保持不了”。<sup>③</sup>

馬克思在批判《哥達綱領》的时候，提出了馬克思主义者“决不会拿原則来做交易”的著名原則。<sup>④</sup>

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又对德国党的領導人容忍机会主义分子在党内活动，提出了尖銳的批評。馬克思說，这些机会主

---

① 《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三一四頁。

②④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十四頁。

③ 同上，第四十二頁。

义分子“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唯物主义的基础”，<sup>①</sup>这是“糟蹋党和理论”。<sup>②</sup>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给德国党的领导人的《通告信》中说：“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sup>③</sup>

一八八九年，在恩格斯的影响下，第二国际成立了。第二国际处在资本主义的“和平”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共产党宣言》成为世界各国千百万工人的共同纲领；另一方面，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把利用资产阶级的合法性变为盲目崇拜这种合法性，变成合法主义，使得机会主义在各国党内泛滥起来。

因此，在第二国际的整个时期，国际工人运动分成了两大派：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和冒充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派。

恩格斯同机会主义者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他特别严厉地批判了他们的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恩格斯说，对于冒充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sup>④</sup>

一八九五年恩格斯逝世以后，这些“跳蚤”们就出来公开

---

①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三四三页。

② 同上，第三六三页。

③ 同上，第三六二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一八二页。

地、系統地修正馬克思主義，并且逐漸占据了第二国际的領導地位。

伟大的列宁，在恩格斯之后，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最卓越的革命家，肩負起捍卫馬克思主義、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重担。

当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們叫喊馬克思主義已經“不完备”和“过时了”的时候，列宁庄严地宣告：“我們完全站在馬克思理論的基础上”，“因为只有这样一个理論，才能把一切社会主义者團結起来”。①

列宁首先为在俄国建立一个馬克思主义的政党而奋斗。为了建立这样一个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政党根本不同的新型政党，列宁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各种反馬克思主的派別，进行了不調和的斗争。

在当时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正如第二国际其他党一样，存在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革命派就是列宁領導的布尔什維克，机会主义派就是孟什維克。

列宁領導的布尔什維克，为了維护无产阶级政党的純洁和統一，在理論上和政治上同孟什維克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最后在一九一二年把坚持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孟什維克清除出党。

所有反对列宁的机会主义派別，都用最恶毒的语言咒罵列宁。他們千方百計地企图把分裂主义的罪名加到列宁头上。当时，托洛茨基糾合所有反对列宁的派別，打着“非派別性”的

---

① 列寧：《我們的綱領》。《列寧全集》第四卷，第一八六、一八七頁。

旗号，放肆地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咒骂列宁是“篡夺者”和“分裂者”。列宁回答說：标榜“非派別性”的托洛茨基，恰恰是“最坏的派別活动殘余的最坏的代表者”，<sup>①</sup>恰恰是“最最恶毒的分裂派”。<sup>②</sup>

列宁明确地表示：“统一，这是伟大的事业和伟大的口号！但是，工人事业所需要的是馬克思主義者的統一，而不是馬克思主义者同反对和歪曲馬克思主义的人的統一。”<sup>③</sup>

列宁反对孟什維克的斗争，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因为孟什維主义，就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在俄国的形式和变种，并且受到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領袖們的支持。

列宁在反对孟什維克的同时，也对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列宁在理論上和政治上批判了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并且出席了第二国际的斯图加特會議和哥本哈根會議，同他們进行斗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第二国际的領袖們公开背叛无产阶级。他們为了帝国主义的利益驅使各国无产阶级互相残杀，造成国际无产阶级最严重的分裂。正像卢森堡所說：修正主义者把“从前的自豪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現在在战场上变成了：‘全世界无产者，自相殘杀！’”。<sup>④</sup>

① 列宁：《論高喊統一而实則破坏統一的行为》。《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三二六頁。

② 列宁：《“八月”联盟的瓦解》。《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一五四頁。

③ 列宁：《統一》。《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二二六頁。

④ 罗莎·卢森堡：《演讲論文选集》第二卷，一九五一年柏林版，第五三四頁。

那时，在第二国际中最有势力、最有影响的党，是馬克思的故乡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正是这个党，首先站在德国帝国主义方面，成为分裂国际工人运动的禍首。

在这个紧急的关头，列宁挺身而出，为捍卫国际无产阶级的團結而坚决斗争。

列宁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发表的《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一文中，宣布第二国际的破产，并且严厉地譴責第二国际大多数領袖們，特別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領袖們直接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

針對着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由同資產階級秘密联盟变成公开联盟，針對着他們在国际工人运动中业已造成的不可挽回的分裂局势，列宁指出，“現在，不坚决同机会主义决裂，不向群众說明机会主义失敗的必然性，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的任务，就不可能实现工人的真正国际主义的團結”。<sup>①</sup>

正是因为这样，列宁坚决地支持欧洲許多国家的馬克思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决裂，勇敢地号召建立第三国际，代替已經破产的第二国际，以便重建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團結。

一九一九年三月，第三国际成立了。第三国际继承了第二国际的工作成果，清除了它的机会主义的、社会沙文主义的、資产阶级和小資产阶级的髒东西，使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得到了广泛和深入的发展。

列宁的理論和实践，把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列宁主义阶段。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国际无产

---

<sup>①</sup> 列宁：《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十五頁。

阶级的团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

## 經驗和教訓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說明了什么呢？

第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国际工人运动，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总是一分为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共产主义队伍中来。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这种或那种机会主义，不可避免地发生机会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裂活动，也不可避免地引起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正是在这种对立面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国际工人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也正是在这种对立面的斗争中巩固和加强起来的。

恩格斯曾經說过，“无产阶级的运动必然要經過各种发展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上都有一部分人停下来，不再前进。仅仅这一点就說明了，为什么‘无产阶级的团结一致’实际上到处都以彼此进行生死斗争的各种不同党派的形式来实现。”<sup>①</sup>

事实正是这样，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第二国际，这些本来是统一的事物，都在它們的发展过程中一分为二，变为相互斗争的两部分。每一次国际范围内反对机会主义和分裂

---

①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三一五頁。

主义的斗争，都把国际工人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都使国际工人运动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更加巩固和扩大的团结。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第三国际的成立，就是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斗争的最伟大的成果。

团结，经过斗争甚至分裂，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就是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辩证法。

**第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还表明，在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中，维护团结和制造分裂的斗争，实质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同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斗争。

不论在国际范围内，或者在一个国家中，只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才会有无产阶级的真正团结。

不论在国际范围内，或者在一个国家中，哪里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盛行起来，那里的无产阶级队伍就必然产生分裂，共产主义运动的每一次分裂，总是由于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反对和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引起的。

什么是分裂主义呢？

分裂主义就是向马克思列宁主义闹分裂。谁要是反对和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破坏无产阶级团结的基础，谁就是分裂主义者。

分裂主义就是向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闹分裂。谁要是坚持修正主义路线，把无产阶级革命党改变为资产阶级改良党，谁就是分裂主义者。

分裂主义就是向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劳动人民闹分裂。谁要是实行违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意志和根本

利益的綱領和路線，誰就是分裂主义者。

列寧說過：“哪里大多數觉悟工人在明確的決議指導下團結起來了，那里就有統一的意見和行動”，<sup>①</sup>而機會主義者“就其最無恥地違背大多數工人意志這一點來說，恰恰就是分裂主義”。<sup>②</sup>

分裂主義適應資產階級的需要，分裂無產階級的團結，為資產階級服務。資產階級的一貫政策就是要分裂無產階級。他們分裂無產階級的最惡毒的手法，就是在無產階級隊伍內賄買和培植自己的代理人。機會主義者和修正主義者正是資產階級的代理人。他們追求的不是團結無產階級去同資產階級鬥爭，而是要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合作。第二國際時期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修正主義者，就是這樣。他們在帝國主義最害怕各國無產階級聯合起來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的時候，出來分裂國際工人運動，鼓吹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合作。

在共產主義隊伍中，誰要是適應資產階級的需要，向馬克思列寧主義鬧分裂，向無產階級的革命政黨鬧分裂，向革命的無產階級和廣大的勞動人民鬧分裂，那麼，即使他們處於暫時的多數地位，甚至佔據了領導地位，他們也還是分裂主義者。

在第二國際時期，以伯恩施坦、考茨基之流為代表的修正主義者，處於多數地位，而以列寧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者則處於少數地位。但是分裂主義者顯然是伯恩施坦、考茨基等機會主義派，而不是列寧的革命派。

---

① 列寧：《論高喊統一而實則破壞統一的行為》。《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三三三頁。

② 同上，第三三五頁。

一九〇四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內的孟什維克虽然篡夺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他們仍然是分裂主义者。当时，列宁指出：“中央机构（中央机关报、中央委员会和总委员会）与党决裂”，“中央机构已自外于党。誰拥护中央机构，誰拥护党？中間立場是沒有的”。<sup>①</sup>

总之，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是分裂主义的政治和思想根源。分裂主义是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在組織上的表現。可以說，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就是分裂主义，也就是宗派主义。修正主义者是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大的最可恶的分裂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

第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还表明，无产阶级的团结是在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坚持团结的斗争是同坚持原則的斗争不可分割的。

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团结，是阶级的团结，革命的团结，反对共同敌人的团结，为共产主义伟大目标而斗争的团结。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理論和政治基础。国际无产阶级有了理論上和政治上的一致，才会有組織上和行动上的一致。

只有坚持原則，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达到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革命团结。放弃原則，同机会主义者同流合污，这就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的团结，而是像列宁所說的，“意味着无产阶级同本国資产阶级的統一，意味着国际无产阶级的分裂，意

---

<sup>①</sup> 列宁：《給布尔什維克苏黎世小組的信》。《列寧全集》第八卷，第四十五、四十六頁。

味着走狗的統一和革命者的分裂”。<sup>①</sup>

列宁还指出，受资产阶级赎买和扶植的机会主义流派，“在没有被‘消灭’即被推翻以前，在它对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影响没有被清除以前，它是不会死亡的”，“正像资产阶级在未被推翻以前不会死亡一样”。因此，“要同机会主义流派进行无情的斗争”。<sup>②</sup>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于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挑战，绝不能作原则的让步，只有同他们的分裂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极其宝贵的遗训，也是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 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近年来的事实表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已经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他们提出了一条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修正主义路线，也就是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硬要把这样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强加于各国兄弟党，代替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两次兄弟党

---

<sup>①②</sup> 列宁：《法国社会党人的正直呼声》。《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三四页。

會議制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綫。誰坚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綫，抵抗苏共領導的修正主义路綫，誰就受到苏共領導的打击。

正是苏共領導背叛馬克思列寧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推行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綫，破坏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團結的基础，一手制造了目前的严重的分裂危险。

苏共領導根本不是致力于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陣營，而是分裂和瓦解社会主义陣營，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陣營搞得个乱糟糟。

他們违反宣言和声明規定的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实行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政策，破坏了社会主义陣營的團結。

他們任意損害兄弟国家的主权，干涉兄弟国家的內政，进行顛覆活动，力图从各个方面控制兄弟国家。

他們假借所謂“国际分工”的名义，反对兄弟国家自力更生建設社会主义的方針，反对兄弟国家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发展經濟，要把兄弟国家变成他們的經濟附庸。他們力图强迫經濟比較落后的兄弟国家放弃工业化，变成供应他們原料的基地和推銷他們剩余产品的市場。

苏共領導推行他們的大国沙文主义政策，不择手段，动輒对兄弟国家施加政治的、經濟的以至軍事的压力。

苏共領導公开地号召推翻阿尔巴尼亚党和國家的领导，悍然地断絕了同阿尔巴尼亚的一切經濟关系和外交关系，专橫地剥夺了阿尔巴尼亚在华沙條約組織和經濟互助委員會中作为成員国的正当权利。

苏共领导违反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片面地决定撤走在中国帮助工作的一千三百九十名苏联专家，撕毁了三百四十三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二百五十七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在贸易方面对中国实行限制和歧视的政策。他们挑起中苏边境事件，对中国新疆地区进行大规模的颠覆活动。赫鲁晓夫甚至不止一次地对中共中央领导同志表示，中国共产党内的反党分子是他的“好朋友”。他赞扬中国的反党分子攻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说什么这是“有足够的勇气”的行动。

所有这些恶化国家关系的严重步骤，即使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是极其罕见的。然而，苏共领导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于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采取了这种骇人听闻的极端手段。苏共领导居然还口口声声称自己“忠实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试问：你们的这些行为，难道有一丝一毫国际主义的气味吗？

苏共领导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分裂主义，同样突出地表现在对待兄弟党的关系方面。

苏共领导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假借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力图按照他们的意志改变其他兄弟党的领导。直到最近，他们仍然坚持把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作为恢复团结的条件，作为“每个共产党必须遵守”的“原则”。<sup>①</sup>

苏共领导违反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党关系准则，无视兄弟党的独立和平等的地位，硬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确

---

① 《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致》，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六日苏联《真理报》编辑部文章。

立封建家长制的統治，把兄弟党关系变成“父子党”关系。赫魯曉夫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兄弟党比做“不懂事的小孩子”，把自己封作“母亲”。<sup>①</sup>他沉醉于这种封建主义的自大狂，简直不知人間还有羞耻事。

苏共領導根本不把兄弟党协商一致的原則放在眼里，从来就习惯于独断专行，发号施令。他們任意撕毀兄弟党的共同協議，擅自对兄弟党共同有关的重大問題作出决定，强迫兄弟党接受既成事实。

苏共領導破坏兄弟党通过內部协商解决分歧的原則，首先利用自己的党代表大会，接着又利用兄弟党的代表大会，对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发动大規模的公开攻击。

苏共領導把兄弟党当作他們的外交棋盤上的小卒。赫魯曉夫反复无常，朝三暮四，今天这样說，明天又那样說，但硬要兄弟党跟着他的調子轉来轉去，不知所从，不知所向。

苏共領導在許多共产党内部煽风点火，支持他們的修正主义路綫的追随者，或者攻击党的领导，或者篡夺领导地位，打击以至非法开除党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这些兄弟党内制造分裂。正是由于苏共領導的这种分裂主义政策，許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出現了組織上的分裂。

苏共領導还把兄弟党的联合刊物《和平和社会主义問題》杂志变成为推行修正主义、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工具，违反杂志創刊會議的協議，肆意攻击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

苏共領導还把修正主义路綫强加給国际民主組織，力图

---

① 赫魯曉夫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日同美国《展望》杂志发行人考耳斯的談話，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在苏联最高苏維埃會議上的报告。

改变国际民主組織的正确路綫，在这些組織中制造分裂。

苏共領導完全顛倒了敌我关系。他們把本来应当对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矛头，指向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

苏共領導一心一意追求“苏美合作主宰世界”，把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当作最可靠的朋友，而把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当作敌人。他們勾結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叛徒铁托集团以及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合伙反对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兄弟党、各国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

当苏共領導自以为从艾森豪威尔、肯尼迪那里或者其他什么地方抓到一根似乎是救命草的时候，自以为处境順利的时候，他們就得意忘形，大反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妄想拿兄弟党、兄弟国家当作他們同美帝国主义做政治买卖的牺牲品。

当苏共領導的錯誤政策碰壁的时候，當他們处境困难的时候，他們又恼羞成怒，大反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拿別人当作自己的替罪羊。

从以上一系列的事实，可以看到，苏共領導违反苏联人民的利益，违反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违反世界革命人民的利益，走上了彻底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道路。

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苏共領導用自己的修正主义来同馬克思列宁主义相对抗，用自己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来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对抗，用自己的宗派主义和分

裂主义来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相对抗。这样，苏共领导就同历史上一切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一样，使自己成为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制造者，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制造者，也成为许多兄弟党内部的分裂制造者。

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比之历史上和当代的一切机会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具有更大的危害性。人们知道，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出现在列宁缔造的、世界上最有威望的苏联共产党，出现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伟大的苏联。多少年来，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都怀着崇敬的心情注视着苏联共产党，都把苏联看成是世界革命的基地和斗争的榜样。苏共领导正是利用这种情况，利用列宁的党的威望，利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威望，掩盖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本质，欺骗那些不明真相的人们。同时，他们又惯于使用两面手法，实际上干的是分裂、分裂，口头上却叫喊“团结”、“团结”。这种手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时期内，起着迷惑人们的作用。有不少人，就是由于对苏共的传统信任，由于不明事情的真相，没有能够及时识破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

正因为苏共领导掌握着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政权，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事业所造成的大损害，是历史上任何机会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所无法比拟的。

可以说，苏共领导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宗派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

人们已经看到，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大大地

助长了修正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更加泛滥，給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帮了大忙。

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是国内资产阶级因素泛滥和增长起来的产物，也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和“和平演变”政策的产物。反过来，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又为国内泛滥起来的资本主义势力服务，也为帝国主义服务，起着麻痹世界人民革命意志、阻挠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作用。

事实上，苏共领导已經博得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热烈赞扬和喝采。

美帝国主义特别夸奖赫鲁曉夫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制造分裂。他们說，“看来很清楚，赫魯曉夫要同西方求得和缓的愿望是很真诚的，以致他願意冒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分裂的危险来实现这一点。”<sup>①</sup>他们說，“赫魯曉夫已經无可挽回地摧毁了斯大林时代的统一集团。这也許是赫魯曉夫作出的最大貢獻——不是对共产主义的最大貢獻，而是对西方世界的最大貢獻。”<sup>②</sup>“我們应当感謝他錯誤地处理他同中国人的关系。……我們也应当感謝他突然提出許多非常唐突的倡议，而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混乱。”<sup>③</sup>

他們认定，赫魯曉夫是“西方可以期望与之打交道的最好

---

① 《为外交提供了机会——集团出現了裂縫》，一九六三年二月九日美国《民族》周刊。

② 《莫斯科和北京：裂痕有多寬？》，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六日美国《新闻周刊》。

③ 《随着簽訂禁試條約——赫魯曉夫已經改变了行徑嗎？》，一九六三年九月三十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的苏联总理，西方目前一定要設法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削弱他的地位的任何行动”。<sup>①</sup>“美国政府現在相信，在赫魯曉夫同赤色中国的爭端中，美国应当給赫魯曉夫以最大限度的支持”。<sup>②</sup>

在給苏共領導捧場的啦啦队中，还有在政治上早已破产了的托洛茨基分子。在对待斯大林、对待美帝国主义、对待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这些基本問題上，托洛茨基分子是积极支持苏共領導的。他們說，“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尤其是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造成的形势，极有利于在各个工人国家內恢复我們的运动。”<sup>③</sup>“我們对此已准备了二十五年以上，現在我們必須参与进去，大力地行动起来。”<sup>④</sup>他們宣布，“对于赫魯曉夫派实行非斯大林化、反对更保守的流派的斗争，我們要給予批判性的支持”。<sup>⑤</sup>

看！所有革命的敌人都在热心地替苏共領導撐腰。这是因为，在对待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問題上，在对待世界革命的問題上，他們同苏共领导人找到了共同語言。这是因为，苏共領導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綫，适应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的需要。

---

① 《美国认为共产党的团结已成过去》，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七日英国《泰晤士报》。

② 一九六三年七月一日美国《新聞周刊》报道。

③ 托派的所謂“第四国际”重新統一代表大会一九六三年六月的決議：《国际形势和我們的任务》。

④ 美国托派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員会一九五六年四月十三日至十五日通过的決議：《俄国革命新阶段和斯大林主义危机》。

⑤ 托派的所謂“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五日通过的決議：《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反响》。

正如列寧所說，資產階級懂得，“由工人運動內部的機會主義派別活動家來維護資產階級，比資產者亲自出馬還好”。<sup>①</sup>現在，帝國主義老爺們正是怀着滿意的心情，讓蘇共領導來為他們破壞無產階級世界革命事業鳴鑼開道。

蘇共領導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造成了嚴重的分裂危險，但是他們却企圖嫁禍于人，誹謗中國共產黨和其他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是什么“分裂主義”、“宗派主義”，捏造了一大堆莫須有的罪名。

在這裡，我們認為有必要把蘇共領導對我們的一些主要的誹謗，逐一加以駁斥。

### 駁 所 謂 “反 苏”

蘇共領導把一切抵抗和批評他們的修正主義和分裂主義的人，都叫做“反蘇”。這是一個很吓人的罪名。反對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反對偉大列寧締造的黨，這還了得！

但是，我們勸蘇共領導不要裝腔作勢，“反蘇”的罪名無論如何也加不到我們身上。

我們還勸蘇共領導不要自我陶醉，“反蘇”的罪名無論如何也封不住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嘴。

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同世界上所有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對偉大的蘇聯人民、蘇維埃國家和蘇聯共產黨，一直懷着衷心的尊敬和真誠的愛戴。這是因為蘇聯人民，在列寧的黨的領

---

<sup>①</sup> 列寧：《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列寧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二〇三頁。

导下，点燃了十月革命的胜利火炬，开創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紀元，并且在以后的年代中走在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的最前列。这是因为苏联共产党和苏維埃国家，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領導下，实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內对外政策，在社会主义建設中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了最伟大的貢献，对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給了国际主义的支援。

斯大林在他逝世前不久曾經說过，“兄弟党的代表對我們党的勇敢和成就表示敬佩，給予我們党以世界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突击队’的称号。他們以此表示，希望这支‘突击队’的成就能改善在資本主义压迫下受折磨的各国人民的处境。我认为，我們党沒有辜負这种希望”。<sup>①</sup>

斯大林說列宁繩造的苏联共产党沒有辜負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希望，說得很正确。这个党贏得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全世界兄弟党的敬佩和支持，是当之无愧的。

但是，以赫魯曉夫为首的苏共領導，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大反斯大林，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能不能說他們沒有辜負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希望呢？这就不能这样說了。

中共中央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綫的建議中，曾經指出，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有着共同的要求。这些共同的要求是：

第一，“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綫，实行馬克思列宁主

---

<sup>①</sup> 斯大林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义的正确的对内对外政策”；

第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第三，“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巩固国防”；

第四，“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实行社会主义各国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相互支持”；

第五，“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

第六，“反对各国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

第七，“援助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中共中央还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实现这些要求，是“对本国人民应尽的义务，也是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应尽的义务”。

但是，苏共领导恰恰背弃了这些要求，辜负了兄弟党的希望，实行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这不但违反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而且也违反苏联共产党、苏维埃国家和苏联人民的利益。

真正反苏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

苏共领导全盘否定斯大林，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描绘得那么黑暗，那么可怕，这不是反苏又是什

么呢？

苏共领导宣布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改变苏共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为资本主义势力在苏联泛滥大开方便之门，这不是反苏又是什么呢？

苏共领导追求美苏合作，对美帝国主义那样百般奉承，那样卑躬屈膝，给伟大的苏联丢脸，这不是反苏又是什么呢？

苏共领导推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用对待附属国的态度对待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败坏了苏维埃国家的声誉，这不是反苏又是什么呢？

苏共领导反对和阻挠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成为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玷污了列宁党的光荣的国际主义传统，这不是反苏又是什么呢？

总之，正是苏共领导的所作所为，使伟大的苏联和苏共蒙受了奇耻大辱，使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遭受了严重的损害。这是货真价实、不折不扣的反苏。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主义政党以及马克思主义者，为了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自然不能不对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进行严正的批评。我们反对的仅仅是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错误。我们这样做，正是为了维护列宁缔造的苏联共产党，正是为了维护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怎么谈得上是什么“反苏”呢？

维护苏联和反对苏联的分水岭，在于是否真正维护马克思主义路线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在于是否真正维

护苏共、苏联和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严肃批评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正是维护苏联；反之，苏共领导实行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才是真正的反对苏联；追随和屈从这种错误路线，并不是真正维护苏联，而只能是帮助苏共领导损害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这里，我们不妨温习一下列宁在二十世纪初期对待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态度。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第二国际最强大最有影响的党。但是，当列宁一旦发现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机会主义的时候，他就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指出，不应当“把德国社会民主党最不体面的东西作为仿效的榜样”。<sup>①</sup>他还说，“如果我们还想忠于马克思的精神和帮助俄国社会主义者担负起现代工人运动的任务，我们就应当毫无顾虑地和坦率地批评德国领袖们的错误。”<sup>②</sup>

遵照列宁的精神，我们正告苏共领导，如果你们不纠正自己的修正主义的错误，那末，为了苏联共产党、苏维埃国家和苏联人民的利益，为了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和团结，我们将继续“毫无顾虑地和坦率地”批评你们。

### 駁所謂“爭奪領導權”

苏共领导把我们批评和反对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

---

① 列宁：《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六十九页。

② 列宁：《沃伊諾夫（安·瓦·卢那察尔斯基）論党同工会的关系一书的序言》。《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一五〇页。

路綫說成是要“爭奪領導權”。

首先，我們要問一問蘇共領導，你們說我們要“爭奪領導權”，究竟是向誰爭奪呢？領導權究竟在誰手里呢？難道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存在着一種凌駕所有兄弟黨之上的領導權，而這個領導權就在你們手里嗎？

看來，蘇共領導確實是把自己當作凌駕全世界兄弟黨之上的當然領導者。按照蘇共領導的邏輯，他們的綱領、決議、聲明，都是金科玉律。赫魯曉夫說的每一句話，甚至每一個字，不管怎樣錯誤百出，荒謬絕倫，都是聖旨。所有兄弟黨只能俯首聽命，恪守不渝，而絕對不准許批評和反對。這是十足的霸道，十足的封建君主專制的思想。

但是，我們必須告訴蘇共領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不是封建集團。所有兄弟黨，不論大黨小黨，新黨老黨，掌握政權的黨或者沒有掌握政權的黨，都是獨立自主、一律平等的。沒有任何一次兄弟黨國際會議，也沒有任何一個各國兄弟黨一致通過的協議，規定兄弟黨之間有上級党和下級黨、領導黨和被領導黨、老子党和兒子黨的區別，規定蘇共領導是兄弟黨的太上皇。

從國際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歷史上來看，由於革命發展的不平衡，在各个不同的歷史時期，這個或者那個國家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曾經走在運動的前列。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指出，英國的工聯運動和法國的工人政治鬥爭，曾先後處於各國無產階級運動的前列。在巴黎公社失敗以後，恩格斯說過：“現在德國工人是處於無產階級鬥爭的前列”。恩格斯還說，對於德國工人來說，“事變究竟容

許他們把这种光荣地位占据多久，这是不能預先斷言的”。“但是，首先必須維护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不容許产生任何爱国沙文主义，并且欢迎无产阶级运动中任何民族的新进展”。①

二十世紀初，俄国工人处于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前列，实现了历史上第一次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

列宁在一九一九年說过：“革命无产阶级国际中的领导权暂时（自然是在一个短时期內）轉到俄国人手中去了，正像它在十九世紀各个不同的时期中曾先后掌握在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的手中一样。”②

恩格斯所說的“前列”，列宁所說的“领导权”，决不意味着走在国际工人运动前列的这个党可以对其他兄弟党发号施令，决不意味着其他兄弟党必須服从于这个党。当德国社会民主党处于运动前列的时候，恩格斯說过：“它沒有权利代表欧洲无产阶级讲话，特別是沒有权利讲錯誤的話”。③当俄国布尔什維克党处于运动前列的时候，列宁說过：“必須預計到其他国家发展的一切阶段，决不要从莫斯科发号施令”。④

就是恩格斯和列宁所說的这种前列的地位，也不是长期

---

①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一书序言》。《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六二八、六二九頁。

② 列宁：《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二七七頁。

③ 《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三二二頁。

④ 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党綱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一四九頁。

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而轉移的。这种轉移，不是由任何人和任何政党的主观願望来决定，而是由历史形成的各种条件来决定的。如果条件变化了，另外的党就可能走在运动的前列。如果一个处于前列地位的党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尽管它是最大的、最有影响的，那就必然丧失前列的地位。过去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是这样。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曾經存在过对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实行集中領導的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对于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和成长，起了历史性的伟大作用。但是，当各国共产党成长起来以后，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以后，共产国际的集中領導，就成为不必要也不可能了。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員会主席团在关于提議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指出，“既然各个国家的内部情况和国际形势已經變得更其复杂，那末，要由某个国际中心来解决每个个别国家的工人运动的各种問題，是会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的。”历史表明，这个决定是符合实际的、正确的。

目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根本不存在誰有權領導誰的問題。兄弟党之間的关系，应当是独立自主、完全平等同时又相互联合的关系。对于共同有关的問題，兄弟党应当通过协商途徑达到一致的观点，協調在爭取共同目标的斗争中的共同行动。兄弟党相互关系的这些准则，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中都有明确的規定。

苏共領導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自居，把其他所有兄弟党都当作是被领导者，这是完全违反宣言和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则的。

当然，由于历史形成的各种条件，每个兄弟党所处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已經取得革命胜利的党就不同于还没有取得革命胜利的党，先取得革命胜利的党就不同于后取得革命胜利的党。但是，这种区别，仅仅是賦予已經胜利、特別是先取得胜利的党支援其他兄弟党的更大的国际主义义务，而絕不是賦予它支配其他兄弟党的权力。

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和斯大林締造的党，也是第一个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建設社会主义的党。按理，苏联共产党应当继承列宁和斯大林的革命传统，肩負起支援其他兄弟党、兄弟国家的更大的义务，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列。

正是考虑到历史形成的这些条件，中国共产党衷心地希望苏联共产党肩負起这种光荣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一九五七年兄弟党莫斯科會議上，曾經強調指出，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因为当时苏共领导虽然犯了一些錯誤，但是他們毕竟最后接受了各国兄弟党共同制定的莫斯科宣言。我們提出的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的意見，也写入这个宣言中了。

我们认为，这种为首的地位，同兄弟党一律平等的原则并不矛盾。这并不意味着苏共有权支配其他兄弟党，而仅仅意味着苏共负有更大的責任和义务。

但是，苏共领导对于这个“为首”的地位，并不满意。赫魯曉夫本人曾經多次对这一点大发牢騷。他說：“‘为首’在物质上能給我們带来什么呢？既不能給我們牛奶和黃油，又不能給我們土豆、蔬菜和住宅。那末，它在道义上能給我們带来什

么东西呢？給不了什么！”<sup>①</sup>他还說，“我們要这个‘为首’有什么用呢？让这个‘为首’見鬼去吧！”<sup>②</sup>

苏共領導嘴里說不要“为首”的地位，但是实际上要求凌駕一切兄弟党之上的特权。他們不是要求自己在奉行馬克思列寧主义路綫和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方面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列，而是要求所有兄弟党服从他們的指揮棒，跟着他們走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道路。

苏共領導走上了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道路以后，他們当然也就丧失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为首”的地位。对于目前的苏共領導，如果还說“为首”的話，那就是为修正主义之首，那就是为分裂主义之首了。

今天，在各国共产党人面前的問題，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前的問題，不是究竟誰領導誰的問題，而是究竟坚持馬克思列寧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还是屈服于苏共領導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問題。苏共領導誣蔑我們“爭夺領導权”，实际上是他們坚持要我們和所有其他兄弟党服从他們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領導。

## 駁所謂“抗拒多數的意志”、 “破坏国际紀律”

一九六〇年以来，苏共領導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最慣用的

① 赫魯曉夫一九六〇年二月四日在招待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代表团宴会上的讲话。

② 赫魯曉夫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四日在布加勒斯特十二国兄弟党代表会談上的发言。

一个論据，就是所謂“抗拒多数的意志”、“破坏国际紀律”。在这里，不妨回顾一下我們同苏共領導在这个問題上的爭論。

一九六〇年六月，苏共領導在布加勒斯特會談中，用突然襲擊的手法，散发了一个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通知书，并且糾合多数企图压服中国共产党。他們的这个企图沒有得逞。但是，在这次會談以后，苏共領導就提出在兄弟党的关系中少数必须服从多数的論点，他們強調有几十个党的代表都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观点，要中国共产党“尊重”布加勒斯特會談中“一致表示的意見和意志”。

中共中央在一九六〇年九月十日对苏共中央通知书的答复中，駁斥了这个錯誤的論点。中共中央指出，“对待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則問題，究竟誰对誰錯，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根据多数或少数来判断的。真理終究是真理。一时的多数，終究不能把錯誤变成真理；一时的少数，也終究不会使真理变成錯誤。”

但是，苏共中央在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五日的信件中又重複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少数服从多数的謬論，并且引用列宁在《杜馬七人团》一文中的一段話，指責中国共产党“不尊重大多数兄弟党的意見，实际上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統一和团结”。

出席一九六〇年兄弟党莫斯科會議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會議上进一步駁斥了苏共領導的这种謬論。中共代表团指出：在目前的具体条件下，即不存在也不应当存在共产国际式的集中領導的条件下，在兄弟党关系中引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是完全不正确的。在一个党内应当遵守少数服从多

數，下級服从上級的原則，但在各个兄弟黨之間則不能實行這個原則。各個兄弟黨之間的關係，是各自保持獨立而又互相聯合的關係，在這裡既沒有少數服从多數的關係，更沒有下級服从上級的關係。對於兄弟黨共同有關的問題，只能根據協商的原則，經過討論，達成一致的協議。

中共代表團指出，蘇共中央的信件中提出少數服从多數的原則，顯然根本否定了協商一致的原則。中共代表團問道：“蘇共中央究竟是根據什麼一種超黨的黨章提出這樣一種組織原則來的呢？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曾經通過這樣一種超黨的黨章呢？”

中共代表團接着揭露了蘇共中央的信件在引用列寧《杜馬七人團》一文中關於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黨內問題的一段話的時候，竟然故意刪去了原文中“俄國”一詞，企圖把一個黨內部的少數服从多數的原則，搬到兄弟黨關係方面。

中共代表團進一步指出，“即使在一個黨的內部，雖然在組織上必須遵循少數服从多數的原則，也不能說，在思想認識問題上的正確和錯誤，在任何時候都能根據多數和少數來加以判斷。正是在列寧的這篇《杜馬七人團》的文章里，列寧嚴厲地抨擊了當時杜馬黨團中的七個取消主義者利用一票的多數壓制少數馬克思主義者的卑劣行為。列寧指出，七個取消主義者雖然占多數，但是他們並不能代表俄國按照馬克思主義精神組織起來的先進的覺悟的工人大多數的統一意志、統一決議、統一策略，因而他們一切有關統一的叫喊都不過是十足虛偽的。列寧說，‘七個無黨性分子要吃掉六個馬克思主義者，並且還要把這叫做統一。’列寧還說，恰恰是杜馬黨團中的

六个馬克思主義者的行为‘是符合无产阶级大多数人的意志的’，只有那七个代表‘放弃压制政策’，才能保持团结一致。”

中共代表团还说，列宁的话表明，“甚至在一个党的一个小組里面，多数也不永远都是正确的，相反，有时多数也必須‘放弃压制政策’，才能保持团结一致。何况是在兄弟党之間？苏共中央的同志这样連文义都沒有弄清楚，就急急忙忙地引用列宁的话，并且特意删去了一个重要的字，可是仍然沒有达到自己的目的！”

我們詳細地引用中共代表团一九六〇年在兄弟党莫斯科會議上的几段发言，为的是說明，苏共領導攻击我們“抗拒多数的意志”的謬論，早就被我們駁得体无完肤了。正是由于中共和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坚持反对苏共領導这种謬論，关于兄弟党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則，被写入一九六〇年声明中。

苏共領導直到現在仍然喋喋不休地叫嚷“少数服从多数”，这只能表明他們要否定各国兄弟党的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地位，取消兄弟党之間协商一致的原則。他們企图在“多数”的幌子下，挾持一些兄弟党順从他們的意志，并且利用这种虛假的声势来攻击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苏共領導这样做，本身就是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是违反宣言和声明的。

今天，在各国共产党之間，如果要說国际紀律，那不是别的，只能是遵守宣言和声明規定的兄弟党相互关系的准则。我們已經列举了大量事实证明，不是別人，正是苏共領導，破坏了这种必須遵守的准则。

如果苏共領導一定要分什么“多数”、“少数”，那么，我們

願意坦率地告訴蘇共領導，我們並不承認你們是多數。你們所依恃的“多數”是虛假的。真正的多數並不在你們那一邊。難道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兄弟黨的黨員在國際共產主義隊伍中是少數嗎？你們和你們的追隨者嚴重地脫離群眾，難道能够把不贊成你們的錯誤路線的廣大黨員和廣大人民算在你們的所謂“多數”之中嗎？

根本的問題在於，誰同廣大人民群眾站在一起，誰代表他們的根本利益，誰反映他們的革命意志。

列寧在一九一六年談到當時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情況的時候說道：“雖然只是李卜克內西和呂勒兩個人對一百零八個人，但是這兩個人却代表千百萬人，代表被剝削的群眾、大多數的人民，代表人類的未來以及日益發展和成熟的革命。而那一百零八個人只是代表在無產階級隊伍中一小撮善于拍馬的資產階級走狗罷了。”<sup>①</sup>

今天，占全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群眾，包括那些暫時還沒有覺悟但終究會覺悟起來的人們，都是要革命的。真正居於多數的，是代表他們根本利益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黨和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而不是背叛他們根本利益的一小撮修正主義者。

## 駁所謂“支持兄弟黨的反黨集團”

蘇共領導在蘇共中央公開信中誹謗我們說，“中共領導策

---

<sup>①</sup> 列寧：《給波利斯·蘇瓦林的一封公開信》。《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〇二頁。

划和支持美国、巴西、意大利、比利时、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共产党的各种变节者的反党集团去进行反党活动。”

事实的真相是怎样的呢？

事实是，近年来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发生了分裂現象，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苏共領導强制推行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綫的結果。

一些共产党的领导，由于接受了苏共领导强加給他們的修正主义路綫，或者由于他們的修正主义路綫受到苏共领导的鼓励，把本国革命运动引入歧途，使本国革命事业遭到損失。他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条路綫斗争中，追随苏共领导之后，搖旗呐喊，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起着消极的作用。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他們自己党內的广泛不滿，不能不引起党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抵制和反对。

这些苏共领导的追随者，在他們自己党内，也依样画葫芦，实行分裂主义的政策。他們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則，对于党內的路綫分歧，对于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問題，不允许进行正常的討論，而且采取非法手段，排斥、打击以至开除坚持原則的共产党人。这就不可避免地使这些党内两条路綫的斗争带有特別尖銳的形式。

从根本上說，这些共产党党内斗争的性质，是选择馬克思列宁主义路綫同选择修正主义路綫之間的斗争，是要把共产党建設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鋒队、无产阶级革命党同把共产党变为资产阶级僕从、社会民主党变种之間的斗争。

苏共领导在苏共中央公开信中，歪曲了美国、巴西、意大利、比利时、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共产党的党内斗争真相。他

們使用了最惡毒的語言，咒罵那些受到這些國家的黨的修正主義集團排斥和打擊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

蘇共領導這樣顛倒黑白，難道能够掩飾和改變這些共產黨黨內鬥爭的真相嗎？不能，不能，絕對不能。

就拿比利時共產黨的黨內鬥爭來說吧。

比利時共產黨的內部分歧，由來已久。隨著這個黨原來的領導集團越來越深地陷入修正主義的泥坑，拋棄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黨內的鬥爭越來越激烈。

比利時共產黨的修正主義集團，在匈牙利反革命叛亂事件期間，竟然發聲明，譴責蘇聯幫助匈牙利勞動人民平息叛亂。

這個修正主義集團，反對剛果人民武裝反抗比利時殖民主義者的血腥鎮壓，贊成美帝國主義利用聯合國干涉和鎮壓剛果民族獨立運動。他們還不知羞耻地夸耀自己率先向聯合國發出呼呼，“要求迅速地、全部地執行聯合國的決議”。<sup>①</sup>

這個修正主義集團，贊揚鐵托集團的修正主義綱領“包含有豐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sup>②</sup>

這個修正主義集團，肆意詆毀一九六〇年聲明，說這個聲明的內容是混亂的，“每二十行字，就有一句違反這個聲明總路線的句子”。<sup>③</sup>

---

① 埃·伯內爾就剛果問題答《人道報》記者問，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六日比共《紅旗報》。

② 《比利時共產黨與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代表大會》，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二日比共《紅旗報》評論。

③ 让·布魯姆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日在布魯塞爾地區代表大會上的發言，轉引自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比共《紅旗報》格里巴的文章。

这个修正主义集团，还在一九六〇年底和一九六一年初比利时工人大罢工期间，指责工人反抗军警镇压是什么“轻率的、不负责任的行动”，<sup>①</sup>瓦解工人的斗争意志。

对于这个修正主义集团一连串的背叛比利时工人阶级利益、背叛国际无产阶级利益的行为，以格里巴同志为首的比利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理所当然地要进行严肃的斗争。他们揭露和批判了党内修正主义集团的错误，坚决地抵制和反对它的修正主义路线。

由此可见，比利时共产党内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这两条路线的斗争。

比共修正主义集团是怎样对待党内斗争的呢？他们实行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政策，采取非法手段打击和排斥那些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立场的共产党人。在比利时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他们拒绝听取格里巴等同志的意见，并且不顾广大党员群众的反对，就非法地宣布，从党内开除格里巴等同志。

在这种情况下，以格里巴同志为首的比利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持革命路线，坚决反对比共原来的领导集团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为重建比利时共产党而斗争，这难道不是完全正确的、无可非议的吗？

苏共领导公然支持和鼓励比共修正主义集团，打击和排斥比利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只能暴露他们自己正是兄弟党内分裂的制造者。

---

<sup>①</sup> 让·布鲁姆：《争取迅速获得全胜：共产党提出的两项建议》，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比共《红旗报》。

至于說到印度共产党，那里发生的事情，具有更加严重的性质。

我們在《人民日报》編輯部一九六三年三月九日发表的《修正主义者的一面镜子》的文章里，根据大量事实，指出以丹吉为首的叛徒集团，已經背叛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背叛印度无产阶级和印度人民的革命事业，走上了民族沙文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的道路。他們篡夺了印度共产党的领导权，正在按照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意志，把印度共产党改造成为代表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利益的尼赫魯政府的僕从。

从那时以来，印度共产党的情况又有了什么变化呢？

全世界都看到，丹吉集团继续走着叛徒的道路。他們继续鼓吹阶级合作，鼓吹通过尼赫魯政府“实现”印度的“社会主义”。他們积极支持尼赫魯政府的龐大的扩軍备战預算和搜刮民脂民膏的措施。他們破坏一九六三年八月在孟买发生的有一百万人参加的反对尼赫魯政府横征暴敛政策的大罢工。他們阻撓在加尔各答举行的有十万人参加的要求释放被捕共产党员的群众大会。他們继续进行猖狂的反华活动，支持尼赫魯政府的扩张主义政策。他們追随尼赫魯政府投靠美帝国主义的政策。

随着叛徒面目的暴露，丹吉之流越来越遭到印度共产党的广大党员群众的反对和抵制。越来越多的印度共产党人清楚地看到，丹吉之流是印度共产党和印度民族的禍害。他們正在为重振印度共产党的光荣的战斗的革命传统而斗争。他們是印度无产阶级和印度人民的真正代表和希望。

苏共領導大肆喧嚷中国共产党支持“变节者”和“叛徒”，但是，支持像丹吉之流这样貨真价实的变节者和叛徒的，不是别人，正是苏共領導。

苏共領導把許多国家內敢于同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作斗争的共产党人一律咒罵为什么“变节者”、“叛徒”、“反党分子”。但是，这些共产党人究竟做了什么事呢？他們无非是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要有一个革命党和一条革命路綫。难道苏共領導真的以为，咒罵就可以把这些国家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吓倒，就可以使他們放弃坚持正确路綫、反对錯誤路綫的斗争，不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嗎？这种如意算盘，是絕對办不到的。

古往今来，真正的革命家，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真正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战斗的唯物主义者，是大无畏的，是不怕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咒罵的。因为他們知道，代表未来的，不是那些看起来好像很可怕的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这样的龐然大物，而是自己这样的人物。一切大人物都是小人物变成的。起初看起来好像很渺小的人們，只要他們手里有真理，得到群众的拥护，他們最終总会胜利的。列宁和第三国际就是这样。而因为丧失真理，失掉群众的拥护，有名的大人物和大团体，势必会衰亡，会变小变臭。伯恩施坦、考茨基和第二国际就是这样。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向它的反对方面轉化的。

共产党人是干革命的，如果不革命，那就不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是修正主义者，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作为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共产党人，坚持革命立場，反对修正主义，是天經

地义。作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党，坚决支持革命者，支持反对修正主义的共产党人，同样是理所当然的。

中国共产党从来不隐蔽自己的立場。我們支持世界上所有的坚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同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我們同修正主义者还有来往，为什么偏偏不能同馬克思列寧主义者来往呢？苏共領導把我們支持各国馬克思列寧主义者說成是搞分裂主义，但是，在我們看来，这恰恰是我们应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

各国馬克思列寧主义者不畏强暴，不怕困难，坚持真理，敢于斗争，表现了共产主义战士的伟大革命气概。以格里巴等同志为代表的比利时共产党人，以阿馬佐納斯、格腊布伊斯等同志为代表的巴西共产党人，以希尔等同志为代表的澳大利亚共产党人，以庫馬拉西里、桑穆加塔桑等同志为代表的錫兰共产党人，以及印度、意大利、法国、美国等許多国家共产党党内和党外的馬克思列寧主义者，就是这样的英勇的战士。他們坚持馬克思列寧主义革命理論，坚持建設一个具有馬克思列寧主义原則性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革命党，坚持符合本国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革命路綫，对于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貢献。他們理应博得一切为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而斗争的人們的尊敬、同情和支持。

总之，在全世界，不論什么国家，不論什么地方，哪里有压迫，那里必定有反抗；哪里有修正主义者，那里必定有馬克思列寧主义者同他們对抗；哪里用开除党籍等等分裂主义的方法对待馬克思列寧主义者，那里势必产生卓越的馬克思列寧主义者，产生强大的革命政党。出乎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意料

之外的变化正在发生。他們正在造成自己的对立面，而最終勢必会被他們自己所造成的对立面所埋葬。这是一条必然的客观規律。

## 目前的公開論戰

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大論戰，归根到底，就是要馬克思列寧主義还是要修正主义的論戰，就是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还是要大国沙文主义的論戰，就是要團結还是要分裂的論戰。这种涉及根本原則問題的爭論，早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就已經开始，在一段相当长的時間內是在兄弟党的內部会談中进行，在两年多以前采取了公开的形式。

大家知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開論戰，是苏共領導首先挑起来的，并且是苏共領導要坚持进行的。

在一九六一年十月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苏共領導发动了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公开攻击。当时，出席苏共这次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同志在致詞中反对苏共領導的这种做法，指出这絕不是郑重的馬克思列寧主义的态度。但是，苏共領導是怎样回答我們的呢？他們說，他們发动公開論戰“作得完全正确”，<sup>①</sup> 是“唯一正确的、真正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原則立場”。<sup>②</sup>

后来，一九六二年一月間，越南劳动党建議“各党应当停

---

① 赫魯曉夫一九六一年十月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发言。

② 《我們时代的旗帜》，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苏联《真理报》編輯部文章。

止在广播电台和报刊上互相攻击”。这个建議得到了中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及其他兄弟党的支持。但是，苏共领导实际上拒絕了对停止公开論战承担肯定的义务。苏共领导不但一直没有停止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公开攻击，而且在一九六二年底到一九六三年初接连举行的欧洲五个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上，策动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公开攻击，发动了一場規模更大的公开論战。这就迫使我們不能不对攻击者作公开的答辯。

一九六三年三月間，尽管对于兄弟党的攻击我們还没有答复完，中共中央在給苏共中央的复信中宣布从三月九日起暫時停止在报刊上作公开的答辯，但保留公开答辯的权利，为的是給已經商定将要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談創造良好的气氛。但是，苏共领导竟然在中苏两党会談前夕，进一步采取发表声明和通过決議的方式，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

七月十四日，当中苏两党代表团正在莫斯科举行会談的时候，苏共中央就发表了給苏联各級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歪曲事实，顛倒是非，甚至采取了蠱惑人心的手法，使用了种种謾罵的語言，放肆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这样，苏共领导进一步发动了規模空前的公开論战。

从七月十五日起，苏共领导采取一切可以利用的形式，从政府声明、领导人讲话、各种集会到发表文章，开动一切宣传机器，从中央报刊到地方报刊，从广播电台到电视节目，把中国当作头号敌人加以誹謗和攻击。根据对苏联中央一級二十六家报刊的統計，从七月十五日至十月底，一共发表了一千一百一十九篇編輯部文章、社論、短評、署名文章、讀者来信、漫

画等等，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至于苏联地方报刊，根据对加盟共和国十五种机关报刊的不完全统计，在同一期间，也发了七百二十八篇反华材料。

对于这些反华宣传材料，凡是比較重要的，我們都在報紙上发表了。其中苏共中央公开信則先后全文发表了两次，并且用十几种外国語言向全世界广播，供关心这場公开論战的人了解苏共领导的观点。只是由于苏方的反华文章数量极大，而且大都千篇一律，我們報紙的篇幅有限，不能全部发表。我們的出版机关已經把这些文章統統收集起来，編成专册，陸續出版。

苏联方面已經发表了近两千篇反华文章和材料，按照兄弟党一律平等的原則，中国方面有权利发表相当的答辯文章和材料。

由于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牽涉的問題比較多，关系到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的基本原理，也关系到七、八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許多重大事件，因此，我們《人民日报》和《紅旗》杂志的編輯部，經過认真的研究之后，从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起陸續发表評論。到目前为止，我們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的評論，連本篇在內，才发表了七篇。

对于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我們還沒有評論完。至于苏联中央一級报刊和地方报刊发表的大量反华文章，我們還沒有答辯。

赫魯曉夫在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回答新聞記者的時候，曾經提出停止公开論战。但是，在那一天以后，苏联报刊

仍然繼續发表攻击中国的文章。

最近，苏共领导又一次提出停止公开論战，并且說，公开論战“給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重大的損害”。我們要問苏共领导，过去，你們說，公开論战是“为了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sup>①</sup>是“唯一正确的、真正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立場”，<sup>②</sup>你們一会儿这么說，一会儿那么說，究竟是要的什么花招呢？

我們还要問苏共领导，你們发表了两千篇的反华文章和材料，我們才不过发表了不到十篇的答辯文章，而且連对苏共中央的一封公开信还没有答辯完，就被要求停止答辯，这难道是符合兄弟党关系的平等原則的嗎？你們說了那么久，說了那么多，我們才开始說了一点，你們就不耐煩了，就受不住了，就不願意听了，这难道是合乎民主討論的原則的嗎？

我們还要問苏共领导，你們在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一日的苏联政府声明中曾經說，如果中国人繼續論战，“那么，他們应当非常清楚，他們在这条道路上将遭到苏共和全体苏联人民的最坚决的回击”。苏共领导說这样的大話，不是明目张胆的恫吓和威胁嗎？难道你們真的相信，只要你們命令一下，別人就会俯首貼耳，只要你們大喝一声，別人就会渾身发抖嗎？老实說，从九月二十一日起，我們一直在等待着，很想領教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最坚决的回击”。

---

① 《走向共产主义的新的胜利》，一九六一年第十六期苏联《共产党人》編輯部文章。

② 《我們时代的旗帜》，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苏联《真理报》編輯部文章。

同志們，朋友們，你們錯了，完完全全的錯了。

公開論戰既然已經開始，就得按規矩進行。如果你們認為，你們已經說得够了，那末，你們應當也給對方足夠的答辯機會。如果你們認為，你們還有許多話要說，那就請吧，請說個够吧。但是，同樣的，你們說够了以後，仍然應當讓對方也說够。一句話，應當機會均等嘛。你們不是也說兄弟黨是平等的嗎？為什麼你們要什麼時候攻擊兄弟黨，就發動公開論戰，你們要什麼時候停止論戰，就剝奪被攻擊的兄弟黨公開答辯的權利呢？

蘇共領導悍然挑起公開論戰，擴大公開論戰，堅持公開論戰，現在又叫喊停止公開論戰，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看來，事件的發展，出乎公開論戰發動者的意料。蘇共領導原先以為對自己有利的公開論戰，正走向他們意願的反面。蘇共領導手里沒有真理，他們在攻擊別人的時候，只能依靠造謠污蔑，歪曲事實，顛倒是非，一旦論戰展開，要擺事實、講道理的時候，他們站立的基礎動搖了，他們害怕了。

列寧曾經說過，對於修正主義者來說，“最不愉快、最不乐意和最不能接受的，莫過於弄清理論上、綱領上、策略上和組織上的主要意見分歧”<sup>①</sup>。

蘇共領導目前的處境，正是這樣。

中國共產黨對於公開論戰的立場是眾所周知的。我們一開始就認為，兄弟黨之間的分歧應當通過內部協商來解決。公開論戰，不是我們挑起的，也不是我們願意的。

① 列寧：《再論社會主義國際局和取消派》。《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三十八頁。

既然公开論戰已經開始，而且蘇共領導也說過，公開論戰是“按列寧的方式行事”，<sup>①</sup>那麼，論戰就應當在民主討論的基礎上，採取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進行，並且要進行到水落石出。

更重要的是，既然蘇共領導公然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公然撕毀宣言和聲明，那麼，他們就不能指望我們不保卫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不保卫宣言和聲明的革命原則。既然論戰關係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是大非問題，那麼，就必須把這些大是大非問題徹底弄清楚。這也是鄭重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

問題的實質在於：目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分歧，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修正主義的分歧，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同大國沙文主義的分歧。停止公開論戰，並不能从根本上解決這樣重大的原則分歧。相反地，通過公開論戰，通過擺事實、講道理，才有可能辯明真相，分清是非，維護和加強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基礎上的團結。

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科學，科學是不怕論戰的，怕論戰的不是科學。當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論戰，正在促使世界各國的共產黨人、各國的革命者和各國革命人民動腦筋，想問題，促使他們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認真地思索本國革命問題和世界革命問題。經過這場大論戰，人們終將能够明辨是非，區別真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假馬克思列寧主義。經過這場大論戰，全世界一切革命因素將被調動起來，一切馬

---

<sup>①</sup> 《列寧主義的党的历史性代表大会》，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四日苏联《真理报》社論。

克思列宁主义者都将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受到锻炼，更加成熟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必将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而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 維护和加强團結的道路

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給社会主义陣營的團結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團結造成了空前严重的威胁。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立場，也就是分裂主义的立場。不管苏共领导怎样大声叫喊“團結”，怎样咒罵别人是“分裂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只要他們坚持修正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么，他們实际上是搞假團結，真分裂。

中国共产党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我們的这个立場，是維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陣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團結的唯一正确的立場。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社会主义陣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團結的基础。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團結才能建立起来。离开这个基础，就根本談不上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團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斗争，也就是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團結而斗争。坚持原則同坚持團結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苏共领导真要團結，而不是假要團結，那么，他們就必须忠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就必须忠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說，关于国家与革命的

學說，特別是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而絕不允許用階級合作或者階級投降代替階級鬥爭，絕不允許用社會改良主義或者社會和平主義代替無產階級革命，絕不允許用這種或者那種藉口取消無產階級專政。

如果蘇共領導真要團結，而不是假要團結，那麼，他們就必須嚴格遵守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聲明的革命原則，而絕不允許用自己一個黨的綱領代替兄弟黨一致協議的共同綱領。

如果蘇共領導真要團結，而不是假要團結，那麼，他們就必須劃清敵我界限，就必須聯合所有社會主義國家，聯合所有馬克思列寧主義兄弟黨，聯合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所有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聯合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士，反對世界人民的主要敵人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而絕不允許顛倒敵我關係，認敵為友，以友為敵；絕不允許從美蘇兩大國主宰世界的幻想出發，聯合美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和叛徒鐵托集團，反對兄弟國家、兄弟黨和各國革命人民。

如果蘇共領導真要團結，而不是假要團結，那麼，他們就必須忠實於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嚴格遵守宣言和聲明所規定的兄弟國家、兄弟黨關係的準則，絕不允許用大國沙文主義和民族利己主義的政策，來代替這些準則。這就是說：

必須遵守相互聯合的原則，絕不允許糾合一些兄弟黨打擊其他兄弟黨，進行宗派主義、分裂主義的活動；

必須遵守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原則，絕不允許以援助為名，行控制之實，借口“國際分工”，損害兄弟國家的主權和利益，反對兄弟國家自力更生建設社會主義；

必須遵守獨立自主和平等的原則，絕不允許把自己放在其他兄弟黨之上，把自己一黨的綱領、路線、決議強加給其他兄弟黨，絕不允許干涉兄弟黨的內部事務，借口所謂“反對個人迷信”，進行顛覆活動，絕不允許把兄弟黨當作自己的附屬品，把兄弟國家當作自己的附屬國；

必須遵守協商一致的原則，絕不允許挾持所謂“多數”，來強制推行自己一黨的錯誤路線，絕不允許利用自己的或者別國的黨代表大會，通過決議、聲明、領導人講話等方式，公開指名攻擊別的兄弟黨，甚至把思想分歧擴大到國家關係方面。

總之，蘇共領導如果真的要社會主義陣營團結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團結，那就必須徹底拋棄他們的修正主義、大國沙文主義和分裂主義的路線。只有不僅在口頭上而且在實際行動中，忠實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和現代教條主義，反對大國沙文主義和其他形式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反對宗派主義和分裂主義，只有這樣，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才能夠得到維護和加強。這是維護和加強團結的唯一可行的道路。

當前的世界形勢，整個說來是大好的形勢。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已經取得了輝煌的勝利，根本改變了國際階級力量的對比。目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遭到修正主義和分裂主義逆流的襲擊，這也是歷史發展進程中合乎規律的現象。它雖然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某些兄弟黨帶來暫時的困難，但是，修正主義者暴露了自己的面目，引起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修正主義的鬥爭，這是一件好事。

毫無疑問，馬克思列寧主義必將葆其美妙的青春，磅礴于

全世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必将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更加强大，更加團結；国际无产阶级事业和世界人民革命事业，必将获得更加輝煌的胜利。現代修正主义是一定要彻底破产的。

我們願意奉劝苏共領導冷靜地想一想，你們坚持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究竟会給你們自己带来什么結果。我們願意再一次真誠地向苏共領導呼吁，希望你們能够回到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来，回到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則的基础上来，回到宣言和声明規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相互关系准则的基础上来，以便在原則的基础上消除分歧，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團結，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團結，加强中苏團結。

尽管我們同苏共領導存在着严重分歧，我們对于在列寧和斯大林教导下成长起来的苏联共产党的广大党员和苏联人民，滿怀着信心。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始終不渝地維护中苏團結，巩固和发展中苏两国人民之間的深厚友誼。

全世界共产党人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團結起来！

# 无产阶级革命和 赫魯曉夫修正主义

八評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編輯部  
红旗杂志編輯部

(一九六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本文想討論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很出名的問題，这就是所謂“和平过渡”問題。这个問題之所以出名，弄得大家都注意起来，是由于赫魯曉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了出来，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用綱領的形式加以系統化，以其修正主义的观点，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又重弹这个老調。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一切修正主义者，他們背叛馬克思主义，背叛无产阶级，都集中表現在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主张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赫魯曉夫修正主义也正是这样。在这个問題上，赫魯曉夫是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門徒，也是白劳德和铁托的門徒。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出現过白劳德修正主义，出現过铁托修正主义，出現过“結構改革”論。这些修正主义，都还是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的局部問題。到了赫魯曉夫修正主义出現，并且在苏共領導中占据統治地位以后，它就成为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带有全局性质的大問題，成为关系到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成敗的大問題了。

为此原故，我們要写这篇文章，以比过去更加清楚的語言，回答修正主义者。

## 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門徒

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赫魯曉夫提出了同十月革命道路根本对立的所謂“和平过渡”道路，也就是“通过議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sup>①</sup>

讓我們看一看赫魯曉夫等人販卖的所謂“議会道路”究竟是一些什么貨色吧。

赫魯曉夫认为，在資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按照資产阶级的选举法，无产阶级可以取得議会中的稳定的多数。他說，資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只要把劳动农民、知識分子和一切爱国力量團結到自己的周围，并且給那些不肯放弃同資本家和地主妥协的政策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的回击，就有可能击败反动的反人民的势力，取得議会中的稳定的多数”。<sup>②</sup>

赫魯曉夫认为，无产阶级只要取得議会中的多数，就等于取得政权，就等于粉碎資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他說，工人阶级“获得議会中的多数，在国内有强大革命运动的条件下，把議会变成为人民政权机关，就意味着粉碎資产阶级的軍事官僚机器，建立議会形式的、新的即无产阶级的人民国家体制”。<sup>③</sup>

赫魯曉夫认为，无产阶级只要取得議会中的稳定的多数，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他說，爭得了議会中的稳定的多数，“就可以为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地国家的工人

①② 赫魯曉夫一九五六年二月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③ 赫魯曉夫一九六一年一月六日在苏共中央高級党校、社会科学院和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党组织全体大会上的报告。

階級，創造實現根本社會改造的條件”。<sup>①</sup> 他还說，“在某些資本主義國家中，工人階級在目前條件下已經有了現實的可能，把絕大多數人民團結在自己的領導下並使基本生產資料轉入人民手中。”<sup>②</sup>

蘇共綱領認為，“許多國家的工人階級在推翻資本主義以前，就能夠迫使資產階級實行這樣一些措施，這些措施超出一般改良的範圍”。<sup>③</sup> 這個綱領甚至認為，某些國家在資產階級專政的情況下，就可能出現這樣的形勢，在這種形勢下，“對資產階級來說，同意贖買他的基本生產資料將是有利的”。<sup>④</sup>

赫魯曉夫鼓吹的這一套貨色，並非什麼創造，不過是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的再版，是伯恩施坦主義和考茨基主義的復活。

伯恩施坦背離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標誌，就是宣揚合法的議會道路，反對暴力革命，反對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反對無產階級專政。

他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他说，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制度，“不应破坏它，而应促使它进一步发展”；<sup>⑤</sup> “在一百年以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在今天我們只要通过投票、游行示威以及諸如此类的威逼手段就可以实现了”。<sup>⑥</sup>

他认为，合法的议会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他说，工人阶级只要有了“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作为解放的基

①② 赫鲁晓夫一九五六年二月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③④ 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

⑤⑥ 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本条件的社会原則就得到了”。<sup>①</sup>

他认为，“总会到来这样的一天，那时工人阶级在数量上如此强大，对整个社会将起如此巨大的作用，以致可以这样说，统治者的宫殿不再能抵挡工人阶级的压力，而且几乎就自然而然地崩溃了”。<sup>②</sup>

列宁曾经说过，“伯恩施坦主义者过去和现在接受马克思主义都是把马克思主义直接革命的一面除外的。他们不是把议会斗争看作专门适用于一定历史时期的一种斗争手段，而是看作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斗争形式，因而也就不需要‘暴力’、‘夺取’、‘专政’了。”<sup>③</sup>

当之无愧的伯恩施坦继承者，是考茨基先生。考茨基同伯恩施坦一样，竭力宣扬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說，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解决阶级冲突的武装斗争不再有存在的余地”，<sup>④</sup>如果仍然主张“用暴力来推翻政府，就未免滑稽可笑了”。<sup>⑤</sup>他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是“由于缺乏耐心而使用暴力手段的产婆，迫使一个孕妇不是在第九个月而是在第五个月分娩”。<sup>⑥</sup>

考茨基是一个十足的议会迷。他有一句名言：“我們政治斗争的目的，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以取得议会中多数的办法来

① 伯恩施坦：《什么是社会主义？》。

② 伯恩施坦：《政治性的群众罢工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状况》。

③ 列宁：《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列宁全集》第十卷，第二一九页。

④ 考茨基：《唯物史观》。

⑤ 考茨基：《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

⑥ 考茨基：《无产阶级革命及其纲领》。

夺取国家政权，并且使議會变成駕于政府之上的主宰。”<sup>①</sup>

考茨基还說：“我认为，議會共和国（不論有沒有英國式的君主制上层人物）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社会可以从中成长起来的基础。这种共和国就是我們所应当努力爭取的‘未来的国家’。”<sup>②</sup>

列宁严厉地批判了考茨基的这类謬論。

列宁斥責考茨基說：“只有坏蛋或者傻瓜才会认为，无产阶级应当首先利用资产阶级压迫下和雇佣奴隶制压迫下进行的投票方式取得多数，然后才去夺取政权。这是絕頂的愚蠢或絕頂的虛伪，这是用旧制度旧政权下的投票来代替阶级斗争和革命。”<sup>③</sup>

列宁尖銳地指出，考茨基的議會道路，“这就是最純粹最卑鄙的机会主义，口头上承认革命，实际上却背弃了革命”。<sup>④</sup>列宁說，考茨基在解释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是把被压迫阶级对压迫阶级使用的革命暴力化为烏有，他也就是在用自由主义来曲解馬克思主义这方面打破了世界紀錄。”<sup>⑤</sup>

我們在这篇文章中，不厌其詳地引述赫魯曉夫和伯恩施坦、考茨基的言論以及列宁批判伯恩施坦、考茨基的言論，为的是证明赫魯曉夫的修正主义，正是不折不扣的現代的伯恩

① 考茨基：《新策略》。

② 考茨基給梅林的信（一八九三年七月十五日）。

③ 列宁：《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四十頁。

④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七六頁。

⑤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二十四頁。

施坦主义和考茨基主义。同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一样，赫魯曉夫对馬克思主义的背叛，也正是最突出地表現在反对革命暴力，“把革命暴力化为烏有”。而且，在这方面，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現在显然沒有保持世界紀錄的資格了，因为赫魯曉夫已經創造了新的世界紀錄。赫魯曉夫不愧为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門徒，而且是青出于蓝更胜于蓝了。

## 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規律

工人运动的全部历史告訴我們，承认不承认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規律，承认不承认必須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承认不承认必須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历来是馬克思主义同一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分水岭，历来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同一切无产阶级叛徒的分水岭。

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国家政权問題。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問題，就是用暴力夺取政权，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自己的阶级专政，用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

馬克思主义一向公开声明暴力革命的必然性。馬克思主义指出，暴力革命是社会主义社会誕生的产婆，是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必由之路，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規律。

馬克思主义告訴我們，国家本身就是一种暴力。国家机器的主要部分，就是军队和警察。历史上所有的統治阶级都是依靠暴力維持統治的。

无产阶级当然是愿意和平取得政权的。但是，无数历史经验表明，反动阶级从来不会自愿让出政权，他们总是首先使用暴力，镇压革命群众运动，发动内战，把武装斗争提到日程上来。

列宁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次不经过国内战争的大革命，并且也没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认为，不经过国内战争就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sup>①</sup>

列宁所讲的历史上的大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一个剥削阶级推翻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尚且不能不经过国内战争。无产阶级革命，是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这样的革命，不经过国内战争，更是不可能的。

关于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普遍规律的问题，列宁反复地指出，“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一段很长的‘阵痛’时期，暴力永远是替旧社会接生的稳婆”。<sup>②</sup>“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是不能经过‘自行消亡’来实现的，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靠暴力革命来实现。”<sup>③</sup>“必须不断教育群众，使他们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而且只能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sup>④</sup>

斯大林也说过，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切资本统治的国家转向社会主义的“必然的和必不可少的

① 列宁：《预言》。《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四六四页。

② 列宁：《被旧事物的破产吓坏了的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三七五页。

③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八七页。

④ 同上，第三八八页。

条件”。<sup>①</sup>

沒有暴力革命，沒有无产阶级专政，能不能对资产阶级的制度进行根本改造呢？斯大林回答說，“显然是不能的。如果以为可以在适合于资产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制范围内，用和平方式来进行这样的革命，那不是精神错乱、神經失常，就是公然无耻地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sup>②</sup>

毛泽东同志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原理，根据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的新經驗，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論斷。

毛泽东同志說：“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統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sup>③</sup>

毛泽东同志說：“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問題。这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則是普遍地对的，不論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sup>④</sup>

毛泽东同志說：“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經驗告訴我們：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們可以說，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sup>⑤</sup>

---

① 斯大林：《論我們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報告的結論》。《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二七七頁。

② 斯大林：《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二十四頁。

③ 毛泽东：《矛盾論》。《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一九五二年七月第一版（重排本），第三二二頁。

④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問題》。《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二九頁。

⑤ 同上，第五三五頁。

总之，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原理。赫鲁晓夫正是在这个最重要的問題上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 我們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斗争

当赫魯曉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开始提出所謂“議会道路”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就认为，这是一个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严重錯誤，是絕對不能同意的。

由于当时赫魯曉夫的修正主义还处于开始阶段，同时，苏共领导也还没有挑起公开論战，因此，我們在一段時間內，对于赫魯曉夫的“議会道路”的錯誤，沒有进行公开的揭露和批評。但是，我們針對赫魯曉夫的錯誤論点，在我們的文件和文章中正面闡明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同时，在兄弟党之間的内部会談和會議中，我們也对赫魯曉夫的錯誤論点进行了必要的和适当的斗争。

一九五六年九月，在中共中央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我們通过总结中国革命的經驗明确地提出：

“我們党在爭取和平改革的时候并没有放弃警惕，沒有放弃人民的武装”。

“同反动派相反，人民不是好战的。”“但是当着人民被迫而不能不拿起武器的时候，人民拿起武器来是完全正确的。反对人民这样做，要求人民向进攻的敌人屈服，这就是机会主义的路綫。在这里，究竟采取革命的路綫，还是采取机会主义的路綫，这是关系到六亿人民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是否应当取

得政权的大問題。我們党采取了革命的路綫，因而有了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这个問題上，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馬克思列寧主义观点，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修正主义观点，是針鋒相对的。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我們又在《再論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經驗》一文中，正面闡明了十月革命的道路，实际上批判了赫魯曉夫提出的同十月革命道路相对立的所謂“議会道路”。

在同苏共领导人的多次内部会談中，中共中央领导同志严肃地批評了赫魯曉夫的錯誤观点。我們滿腔热忱地希望他能够改正錯誤。

在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期間，关于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問題，中共代表团同苏共代表团进行了尖銳的爭論。

在这次会议的准备过程中，苏共中央所提出的宣言的第一稿，只提和平过渡的一种可能性，根本没有提到非和平过渡的另一种可能性；只提議会的道路，根本没有提到其他任何斗争方式，同时又把这种通过議会道路取得政权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配合行动上”。中共中央当然不能同意把这种背弃馬克思列寧主义的錯誤观点，写进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綱領性文件中去。

在中共代表团提出批評意見以后，苏共中央拿出宣言第二稿。这个文件，虽然增加了非和平过渡可能性的詞句，但是，关于和平过渡問題的提法，仍然反映了赫魯曉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那些修正主义观点。

中共代表团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这些錯誤观点。十一月十日，中共代表团向苏共中央系統地說明了我們关于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問題的观点，并且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书面提綱。

我們的书面提綱的主要論点是：

从策略的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願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強調和平过渡的可能，必須准备随时迎击反革命的袭击，准备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紧要关头，如果资产阶级用武力来鎮压人民革命（一般說來，这是必然的），就用武力去打倒它。

議会斗争的形式必須充分运用，但是，它的作用是有限度的，而最重要的，應該是进行艰苦的聚积革命力量的工作；不應該把和平过渡只解釋成为通过議会的多数。主要的問題是关于国家机器的問題，即旧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毁、新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的問題。

社会党不是社会主义的政党。除了个别的左翼以外，它們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一种变形。在社会主义革命問題上，我們同社会党的立場是根本不同的。不能模糊这种界限。

我們的这些論点是完全符合馬克思列宁主义的。

苏共中央代表团的同志当时无法反对这些論点，但是他們一再要求我們照顾他們内部的需要，希望宣言草案关于这个問題的提法能够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相衔接。

中共代表团考慮到，我們已經批駁了苏共領導的錯誤的观点，又提出了一个书面意見提綱。为了共同对敌，我們照顾

了苏共同志一再提出的願望，同意以苏共中央关于这个問題的稿子为基础，只在个别地方作了一点修改。

我們本来希望，經過这場爭論，苏共同志能够悔悟过来，改正他們的錯誤。但是，同我們的期望相反，在这以后，苏共領導並沒有改正他們的錯誤。

在一九六〇年的兄弟党會議上，關於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問題，中共代表团又反复地同苏共代表团进行了激烈的爭論，彻底地揭露和批判了赫魯曉夫的修正主义观点。在會議期間，中苏双方都坚持自己的立場，不能达成協議。最后，中共代表团考慮到各国兄弟党普遍要求在这次會議上能够产生一个共同文件的願望，才在这个問題上又作了一次让步，再一次照顾苏共領導的需要。我們同意把一九五七年宣言上關於这个問題的几段文字，照抄在一九六〇年声明上。同时，我們在这次会上，散发了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日中国共产党關於和平过渡問題的意見提綱，并且表示，这是最后一次对苏共領導的照顾，以后再也不能照顾了。

現在，如果有的同志批評我們当时对苏共領導的这种照顾是錯誤的，我們乐于接受这种批評。

正因为宣言和声明中有关和平过渡問題的提法，是以苏共的稿子为基础的，若干地方保持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所以，虽然作了一些修修补补，但是，总的提法是有严重缺点和錯誤的。文件中虽然指出統治阶级不会自动让出政权，但又說在一些資本主义国家里有可能不經過內战而取得国家政权；虽然指出开展議会外的广泛的群众斗争，摧毁反动势力的反抗，但又說有可能取得議会中的稳定多数，使議会变

成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工具；虽然也提出非和平过渡，但沒有強調暴力革命是普遍規律。苏共領導正是利用了宣言和声明中的这些缺点和錯誤，作为推銷赫魯曉夫修正主义的借口。

必須郑重聲明，中国共产党对于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中关于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問題的提法，一直是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見的。我們絕不隐蔽自己的观点。我们认为，为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利益，为了使各国兄弟党的綱領性文件不致被修正主义者所利用，宣言和声明中关于这个問題的提法，有必要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則，通过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协商，重新加以修改。

为了使大家了解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問題上的全面观点，我們把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日中共代表团向苏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和平过渡問題的意見提綱作为本文的附件，再一次全文发表。

八年来，全世界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反对赫魯曉夫修正主义的斗争，有了很大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已經識破了赫魯曉夫修正主义的真面目。但是，苏共領導仍然在寻找各种遁辞进行狡辯，还在千方百計地推銷他們的这套貨色。

因此，我們还有必要把他們所謂“和平过渡”的謬論加以駁斥。

## 詭辯改变不了历史

苏共領導为了掩飾他們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为了

替他們的修正主義路線辯解，公然歪曲馬克思和列寧的著作，公然歪曲歷史。

蘇共領導辯解說，馬克思不是“設想过英國和美國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嗎？<sup>①</sup> 其实，这个論据正是从叛徒考茨基那里檢來的。当年的考茨基，就是用同样的手法，来歪曲馬克思的观点，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

馬克思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确实曾經說过：像美國、英國这样的国家，“工人們可以采取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就是在当时，馬克思強調指出，这是一种例外。他說：“即使如此，我們也应当承认，在大陸上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們革命的杠杆”。<sup>②</sup> 馬克思还說过，“英國資產阶级在它还垄断着表决权时，总是表示准备接受多数的決議。但是，請您相信，一旦当它在自己认为是生命攸关的重大問題上处于少数时，我們就会在这里遇到新的奴隶主的戰爭”。<sup>③</sup>

列寧在批判叛徒考茨基的时候說过：“借口馬克思在七十年代曾經认为英國和美國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詭辯，通俗一点說，这是用引证来騙人。第一，就在当时馬克思也认为这种可能是一个例外。第二，当时还没有垄断資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第三，英國和美國当时沒有（現在有了）軍閥制度——資產阶级国家机器的主要机构。”<sup>④</sup>

---

① 庫西宁主編：《馬克思列寧主义原理》。

② 馬克思：《海牙代表大会閉幕后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的演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第一七九頁。

③ 馬克思：《卡·馬克思同〈世界報〉記者談話的記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六八六頁。

④ 列寧：《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寧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九十一頁。

列寧說，帝國主義，由於它的根本的經濟特點，決定它“最不愛和平，最不愛自由，最大限度地到處發展軍國主義”。在談論和平轉變或者暴力轉變問題的時候，“竟然‘不注意到’這一點，那就等於墮落為資產階級最庸俗的奴僕了”。<sup>①</sup>

今天，蘇共領導竟然又重彈考茨基的老調，這不也是等於墮落為資產階級最庸俗的奴僕，又是什么呢？

蘇共領導又辯解說，列寧不是“在原則上允許和平革命的可能性”嗎？<sup>②</sup>這更是十足的詭辯。

列寧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後的一段時間里，曾經設想过，“在俄國，這個革命可能例外地成為和平革命”。<sup>③</sup>列寧把它叫做“例外”，這是因為當時有一個特殊的條件，那就是“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沒有外力壓制人民，——這就是問題的實質”。<sup>④</sup>到了七月間，反革命的資產階級政府，武裝鎮壓群眾，使彼得格勒的街頭洒遍了工人和士兵的鮮血。在這次事件以後，列寧就指出：“俄國革命和平發展的一切希望都徹底破滅了。”<sup>⑤</sup>一九一七年十月，列寧和布尔什維克黨堅決領導工人和士兵舉行武裝起義，奪取了政權。一九一八年一月，列寧指出，“現在階級鬥爭已經變成了內戰”。<sup>⑥</sup>這樣，蘇維埃國家又

① 列寧：《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寧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二一頁。

② 《列寧的社會主義革命理論和當代現實》，一九六〇年第十三期蘇聯《共產黨人》雜誌。

③ 列寧在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關於對臨時政府的態度的演說》。《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七頁。

④ 列寧：《論口號》。《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三頁。

⑤ 列寧：《政治形勢》。《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六七頁。

⑥ 列寧：《來自另一個世界的人物》。《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四〇六頁。

經過了三年半的革命戰爭，付出了重大的犧牲，粉碎了國內反革命叛亂和外國武裝干涉，才鞏固了革命的勝利。一九一九年，列寧說：“在十月革命中，革命暴力取得了輝煌的勝利。”<sup>①</sup>

現在蘇共領導竟然宣揚說，十月革命是“所有革命中最不流血的革命”，<sup>②</sup>“几乎是和平完成的”。<sup>③</sup>這是完全違背歷史事實的。你們這樣說，怎麼能夠對得起為締造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流血犧牲的革命先烈呢？

當我們指出世界歷史上還沒有過從資本主義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先例的時候，蘇共領導狡辯說“用和平方式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實際經驗是有”的。他們閉着眼睛說，“在一九一九年，匈牙利曾通過和平途徑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sup>④</sup>

事情果真是如此嗎？不，不是。讓我們看一看當時匈牙利革命領導人貝拉·庫恩是怎樣記述事情經過的吧。

匈牙利共產黨是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建立的。這個年輕的黨一建立就投入了革命鬥爭，提出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口號：“解除資產階級的武裝，武裝無產階級，建立蘇維埃政權”。<sup>⑤</sup>匈牙利共產黨積極地進行了各種武裝起義的工作：武裝工人，在政府軍隊中進行了爭取工作，在復員軍人中進行了組織工作，組織武裝示威，組織工人驅逐廠長占領企業，組織農業工

① 列寧：《蘇維埃政權的成就和困難》。《列寧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三十九頁。

② 《列寧和現時代》，一九六〇年第五期蘇聯《共產黨人》雜誌。

③ 米高揚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六日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

④ 《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共產主義運動團結的基礎》，一九六三年第十五期蘇聯《共產黨人》編輯部文章。

⑤ 貝拉·庫恩：《匈牙利無產階級革命的教訓》。

人占领大地产，解除反动军官、反动军队和警察的武装，把武装起义同罢工斗争结合起来，等等。

事实上，在匈牙利革命中，充满了各种形式各种规模的武装斗争。贝拉·库恩说：“从共产党建立之时起直到夺取政权，同资产阶级政权机关的武装冲突一直进行着，并且越来越频繁。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布达佩斯卫戍部队手执武器走上街头，举行示威以反对临时政府陆军部长的那个时候开始……大概没有一天报刊上没有报道革命士兵和工人同政府的武装部队特别是同警察之间发生的流血冲突。共产党人不仅在布达佩斯并且也在各省组织了多次起义。”<sup>①</sup> 苏共领导说匈牙利革命是和平过渡，这真是弥天大谎。

苏共报刊说，当时匈牙利资产阶级政府是“自愿地辞职”的，<sup>②</sup> 这大概就是苏共领导的唯一根据了。事实是怎样的呢？

当时的匈牙利资产阶级政府首脑卡罗伊说得很清楚。他说：“我签署了关于我辞去职务和把政权转交给无产阶级的宣言，事实上无产阶级早已夺得并公开宣布取得了政权。”“我不是把政权转交给无产阶级，因为它早就由于有计划地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军队而夺得了政权。”所以，贝拉·库恩指出，认为资产阶级自动把政权转交给无产阶级，是一种虚伪的“神话”。<sup>③</sup>

一九一九年匈牙利革命是失败了。列宁曾经分析过匈牙利革命失败的最主要的教训是：年轻的匈牙利共产党犯了一

① 贝拉·库恩：《为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在匈牙利取得了胜利》。

② 《世界革命进程如何发展》，一九六三年八月一日《苏维埃俄罗斯报》。

③ 贝拉·库恩：《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教训》。

个致命的錯誤，在对敌人实行专政方面不够坚决，在关键时刻表现了动摇。同时，沒有采取正确措施滿足农民解决土地問題的要求，因而脱离了广大的农民群众。而匈牙利共产党同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实行了合并，也是使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苏共领导硬說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一九年匈牙利革命是“和平过渡”的典型，这完全是伪造历史。

苏共领导还硬說捷克斯洛伐克工人阶级是“通过和平途径取得政权”的。<sup>①</sup>这又是荒唐可笑地歪曲历史。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民主政权是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建立的，而不是从资产阶级手里“和平”取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反法西斯的游击战争和武装起义，并且在苏军的援助下，消灭了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德国法西斯军队及其走狗政权，建立了民族阵线联合政府。这个政府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

一九四八年二月，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阴谋制造反革命政变，准备进行武装暴乱，颠覆人民政权。但是，共产党领导的政府，立即调动武装力量，同时组织了群众的武装示威游行，粉碎了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复辟阴谋。事实非常清楚，二月事件并不是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和平”夺取政权，而是工人阶级运用自己已经掌握的国家机器，主要是依靠自己的武装力量，镇压资产阶级反革命

---

<sup>①</sup> 勃列日涅夫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四日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致词。

政变。

哥特瓦尔德在总结二月事件的时候说过：“还在二月事件以前，我们就已经说过：与战前情况相比较，基本的变化之一恰好在于，国家政权已经不是为以前的各统治阶级服务，而是为一些新的阶级服务。二月事件表明，国家政权在这个意义上起了卓越的作用。”<sup>①</sup>

以上所说的这些事例，怎么能说成是“和平过渡”的先例呢？

列宁说过：“考茨基需要运用一切遁辞、诡辩和捏造，正是为的避开暴力革命，为的掩盖他背弃这种革命的行为，掩盖他转到自由主义工人政策方面即资产阶级方面去的行为。”列宁说，“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sup>②</sup>

赫鲁晓夫为什么要这样无耻地歪曲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伪造历史，玩弄欺骗手段呢？问题的实质也正是在这里。

## 谎言掩盖不了现实

苏共领导为他们反对革命的“和平过渡”路线辩解的主要借口，就是所谓当代的历史条件变了。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历史条件的变化的估计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赫鲁晓夫是根本不同的。

---

① 哥特瓦尔德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上的发言。

②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二一页。

馬克思列寧主义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条件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力量的极大增长和帝国主义力量的极大削弱。战后，出現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出現了一系列新的民族独立国家，出現了連綿不断的武装革命斗争，出現了資本主义国家群众运动的新高涨，出現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大发展。国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成为当代的两大历史潮流。

毛泽东同志早在战后初期就多次指出，世界力量对比的优势是在我們方面，不是在敌人方面，这种新的情况“給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sup>①</sup>

毛泽东同志还指出：“搗乱，失敗，再搗乱，再失敗，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邏輯，他們决不会违背这个邏輯的。这是一条馬克思主义的定律。我們說‘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說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們也決不能成佛，直至他們的灭亡。”<sup>②</sup>

馬克思列寧主义者根据战后历史条件更加有利于革命的变化，根据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本性不会改变的規律，得出革命的結論，认为必須充分利用革命的大好形势，按照不同国家的

---

① 毛泽东：《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三六〇頁。

② 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九〇——一四九一頁。

具体情况，积极促进革命斗争的发展，准备夺取革命的胜利。

赫魯曉夫則借口战后历史条件的变化，得出反对革命、取消革命的結論，认为由于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本性改变了，阶级斗争的規律改变了，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过时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原理过时了。

赫魯曉夫等人散布一种天方夜譚式的神話。他們說，“現在，对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來說，正在形成以和平形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有利的国际和国内条件。”<sup>①</sup>

他們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間的这一期間，欧洲許多国家的反动资产阶级不断地发展和改进自己的警察官僚机器，残酷地镇压劳动人民的群众运动，因此沒有可能用和平方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他們认为，这种情况現在已經改變了。<sup>②</sup>

他們說，現在“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对比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根本变化”，“使国际反动派对于实行革命的国家的内政干涉趋于瘫痪”，<sup>③</sup>“这就減少了资产阶级发动国内战争的潜在可能性”。<sup>④</sup>

但是，赫魯曉夫等人的謊言，掩盖不了現實。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两个突出的事实是：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普遍增强暴力机器，残酷镇压人民群众；以美国为

---

①④ 《战争与革命》，一九六一年第四期苏联《共产党人》杂志。

② 庫西宁主編，《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

③ 《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論和当代現實》，一九六〇年第十三期苏联《共产党人》杂志。

首的帝国主义到处进行反革命武装干涉。

美国今天已經更加軍国主义化，它的军队扩大到了二百七十多万人，比一九三四年增加了十倍，比一九三九年增加了八倍。它的警察特务机关之多，就连美国一些大資本家自己也承认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远远超过希特勒德国。

英国的常备軍从一九三四年的二十五万多人增加到一九六三年的四十二万多人，警察从一九三四年的六万七千人增加到一九六三年的八万七千人。

法国的常备軍从一九三四年的六十五万人增加到一九六三年的七十四万多人，警察和保安部队从一九三四年的八万人增加到一九六三年的十二万人。

在其他的帝国主义国家，以至一般的資本主义国家里，这种大量增强军队和警察力量的情形，也都沒有什么例外。

赫魯曉夫最热心用全面彻底裁軍的口号来麻痹群众。这种咒語念了好几年了。可是，在現實生活当中，全面彻底裁軍的影子一点儿也沒有。人們看到，在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里，到处都是全面彻底扩軍，到处都是扩大和加强暴力鎮压的机器。

資产阶级在和平时期这样拼命地增强自己的军队和警察力量，是为了什么呢？难道不是为了鎮压本国劳动人民的群众运动，倒是为了保证劳动人民能够和平取得政权嗎？战后十九年来，世界各国資产阶级使用军队和警察鎮压罢工工人，鎮压要求民主权利的人民群众的暴行，难道发生的还嫌少嗎？

十九年来，美帝国主义同四十多个国家組織了各种軍事集团和簽訂了各种軍事條約。它在海外設立了二千二百多处

軍事基地和軍事設施，遍及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它派駐在海外的兵力，達一百多萬人。它的“進擊司令部”統轄着一支由陸、空軍聯合組成的機動部隊，隨時準備開赴各地鎮壓人民革命。

十九年來，美帝國主義和其他帝國主義不但通過各種方式支持世界各國反動派，幫助他們鎮壓本國人民的革命運動，而且還直接策劃和發動了多次的反革命的武裝侵略和干涉，也就是輸出反革命。拿美帝國主義來說，它曾經在中國幫助蔣介石打內戰，直接出兵並且指揮進攻希臘人民解放區，在朝鮮進行侵略戰爭，派遣部隊在黎巴嫩登陸威脅伊拉克革命，支持和援助老撾反動派擴大內戰，組織和指揮所謂聯合國部隊鎮壓剛果的民族獨立運動，對古巴進行反革命入侵。它現在仍然在鎮壓越南南方人民的解放鬥爭。它最近還武裝鎮壓巴拿馬人民維護主權的正義鬥爭，並且參加對塞浦路斯的武裝干涉。

美帝國主義不但對一切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堅決進行鎮壓和干涉，而且對凡是稍微表現了一些民族主義色彩的資產階級政權，也要想辦法把他們搞掉。十九年來，美國政府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國家，策劃了多次反革命軍事政變，甚至對於它自己扶植起來的走狗，例如吳庭艷之流，只要一旦不再合乎它的心意，馬上卸磨殺驴，也採取暴力手段除掉。

事實說明：今天，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要進行革命，要爭取解放，不但必須對付本國反動統治階級的暴力鎮壓，而且必須充分準備對付來自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沒有這種準備，不堅決在必要的時候用革命的

暴力回击反革命的暴力，就根本談不上革命，更談不到革命的胜利。

已經取得独立的国家，如果不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不作好对付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和干涉的准备，不坚持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方針，就不能维护民族独立，更不能保证革命事业的发展。

我們要质問苏共領導，你們口口声声大談战后形势的新特点，为什么偏偏要抹煞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到处镇压革命这个极其重要的、极其明显的特点呢？你們开口和平过渡，閉口和平过渡，却絕口不談怎样对付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龐大的暴力镇压机器，这是为什么呢？你們公然掩飾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残酷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的血淋淋的現實，散布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能够和平取得胜利的幻想，这岂不明摆着在麻痹各国人民的警惕性，用空洞的美好前景来安撫怒气冲天的群众，反对他們革命，实际上充当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帮凶嗎？

在这个問題上，我們让已經死去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再来充当一次反面教員，还是很有益处的。

杜勒斯在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发表的一次演說中說，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通过使用暴力”建立起来的。他接着說：“苏联統治者現在說，他們将放弃使用暴力。”杜勒斯表示：“我們欢迎并且将鼓励这些事态发展。”<sup>①</sup>

---

① 杜勒斯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在基瓦尼斯国际第四十一次年会上的演說。

显然，杜勒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忠实维护者，深深懂得暴力在阶级斗争中的重要作用。杜勒斯一方面欢迎赫鲁晓夫放弃暴力革命的主张，一方面极力强调资产阶级必须加强反革命暴力，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他在另一次的演说中说，“在政府的所有任务中，最基本的一项是要保护它的公民〔应读作反动统治阶级〕免遭暴力。”“因此，在一切文明的社会中，社会成员都出力维持一支警察部队，作为法治的武器。”①

杜勒斯在这里说的是老实话。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统治的政治基础，不是任何别的东西，而是“一支警察部队”。只要不触动这个基础，其他都是无关紧要的，都是动摇不了他们的统治的。苏共领导越是掩盖资产阶级依靠暴力统治的事实，越是宣传他们那种受到杜勒斯欢迎的和平过渡的神话，就越是暴露出了他们同帝国主义站在一起反对革命的真实面目。

### 駁所謂“議會道路”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所鼓吹的“议会道路”的主张，早已为列宁所彻底批判，早已宣告破产了。但是，在赫鲁晓夫看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谓“议会道路”似乎突然变得灵验起来了。

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当然不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事实进一步说明，资产阶级

---

① 杜勒斯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在纽约美联社午宴会上的演说。

国家机器的主要部分是武力，而不是議会。議会只是資产阶级統治的裝飾品和屏风。資产阶级实行議会制还是取消議会制，賦予議会較大的权力还是賦予較小的权力，采取这种选举法还是采取那种选举法，总是按照資产阶级統治的需要和利益来决定的。在資产阶级掌握軍事官僚机器的条件下，无产阶级要通过选举取得“議会中的稳定多数”，是不可能的，或者是不可靠的。通过“議会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完全是不可能的，完全是自欺欺人之談。

在资本主义各国的共产党中，現在仍有半数左右处于非法地位。对于这些連合法地位都沒有的党，当然談不上什么取得議会中的多数。

例如，西班牙共产党就是一直处于白色恐怖中，連参加选举也不可能。可是，像伊巴露丽这样的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也跟着赫魯曉夫鼓吹西班牙实行“和平过渡”。这是十分荒唐和可悲的。

在一些資本主义国家中，共产党虽然取得合法地位，可以参加选举，但是在資产阶级統治之下，在資产阶级选举制度的种种不公平的限制之下，共产党很难获得多数选票。就是获得多数的选票，資产阶级还可以利用修改选举法等等手段，使共产党人不能在議会中占据多数席位。

例如，战后以来，法国垄断資产阶级就曾經两次修改选举法，使法共在議会中的議席两次大量减少。在一九四六年議会选举中，法共曾經取得一百八十二席，但是在一九五一年議会选举时，垄断資产阶级修改了选举法，結果使法共的議席陡然减为一百零三席，即少了七十九席。在一九五六年議会选

舉中，法共曾經取得一百五十席，但是在一九五八年議會選舉時，壟斷資產階級再次修改選舉法，結果使法共的議席陡然減為十席，即少了一百四十席。

即使在某種情況下，共產黨在議會中取得多數議席，或者通過選舉的勝利參加了政府，這也絕不等於改變了議會和政府的資產階級性質，更不等於摧毀了舊國家機器和建立了新國家機器。要依靠資產階級議會和政府，來實行根本的社會改造，是絕對不可能的。掌握國家機器的反動資產階級可以宣布選舉無效，解散議會，可以把共產黨人從政府中排擠出去，宣布共產黨非法，採取野蠻的暴力手段鎮壓人民群眾和進步力量。

例如，一九四六年，智利共產黨曾經支持資產階級的激進黨取得選舉的勝利，組織了包括共產黨人在內的聯合政府。當時，智共領導人竟然把這個資產階級掌握的政府稱為“人民民主政府”。但是，不到一年，資產階級就迫使共產黨人退出政府，大規模逮捕共產黨人，並且在一九四八年宣布共產黨非法。

當工人政黨蛻化變質為資產階級御用政黨的時候，資產階級可以允許這樣的黨在議會中占有多數的議席，也可以允許他們組織政府。例如，若干國家的資產階級性的社會民主黨，就是這樣。但是，這只能維護和鞏固資產階級專政，絲毫沒有也不可能改變無產階級被壓迫和被剝削的地位。這樣的事實，只是進一步証實“議會道路”的破綻。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歷史事實進一步說明，共產黨的領導人如果信奉所謂“議會道路”，害了“議會迷”的不治之症，

那就不仅只会落得一場空，而且必然陷于修正主义泥坑，葬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在如何对待资产阶级议会的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历来存在着根本的分歧。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向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参加议会斗争，利用议会的讲坛，揭露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教育人民群众，积蓄革命力量。在应当利用这种合法斗争手段的时候不去利用，是错误的。但是，无产阶级政党绝不能用议会斗争代替无产阶级革命，绝不能幻想通过“议会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在任何时候，无产阶级政党都必须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群众斗争上。

列宁说：“为了通过选举和各种党派在议会中的斗争达到教育群众的目的，参加资产阶级的议会活动，对革命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把阶级斗争局限于议会斗争，或者认为议会斗争是最高的、决定性的、支配着其余一切斗争形式的斗争，那就是实际上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而反对无产阶级。”<sup>①</sup>

列宁曾经斥责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热衷于议会制度的幻想，抛弃了夺取政权的革命任务，把无产阶级政党变为选举党，变为议会党，变为资产阶级的附庸，变为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现在，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鼓吹“议会道路”，也只能重蹈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覆辙。

---

<sup>①</sup> 列宁：《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二四一页。

## 駁所謂“反對左傾機會主義”

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在講到無產階級革命問題的時候，凭空捏造了一大堆謊言，說中國共產黨主張沒有革命形勢也要“提出立即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的口號”，主張放棄“爭取資本主義各國劳动人民的民主權利和切身利益的斗争”，<sup>①</sup>把武裝斗争“絕對化”，<sup>②</sup>等等。他們經常給中國共產黨亂扣什么“左傾機會主義”、“左傾冒險主義”、“托洛茨基主義”的大帽子。

其實，蘇共領導這樣叫嚷，不過是想給他們反對革命、取消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打掩護。他們攻擊的所謂“左傾機會主義”，不是別的，恰恰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路線。

我們一向認為，革命是不能隨意製造的，沒有革命的客觀形勢，就沒有革命。但是，革命的發生和革命的勝利，不僅僅要有革命的客觀形勢，還必須有革命的主觀力量的準備和行動。

如果不正確地估計革命的客觀形勢和主觀因素，在革命形勢還沒有成熟的時候，無產階級政黨就輕率地發動革命，那就是“左”傾冒險主義。如果在革命形勢沒有到來的時候，不積極進行革命的準備工作，或者在革命形勢已經到來，革命條件已經成熟的時候，無產階級政黨不敢去領導革命，不敢奪取

---

①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蘇共中央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

② 《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共產主義運動團結的基礎》，一九六三年第十五期蘇聯《共產黨人》編輯部文章。

政权，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也就是修正主义。

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的时机没有到来之前，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放在艰苦地积蓄革命力量方面。积极领导日常的斗争的中心目的，是为了积蓄革命力量，准备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夺取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政党应当通过日常的各种形式的斗争，来提高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觉悟，训练自己的阶级队伍，锻炼自己的战斗力，做好思想上的、政治上的、组织上的、军事上的革命准备。只有这样，才能在革命形势成熟的时候，不失时机地夺取革命的胜利。否则，即使有了革命的客观形势，也会白白地错过革命时机。

苏共领导避而不谈在革命形势没有到来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怎样进行日常的革命斗争，积蓄革命力量，而只是开口闭口都强调没有革命形势就不能革命。他们实际上是借口没有革命形势根本取消积蓄革命力量、准备革命的任务。

列宁曾经很精彩地描绘了叛徒考茨基对待革命形势的态度。列宁指出，对考茨基来说，革命形势“如果来到了，那他也愿意做一个革命者！但是那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混蛋都会宣布自己是革命者！”“如果没有到来，考茨基就要离开革命！”列宁指出，考茨基像一个典型的市侩，而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于市侩的地方，就在于他有本领“准备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去进行革命”。<sup>①</sup>人们可以比较一下，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像不像列宁所斥责的考茨基式的市侩。

---

<sup>①</sup>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七——二七二页。

我們一向認為，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無產階級政黨應當積極領導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進行反對壟斷資本的鬥爭，保衛民主權利的鬥爭，爭取改善生活的鬥爭，反對帝國主義擴軍備戰、保衛世界和平的鬥爭，並且積極支持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鬥爭。

在一切受到美帝國主義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負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無產階級政黨應當高舉反美的民族旗幟，把群眾鬥爭的主要打擊針對美帝國主義，也針對出賣民族利益的壟斷資本集團和國內其他反動勢力。無產階級政黨應當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組成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統一戰線。

近年來，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開展了大規模的群眾鬥爭，這不僅是對本國壟斷資產階級和其他反動勢力的打擊，而且是對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國人民革命鬥爭的有力支持，也是對社會主義陣營各國的有力支持。對此，我們從來是給以充分估計的。

共產黨人在積極領導當前鬥爭的時候，應當把當前鬥爭同為長遠的和全局的利益而進行的鬥爭結合起來，應當用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教育群眾，不斷地提高群眾的覺悟，積蓄革命力量，以便在革命時機成熟的時候，奪取革命的勝利。我們的觀點是完全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

同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觀點相反，蘇聯領導鼓吹“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里，民主的任務和社會主義的任務是交織得這樣緊密，以致在這裡很少有可能劃定什麼分界線”。<sup>①</sup>

---

<sup>①</sup> 《列寧的社會主義革命理論和當代現實》，一九六〇年第十三期蘇聯《共產黨人》雜誌。

这也就是用当前的斗争代替长远的斗争，用改良主义代替无产阶级革命。

列宁说过，“任何改良如果没有群众斗争的革命方法的支持，都不可能是巩固的、真正的、认真的改良。”工人阶级的政党“如果不把这种争取改良的斗争同工人运动的革命方法结合起来，就可能变成一个宗派，就可能脱离群众，而这对于真正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功来说，是一个极其严重的威胁”。<sup>①</sup>

列宁还说过，“在觉悟的工人看来，任何民主要求都是服从社会主义的最高利益。”<sup>②</sup>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引述恩格斯的话说：如果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却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目前而牺牲未来的运动，那就是机会主义，而且是危险的机会主义。

正因为这样，列宁批评考茨基“赞扬改良主义，赞扬服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而责备革命，背弃革命”。<sup>③</sup>列宁说，“无产阶级是用革命手段推翻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而考茨基“则是在服从帝国主义的条件下，用改良主义手段‘改善’帝国主义，适应帝国主义”。<sup>④</sup>

列宁对考茨基的批评，正好是今天苏共领导的写照。

---

① 列宁：《给“社会主义宣传联盟”书记的信》。《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四〇五页。

② 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五十页。

③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六五页。

④ 同上，第二六四页。

我們一向认为，无产阶级政党为了领导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必须善于掌握一切斗争形式，善于把各种斗争形式结合起来，善于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迅速地用一种斗争形式代替另一种斗争形式。无产阶级政党只有掌握一切斗争形式，和平的与武装的，公开的与秘密的，合法的与非法的，议会的与群众的，国内的与国际的，等等，才能在任何情况下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革命的胜利，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吸取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熟练地全面地掌握了各种斗争形式的结果。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但是，如果没有各种形式的斗争的配合，中国革命也不能取得胜利。

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反对了右倾合法主义，又反对了“左”倾非法主义，把合法斗争同非法斗争正确地结合起来。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把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同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正确地结合起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又把公开工作同秘密工作正确地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合法可能，同时严格执行党的秘密工作的各项规定。中国革命创造了一套适合于自己的具体情况的、极其复杂而丰富的斗争形式。

中国共产党根据自己长期的实践经验，十分懂得，拒绝一切合法斗争，把党的工作限制在狭小的范围之内，使党脱离群众，这是错误的。但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容忍修正主义者推销的合法主义。修正主义者拒绝武装斗争和一切非法斗争，只进行合法斗争和合法活动，把党的活动和群众的斗争限制在

統治階級所允許的範圍以內。他們降低甚至放棄黨的基本綱領，放棄革命，遷就反動派的法律。

正如列寧所批評的，考茨基之流的修正主義者被資產階級的合法性弄得腐敗不堪和神智不清。“他們為了保存現行治安法所允許的組織，為了占這點小便宜，而出賣了無產階級進行革命的權利”。<sup>①</sup>

蘇共領導及其追隨者口头上講要利用各種鬥爭形式，實際上主張合法主義，並且借口鬥爭形式的改變而拋棄無產階級革命的目標，這又是用考茨基主義來代替列寧主義。

蘇共領導還常常利用列寧的偉大著作《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為他們的錯誤路線辯護，作為攻擊中國共產黨的“根據”。

這當然是徒勞的。列寧的這本書，同他的其他著作一樣，只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用以反對各種機會主義的武器，而絕不能成為修正主義者為自己辯護的工具。

當時，列寧批評“左派”幼稚病，是在同第二國際修正主義決裂，建立了第三國際之後，要求無產階級政黨善于巧妙地運用革命的策略，更好地準備革命。

就在这本書里，列寧指出，當時國際工人運動的主要敵人是考茨基式的机会主义。列寧反覆地說過，必須首先同修正主義一刀兩斷，然後才談得上怎樣學會掌握革命的策略。

列寧所批評的那些犯“左派”幼稚病的同志還是要革命的，而今天的修正主義者赫魯曉夫則是反對革命的，他只能歸

---

① 列寧：《第二國際的破綻》。《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二八頁。

入考茨基一类，根本沒有資格談論反对“左派”幼稚病的問題。

苏共領導給中国共产党扣了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帽子，这更是荒謬絕伦。事实上，继承托洛茨基主义衣鉢，同今天的托洛茨基分子站在一起的，不是別人，恰巧是赫魯曉夫。

托洛茨基主义在各种問題上表現不一，而且經常戴上“极端左傾”的假面具，但是它的本质是：反对革命，取消革命。

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最基本的問題上，托洛茨基主义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实质上是一丘之貉。所以斯大林曾經一再指出，托洛茨基主义是变相的孟什维主义，是考茨基主义，是社会民主主义，是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先锋队。

今天的赫魯曉夫修正主义的实质，也是反对革命，取消革命。因此，只能得出这样的結論，赫魯曉夫修正主义不仅同考茨基主义如出一轍，而且同托洛茨基主义殊途同归。“托洛茨基主义”这頂帽子，还是赫魯曉夫自己戴起来吧。

## 两条路綫，两种結果

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战后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經驗。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經驗。各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需要从这些历史經驗中，得出正确的結論。

战后以来，东欧、亚洲和拉丁美洲一系列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都是遵循着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綫，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取得的。現在，除了有十月革命的經驗，还有中

國革命的經驗，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革命的經驗，朝鮮革命的經驗，越南革命的經驗，古巴革命的經驗，等等。這些國家的革命勝利，又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豐富和發展了十月革命的經驗。

從中國到古巴，毫無例外地都是經過武裝鬥爭，經過反對帝國主義的武裝侵略和干涉，才取得革命勝利的。

中國人民經過二十二年的革命戰爭，在最後三年的人民解放戰爭中，徹底打敗了得到美帝國主義全力支援的蔣介石反動派，才贏得中國革命的勝利。

朝鮮人民從三十年代開始，進行了十五年的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革命武裝鬥爭，建立和發展了自己的革命武裝力量，終於在蘇軍的援助下，取得了勝利。在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又經歷了三年的反抗美帝國主義武裝侵略的戰爭，才鞏固了革命的勝利。

越南人民經過一九四五年八月的武裝起義，奪取了政權，接着又進行了八年的反抗法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戰爭，並且粉碎了美帝國主義的軍事干涉，才在越南北方取得了勝利。現在，越南南方人民還正在同美帝國主義的武裝侵略進行英勇的鬥爭。

古巴人民在一九五三年開始武裝起義，後來又經過兩年多的人民革命戰爭，推翻了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巴蒂斯塔在古巴的統治。在革命勝利以後，古巴人民又粉碎了美帝國主義雇佣軍的武裝入侵，保衛了革命的果實。

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也都是經過武裝鬥爭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從中國到古巴一系列國家無產階

級革命得到成功的最主要的经验是什么呢？

**第一，**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无产阶级必须经过武装斗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

**第二，**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无产阶级必须紧紧依靠农民，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坚持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

**第三，**美帝国主义是世界各国人民革命的主要敌人。无产阶级必须高举反美的民族旗帜，敢于同美帝国主义及其在本国的走狗，进行坚决的斗争。

**第四，**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不可缺少的同盟军。全世界无产阶级必须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必须同一切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必须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力量联合起来，组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

**第五，**要革命，就必须有一个革命党。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没有一个对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采取毫不调和的态度、对反动统治阶级及其国家政权采取革命态度的党，是不可能的。

坚持革命的武装斗争，不仅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是头等重要的，而且对于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民主革命也是头等重要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范例。

战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历史告诉人们，凡是实行革命路线，采取正确的战略和策略，积极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就会把革命事业一步一步地引向胜利，并且使党的

力量得到生气勃勃的发展。反之，凡采取不革命的机会主义路綫，接受赫魯曉夫的“和平过渡”路綫的，就都給革命事业带来严重損害，并且使自己的党变成一个毫无生气的改良主义的党，甚至完全蛻化变质，成为資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工具。这样的例子是不少的。

曾經充滿着革命朝气的伊拉克共产党的同志們，由于外来的压力，强使他們接受了赫魯曉夫的修正主义路綫，丧失了对反革命的警惕。在反革命武装政变中，一部分党的領導同志英勇牺牲，成千上万的伊共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强大的伊拉克共产党被打散，伊拉克的革命事业遭受严重的挫敗。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上的惨痛的血的教訓。

阿尔及利亚共产党的领导，完全跟着赫魯曉夫和法共领导的指挥棒打轉，全盘接受反对武装斗争的修正主义路綫。但是，阿尔及利亚人民不听这一套，他們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爭取民族独立，經歷了七年多的民族解放战争，終于迫使法国政府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而追随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綫的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在阿尔及利亚人民中丧失了信任，在阿尔及利亚的政治生活中丧失了自己的地位。

在古巴革命中，当时的古巴人民社会党的一些领导人，不是主张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綫，不是主张革命的武装斗争的正确路綫，而是追随赫魯曉夫的修正主义路綴，主张“和平过渡”，反对暴力革命。在这种情况下，以卡斯特罗同志为代表的古巴党外的和党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理所当然地把那些反对暴力革命的领导人撇在一边，同革命的古巴人民站在一起，走向革命，进行革命，終于取得了具有伟大历史意

义的胜利。

以多列士为代表的某些法共领导人，长期以来实行修正主义路綫，跟着赫魯曉夫的指揮棒鼓吹“議会道路”，把共产党实际上降为社会民主党。他們不积极支持人民群众的革命要求，抛弃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民族旗帜。他們实行这条修正主义路綫的結果，使一个曾經在人民群众中有很大影响的共产党，越来越脱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衰落下去。

以丹吉为代表的某些印共领导人，长期以来就实行修正主义路綫，放弃了革命的旗帜，不去领导人民群众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丹吉集团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一步一步滑下去，堕落成为民族沙文主义者，成为印度大地主大資产阶级反动政策的工具，成为无产阶级的叛徒。

事实很清楚，两条根本不同的路綫，产生两种根本不同的結果。这些經驗教訓，是值得人們深思的。

## 从白劳德、铁托到赫魯曉夫

赫魯曉夫的修正主义，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带着时代的特点。正如列宁所說，“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現象，不是个別人物的罪孽、疏忽和叛变的产物，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sup>①</sup>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获得巨大发展的同时，在它的内部产生了自己的对立物，即反对社会主义

---

<sup>①</sup>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二四頁。

的、反对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修正主义的逆流。这股逆流的集中代表者，首先是白劳德，其后是铁托，現在是赫魯曉夫。赫魯曉夫修正主义不是别的，正是白劳德修正主义和铁托修正主义的繼續和发展。

早在一九三五年前后，白劳德的修正主义就开始暴露。他崇拜资产阶级民主，放弃对资产阶级政府的必要的批判，把资产阶级专政看作是共产主义的天堂，他的口号是：“共产主义是二十世紀的美国主义”。<sup>①</sup>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和国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更使他对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进步”、“明智”着了迷，从而完全拜倒在资产阶级脚下，堕落为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者。

白劳德散布了一整套的美化资产阶级、反对革命、取消革命的修正主义言論：

他宣揚《苏美英三国德黑兰宣言》使世界进入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长期的信任和合作”的时代，能够保证“世世代代的持久和平”。<sup>②</sup>

他宣揚苏美英达成的国际协议，“毫无例外地代表着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和每一国人民的最高利益”，<sup>③</sup>“国内发生混乱局面的前景同国际秩序的前景是不相容的”。因此，必须反对“国内爆发阶级冲突”，“尽量减少”和“明确限制”国内的阶级斗争。<sup>④</sup>

---

① 引自福斯特：《美国共产党史》。

②③ 白劳德：《德黑兰：我們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道路》。

④ 白劳德：《德黑兰与美国》。

他散布新的战争将使“世界大部分地区真正毁灭”，“投入野蛮时代五十年至一百年”的論調，宣揚要消除战争灾难，就得“强调超于一切阶级分野的一致”。<sup>①</sup>

他宣揚“完全依靠民主說服和信念”来实现社会主义，<sup>②</sup>鼓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一些国家中，“已經得到了使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成为可能的条件”。<sup>③</sup>

他否定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說什么共产主义者所“怀抱的实际政治目的，在一个长时期内，在所有一切主要之点上，将和人数要多得多的非共产主义者的目的一致”。<sup>④</sup>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解散了美国共产党。

白劳德的修正主义，一度把美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引到一个危险的边缘，并且使其他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感染了取消主义的毒素。

白劳德的修正主义路线，受到了以福斯特同志为首的許多美国共产党人的反对，并且为很多兄弟党所抵制和批判。但是，就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來說，对于以白劳德主义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沒有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清算。在战后新的形势下，在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的队伍中，修正主义思潮又有了新的发展。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首先表现在某些共产党的领导人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而宣布

---

① 白劳德：《共产党人和全国团结》。

② 白劳德：《胜利的道路》。

③ 白劳德：《世界共产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

④ 白劳德：《德黑兰：我們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道路》。

采取所謂“和平过渡”的路綫。这条路綫的突出代表，就是陶里亞蒂的“結構改革”論，也就是主張通過資產階級民主合法途徑，實現無產階級對國家的領導，通過為壟斷資本服務的“國有化”、“計劃化”等等，實現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這就是說，不必打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就能夠建立新的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這實際上使共產主義蛻化成為社會民主主義。

在社會主義國家里，修正主義思潮首先在南斯拉夫出現。鐵托修正主義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對美帝國主義的投降主義。鐵托集團完全投靠了美帝國主義，他們不僅使資本主義在南斯拉夫復辟，而且使自己成了帝國主義破壞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工具，扮演着美帝國主義破壞世界革命的別動隊的角色。

為了替美帝國主義效勞，取消和反對無產階級革命，鐵托集團直截了當地說：暴力革命“作為解決社會矛盾的手段”，“愈益變成多余的了”；<sup>①</sup>通過資產階級的議會“實現向社會主義的演變”，“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已經成為現實的事實了”。<sup>②</sup>他們甚至把資本主義簡直就看作是社會主義，說什麼現今的世界“总的說來已經深深地‘長入’社會主義，已經成為社會主義的了”。<sup>③</sup>又說：“今天，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的問題已經在世界範圍內解決了”。<sup>④</sup>

① 伊·科桑諾維奇：《歷史唯物主義》。

② 卡德爾：《社會主義民主在南斯拉夫的實踐》。

③ 米·托多羅維奇：《關於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和蘇聯共產黨之間的關係的宣言》。

④ 米·貝洛維奇：《政治經濟學》。

白劳德修正主义，“结构改革”论，铁托修正主义，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修正主义思潮的主要表现。

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到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所谓“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修正主义路线，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他把这套货色当作自己的“新创造”到处兜售。可是，这些东西一点也不新鲜，只不过是集白劳德修正主义、“结构改革”论、铁托修正主义之大成，加以改头换面，修饰装扮一下而已。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在国际上对美帝国主义实行投降主义，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里对反动的统治阶级实行投降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鼓励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

如果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曾经是一脉相承，一家兄弟；那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白劳德、铁托、赫鲁晓夫，也是一脉相承，一家兄弟。

白劳德早就说出了这一点。他在一九六〇年写道：“赫鲁晓夫现在采纳了我在一九四五年为之而被踢出共产党的那个‘异端’。”他說，赫鲁晓夫的新政策，“同我十五年前所倡导的路线几乎是逐字逐句地相同。因此，至少在目前，我的罪恶已变成为新的正统了”。<sup>①</sup>

赫鲁晓夫自己也承认，他同铁托集团“属于同一个思想，以同一个理论为指南”。

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比起伯恩施坦、考茨基、白劳德和

---

① 白劳德：《斯大林是怎样毁灭了美国共产党的》。

铁托的修正主义来，不能不具有更大的危害性。为什么呢？因为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大国，是列宁主义的故乡，苏共是列宁缔造的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历史形成的威望。赫鲁晓夫正是利用作为这样的党、这样的国家的领导人的地位，来坚持推行修正主义路线。

他把自己的修正主义路线，说成是“列宁主义”的路线，用伟大列宁和伟大布尔什维克党的威信来迷惑人和欺骗人。

他利用苏共的历史威望，利用大党大国的地位，挥舞指挥棒，采取各种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手段，强制别人接受修正主义路线。

他配合帝国主义收买工人贵族的政策，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收买资产阶级化了的、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共产党人，为苏共领导反对革命的路线摇旗呐喊，尽忠效劳。

正因为这样，历史上的和当代的一切修正主义者，比起赫鲁晓夫来，都成了小巫见大巫了。

现代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正如一九五七年宣言所说，对外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对内是接受本国资产阶级的影响。

现代修正主义者，同老修正主义者一样，都是像列宁所说的，“客观上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sup>①</sup>

现代修正主义产生的经济基础，也同老修正主义一样，都是列宁所说的“工人运动中的‘上层分子’这一小得可怜的

---

<sup>①</sup>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二三页。

阶层”。<sup>①</sup>

现代修正主义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政策的产物。现代修正主义者被核讹诈政策吓破了胆，又被收买政策迷了窍，充当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对革命的马前卒。

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也正是被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歇斯底里的喧嚷吓得丧魂落魄，以为地球这个“诺亚方舟”时时刻刻有毁灭的危险，对人类的前途完全丧失了信心。他首先从民族利己主义出发，生怕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会给自己惹麻烦，因而千方百计地反对一切革命，甚至像在刚果那样，不惜同美帝国主义联合行动，去扑灭人民革命。他认为这样一来，一方面可以不担任任何风险，一方面可以同美帝国主义一起，进行在世界上划分势力范围的勾当，这样岂不是一箭双雕。其实，这只能表明，赫鲁晓夫是历史上最大的投降主义者。实行赫鲁晓夫的这种害人政策，结果必然给伟大的苏联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害。

为什么在苏联这样一个已经有几十年历史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还会出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呢？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都需要很长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才能逐步解决。只要社会上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势力，还存在着阶级，那就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土壤。

赫鲁晓夫说，苏联已经消灭了阶级，已经没有资本主义复

---

<sup>①</sup> 列宁：《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四二二页。

辟的危险了，已經建設共产主义了。这些都是騙人的。

事实上，由于赫魯曉夫的修正主义的統治，由于公开宣布改变苏維埃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由于实行一系列的对內的和对外的錯誤政策，苏联社会上的資本主义勢力，正在政治領域內，在經濟領域內，在文化思想領域內，在其他領域內，猖狂地泛濫起来。赫魯曉夫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正是这种在苏联日益泛濫起来的資本主义勢力。

赫魯曉夫的修正主义就是代表这种資本主义勢力的利益，并且为它服务的。因此，赫魯曉夫的修正主义，絕不会給苏联人民带来什么共产主义，而是連社会主义的成果也受到严重威胁，它正在为資本主义的复辟大开方便之門。这也就是美帝国主义所追求的“和平演变”的道路。

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历史告訴我們：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是不可能的。而从社会主义“和平演变”到資本主义，則已經有了南斯拉夫的先例。現在，赫魯曉夫的修正主义，也正在把苏联引向这条道路。

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最严重的經驗教訓。一切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以至我們的子孙后代，都千万不能忘記这个大教訓。

## 我們的希望

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現在，时光才过去八年。在这个短短的历史的瞬间里，赫魯曉夫修正主义給苏联，給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造成的損害，却是够大的了，够严重的了。

是时候了，是批判和清算赫魯曉夫修正主义的时候了！

在这里，我們願意奉劝苏共领导同志，过去有多少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都被丢进历史垃圾堆，你們何必一定要跟着他們的脚印走呢？

在这里，我們也希望其他犯修正主义錯誤的兄弟党的領導同志們认真地思索一下，跟着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綫走，究竟得到了什么結果？我們知道，除了那些深深陷入修正主义泥坑的人以外，不少同志是受迷惑的，被欺騙的，或者是被强制走上錯誤道路的。我們相信，只要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終将选择革命的路綫，拒絕反对革命的路綫，終将选择馬克思列宁主义，拒絕修正主义。对于这一点，我們抱着很大的期望。

修正主义絕不能阻擋革命的历史車輪的前进。修正主义的領袖們自己不革命，絕對阻擋不了真正的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人民起来革命。列寧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曾經写道，当考茨基已經变成叛徒的时候，德国的馬克思主义者李卜克內西，只能这样地来表达自己对工人阶级的号召：“推开这些領袖，摆脱他們那种使人愚鈍、使人庸俗的說教，不管他們，不理會他們，越过他們，而走向革命，进行革命！”<sup>①</sup>

当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在欧洲許多党内占据統治地位的时候，列寧十分重視法国的一个共产主义者保尔·果雷的意見。

果雷說，“我們的敌人大叫社会主义已經完蛋。他們太性急了。但是，誰能够說他們完全不对呢？現在死亡的不是一

---

① 列寧：《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寧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七三頁。

般社会主义，而是一种社会主义，这是带有甜味、沒有理想、沒有热情、有官僚架子和家长威风的社会主义，这是沒有勇敢精神、沒有大胆行动、爱好統計、一心一意要同資本主义达成极友好的協議的社会主义，这是只知道改良的、为一点油水而出让自己的长子继承权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对于資产阶级來說，是人民憤慨情緒的摧殘者，是无产阶级的勇敢行动的自动制动机。”<sup>①</sup>

这真是一段絕妙的描述！列寧說这是法国共产主义者们的正直呼声。現在，人們会发现，現代修正主义不也正是一种“死亡了的社会主义”嗎？人們也会发现，在那些修正主义占統治地位的党内，无数的正直的共产党人的呼声是多么响亮啊。

“沉舟側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冒牌的社会主义是死亡了，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却充滿着青春的活力，它正在以更加寬闊的步伐向前迈进。有生命力的革命的社会主义，一定会克服一切困难和阻撓，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一直到贏得整个世界。

讓我們用《共产党宣言》的結語来做本文的結束吧！

“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他們公开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那些統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顫抖吧。无产者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頸上的鎖鏈。而他們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

<sup>①</sup> 列寧：《法國社会党人的正直呼声》。《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二八——三二九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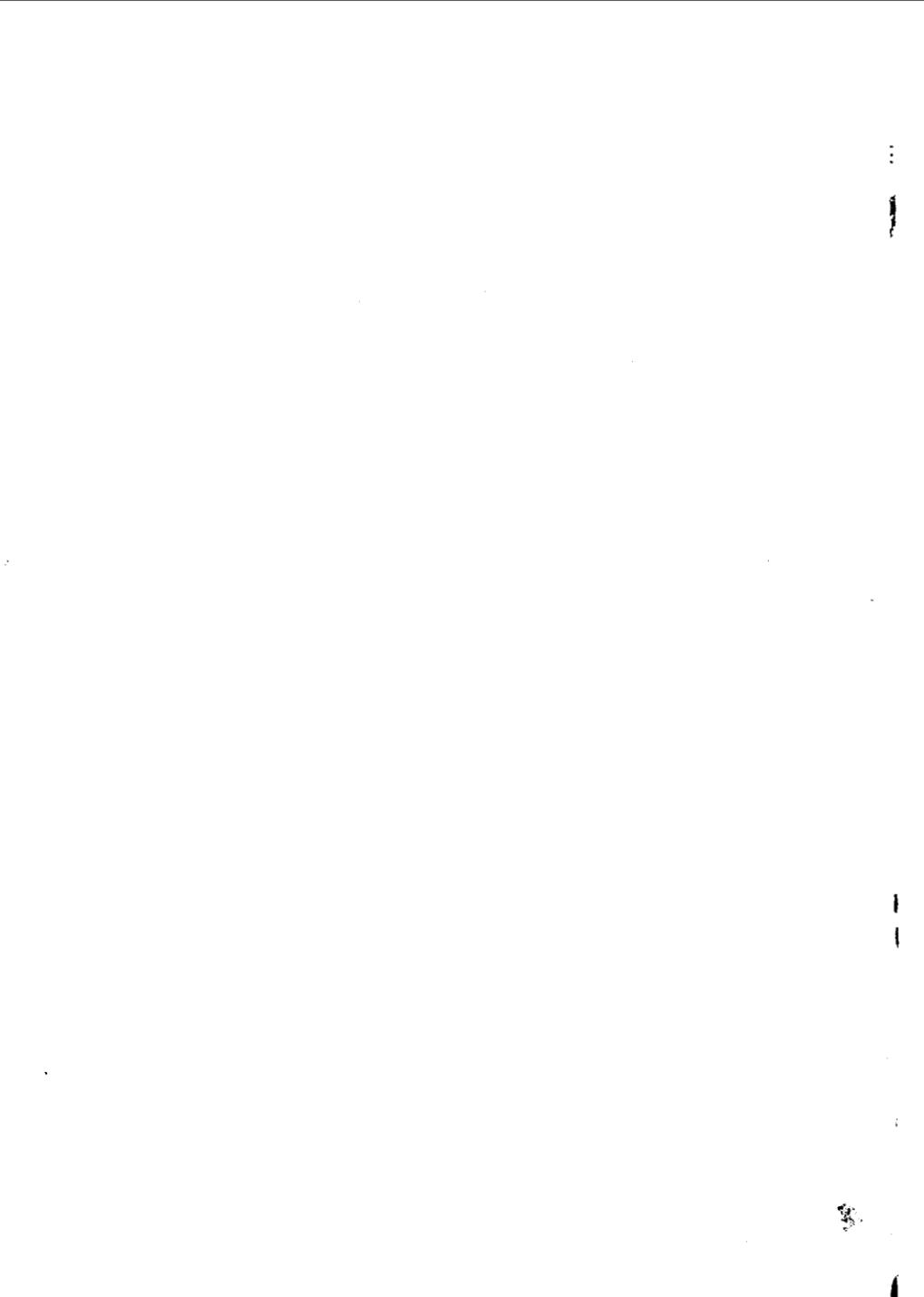
# 关于赫魯曉夫的 假共产主义及其在 世界历史上的教訓

九評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編輯部

红旗杂志編輯部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



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說，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坚持革命还是反对革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历来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同一切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現在也是全世界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斗争的焦点。

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不但把他們的所謂“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过渡”的反对革命的理論系統化，而且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經不必要，提出所謂“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謬論，从而完成了他們的修正主义体系。

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苏共綱領，是一个假共产主义的綱領，是一个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的修正主义綱領。

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在所謂“全民国家”的幌子下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在所謂“全民党”的幌子下改变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在所謂“全面建設共产主义”的幌子下为复辟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中共中央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綫的建議》中指出，用“全民国家”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用“全民党”代替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在理論上是十

分荒謬的，在实践上是极其有害的。这是历史大倒退，根本談不上向共产主义过渡，而只能为資本主义复辟效劳。

苏共中央公开信和苏联报刊强詞夺理地为自己辯解，并且指責我們对“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批評是什么“远离馬克思主义的論斷”，是什么“脱离苏联人民的现实生活”，是什么要他們“向后倒退”。

好吧，我們現在就来看一看究竟是誰远离馬克思列宁主义，究竟苏联的现实生活是怎样的，究竟是誰要苏联向后倒退的吧。

## 社会主义社会和无产阶级专政

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中，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究竟是应当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为資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对于这些問題，必須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經驗，給以正确的回答。

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資本主义社会，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大飞跃。社会主义社会是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重要的历史时期。經過社会主义社会，人类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比較資本主义社会制度具有无比巨大的优越性。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了资产阶级专政，生产資料的公有制代替了生产資料的私有制。无产阶级由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变为統治阶级，劳动人民的社会

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对于广大劳动人民实行资本主义社会所不可能有的最广泛的民主，只是对于少数剥削者实行专政。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为社会生产力大发展开辟了广闊的前途，保证了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不能比拟的速度向前发展。

但是，不能不看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出的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它还不是在经济以及其他方面完全成熟了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可避免地带有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马克思在谈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说：“我們这里所說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經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sup>①</sup>列宁也指出，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中，“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是完全成熟的，还不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sup>②</sup>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工农之間、城乡之間的差别，还存在着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間的差别，资产阶级法权还没有完全取消，还“不能立即消灭‘按工作’（不是按需要）分配消费品这一仍然存在的不公平現象”，<sup>③</sup>因而还存在着富裕程度的差别。要使上述这些差别和現象归于消失，要使资产

---

① 馬克思：《哥达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第二十一頁。

② 列寧：《国家与革命》。《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五七頁。

③ 同上，第四五二頁。

階級法權歸于消失，只能是逐步的，而且必然要經過一個很長的時期。正如馬克思所說，只有這些差別已經消失，只有資產階級法權完全消失，才能實現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完全的共產主義。

馬克思列寧主義告訴我們，蘇聯、中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也告訴我們，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很長很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貫穿着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存在着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道路“誰勝誰”的問題，存在着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

中共中央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中說：“在無產階級獲得政權以後的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中，階級鬥爭的繼續，仍然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只是階級鬥爭的形式不同于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前。

在十月革命以後，列寧多次指出：

1. 被推翻的剝削者，總是千方百計地企圖恢復他們被奪去的‘天堂’。
2. 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經常產生新的資本主義分子。
3. 在工人階級隊伍中，在國家機關職員中，由於資產階級的影響和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的包圍和腐蝕作用，也會產生一些蛻化變質分子，新的資產階級分子。
4. 國際資本主義的包圍，帝國主義武裝干涉的威脅以及和平瓦解的陰謀活動，是社會主義國家里階級鬥爭繼續存在的外部條件。

實際生活証實了列寧以上的論斷。”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反动阶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是有力量的，并且在某些方面还相当强大。他们同国际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还要顽强地同无产阶级继续较量。他们在各方面同无产阶级进行隐蔽的或者公开的斗争。他们常常打着拥护社会主义、苏维埃、共产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等等的招牌，进行破坏社会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在政治方面，他们作为对抗无产阶级的力量长期存在着，时时刻刻企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他们钻进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经济和文化教育等部门，抗拒和篡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经济方面，他们用各种方式破坏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发展资本主义势力。在思想和文化教育方面，他们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抗无产阶级世界观，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

农业集体化的实现，使个体农民变为集体农民，为彻底改造农民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是，在集体所有制还没有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时候，在私有经济的残余还没有完全消失的时候，农民还不可避免地保留着原来小生产者的某些固有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存在着产生新富农的土壤，还会发生农民的两极分化。

由于上述资产阶级的活动和它在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腐蚀作用，由于城乡小生产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存在，由于还没有完全取消的资产阶级法权和旧社会习惯势力的影响，在工人阶级的队伍中和党政机关中还会不断产生蜕化变质分子，在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中还会不断

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贪污盗窃分子，在文化教育部门和知识界中还会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同那些已经被推翻、但是还没有被彻底消灭的旧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分子结合起来，向社会主义进攻。尤其是那些窃据领导机关的蜕化变质分子，他们支持和庇护基层单位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危害性特别大。

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不仅要同国内的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而且要同国际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帝国主义总是寻找机会，企图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武装干涉和进行和平瓦解。他们力图消灭社会主义国家，或者使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国际间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反映到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来。

列宁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sup>①</sup>列宁又说：“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像的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sup>②</sup>

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在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教育各个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停息

<sup>①</sup>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三五页。

<sup>②</sup> 列宁：《向匈牙利工人致敬》。《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三五二页。

的。这个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曲折的、复杂的。这个斗争像波浪的起伏一样，高一陣，低一陣，有时候比較緩和，有时候十分尖銳。这是决定社会主义社会命运的斗争。这个长期的斗争，将决定社会主义社会是走向共产主义，还是复辟为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共产党内部来。资产阶级和国际帝国主义懂得，要使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首先要使共产党蜕变为修正主义的党。新的和旧的资产阶级分子，新的和旧的富农，以及形形色色的蜕化变质分子，他们都是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他们千方百计从共产党内寻找自己的代理人。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中，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内，不可避免地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各种机会主义、主要是修正主义的斗争。这种修正主义的特点，就是在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名义下，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向无产阶级进攻，把无产阶级专政改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根据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根据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指出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必须依靠无产阶级专政，别的道路是没有的。

马克思说：“阶级斗争必然要引导到无产阶级专政”。<sup>①</sup>他又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

---

① 马克思：《致约·卫登麦尔》。《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四五二页。

变为后者的革命轉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sup>①</sup>

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马克思在解释革命社会主义的时候說，“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間断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把这种专政作为必經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一切产生这些差别的生产关系，消灭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改变一切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sup>②</sup>

列宁在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创造性地闡明并且发展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說。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結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势中的繼續。无产阶级专政是取得胜利、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来反对已被打敗但还没有被消灭、沒有絕迹、沒有停止反抗、反而加紧反抗的资产阶级。”<sup>③</sup>他又說：“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为反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而进行的頑强斗争，即流血的与不流血的，强力的与和平的，军事的与經濟的，教育的与行政的斗争。”<sup>④</sup>

---

① 馬克思：《哥达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第三十一頁。

② 馬克思：《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一〇四頁。

③ 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三四三頁。

④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二十六頁。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这部有名的著作以及其他著作中，根据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經驗，全面地、系統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創造性地发展了馬克思列寧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說。

毛泽东同志从唯物辯证法的观点出发，考察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規律。他指出，矛盾的統一和斗争这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規律，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完成生产資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阶级矛盾仍然存在，阶级斗争并沒有熄灭。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貫穿着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設和防止資本主义复辟，必須在政治战綫、經濟战綫、思想和文化战綫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就可以解决的，而是要經過五代十代，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够完全解决。

毛泽东同志还特別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矛盾分为两类，即人民內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而人民內部矛盾是大量的。只有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不同的办法加以正确处理，才能够團結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战胜那些只占人口百分之几的敌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保证，是无产阶级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战胜資产阶级，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基本保证。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包括两个方面，即国内方面和国际方面。

國內方面的任务，主要是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高度地发展社会主义經濟，提高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消除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間、工农之間、城乡之間、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間的差別，根絕产生阶级和资本主义复辟的任何可能性，为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准备条件。国际方面的任务，主要是防止国际帝国主义的侵襲（包括武装干涉与和平瓦解），支援世界革命，直到各国人民最后結束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剥削制度。在这两个方面的任务完成以前，在进入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以前，无产阶级专政是絕對必要的。

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远远沒有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无例外地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都还存在着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問題，存在着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問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离开消除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差別、工农差別、城乡差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別，离开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別，离开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都还很远很远。因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在这种情况下，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背叛。

## 苏联存在着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

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宣布在苏联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

主要根据，按照他們的說法，就是苏联已經消灭了敵對階級，已經沒有階級鬥爭。

苏联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究竟还有沒有敵對階級和階級鬥爭呢？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在苏联，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經過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摧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且在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設中取得了伟大成就。这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列寧和斯大林的領導下所取得的不可磨灭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胜利。

但是，在苏联，在完成了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以后，已被推翻、但还没有被彻底消灭的旧的資產階級和其他剥削階級仍然存在着。資產階級的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仍然存在着。在城市和乡村中，資本主义的自发势力仍然存在着。新的資產階級分子和富农分子还在不断地产生。长时期以来，在政治、經濟和思想領域中，无产阶级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社会主义同資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始終繼續着。

由于苏联是第一个而且当时也是唯一的建設社会主义的国家，沒有任何別国的經驗可以借鉴；也由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階級鬥爭規律的認識离开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辯证法，斯大林在苏联基本上完成农业集体化以后，就过早地宣布苏联“已經不存在彼此对抗的階級”，<sup>①</sup>“沒有階級冲突”，<sup>②</sup>片面强

---

① 斯大林：《关于苏联宪法草案》。

②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

調社会主义社會內部的一致性而忽視它的矛盾，不依靠工人階級和廣大群眾進行反對資本主義勢力的鬥爭，把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性問題僅僅看成是同國際帝國主義的武裝進攻相聯繫的問題。這無論在理論上或者在實踐上都是不正確的。雖然如此，斯大林仍然是一位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他在領導蘇聯黨和國家的時期，堅持了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方向，實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保證了蘇聯沿着社會主義的道路勝利前進。

赫魯曉夫掌握蘇聯黨和國家的領導以後，推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主義的政策，變本加厲地助長了資本主義勢力的發展，使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在蘇聯重新尖銳起來。

仅仅翻看近年来苏联报刊的报道，人們就看到許多事例，說明在苏联社会上，不仅有許多旧的剥削阶级分子，而且大量地产生着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阶级分化正在加剧。

讓我們先看一看，在苏联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活动。

一些工厂领导人和他們的一伙，利用职权，动用国营工厂的设备和材料，設立“地下車間”，进行私人生产，私卖私分，大发横财。例如：

列宁格勒一个軍用品工厂的领导人，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工厂“所有关键性职位”上，“把国营企业变成了私人企业”。他們私自进行非軍用品生产，三年內，仅出售自来水笔一項就貪污了一百二十万旧卢布。在这些人中，还有“一生都在盜

窃”的“二十年代”的“投机商人”。①

烏茲別克一个絲織厂的厂长，同总工程师、总会計、供銷科长、車間主任等人結成一伙，成了“新的企业家”。他們通过各种关系套购了十几吨人造絲和純絲原料，“生产不入賬的产品”。他們私自招收工人，“实行了十二小时工作制”。②

哈尔科夫的一个家具厂的厂长，在工厂中附設了一个“地下針織車間”，进行投机生产。这个厂长“有好几个老婆，好几辆汽車，好几所房子，一百七十六条領帶，近一百件衬衫，几十套西服”，并且是賽馬場上的大賭棍。③

这些人的活动，并不是孤立的。他們总是同国家的物資供应部門、商业系統和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員勾結在一起，在警察和司法机关中也有他們的保护人和代理人，甚至还得到了国家机关中高級干部的支持和庇护。例如：

莫斯科精神病防治所的一个附属工厂的厂长及其一伙，建立了“地下企业”，通过贿赂，“获得了五十八部針織机”和大量原料，并且同“五十二个工厂、手工业合作社和集体农庄”搭上关系，几年中赚了三百万卢布。他們收买了社会保安机关工作人員、监察員、稽查員、巡視員等。④

俄罗斯联邦一个机器制造厂的厂长，伙同另一个机器制造厂的副厂长和其他人員，一共四十三人，把九百多台織布机盜卖給中亚細亚、哈薩克、高加索等地的工厂，供这些工厂的

---

①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九日苏联《紅星报》。

② 一九六三年十月八日苏联《东方真理报》。

③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八日苏联《烏克兰真理报》。

④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日苏联《消息报》和一九六四年第十二期《消息报星期副刊》。

領導人进行地下生产。①

吉爾吉斯一个四、五十人的貪污盜竊集團，在他們把持的兩個工廠中進行地下生產，盜竊國家財產達三千多萬盧布。這個集團的成員，包括共和國計劃委員會主席，商業部副部長，共和國部長會議、國民經濟委員會、國家監察委員會等部門的七個局長和處長，還有“從流放中逃回的大富農”。②

從這些事例中可以看到，這些蛻化變質分子所把持的工廠，名義上是社會主義企業，實際上已經變成他們發財致富的資本主義企業。他們同工人的關係，變成了剝削與被剝削、壓迫與被壓迫的關係。像這樣的蛻化變質分子，他們占有和支配着部分生產資料，剝削別人的勞動，難道不是道道地地的資產階級分子嗎？他們在國家機關中任職的同伙，與他們串通一氣，營私舞弊，收受賄賂，坐地分赃，參與了各種各樣的剝削活動，難道不也是道道地地的資產階級分子嗎？

顯而易見，所有這些人，都是屬於同無產階級相敵對的階級，屬於資產階級。他們的反社會主義活動，正是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進攻的階級鬥爭。

讓我們再看一看集體農莊中形形色色的富農分子的活動。

有些集體農莊的領導人和他們的一伙，為所欲為地貪污盜竊，投機倒把，肆意揮霍，剝削莊員。例如：

烏茲別克一個集體農莊的主席，“使全村都處於恐怖之中”。農莊的一切重要職務，“全被他的許多姐夫、妹夫、小舅

---

① 一九六三年八月九日蘇聯《共青團真理報》。

② 一九六二年一月九日蘇聯《蘇維埃吉爾吉斯報》。

子、亲家以及其他亲友所窃据”。他“挥霍了农庄十三万二千卢布，以满足私人的需要”。他有一辆轎車，两辆摩托，三个妻子，“她們各有一套单独的住宅”。①

庫尔斯克州一个集体农庄主席把农庄看成是自己的“領地”。他勾結会計、出納、仓库主任、农艺师、商店主任等，互相包庇，“盘剥农庄庄員”，在几年內貪污盜窃了十几万卢布。②

乌克兰一个集体农庄主席，伙同会計伪造证件和賬目，盜窃了农庄五万多卢布。这个会計还被宣传为“模范会計”，在莫斯科举办的国民經濟成就展覽会上展出了她的事迹。③

阿拉木图州的一个集体农庄主席，专门从事商业投机活动。他“从乌克兰或烏茲別克买来酿酒果汁，从江布尔买来糖和酒精”，进行加工，然后到处高价出售。这个农庄拥有一座年产一百万公升的酿酒厂，它的商业投机网布滿哈薩克共和国，商业投机成了农庄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④

白俄罗斯一个集体农庄主席，“儼然以一个有封邑的小公爵自居”，“什么事都独断专行”。他根本不住在农庄里，而是住在城里或者自己的“华丽的別墅”里，經常“忙于各种商业钻营”，“搞投机活动”。他从別处购买牲畜，冒充自己农庄的产品，虛报生产成績，但他却成了“經常受到贊揚”的“模范領導者”。⑤

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到，这些农庄领导人所把持的农庄，

---

① 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六日苏联《农村生活报》。

② 一九六三年第三十五期苏联《經濟报》。

③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四日苏联《农村生活报》。

④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四日苏联《真理报》。

⑤ 一九六一年二月六日苏联《真理报》。

实际上变成了他們的私产。他們把社会主义集体經濟变成为新的富农經濟。他們在上級领导机关中往往有着自己的保护人。他們同庄員的关系，同样变成了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像这样的压在农民头上的新的剥削者，难道不是貨真价实的新富农分子嗎？

显而易見，所有这些人，都是属于同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相敌对的阶级，属于富农阶级也就是农村资产阶级。他們的反社会主义活动，正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进攻的阶级斗争。

在国营企业和集体农庄以外，苏联的城市和乡村中都还有許多资产阶级分子。

他們有的開設私人企业，私产私銷；有的組織私人包工队，公开承包国营或合作社企业的建筑工程；有的開設私营旅館。列宁格勒有一位“苏联女資本家”，雇用工人，生产和銷售尼龙女上衣，“每天收入七百新卢布”。<sup>①</sup> 庫尔斯克州一个作坊主，制造毡靴，高价出售。这个作坊主，拥有五百四十双毡靴，八公斤金币，三千米衣料，二十条地毯，一千二百公斤羊毛等大量物資。<sup>②</sup> 戈米尔州一个私营业主，“招雇工人和匠师”，在两年內以高价承包了十二个工厂的焙烧炉的建造工程或大修工程。<sup>③</sup> 奧伦堡州有“数以百計的私人旅店和私人貨棧”，“集体农庄和国家的钱源源不断流入旅店經營者的腰包”。<sup>④</sup>

---

① 一九六三年四月九日苏联《消息报》。

② 一九六〇年十月九日苏联《苏維埃俄罗斯报》。

③ 一九六〇年十月十八日苏联《消息报》。

④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七日苏联《农村生活报》。

他們有的进行商业投机活动，低价收购，高价卖出，长途贩运，牟取暴利。在莫斯科，就有大批投机者贩卖农产品。他們把“成吨的柑桔、苹果和各种蔬菜运到莫斯科，用黑市价格卖出”。“有人給这种唯利是图的人創造了一切便利条件：备有市場客棧和保管室等其他設设备供他們使用”。<sup>①</sup> 克拉斯諾达尔边疆区一个投机商，建立了自己的“商业公司”，“雇用了十二名售貨員和两名搬运夫”，“把上千头的猪，几百公担粮食，几百吨水果”，从农村运往頓巴斯，“把成千上万盜窃来的矿渣磚、成车厢的玻璃”和其他建筑材料，从城市运往农村，在倒卖中大发横財。<sup>②</sup>

他們有的專門充当掮客和經紀人，这些人交游广闊，只要給他們賄賂，什么东西都可以弄到。列寧格勒有这样一个掮客，“虽然他不是貿易部长，可是全部貨物都掌握在他手里，虽然沒有铁路官銜，可是支配着車辆”。他可以把“严格調撥的东西，通过調撥以外的途徑弄来”。“列寧格勒所有的仓库都为他效劳”。他从經手商品中，获得大量“酬金”，仅一九六〇年就从一个林业公司获得了七十万卢布。这样的掮客，在列寧格勒有“一大批”。<sup>③</sup>

这一批私人企业主和投机倒把分子，干的是赤裸裸的資本主义剥削的勾当。他們属于同无产阶级相敌对的資产阶级，这难道不是明明白白的事情嗎？

事实上，苏联报刊自己也把上面所說的那些人叫做“苏联

---

① 一九六二年第二十七期苏联《經濟报》。

②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八月十七日苏联《文学报》。

③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七日苏联《苏維埃俄罗斯报》。

資本家”，“新企业家”，“私人企业主”，“新富农”，“投机商”，“剥削者”，等等。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硬說苏联不存在敵对阶级，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嗎？

我們在上面所引用的材料，仅仅是苏联报刊自己披露的一部分事例。这些事实已經够触目惊心的了，而苏联报刊沒有披露的事实，被隐蔽和保护的更大、更严重的事还多得很。我們引用这些材料，是为了回答苏联究竟有沒有敵对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样一个問題。这些材料，是很多人都容易看得到的，而且也是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自己无法否认的。

仅仅这些材料就足以說明，在苏联，从城市到农村，从工业到农业，从生产領域到流通領域，从經濟部門到党和国家机构，从基层到高級领导机关，都大量地出現了同无产阶级敵对的资产阶级的猖狂活动。这些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的尖銳的阶级斗争。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現新旧资产阶级分子向社会主义进攻，这本来是不奇怪的。只要党和国家领导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是不可怕的。但是，在今天的苏联，問題的严重性在于，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在苏联社会上出現了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

我們在下面就來論述这个問題。

## 苏联的特权阶层和赫魯曉夫 修正主义集团

目前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是由党政机关和企业、农庄

的領導干部中的蛻化變質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構成的，是同蘇聯工人、農民、廣大的知識分子和干部相對立的。

早在十月革命以後的初期，列寧就指出，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他們的習慣勢力，從各方面包圍和侵染無產階級，腐蝕無產階級的個別階層。這種情況，不僅使蘇維埃機關職員中產生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分子，而且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列寧還指出，對蘇維埃政權留用的資產階級技術專家實行的高額薪金制，雖然是必要的，但有著腐化的作用，影響到蘇維埃政權。

因此，列寧當時非常強調對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影響進行堅持不懈的鬥爭，非常強調發動廣大群眾參加國家管理工作，不斷揭露和清除蘇維埃機關中的官僚主義分子和新資產階級分子，並且要造成使資產階級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產生的條件。列寧曾經尖銳地提出：“如果不進行有系統的和頑強的鬥爭來改善國家機關，那我們一定會在社會主義的基礎還沒有建成以前灭亡。”<sup>①</sup>

同時，列寧還非常強調，在工資政策中必須堅持巴黎公社的原則，即一切公務人員，都只應領取相當於工人工資的薪金，只對資產階級專家付給高額的薪金。在十月革命後直到國民經濟恢復時期，蘇聯基本上是實行列寧的指示，黨政機關的負責人，企業負責人和專家中的共產黨員，他們的薪金大體上同工人的工資相當。

當時蘇聯共產黨和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從政治上、思

---

<sup>①</sup> 列寧：《〈論糧食稅〉一書綱要》。《列寧全集》第三十二卷，第三十一頁。

想上以及分配制度上防止在各部門中擔任領導工作的干部利用职权，腐化堕落，蛻化变质。

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斯大林当时同托洛茨基分子、季諾維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等的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也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这些斗争的胜利，粉碎了资产阶级妄想在苏联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

不可否认，斯大林逝世以前，在苏联，已經对一部分人实行高薪制度，已經有一些干部蛻化为资产阶级分子。在一九五二年十月举行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苏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在一些党的组织中，出現了堕落和腐化現象。有些党组织的领导人，把党组织变成由自己人組成的小家庭，“把他們小集团的利益放在党和国家的利益之上”。有些工业企业的领导人，“忘記委托他們管理和领导的企业是国营企业，竟然企图把这些企业变为他們的世襲領地”。有些党组织、苏维埃机关和农业机关中的工作人员，“不但不保护集体农庄公有經濟的利益，反而自己盗窃集体农庄財产”。在文化艺术和科学等部门中，也出現了攻击和誣蔑社会主义制度的作品，出現了科学家集团的“学閥式”的垄断現象。

赫魯曉夫篡夺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以后，苏联的阶级斗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赫魯曉夫实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主义政策，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使苏联的资本主义势力急剧地膨胀起来。

赫魯曉夫在“反对个人迷信”的幌子下，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这实际上是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他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斯大林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打开了闸门。

赫魯曉夫用所谓“物质刺激”，来偷换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不是缩小而是扩大极小部分人同工人、农民和一般知识分子之间的收入差距，扶植那些占据领导地位的蜕化变质分子，使他们更放肆地利用职权，侵占苏联人民的劳动果实，加剧苏联社会的阶级分化。

赫魯曉夫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实行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瓦解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

赫魯曉夫攻击社会主义的农业计划制度，说它是“官僚主义的”、“不必要的”。他热衷于向美国农场主学习，提倡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扶植富农经济，瓦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

赫魯曉夫宣扬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性论，向苏联人民灌输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以及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的反动思想，败坏社会主义的道德风气。腐朽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成了时髦，社会主义文化受到排斥和打击。

赫魯曉夫在所谓“和平共处”的幌子下，勾结美帝国主义，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护一小撮人的既得利益，把他们的利益放在苏联人民、社会主义阵营各国

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之上。

赫魯曉夫所实行的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綫。在这种路綫下，不仅旧的資產阶级分子猖狂地活动起来，而且在苏联党、政领导干部中，国营企业和集体农庄的負責人中，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部门的高級知識分子中，产生出大批的新資产阶级分子。

目前在苏联，新資产阶级分子不仅在数量上空前地增长了，而且在社会地位上也有了根本的变化。在赫魯曉夫上台以前，他們在苏联社会中并不占統治地位，他們的活动受到种种限制和打击。在赫魯曉夫上台以后，随着赫魯曉夫逐步地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他們就在党、政、經濟、文化等部门占据了統治的地位，形成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

这个特权阶层，是目前苏联資产阶级的主要組成部分，是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主要的社会基础。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就是苏联資产阶级特別是这个阶级中的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

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在全国范围内，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领导机关到經濟、文化教育部門，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清洗，撤換一批又一批的干部，把他們所不信任的人打下去，把他們的亲信安插到領導崗位上。

就拿苏共中央委员会來說，據統計，經過一九五六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一九六一年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一九五二年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选出的苏共中央委员，有近百分之七十被清洗了。一九五六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选出的苏共中央委员，在一九六一年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

会时也被清洗了近百分之五十。

再拿地方各級組織來說，据不完全的統計，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前夕，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借口所謂“干部更新”，把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党委和州委的成員撤換了百分之四十五，市委和区委的成員撤換了百分之四十。一九六三年，赫魯曉夫集团又借口划分所謂“工业党委”和“农业党委”，把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和州党委会成員撤換了一半以上。

經過这一系列的变动，苏联特权阶层控制了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門。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統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們支配生产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权力來謀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們不仅通过高工資、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貼，得到高額收入，而且利用他們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們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資产阶级生活。

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經完全蛻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維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們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們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別人革命。他們唯一的考慮，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經濟地位和政治統治。他們的一切活动，都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轉移。

赫魯曉夫集團篡奪了蘇聯黨和國家的領導之後，正在把具有光榮革命歷史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蘇聯共產黨變為修正主義的黨，正在把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國家變為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專政的國家，並且正在逐步地把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變為特權階層的所有制。

人們看到，在南斯拉夫，鐵托集團雖然還打着“社會主義”的旗號，但是，自从他們走上修正主義道路以後，逐步地形成了一個與南斯拉夫人民對立的官僚資產階級，使南斯拉夫從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變成官僚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使南斯拉夫社會主義公有經濟變成國家資本主義。現在，人們又看到，赫魯曉夫集團正在走上鐵托集團已經走過的道路。赫魯曉夫向貝爾格萊德朝聖，一再說要學習鐵托集團的經驗，並且宣布，他同鐵托集團“屬於同一個思想，以同一個理論為指南”，這是毫不奇怪的。

由於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偉大的蘇聯人民用血汗創立的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正面臨着空前嚴重的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

赫魯曉夫集團宣揚“蘇聯已經沒有敵對階級和階級鬥爭”，這是為了掩飾他們對蘇聯人民進行殘酷的階級鬥爭的真相。

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所代表的蘇聯特權階層，只占蘇聯人口的百分之几。他們在蘇聯幹部隊伍中，也只占極少數。他們同占蘇聯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蘇聯人民，同蘇聯的廣大幹部和共產黨員，是根本對立的。蘇聯人民同他們之間的矛盾，是目前蘇聯國內的主要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對抗性的階

級矛盾。

列寧繕造的光榮的蘇聯共產黨，偉大的蘇聯人民，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中表現了開天辟地的革命首創精神，在战胜白衛軍和十幾個帝國主義國家的武裝干涉中表現了艱苦奮鬥的英雄氣概，在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鬥爭中取得了史無前例的光輝成就，在反對德國法西斯的衛國戰爭中贏得了拯救人類的偉大勝利。甚至在赫魯曉夫集團的統治下，蘇聯共產黨的廣大黨員和蘇聯人民也繼承着列寧和斯大林培養起來的光榮的革命傳統，堅持社會主義和向往共產主義。

廣大的蘇聯工人、集體農民和知識分子，對於特權階層的壓迫和剝削是十分不滿的。他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赫魯曉夫集團背叛社會主義、復辟資本主義的修正主義真面目。在蘇聯的幹部隊伍中，有許多人仍然堅持無產階級的革命立場，堅持走社會主義的道路，他們對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是堅決反對的。蘇聯廣大的人民群眾、共產黨員和幹部，正在採取各種各樣的辦法，抵制和反抗赫魯曉夫集團的修正主義路線，迫使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不能隨心所欲地實現資本主義復辟。偉大的蘇聯人民，正在為保衛偉大十月革命的光榮傳統，為保衛社會主義的偉大成果，為粉碎資本主義復辟的陰謀而鬥爭。

## 駁所謂“全民國家”

在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上，赫魯曉夫公開打出了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旗號。他宣布用所謂“全民國家”來代替無

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共纲领说：“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經不再是必要的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产生的国家，在新的阶段即现阶段上已变为全民的国家”。

稍微有一点馬克思列宁主义常識的人都知道，国家是一个阶级的概念。列宁指出，“国家的特征就是存在着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的特殊阶级”。<sup>①</sup>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任何国家都是一定阶级专政的国家。只要国家还存在，就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就不可能是全民的。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从来不隐蔽自己的观点，并且明确地宣布，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坚持不懈地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使国家归于消亡。只有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才竭力掩盖国家政权的阶级本质，千方百计地把他们掌握的国家机器说成是“全民的”、“超阶级的”，企图欺骗人民群众。

赫鲁曉夫宣布取消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提出所谓“全民国家”，正是表明他用资产阶级的谎言，代替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說。

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在他們的謬論遭到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批评以后，急急忙忙出来作辩解，竭力为“全民国家”制造“理論”根据。他們說，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时期，只是指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而

---

① 列宁：《民粹主义的經濟內容》。《列寧全集》第一卷，第三九七頁。

不是指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他们还说：“无产阶级专政在国家消亡之前就不再是必要的了。”<sup>①</sup> 在无产阶级专政结束以后，还有一个“全民国家”的阶段。

这是彻头彻尾的诡辩。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国家这个著名原理。对于马克思的这个原理，列宁曾经有过明确的解释。

列宁说：“马克思在批判哥达纲领时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是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直到现在，这个真理对社会主义者来说，还是无可争辩的，这个真理承认，国家将一直生存到胜利的社会主义转变为完全的共产主义的时候。”<sup>②</sup>

列宁还说：“一个阶级专政，不仅一般阶级社会需要，不仅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需要，而且，从资本主义过渡到‘无阶级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需要，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sup>③</sup>

很清楚，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存在的历史时期，并不是像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所说的仅仅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而是指的从资本主义

① 《建成共产主义的纲领》，一九六一年八月十八日苏联《真理报》编辑部文章。

② 列宁：《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三一七页。

③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〇〇页。

过渡到“完全的共产主义”的时候，过渡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和实现“无阶级社会”的时候，也就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的时候。

同样很清楚，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过渡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任何别的什么东西。无产阶级专政，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过渡时期的国家形式，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后的国家形式。无产阶级专政的消亡，也就是国家的消亡。列宁说：“马克思从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的全部历史中得出结论：国家一定会消逝；国家消逝的过渡形式（从国家到非国家的过渡），将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sup>①</sup>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个国家和那个国家，在这个阶段和那个阶段，可能有不同的形式，但本质上是一样的。列宁说过：“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多种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sup>②</sup>

可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先于国家消亡而结束，在无产阶级专政结束以后，还有一个“全民国家”的阶段，根本不是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而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捏造。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为了替他们这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辩护，还费尽心机地找出马克思的一句话，斩头去尾，加以歪曲。他们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硬说成“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

---

①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一八页。

② 同上，第四〇〇页。

专政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組織’”。<sup>①</sup>他們頗為得意地說，中国人是不敢援引馬克思這句話的。在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看來，馬克思的這一句話，似乎真的能對他們有什么幫助。

列寧彷彿早就預見到修正主義者將會怎樣利用馬克思的這一句話來歪曲馬克思主義。他在《馬克思主義論國家》一書中，對馬克思的這句話作了精辟的說明。列寧說，“無產階級專政是‘政治上的過渡時期’”，“但是，馬克思接着談到‘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國家制度’!!就是說，甚至在‘共產主義社會’還有國家制度!!這不是矛盾嗎？”列寧回答說，“不矛盾”。他接着用列表的方式，說明了從資產階級國家到國家消亡的發展的三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在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需要國家，這個國家是資產階級的國家。

第二個時期，在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期，無產階級需要國家，這個國家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

第三個時期，在共產主義社會，不需要國家，國家消亡。

列寧說：“完全合乎邏輯，并且十分清楚!!”

在列寧的表式里，只有資產階級國家，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國家消亡。列寧正是用表式說明，到了共產主義，國家消亡了，也就沒有什麼國家制度了。

可笑的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在為自己的錯誤辯解的時候，竟然也引用了列寧在《馬克思主義論國家》這本書中的這一段話。他們在引用了列寧的話之後，就莫名其妙地說：

---

① 苏斯洛夫一九六四年二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

“在我国，列宁在这个判断中指出的以前两个时期已經成为历史。在苏联，产生了全民国家——共产主义的国家制度，即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国家制度，并正在不断发展。”<sup>①</sup>

如果列寧所說的前两个时期在苏联已經成为历史，那么，在他們那里，国家就应当消亡了，又何来一个“全民国家”呢？如果国家还没有消亡，那么，这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而絕不能是什么“全民国家”。

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为了給自己的“全民国家”辯解，还竭力詆毀无产阶级专政不民主。他們宣揚，只有用“全民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才能使民主进一步发展，才能使民主变为“真正的全民民主”。赫魯曉夫甚至煞有介事地說，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反映了“竭力发展民主的路綫”，“无产阶级民主正在变成全民的社会主义民主”。<sup>②</sup>

这些話，只能說明他們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說一窍不通，并且加以恶意的歪曲。

稍微有一点馬克思列宁主义常識的人都知道，作为一种国家形式，民主同专政一样，都是阶级的概念。只有阶级的民主，沒有什么“全民民主”。

列寧說：“絕大多数人享受民主，对那些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分子实行强力鎮压，即不允许他們参加民主生活，——这就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民主制。”<sup>③</sup> 无产阶级

① 《从工人阶级的党到全体苏联人民的党》，一九六四年第八期苏联《党的生活》杂志編輯部文章。

② 赫魯曉夫一九六一年十月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苏联共产党綱領》的报告和《总结报告》。

③ 列寧：《国家与革命》。《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四八頁。

专政，对剥削阶级实行专政，在劳动人民中实行民主，这是一个問題的两方面。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够把劳动群众的民主发展和扩大到空前未有的地步。沒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劳动人民的民主。

有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沒有无产阶级的民主；有无产阶级的民主，就沒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一个灭掉另一个，只能如此，不能妥协。更多地更彻底地灭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就会大为扩张。这种情况，在资产阶级看来，就叫做这个国家沒有民主。实际上这是兴无产阶级民主，灭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兴起来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被灭掉了。

赫鲁曉夫修正主义集团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根本观点。他們实际上认为，只要对敌人实行专政，就不能算是民主，要发揚民主，只有取消对敌人的专政和鎮压，实行什么“全民的民主”。

这种观点，同叛徒考茨基“純粹民主”的观点，是从一个模子里鑄造出来的。

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的时候說：“‘純粹民主’不仅是既不了解阶级斗争也不了解国家实质的蠢話，而且是十足的空談，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民主将变成习惯，消亡下去，但永远也不会是‘純粹的’民主”。<sup>①</sup>

列宁还指出：“发展的辯证法(过程)是这样的：从专制制度到资产阶级民主；从资产阶级民主到无产阶级民主；从无产

---

①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二四頁。

階級民主到沒有任何民主。”<sup>①</sup>這就是說，在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階級消滅了，無產階級專政消亡了，無產階級民主也就隨着消亡了。

拆穿了說，赫魯曉夫大事吹噓的所謂“全民民主”，同所謂“全民國家”一樣，不過是一堆騙人的鬼話。赫魯曉夫拣起資產階級和老修正主義者的破烂，修修补補，加上他自己的印記，无非是用来作为欺騙蘇聯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幌子，掩盖他的背叛無產階級專政和反对社会主义的勾當。

赫魯曉夫的“全民國家”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

赫魯曉夫取消了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建立了一个以他为首的修正主義集團的專政，也就是蘇聯資產階級特權階層的專政。他的所謂“全民國家”，的的确确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而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一小撮人对蘇聯广大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識分子实行專政的國家。在赫魯曉夫集團的統治下，根本沒有蘇聯劳动人民的民主，而只有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一小撮人的民主，特權階層的民主，新旧資產階級分子的民主。赫魯曉夫的所謂“全民民主”，正是不折不扣的資產階級民主，也就是赫魯曉夫集團对蘇聯人民的专制独裁。

現在，在蘇聯，誰要是坚持無產階級立場，坚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敢于說話，敢于反抗，敢于斗争，誰就会被監視、釘梢、傳訊、以至逮捕和监禁，或者硬被說成是“精神病患者”，而被送进“瘋人院”。最近，蘇聯報紙公然宣称要对那些稍微流露

---

① 列寧：《馬克思主義論國家》。

一点不满情緒的人“进行斗争”，即使仅仅对赫魯曉夫的农业政策說了几句“俏皮話”，也要当作“敗类”，給予“无情打击”。<sup>①</sup>尤其駭人听聞的，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竟然不止一次地对工人罢工和群众反抗进行了血腥的鎮压。

“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保留全民国家”这个公式，道破了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內心的秘密：无产阶级专政，他們是坚决反对的；国家政权，他們是死也不肯放弃的。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懂得掌握国家政权的极端重要性。他們需要利用国家机器来压迫苏联劳动人民和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們需要利用国家机器为在苏联实现資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这就是赫魯曉夫打起“全民国家”、“全民民主”的旗号的真正目的。

### 駁所謂“全民党”

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赫魯曉夫还公开打出了改变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旗号。他宣布用所謂“全民党”来代替无产阶级政党。苏共綱領說：“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由于苏維埃社会的一致的加强，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已經变成苏联人民的先鋒队，成了全体人民的党”。苏共中央公开信說，苏共已經“成为全民政治組織”。

这是何等的荒唐可笑！

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識告訴我們，政党和国家一样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一切政党，都是具有阶级性的。党性是阶级

---

①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日苏联《消息报》。

性的集中表現。从来沒有什么非階級的、超階級的政党，从来就不存在什么不代表一定階級利益的所謂“全民党”。

无产阶级政党，是按照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論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党，是由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具有无限忠心的先进分子組成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的有組織的部队，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組織形式。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是无产阶级意志的集中者。

无产阶级政党，也是唯一能够代表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全体人民利益的政党。这是因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这是因为它能够根据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根据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現在和将来的利益，根据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来考慮問題。这是因为它能够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实行正确的領導。

无产阶级政党，除了工人阶级出身的党员以外，还包括其他阶级出身的党员。这些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并不是作为其他阶级的代表来参加党的。他們从入党的第一天起，就必须抛弃他們原来的阶级立場，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場上来。馬克思和恩格斯說过：“如果其他阶级中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么首先就要要求他們不要把資产阶级、小資产阶级等等的偏見的任何殘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sup>①</sup>

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的基本原理，是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闡明了的。但是，在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看来，这些

---

<sup>①</sup> 馬克思和恩格斯：《給奧·倍倍尔、威·李卜克內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第一八九頁。

都是“死板的公式”，而他們那个“全民党”，却符合“党的发展的現實的辩证法”。<sup>①</sup>

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煞費苦心地想出了几条为“全民党”辩护的理由。他們在一九六三年七月的中苏两党会談中和苏联报刊上說，把苏联共产党改变成为所謂“全民党”，是由于：

第一，苏联共产党代表着全民的利益。

第二，全体人民接受了工人阶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工人阶级的目标——建成共产主义——已經成为全民的目标。

第三，苏共的队伍是由工人、集体农民和知識分子的优秀代表組成的，苏共在自己的队伍里联合着全国一百多个民族和部族的代表。

第四，党的活动的民主方法也符合党的全民性质。

人們一眼就可以看出，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想出的這些理由，沒有一条表明他們是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严肃的問題的。

列寧在同那些东拉西扯的机会主义者作斗争的时候，說过这样的話：“能不能同显然不善于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严肃的問題的人严肃地談話呢？同志們，难，很难！然而某些人不善于严肃地談論的問題本身是非常严肃的，所以也不妨分析一下对这种問題的显然不严肃的回答。”<sup>②</sup>

① 《从工人阶级的党到全体苏联人民的党》，一九六四年第八期苏联《党的生活》杂志編輯部文章。

② 列寧：《首先要有明确性》。《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五五二頁。

現在，我們也不妨分析一下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對於無產階級政黨這樣一個嚴肅的問題所作的顯然極不嚴肅的回答。

按照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的說法，由於共產黨表達了全體人民的利益，就應當成為“全民黨”。那麼，共產黨豈不是本來就不應當是無產階級政黨，而應當是“全民黨”嗎？

按照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的說法，由於全體人民接納了工人階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世界觀，所以，共產黨就應當成為“全民黨”。但是，在目前正發生著激烈的階級分化和階級鬥爭的蘇聯社會里，怎麼能夠說，所有的人都接納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世界觀呢？難道你們那裡成千上萬的新舊資產階級分子，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嗎？如果照你們的說法，馬克思列寧主義真的成了全體人民的世界觀，那麼，社會上豈不是沒有黨和非黨的區別了，黨也就根本沒有存在的必要了，那裡還有什麼“全民黨”不“全民黨”呢？

按照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的說法，由於共產黨的成員包括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包括各個民族和部族，因而就應當成為“全民黨”，那麼，在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提出“全民黨”以前，蘇聯共產黨難道就只有工人而沒有其他階級出身的黨員嗎？難道就只有一個民族而不包括其他民族和部族的黨員嗎？如果按照黨員的社會成分來確定黨的性質，那麼，世界上有各式各樣的政黨，它們的黨員成分也包括各種不同階級出身的人，也包括各種不同民族和部族的人，它們豈不是都成為“全民黨”了嗎？

按照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的說法，由於黨的活動方法

的民主性质，所以是“全民党”。那么，共产党一开始就是根据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的，党在人民群众中間进行工作的时候，从来就应当采取群众路綫的方法，民主的說服教育的方法。这样，共产党岂不是从它建立的头一天起，就成为“全民党”了吗？

总之，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所列举的这种种“理由”，沒有一条是站得住脚的。

赫魯曉夫不但大肆叫嚷什么“全民党”，并且借口“按生产原則建立党的机构”，<sup>①</sup> 把党分割成了什么“工业党”、“农业党”。

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說，他們这样做，是因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經濟重于政治”，<sup>②</sup> 是为了“使共产主义建設整个进程所提到首要地位的經濟問題和生产問題居于党组织活动的中心，居于党组织整个工作的首位”。<sup>③</sup> 赫魯曉夫說：“我們直截了当地說，党机关工作中主要的东西就是生产。”<sup>④</sup> 他們还把这种观点强加給列宁，說什么这是按照列宁的原则办事。

但是，稍微了解苏共历史的人，就知道这根本不是列宁的观点，而恰恰是反列宁主义的观点，是托洛茨基的观点。在这个問題上，赫魯曉夫也不愧是托洛茨基的門徒。

列宁在批評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时候曾經說过：“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政治同經濟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

---

① 赫魯曉夫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

② 《研究、了解和行动》，一九六二年第五十期苏联《經濟报》社論。

③ 《共产党人和生产》，一九六三年第二期苏联《共产党人》社論。

④ 赫魯曉夫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在莫斯科加里宁选区选民大会上的演說。

這一點，就是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最起碼的常識”。列寧又說：“一個階級如果不從政治上正確地處理問題，就不能維持它的統治，因而也就不能解決它的生產任務”。<sup>①</sup>

事實很清楚，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提出所謂“全民黨”，真正目的，就是要根本改變蘇聯共產黨的無產階級性質，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改造成為修正主義的黨。

偉大的蘇聯共產黨，面臨着從無產階級政黨蛻化成為資產階級政黨，從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蛻化成為修正主義政黨的嚴重危險。

列寧說過：“一個想存在下去的政黨，在它存亡的問題上是不能容許有絲毫動搖的，是不能容許同那些可能把它埋葬掉的人作任何妥協的。”<sup>②</sup>

現在，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正是把这样一个严重的問題，重新提到伟大的苏联共产党的广大党员面前。

## 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

赫魯曉夫在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上說，蘇聯已經進入全面展開共產主義社會建設的時期。他又說，“在二十年之內我們將基本上建成共產主義社會。”<sup>③</sup>這完全是騙人的。

① 列寧：《再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錯誤》。《列寧全集》第三十二卷，第七十一——七十二頁。

② 列寧：《維·查蘇利奇在怎樣傷害取消主義》。《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四一五頁。

③ 赫魯曉夫一九六一年十月在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上《關於蘇聯共產黨綱領》的報告。

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正把蘇聯引上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蘇聯人民面臨着喪失社會主義成果的嚴重危險，在這種情況下，哪裏還談得上什麼建設共產主義呢？

赫魯曉夫挂起“建設共產主義”的招牌，他的真實目的，就是為了掩蓋他的修正主義的真面目。可是，這種騙人的把戲是不難拆穿的。明珠不容許魚目來混雜，共產主義不容許修正主義來冒充。

科學共產主義有它確切的涵義。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共產主義社會是徹底消滅了階級和階級差別的社會，是全體人民具有高度的共產主義思想覺悟和道德品質的社會，是全體人民具有高度的勞動積極性和自覺性的社會，是具有極其豐富的社會產品的社會，是實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則的社會，是國家消亡了的社會。

馬克思說：“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上，在迫使人們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之後；在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後；在隨着個人的全面發展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後，——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sup>①</sup>

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理，在社會主義社會時期中，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正是為了向共產主義發展。列寧說，“向前

---

① 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第二十二——二十三頁。

发展，即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須經過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走别的道路”。<sup>①</sup> 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既然在苏联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是向前发展，而是向后倒退，不是向共产主义发展，而是向资本主义倒退。

向共产主义发展，是向着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的方向发展。絕不能設想有一个保存阶级甚至保存剥削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而赫魯曉夫却在苏联培植新的资产阶级，恢复和发展剥削制度，加剧阶级分化。一个同苏联人民对立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已經占据党、政、经济、文化等部门的統治地位。这哪里有一点共产主义的影子呢？

向共产主义发展，是向着单一的生产資料全民所有制的方向发展。絕不能設想有一个多种生产資料所有制并存的共产主义社会。而赫魯曉夫却正在把全民所有制的企业逐步蜕化成为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把集体所有制的集体农庄逐步蜕化成为富农經濟。这又哪里有一点共产主义的影子呢？

向共产主义发展，是向着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方向发展。絕不能設想把共产主义社会建立在一小撮人富裕而广大人民群众生活貧困的基础上。伟大的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但是，由于赫魯曉夫修正主义的禍害，苏联的社会主义經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赫魯曉夫經常在重重矛盾中掙扎，他的經濟政策經常是朝令夕改，出尔反尔，使得苏联的国民经济陷于严重的混乱。赫魯曉夫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敗家

---

①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四八頁。

子。他花光了斯大林时期的粮食储备，给苏联人民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困难。他歪曲和破坏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使一小撮人侵吞了广大苏联人民的劳动果实。从这一方面来说，赫鲁晓夫所走的路，也是背向共产主义的。

向共产主义发展，是向着提高人民群众共产主义觉悟的方向发展。绝不能设想有一个资产阶级思想泛滥的共产主义社会。而赫鲁晓夫却热心于在苏联复兴资产阶级思想，并且充当美国腐朽文化的传道士。他鼓吹物质刺激，把一切人与人的关系变成金钱的关系，发展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思想。他使体力劳动重新被看做是低贱的事情，而建筑在侵占别人劳动果实基础上的享乐重新被看做是光荣的事情。赫鲁晓夫所提倡的这种社会道德和风气，离开共产主义何止十万八千里。

向共产主义发展，是向着国家消亡的方向发展。绝不能设想有一个存在着压迫人民的国家机器的共产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本来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因为它已经不是少数剥削者压迫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机器，而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享有民主，只对极少数剥削者实行专政的机器。赫鲁晓夫改变苏联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正在使国家重新成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对苏联广大的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实行专政的工具。现在，赫鲁晓夫正在继续加强他的独裁专制的国家机器，加强对苏联人民的镇压。在这种情况下，还谈论什么共产主义，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只要拿科学共产主义的原理对照一下，就不难发现，无论

从哪一方面來說，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正在使蘇聯脫離社會主義的軌道，走上資本主義的軌道，因而距離“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目標，不是越來越近，而是越來越遠了。

赫魯曉夫打起共產主義的招牌，包藏着不可告人的禍心。他利用這塊招牌，欺騙蘇聯人民，掩蓋資本主義復辟。他还利用這塊招牌，欺騙國際無產階級和全世界革命人民，背叛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在這塊招牌的掩蓋下，赫魯曉夫集團不仅自己拋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義務，追求同美帝國主義合伙瓜分世界，而且還要共產主義兄弟國家服從它的私利，不許反對帝國主義，不許支持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在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聽從它的擺布，實際上變成它的附屬國和殖民地。赫魯曉夫集團又要全世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服從它的私利，放棄革命鬥爭，不去打擾它同帝國主義合伙瓜分世界的清夢，听任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奴役和宰割。

總之，赫魯曉夫提出的在蘇聯“二十年基本建成共產主義”的口號，不但是虛偽的，而且是反動的。

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說：中國人“竟然懷疑我們黨、我國人民建設共產主義的權利”。<sup>①</sup>這種欺騙蘇聯人民、挑撥中蘇兩國人民友誼的手法，是十分拙劣的。我們從不懷疑，偉大的蘇聯人民總有一天要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但是，現在，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正在破壞蘇聯人民的社會主義成果，剝奪蘇聯人民向共產主義前進的權利。在這種情況下，摆在蘇聯

---

① 苏斯洛夫一九六四年二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

人民面前的問題，不是怎样建設共产主义的問題，而是怎样反对和抵制赫魯曉夫实现資本主义复辟的問題。

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还說：“中共領導人針對我們党宣布为人民爭取美好生活是自己的任务，暗示苏联社会的某种‘資产阶级化’和‘蛻化’。”<sup>①</sup>这种轉移苏联人民对他们不滿的手法，是愚蠢的，可悲的。我們衷心祝願苏联人民的生活能够一天比一天过得好。但是，赫魯曉夫鼓吹的“关心人民福利”，“让每个人都过美好的生活”，完全是假的，騙人的。广大苏联人民的生活被赫魯曉夫折磨得已經够苦了。赫魯曉夫集团所追求的，只是苏联特权阶层分子、新旧資产阶级分子的“美好生活”。这些人侵吞了苏联人民的劳动果实，过着資产阶级老爷的生活。他們的确是不折不扣的資产阶级化了。

赫魯曉夫的“共产主义”，实质上是資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一种变种。他不是把共产主义看作是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而是把它說成是什么“所有人都可以得到的、盛滿了体力劳动和精神劳动产品的一盘餐”。<sup>②</sup>他不是把工人阶级爭取共产主义的斗争，看作是爭取自身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的斗争，而是把它說成是什么为“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而斗争。在赫魯曉夫的心目中，科学共产主义連影子都沒有了，有的只是資产阶级的庸人社会。

赫魯曉夫的“共产主义”，是以美国为蓝本的。他把学习美国資本主义的經營方式和資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提高到国

---

①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給苏联各級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② 赫魯曉夫一九六〇年七月七日在奥地利的广播电视演說。

策的地位。他說，他对美国的成就“十分尊重”。他“为这些成就高兴，有时候也有一些羡慕”。<sup>①</sup> 他大肆吹捧美国大农場主加斯特宣揚資本主义制度的信件，<sup>②</sup> 实际上把这封信作为自己农业方面的綱領。他不仅要在农业方面学习美国，而且要在工业方面学习美国，特別要学习美国資本主义企业的利潤原則。他很羨慕美国的生活方式，硬說在垄断資本統治和奴役下的美国人民“生活得不坏”。<sup>③</sup> 他还指望用美帝国主义的貸款来建設共产主义。赫魯曉夫在訪問美国和匈牙利的时候，还一再表示願意“从魔鬼那里获得貸款”。

由此可見，赫魯曉夫的“共产主义”，就是“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就是“美国生活方式的共产主义”，就是“向魔鬼要貸款的共产主义”。难怪赫魯曉夫常常对西方垄断資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說，一旦实现了这种“共产主义”，“不用我来号召，你們就会走向共产主义”。<sup>④</sup>

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稀奇。这样的“共产主义”不过是資本主义的代名詞。这样的“共产主义”，不过是一种資产阶级的商标、招牌和广告。列宁在嘲笑老修正主义政党挂着馬克思主义的招牌的时候說过：“这种‘資产阶级工人政党’，在馬克思主义受到工人欢迎的一切地方，都会拿馬克思的名字来赌咒发誓。要禁止他們这样做是不可能的，正如不能禁止

---

① 赫魯曉夫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六日与美国国会領袖和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委員的談話。

② 赫魯曉夫一九六四年二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話。

③ 赫魯曉夫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同美国实业界和社会人士的談話。

④ 赫魯曉夫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五日同法国議員的談話。

一个商号使用任何一种商标、招牌和广告一样”。<sup>①</sup>

这就很容易了解，为什么赫魯曉夫的“共产主义”受到帝国主义和垄断资产阶级的赏识。美国国务卿腊斯克说：“随着‘土豆烧牛肉’和第二条裤子以及这一类问题在苏联变得更加重要，我认为在目前的舞台上已经出现了一种起温和作用的势力。”<sup>②</sup>英国首相霍姆也说：“赫魯曉夫先生还说过，俄国牌的共产主义是把教育和土豆烧牛肉放在第一位的。这很好。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比战争共产主义好，而且我高兴的是，这证实了我们的观点：肥胖和舒适的共产党人比瘦弱和饥饿的共产党人要好。”<sup>③</sup>

赫魯曉夫的修正主义，完全适应美帝国主义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的需要。杜勒斯说：“有迹象表明，在苏联内部有要求较大的自由主义的力量，如果这些力量坚持下去，就有可能使苏联内部发生基本的变化”。<sup>④</sup>杜勒斯所说的自由主义力量，就是资本主义力量。杜勒斯所希望的基本变化，就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蜕变。赫魯曉夫正在实现着杜勒斯曾经梦寐以求的“基本变化”。

可见，对于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抱着多么大的希望哟！他们是多么兴高采烈哟！

我们奉劝帝国主义老爷们且慢高兴。尽管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为你们服务，但是，决计挽救不了帝国主义必然灭亡

① 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一一六——一七页。

② 腊斯克一九六四年五月十日在英国广播公司电视节目中答记者问。

③ 霍姆一九六四年四月六日在英国东部诺里奇的讲话。

④ 杜勒斯一九五六六年五月十五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

的命运。修正主义統治集團和帝国主义統治集團犯着同样的病症，那就是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群众处于势不两立的地位，因而同样是十分虛弱无力的，同样是紙老虎。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團如同泥菩薩过江，自身尙且难保，又怎么能够保祐帝国主义长寿呢？

##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訓

赫魯曉夫修正主义，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損害，同时，也从反面教育了全世界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

如果说，伟大的十月革命，向各国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提供了最重要的正面經驗，打开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那么，赫魯曉夫修正主义却是提供了最重要的反面經驗，使各国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可以从中吸取防止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蛻化变質的教訓。

世界各国历史上的革命，都曾經发生过反复和曲折。列寧說过，“如果从实质上来观察問題，难道历史上有一种新生产方式是不經過許許多的失敗和反复的錯誤而一下子就发展起来的嗎？”<sup>①</sup>

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如果从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次英勇的嘗試算起，还不到一个世紀；而从十月革命到現在，还不到半个世紀。无产阶级革命

---

① 列寧：《伟大的創举》。《列寧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三八六頁。

是以社会主义来代替资本主义，是以公有制来代替私有制，从根本上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这样翻天覆地的革命，当然更要经历严重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经历长期的、反复的和曲折的过程。

在历史上，无产阶级政权由于遭受资产阶级的武装镇压而失败，已经有过巴黎公社的例子，有过一九一九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例子。在当代，也发生过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的反革命暴乱，无产阶级政权几乎遭到覆没。人们对于这样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复辟是容易看得到的，是比较注意的，是比较警惕的。

对于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复辟，人们往往不容易看得到，往往不注意，往往不警惕，因而它的危险性也就更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由于党和国家的领导蜕化变质，走上修正主义的道路，走上所谓“和平演变”的道路。铁托修正主义集团使南斯拉夫从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早已提供了这样的教训。但是，仅仅有南斯拉夫的教训，还不足以引起人们充分的重视。人们会说，这也许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吧。

可是，现在，在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故乡，在具有几十年建设社会主义历史的苏联，也发生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党和国家领导的事件，也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它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向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敲起了警钟。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极大的注意，不能不引起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认真思考和严重警惕。

赫魯曉夫修正主义的出現，是坏事，又是好事。只要认真研究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團在苏联实行“和平演变”的教訓，并且采取相应的措施，已經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将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将不仅能够打敗敌人的武装进攻，而且能够防止“和平演变”。这样，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胜利就更加有把握了。

我們中国共产党已經有了四十三年的历史。我們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既反对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錯誤，又反对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錯誤，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領導。毛泽东同志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設的具体实践密切地結合起来，領導中国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理論上、政策上、組織上和具体工作上，都告訴我們应当怎样坚持不懈地进行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中国人民经历过长期的革命武装斗争，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军队，同人民群众有着血肉的联系。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干部經過历次整风运动和尖銳的阶级斗争，受到了教育和锻炼。所有这些条件，使得資本主义要在我国复辟是很困难的。

但是，我們应当看一看，在目前我們的社会里，是不是干干净净的呢？不，并不那么干净。这里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被推翻了的反动阶级阴谋复辟的活动，存在着新旧资产阶级分子的投机倒把活动，存在着貪污盗窃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的猖狂进攻。一小部分基层单位也发生了蜕化变质的现象，而且那些蜕化变质分子还极力向上級领导机关

寻找他們的保护人和代理人。对于这些現象，我們决不应当有絲毫的麻痹大意，而必須引起充分的警惕。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同資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資本主义勢力企图复辟同反对資本主义复辟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絕不能說，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資本主义复辟，社会主义国家蛻化为資本主义国家，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我們有正确的領導，正确地認識这个問題，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綫，并且采取正确的措施，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斗争，就能够防止資本主义复辟。社会主义同資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可以成为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

怎样才能防止資本主义复辟呢？在这个問題上，毛泽东同志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了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經驗，也研究了国际的主要是苏联的正面的和反面的經驗，提出了系統的理論和政策，从而丰富了和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說。

毛泽东同志在这方面提出的理論和政策的主要內容是：

**第一，必須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統一的規律来觀察社会主义社会。**事物的矛盾規律，即对立統一規律，是唯物辯证法的最根本的規律。这个規律，不論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們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統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两类社会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两类社会矛盾性质完全不同，处理方法也应当不同。正确处理这两类社会矛盾，将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将使社会主义社会日益巩固和发展。許多人承认对立統一的

規律，但是不能应用这个規律去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問題。他們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不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仅有敌我矛盾，而且有人民内部矛盾，不懂得正确地区別和正确地处理这两类社会矛盾，这样也就不能正确地处理无产阶级专政問題。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經濟战线上（在生产資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須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領域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間誰勝誰負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問題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問題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較为有益，而較少受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認識不足，或者根本不認識，那就要犯絕大的錯誤。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行社会主义建設，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

**第三**，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領導的，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領導下的人民，对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分子实行专政。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們的这种民主是任何資产阶级国家所不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

**第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必須坚持群众路

綫，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綫，是我們党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綫。必須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反对命令主义和恩賜观点。我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創造出来的大鳴、大放、大辯論，是依靠人民群众，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一种重要的革命斗争形式。

**第五**，不論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或者在社会主义建設中，都必須解决依靠誰、爭取誰、反对誰的問題。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鋒队必須对社会主义社会做阶级分析，依靠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真正可靠的力量，爭取一切可能爭取的同盟者，團結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共同对付社会主义的敌人。在农村中，在农业集体化以后，也必須依靠貧农、下中农，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巩固工农联盟，才能击败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不断地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陣地。

**第六**，必須在城市和乡村中普遍地、反复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个不断地教育人的运动中，要善于組織革命的阶级队伍，提高他們的阶级觉悟，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在这个运动中，要向那些敌視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向那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那些貪污盗窃分子和蛻化变质分子，进行尖銳的針鋒相对的斗争，打败他們对社会主义的进攻，把他們中間的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

**第七**，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經濟。必須在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

經濟总方針的指导下，逐步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现代化。必須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普遍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

**第八**，全民所有制經濟，同集体所有制經濟，是社会主义經濟的两种形式。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从两种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集体所有制本身也有一个由低級向高級、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中国人民創造的人民公社，就是解决这个过渡問題的一种适宜的組織形式。

**第九**，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針，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針。教育必須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須同生产劳动相結合。劳动人民要知識化，知識分子要劳动化。在科学、文化、艺术、教育队伍中，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也是长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我們要經過文化革命，經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革命实践，建立一支广大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又紅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識分子的队伍。

**第十**，必須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們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騎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經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第十一**，絕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員同人民群众之間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員利用

职权享受任何特权。

**第十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武装部队必須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坚持军官当兵的制度。实行军事民主、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同时，普遍组织和训练民兵，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絕不能让它成为个人野心家的工具。**

**第十三，人民公安机关必須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在保卫社会主义成果和人民利益的斗争中，要实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针，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第十四，在对外政策方面，必須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社会主义阵营是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斗争的产物。社会主义阵营不仅属于社会主义各国人民，而且属于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必須真正实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援助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应当建立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原则的基础上。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設事业，主要地应当依靠自力更生。如果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政策上实行民族利己主义，甚至热衷于同帝国主义合伙瓜分世界，那就是蜕化变质，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第十五，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必須同无产阶级**

专政一起存在。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就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在一切部门中，都必须实行党委领导的制度。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和发展它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密切联系，保持和发扬它的生气勃勃的革命风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反对修正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斗争。

根据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毛泽东同志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sup>①</sup>

毛泽东同志提出，“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

---

<sup>①</sup> 毛泽东：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

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够充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他們必須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他們必須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錯誤。而絕不能像赫魯曉夫那样，文过飾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錯誤归于別人。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識別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上面所說的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一系列原則，創造性地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宝庫中增添了新的武器，这种武器对于我們防止資本主义复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只要按照这些原則办事，就能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我們的党和国家永不变色，順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援助世界各国人民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运动，并且保证在将来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

\* \* \*

对于苏联出現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我們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态度，同对待一切“亂子”的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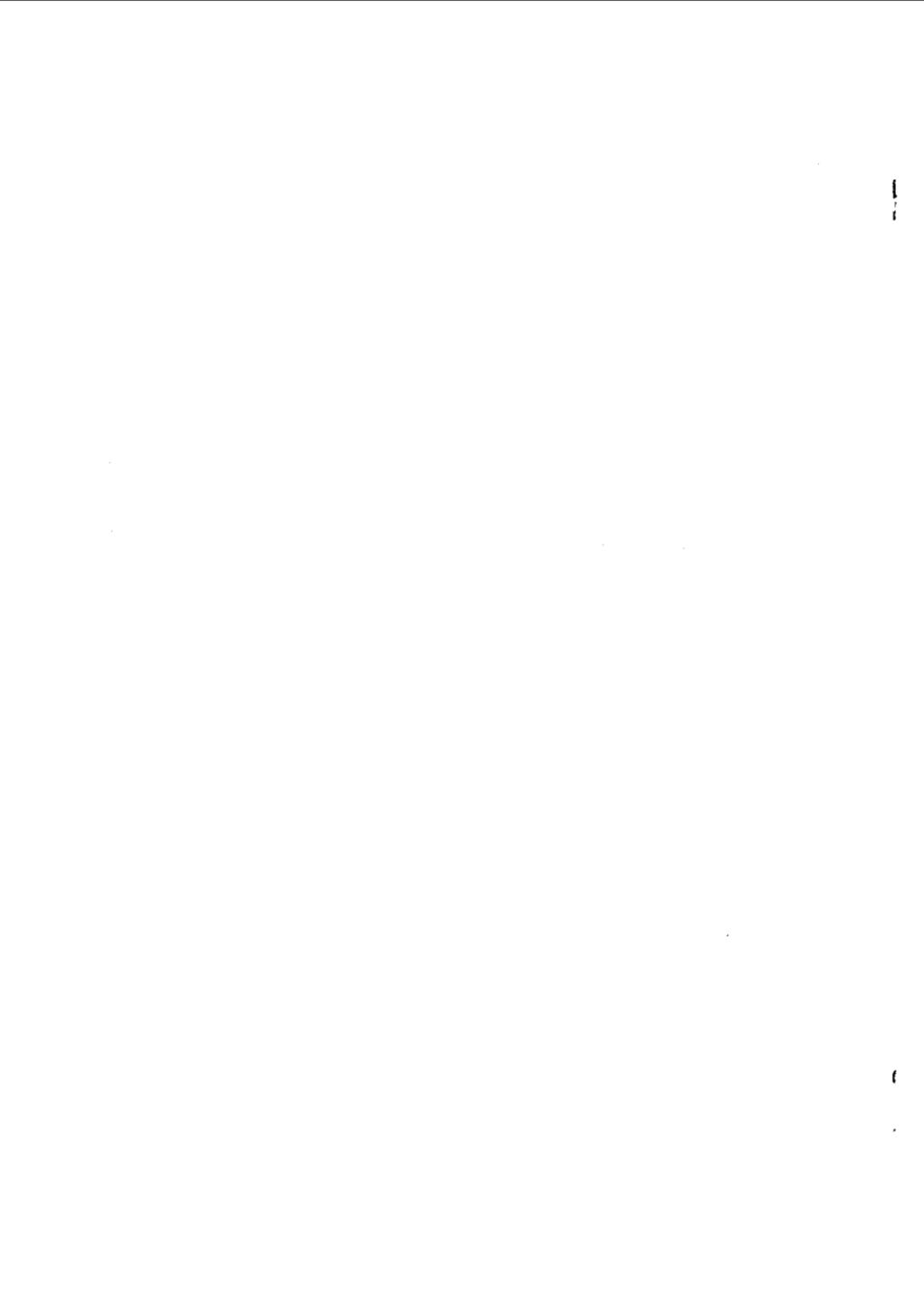
尽管我們不願意，尽管我們反对，但是，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既然已經出現了，这也沒有什么可怕，沒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地球还是要照常轉动，历史还是要向前发展，全世

界人民总是要革命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总是要灭亡的。

伟大的苏联人民的历史功勋照耀千秋万代，絕不会因为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的背叛而失掉光彩。苏联广大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識分子，广大的苏联共产党人，終将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而走向共产主义。

苏联人民，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全世界革命人民，必将从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的背叛中吸取有益的教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反对赫魯曉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已經变得并且将继续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强大。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前途，从来抱着革命乐观主义的态度。我們坚决相信，无产阶级专政的光輝，社会主义的光輝，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輝，必将普照苏維埃的大地。无产阶级必将赢得整个世界，共产主义必将在地球上获得完全的彻底的最后的胜利。



# 赫魯曉夫是怎样下台的

《紅旗》杂志社論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赫魯曉夫下台了。

这个窃据了苏联党和国家领导地位的大阴谋家、现代修正主义的头号代表，终于被赶出历史舞台了。

这是一件大好事，一件对世界人民革命事业有利的大好事。

赫魯曉夫的垮台，是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持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伟大胜利，表明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大破产，大失败。

赫魯曉夫究竟是怎样下台的？为什么他混不下去了？

关于这个问题，在全世界各种政治力量中间，引起了这样或那样的议论。

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以及形形色色的机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中间，无论是同情赫魯曉夫的，或者是同赫魯曉夫有利害冲突的，都对于这个似乎“强有力的人物”的突然垮台，提出了这样或那样的看法。

很多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对于赫魯曉夫的下台问题，也发表了文章和文件，公开说明自己的意见。

现在，我们在这篇文章中，也来谈谈赫魯曉夫怎样下台的问题。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赫魯曉夫的下台，并不是什么

難以理解的事情，而且可以說，完全是意料中的事情。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早就預見到赫魯曉夫的這個下場。

人們盡可以列舉千百條罪狀來說明赫魯曉夫垮台的原因，但是，千條萬條，最根本的一條，是他違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所指出的社會歷史的發展規律，違背了蘇聯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意志，妄圖阻礙歷史的進步。在人民前進的道路上，是石頭，就得搬開。不管赫魯曉夫之流願意還是不願意，人民總是要把他拋棄的。赫魯曉夫的下台，正是蘇聯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堅持反對修正主義鬥爭的必然結果。

我們的時代是一個世界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走向滅亡、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走向勝利的時代。這個時代賦予我們的歷史使命，是按照各國的具體條件，經過各國人民自己的手，逐步實現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完全勝利，建立一個沒有帝國主義、沒有資本主義、沒有剝削制度的新世界。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要求。這種歷史趨勢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是任何力量所不能抗拒的。但是，赫魯曉夫這個當代政治舞台上的丑角偏偏要倒行逆施，妄想把歷史的車輪拉回資本主義的老路上去，為垂死的剝削階級和剝削制度延長壽命。

赫魯曉夫搜羅了歷來所有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反馬克思主義觀點，拼湊了一整套所謂“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全民國家”、“全民黨”的修正主義路線。他對帝國主義實行投降主義，用階級調和論來取消和反對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他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實行分裂主義，用大國沙文主義來代替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他在國內極力瓦解無產階

級專政，企圖用資產階級的思想、政治、經濟和文化來替換社會主義制度，走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

十一年來，赫魯曉夫利用列寧斯大林領導的蘇聯共產黨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威信，違背蘇聯人民的真正願望，做盡了他所能做到的一切壞事。總起來說，有以下這些：

一、他借口所謂“反對個人迷信”，用最惡毒的語句大肆辱罵蘇聯共產黨和蘇聯人民的領袖斯大林。他反對斯大林，就是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他一笔勾銷蘇聯人民生活在斯大林領導下的整個時期的偉大成就，以此來丑化無產階級專政，丑化社會主義制度，丑化偉大的蘇聯共產黨，丑化偉大的蘇聯，丑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赫魯曉夫這種作法，為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的反蘇反共的活動提供了最骯髒的武器。

二、他公然違背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聲明，追求同美帝國主義實行“全面的合作”，荒謬地主張蘇美兩國首腦“決定人類命運”，一直吹捧美帝國主義的頭子“真誠地希望和平”。他一忽兒實行冒險主義，把導彈運到古巴，一忽兒實行投降主義，俯首貼耳地按照美國強盜的命令，從古巴撤走導彈和轟炸機，接受美國艦隊的檢查，甚至背着古巴政府，企圖出賣古巴的國家主權，答應由美國操縱的聯合國派人到古巴國內去“視察”。赫魯曉夫這種作法，使偉大的蘇聯人民遭受到十月革命四十多年以來從未有過的奇耻大辱。

三、他為了迎合美帝國主義推行核訛詐政策的需要，阻止社會主義的中國建立自己的核自衛力量，不惜損害蘇聯本國的國防力量，串通美、英兩個帝國主義國家，簽訂了所謂部分停止核試驗條約。事實證明，這個條約是一個大騙局。赫

魯曉夫簽訂這個條約，是喪心病狂地出賣蘇聯人民的利益，出賣社會主義各國人民的利益，出賣愛好和平的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四、他在所謂“和平過渡”的名義下，百般阻撓資本主義國家人民的革命運動，要求他們走所謂合法的“議會道路”。這條錯誤路線，麻痹無產階級的革命意志，瓦解革命人民的思想武裝，使一些國家的革命事業遭受嚴重的挫折。這條錯誤路線，使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黨變成毫無生氣的新式社會民主黨，蛻化成為資產階級的馴服工具。

五、他在“和平共處”的幌子下，竭力反對和破壞民族解放運動，甚至伙同美帝國主義一起鎮壓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鬥爭。他指使蘇聯駐聯合國的代表投票贊成派遣侵略軍幫助美帝國主義鎮壓剛果人民，並且用蘇聯的運輸工具把所謂“聯合國軍”運進剛果；他實際上反對阿爾及利亞人民的革命鬥爭，把阿爾及利亞的民族解放鬥爭說成是法國的“內政”；他對美帝國主義在越南製造的北部灣事件，竟採取“超然”的態度，煞費苦心地為美國挑撥者解圍，替侵略強盜開脫罪責。

六、他公然違背一九六〇年聲明，不遺余力地替叛徒鐵托集團翻案，把已經墮落成為美帝國主義走狗的鐵托說成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把已經蛻化成為資本主義的南斯拉夫說成是“社會主義國家”。他反復宣稱他同鐵托集團“屬於同一個思想，以同一個理論為指南”，表示要向這個出賣南斯拉夫人民利益、破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叛徒虛心學習。

七、他把社會主義的兄弟國家阿爾巴尼亞視為不共戴天的仇敵，想盡方法打擊它，破壞它，恨不得把它一口吞掉。他

悍然斷絕同阿尔巴尼亚的一切經濟关系和外交关系，专横地剥夺阿尔巴尼亚在华沙條約組織和經濟互助委員会中作为成員国的正当权利，并且公开号召推翻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的領導。

八、他极端仇視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革命路綫的中国共产党，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他推行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大障碍。他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任意造謠誣蔑，同时采取种种卑鄙恶劣的手段，妄图顛覆社会主义的中国。他背信弃义地撕毁了几百个协定和合同，擅自撤走了数以千計的苏联专家。他在两国边境上制造糾紛，甚至在新疆地区进行大規模的顛覆活动。他还支持印度反动派对社会主义的中国发动武装进攻，同美国一起，用軍事援助，去鼓励和帮助印度反动派向中国进行軍事挑衅。

九、他公然破坏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侵犯兄弟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他任意干涉兄弟国家的內政。他在所謂“經濟互助”的名义下，反对兄弟国家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經濟，强使兄弟国家变成原料供应地和商品銷售市場，要使兄弟国家的工业部門变成附属工业。他夸耀这一套是赫魯曉夫自己的理論和学說，实际上是把資本主义世界弱肉强食的原則，搬到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中来，把垄断資本集团搞的“共同市場”，作为自己效法的榜样。

十、他彻底破坏兄弟党关系的准则，采取种种阴谋手段，任意对兄弟党进行顛覆和破坏活动。他不仅在自己的党中央委員会、党代表大会和一些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上，对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放肆发动大規模的公开攻击，而且在許

多兄弟黨內，公然收買蛻化變質分子、叛徒、變節者來支持他的修正主義路線，打擊以至非法開除黨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不顧一切地製造分裂。

十一、他肆意破壞兄弟黨協商一致的準則，以老子黨自居，一意孤行地決定召開非法的兄弟黨國際會議。他在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的通知信中，下命令要在今年十二月十五日就召開所謂二十六黨起草委員會，公開分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十二、他為了適應帝國主義的需要，適應國內資本主義勢力的需要，實行了一系列向資本主義倒退的修正主義政策。他在所謂“全民國家”的幌子下取消無產階級專政；在所謂“全民黨”的幌子下改變蘇聯共產黨的無產階級性質，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建黨原則，把黨分割成所謂“工業黨”和“農業黨”。他在所謂“全面建設共產主義”的幌子下，千方百計地要把蘇聯人民在列寧斯大林領導下用血汗創立的世界上第一個共產主義國家，拉回到資本主義的舊軌道上去。他對蘇聯農業和工業的瞎指揮，使蘇聯的國民經濟遭受到嚴重的破壞，給蘇聯人民生活帶來很大的困難。

十一年來，赫魯曉夫的所作所為，處處都說明了他所執行的政策，是：聯合帝國主義，反對共產主義；聯合美國，反對中國；聯合各國反動派，反對民族解放運動和各國人民革命；聯合鐵托集團和形形色色的叛徒，反對一切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兄弟黨和一切同帝國主義鬥爭的革命派。赫魯曉夫的這一切政策，根本危害了蘇聯人民的利益，危害了共產主義陣營各國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利益。

以上这些，就是赫魯曉夫的所謂“功績”。

像赫魯曉夫这样的一个人物之所以垮台，絕不是由于什么年迈和健康恶化，也不只是由于他的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的錯誤，而正是由于他推行修正主义总路綫和对內对外的一系列錯誤政策的結果。

赫魯曉夫根本不把人民群众放在眼里，他总以为苏联人民的命运可以听凭他随便摆布，各国人民的命运可以由苏美两个大国的“首脑”任意主宰。在他看来，人民群众只不过是傻瓜，而他自己才是創造历史的“英雄”。他妄图强使苏联人民和各国人民匍匐在他的修正主义指揮棒下。这样，他就完全把自己放在同苏联人民，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为敌的地位，使自己走进了众叛亲离、内外交困的死胡同。他拿起絞索套上自己的脖子，这就叫做自掘坟墓。

历史上曾經出現过不少妄想扭轉历史潮流的丑角，但是，这些丑角沒有一个不是以身敗名裂而告終。无数的事例证明，凡是不顾社会发展的历史要求，违抗人民意志而胡作非为的人，不管他是什么样的“英雄人物”，也不管他是多么驕横跋扈，其最后的結果，只能是变成一个滑稽可笑、一錢不值的人物。以損人的目的开始，以害己的下場結束，这就是他們的共同規律。

第一国际时期的“人物”如巴枯宁之流，曾經是囂张一时的反馬克思主义的“英雄”，但是，为时不久就被人們抛进了历史的垃圾箱。第二国际时期反馬克思主义的“好汉”伯恩施坦和考茨基，曾經是霸占了国际領導地位的“龐然大物”，可是，

到头来只落得一个遗臭万年的叛徒称号载入史册。列宁逝世以后，反对派的头目托洛茨基曾经把自己装扮成好像是一个什么“英雄”，但是，事实证明斯大林说得很对：“与其说他像个英雄，不如说像个戏子，把戏子和英雄混为一谈，无论如何是不行的”。

“人間正道是滄桑”。历史教训告訴我們，誰妄图阻擋歷史車輪的前进，誰就要被压得粉身碎骨。事情正如毛泽东同志反复指出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修正主义者也是紙老虎。那些代表反动阶级、反动势力的“英雄好汉”們，尽管张牙舞爪，不可一世，实际上不过是貌似强大的紙老虎，是历史上匆匆来去的过客，不要多长时间，他們就会被历史的巨浪所淹没。赫魯曉夫并不例外。想当年，他在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大反斯大林、大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时候，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对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发动突然袭击的时候，气焰何等嚣张。但是，曾几何时，这个反苏、反共、反华的“英雄”，就步了他的修正主义前輩的后尘。不管人們曾經怎样劝說过他，要他浪子回头，但是，他毫不理会，終究把自己推上了絕路。

赫魯曉夫垮台了，他处心积虑地推行的那一套修正主义路綫也破产了，而馬克思列宁主义仍将不断战胜修正主义思想，继续向前发展；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也仍将不断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继续向前发展。

当然，历史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赫魯曉夫虽然垮了台，但是他的支持者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現代修正主义分子并没有死心。这些牛鬼蛇神仍在念念有詞地为赫魯曉夫

“招魂”，到处宣揚赫魯曉夫的所謂“貢獻”和“功績”，希望事情依然按照赫魯曉夫所規定的路綫繼續做下去，实行所謂“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主義”。可以斷言，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各式各样的代表人物，各式各样的思潮，总是想登台表演一番。各人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完全可以由他們自己去选择。但是，有一点是我們深信不疑的：历史必将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所揭示的規律前进，必将按照十月革命的道路前进。具有革命传统的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一定能够为保卫社会主义的伟大成果，为保卫列宁所締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崇高威望，为保卫馬克思列寧主义的純洁性，为保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作出新的貢献。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馬克思列寧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團結起来！



## 附录



# 苏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的信

(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們!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滿意地指出：我們提出的关于加强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一致和团结的措施的建議，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响应。我們對你們同意举行苏中两党代表会談表示欢迎。这种会談應該对在各兄弟党相互关系中造成良好气氛，对解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近以来发生的分歧起重要作用。我們願意希望，經過这次会談，克服現有困难的一系列建設性措施能够得以实现。

中共中央在来信中邀請尼·謝·赫魯曉夫同志在訪問柬埔寨时順便訪問北京。苏共中央和尼·謝·赫魯曉夫同志对这一邀請表示感謝。尼·謝·赫魯曉夫同志很願意訪問中华人民共和国，同中共的领导进行会談，就有关国际形势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已經成熟的問題交換意見，以便对于我們的任务和加强我們两党之間的团结問題取得共同的理解。但是，你們在信中所說的关于尼·謝·赫魯曉夫同志訪問柬埔寨的事并未安排过。大家都知道，根据我們领导机关还在今年二月十二日就通过的决定，将要訪問柬埔寨的是苏联最高苏維埃

主席团主席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此事已經通知了柬埔寨政府并且在报上公布了。曾經三次訪問过中国的尼·謝·赫魯曉夫同志，并不放弃在将来应你們的盛情邀請訪問中国以及同中国同志們見面的希望。

我們記得，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同志在莫斯科的时候說，他只到过苏联两次，并且只訪問过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他表示希望再次訪問苏联，以便更好地了解我們的国家。当时他說，他願意在我国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作一次旅行。对毛泽东同志的这种願望，我們表示了欢迎。

一九六〇年五月十二日，苏共中央写信給毛泽东同志，邀請他到苏联来休养，并且了解苏联人民的生活。遺憾的是，那时毛泽东同志未能应邀。苏共中央欢迎毛泽东同志來訪問。即将来临的春天或夏天——我国一年中的好季节，是进行这种訪問的最好時間。我們也願意在其他任何时候对兄弟党和兄弟的中国人民的代表毛泽东同志給以应有的接待。毛泽东同志在这次到我国訪問的时候当然不会是一个人，我們党的领导同志会同他在一起，这样就会有很好的机会就各种問題交換意見。毛泽东同志可以看到苏联人民如何劳动，看到他們在共产主义建設中，在實現我們党的綱領方面获得了哪些成就。

如果毛泽东同志目前不能前来莫斯科，那末，我們願意接受你們所表示的关于在莫斯科举行苏中两党高級代表会談的意見。我们认为，这次会談可以大約在一九六三年五月十五日举行，如果这个日期对你們是可以接受的話。

我們十分高兴，中国同志也像我們一样，把中苏两党代表

将要举行的会談看作是“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的一个必要的准备步驟”。的确，这种会談，在不违反平等原則和不損害其他兄弟党利益的同时，应当有助于更好地准备和举行會議。不举行这种会談，同样，不停止在刊物上公开論战，不停止在自己党内批評其他兄弟党，要准备开会和达到主要目的，即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就会有困难。正是因为这样，苏共中央在表示贊同越南、印度尼西亚、英国、瑞典及其他同志于一九六二年初提出的关于召开各国兄弟党會議的建議的同时，曾經強調过，必須實現能够为世界性共产主义集会的工作創造有利局面的措施。

苏共中央早在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二日的信中就呼吁“停止就那些我們之間有不同見解的問題进行的不必要的爭論，不再发表那种不能緩和而只能加深我們分歧的公开聲明。”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三十一日給中共中央的信中我們寫道：“你們很清楚地知道，我們党过去和現在都主张集体討論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問題。苏共中央是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各国兄弟党會議的发起者。这两次會議都是与国际局势的重大变化和必須制定共产主义运动的相应策略有关系的。这一次，我們也完全支持召开各国兄弟党會議的建議。”

我们认为有益处的是，为了筹备这种會議，各兄弟党都能深刻地全面地分析国际生活中的新現象和自己在实现我們运动的集体決議方面的活动。苏共中央曾經表示过为所有共产党人都完全理解的关心，就是：这次會議不要加深已发生的分歧，而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这些分歧的克服。

最近，兄弟党的許多領導人在他們的言論中都公正地表

示了类似的看法：在这次會議之前，必須采取一系列步驟，來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正常的情况，把意見爭論納入党的同志式的爭論所允許的范围。从你們的信中可以看出，現在你們也同意這一点。可以认为，在这次會議的筹备方面已經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不言而喻，當我們兩党討論涉及所有兄弟党的問題的時候，这种討論只能具有初步性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的會議表明：只有所有兄弟党集体参加，只有在应有的程度上考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切队伍的全面經驗，才能順利地制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綫。

我們仔細地研究了你們提出的关于苏中两党代表会談時可以討論的問題范围的意見。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問題，我們願意討論它們。

在这封信中，我們也願意談談若干原則性的問題，在我們看来，这些問題是兄弟党注意的中心，是它們為我們共同事业而斗争的中心。当然，这里不是詳尽地叙述我們在这些問題上的观点。我們只准备指出我們在世界舞台上实行自己的政策的时候，在和兄弟党的相互关系中所遵循的那些原則上重要的东西。

我們希望，这样叙述我們的观点，将有助于画出在双边会談時需要交換意見的問題的范围，有助于克服現有的分歧。我們这样作，是为了再一次強調我們有决心坚定地和一貫地保卫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綱領和它的反映在宣言与声明中的共同路綫。

在声明通过以后的这段时间里，生活不但沒有动摇它的

任何一个基本結論，相反完全证实了在总结現代經驗和創造性发展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共同制定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針的正确性。

苏共的出发点是：以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为主要内容的我們的时代，是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斗争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崩溃、殖民主义体系消灭的时代，是越来越多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代。

在世界上所形成的局势，給我們的运动开辟了新的可能性的国际舞台上阶级力量分布情况的变化，都要求制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符合它在現阶段的根本任务的总路綫。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一系列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以及亚洲一些其他国家取得了胜利，形成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新的制度在人民民主国家巩固起来了，并且保证了这些国家在經濟、政治与文化上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快速发展。社会主义的大家庭在政治和軍事方面紧密地团结起来了。由于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成就，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帝国主义的重大变化。在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的是，美国失去了对原子一氢武器的垄断，以及苏联建立了强大的軍事能力。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建立，是国际工人阶级和所有劳动者的历史成果。它实际上体现着人类关于新社会的理想。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的增长，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就，使得社会主义大家庭建立起这样的經濟和防御力量：它不仅可靠地保

卫着社会主义的成果，而且是全世界人民和平与安全的强大堡垒。

力量对比的根本变化，也是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与它的一切矛盾的尖锐化联系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力量分布情况改变了。帝国主义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随着它的经济中心，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成了国际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它担任了资本主义救星的角色。目前，美帝国主义履行着国际宪兵的职责。美帝国主义利用军事集团政策力图使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服从它的统治。这引起法国、西德、日本和其他资本主义大国对美国的对抗。世界大战中受到损失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的恢复，它们的高于美国的发展速度，使得欧洲一些国家更加力图摆脱美国的操纵。这一切导致帝国主义竞争和冲突的原有症结更为加深，导致新的症结的产生，这削弱着整个资本主义体系。

帝国主义的反人民的掠夺本性没有改变，但是，随着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建立及其经济和军事威力的加强，帝国主义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可能性在明显地缩小，同时它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反对世界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方式和方法也在变化。帝国主义者非常惧怕社会主义与民族解放运动力量的急速增长，他们联合自己的力量，进行疯狂的努力，来继续为自己的剥削目的而斗争，并且力图到处破坏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阵地，削弱它们的影响。

十分明显，在现时代，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方向的，已经不是帝国主义，而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

是反对帝国主义、爭取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切进步力量。資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間的矛盾是我們时代的主要矛盾。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命运，在决定性的程度上取决于两个世界体系的斗争的結局。同时，世界舞台上力量的对比不断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为自己的民族与社会解放而进行的斗争和他們在这方面已經取得的成就，資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一切劳动者反对垄断組織，反对任何剥削，爭取社会进步的日益高涨的斗争，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命运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革命，人民民主主义革命，广泛的农民运动，人民群众为了推翻法西斯和其他暴虐制度的斗争，反对民族压迫的一般民主运动，这一切在当代正在汇合成一股冲击和摧毁資本主义的世界的革命的洪流。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根据新的条件制定自己的方針时，也不能不十分认真地考慮这样一个重要因素——进行战争的軍事技术手段的根本质变，这种质变是同具有空前破坏力的热核武器的出現和积累相关联的。只要裁軍沒有实现，社会主义大家庭就應該在其武装力量方面一直保持对帝国主义者的优势。我們将要迫使帝国主义者記住，如果他們发动战争，要用武力去解决人类沿着什么道路——資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問題，那么这将是最后一次战争，在这場战争中帝国主义将最終地被粉碎。

在目前条件下，爭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所有战士的义务在于，最大限度地利用对社会主义的胜利有利的可能性，不容

許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

对世界舞台上阶级力量分布情况的正确分析和在两次莫斯科会议上所制定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针，使各国兄弟党在发展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内的阶级的革命斗争的开展以及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

社会主义体系对于世界发展进程的影响越来越大。现在，整个世界的革命的过程正在社会主义各国内新生活的范例的伟大力量的直接影响下发展。我们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中的成就越大越多，共产主义的思想就会越加顺利地深入广大人民群众的脑海和心里。因此，很明显，凡是想加速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的人，他就应当首先关心加强伟大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及其经济威力，就应当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发展科学、技术和文化，争取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致和团结，提高它的国际威信。莫斯科会议的声明，使社会主义各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人民在国际工人运动面前担负起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责任。

我们各国兄弟党和人民在不断地加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从而都对国际工人阶级、所有劳动者以及整个解放运动争取本着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利益解决当代根本问题所进行的伟大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目前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使得社会主义各国同所有爱好和平力量一起能够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一个完全现实的任务——防止新的世界战争，保障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全。

莫斯科声明通过以后的这几年，完全证明了这种论点的

正确性。侵略勢力沒有能够把人类推入毁灭性的热核战争的深淵，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加强其威力、始終不渝地执行爱好和平的对外政策的极重要的結果，这种政策越来越为亿万人民所承认并且得到他們的支持，它正在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占上风。

任何一个馬克思主义者都不怀疑：帝国主义由于一个接着一个地丧失陣地，力图用一切手段保持它对各国人民的統治，夺回已經失去的陣地。目前，帝国主义者为反对社会主义各国和世界的解放运动正在进行历史上最大的国际勾結。当然，不能保证帝国主义者不企图发动世界战争。共产党人應該清楚地看到这种危险。

但是，侵略者在目前条件下的处境，根本不同于他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处境，尤其是不同于他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处境。从前，战争的結局一般都是：一些資本主义国家战胜了另一些資本主义国家，但是战敗国繼續生存下去，过一个时期又恢复了自己的力量，而且甚至能够再一次发动侵略，德国的例子恰好证明了这一点。热核战争不会給任何侵略者提供这种前景，帝国主义者是不能不考慮这种情况的。害怕受到回击，畏惧遭到报复，这会阻止他們发动世界战争。社会主义大家庭变得如此强大，以致帝国主义已經不能和过去一样把自己的条件强加于各国人民和迫使各国人民接受他們的意志了。这是国际工人阶级和各国人民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就。

帝国主义由于它的掠夺本性，不能放弃用战争来解决国际舞台上的矛盾的企图。可是，另一方面，它也不能去发动世

界热核战争而不考虑这会使自己有遭到毁灭的危险。

帝国主义用以威胁人类的世界战争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力量越来越超过帝国主义力量，和平力量越来越超过战争力量，这正导致在社会主义在地球上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之前，在世界部分地区存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将会出现把世界战争排除于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

当然，为了防止这种战争，必须进一步全力加强社会主义体系，必须团结国际工人阶级的一切力量，团结民族解放运动，团结一切民主力量。凡是珍视社会主义利益、珍视和平利益的人，都应作一切必要的努力来粉碎世界反动派的罪恶阴谋，不允许它发动热核战争而把数以亿计的人们带到坟墓里去。对热核战争会给人类、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的清醒估计，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迫切地提出了一项任务：尽我们的一切可能来防止新的世界冲突。

苏共中央坚决遵循一九六〇年声明的下述主张：“在世界分裂为两个体系的情况下，国际关系中唯一正确的和明智的原则是弗·伊·列宁提出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这一原则在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中，在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在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文献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由伟大的列宁用同帝国主义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的精神教育出来的我们党，记着列宁关于资本主义临死还能给人类带来无数灾难的警告。苏联大力发展经济，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改进自己的国防，增强军事威力，使武装力量经常处于准备状态。但是，过去和将来我们利用我国越来越增强的威力的

目的，不是为了威胁任何人，不是为了燃起战争的狂热，而是为了巩固和平，为了防止新的世界战争，为了保卫自己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和平共处政策符合所有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它有助于社会主义阵地的巩固，有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影响的增长，提高共产党人的威信和影响。

和平共处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间的调和。走上这条道路，就意味着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阻碍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一种特洛伊木马，帝国主义总想把它塞进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队伍里来。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预计到两个社会体系之间进行毫不松懈的思想、政治和经济斗争；预计到资本主义体系国家的劳动者进行阶级斗争，其中包括武装斗争，当人民认为它是必要的时候；预计到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不断发展民族解放运动。

事实证明，为防止世界战争所进行的斗争，丝毫不束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相反，它把极广泛的人民群众联合在共产党人的周围。恰恰是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情况下，古巴实行了社会主义革命，阿尔及利亚人民获得了民族独立，四十多个国家取得了民族独立，各兄弟党成长壮大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增长了。

社会主义各国，利用和平共处的形势，在同资本主义的经济竞赛中取得越来越多的成就。我们的敌人了解，他们在同我们的竞赛中，是难望获胜的。他们无法对付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快速度，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榜样对于受资本主义

压迫的人民的吸引作用面前，他們是无能为力的。

随着社会主义大家庭經濟的发展，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劳动者比在資本主义条件下获得更多物质和精神財富的可能性，将越来越明显地表現出来。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一切資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來說，是一个伟大的吸引力。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成就，对于在資本主义国家展开阶级斗争和工人阶级战胜資本主义來說，将是一种催化剂和革命化的因素。

已經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各国人民，继承了过去遺下来的不同水平的經濟和文化。但是，尽管如此，社会主义激发起了强大的生产力，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在这方面就是一个例子。在发展經濟方面，苏联已經超过了欧洲高度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占居了世界第二位，而在不久的将来将占居世界第一位。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获得了巨大成就。社会主义制度是这样进步，它能够使各国人民快速地消除落后状态，赶上比較发达的国家，并且同这些国家在一个行列中为建成共产主义而斗争。

这一切鼓舞着各国人民，使他們相信不管他們目前处在历史发展的什么水平上，他們都能够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且在这条道路上获得成就。便于各国人民向新生活前进的是，他們有可能从社会主义建設的世界經驗中挑选最好的东西，考慮社会主义建設經驗中的肯定的方面和否定的方面。

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发展得越快，它們的經濟力量增长得越高，社会主义大家庭为了和平的利益和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利益对于整个历史发展的速度和方向所发生的影响

也就越加有力。

我們党从这样一点出发：在当前时代，有着有利于越来越多的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国际条件和国内条件。这无论对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或是对于不久前取得了民族独立的国家来说，都是如此。

世界的革命的过程越来越扩大，席卷世界各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是紧密地相互联系的，是相互援助的。社会发展的进程使得革命斗争，无论它在什么国家进行，都是针对着共同的主要的敌人——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

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有一个共同的最终目标，那就是动员一切力量去为工人和劳动农民夺取政权而斗争，去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每一个共产党在制定自己的斗争的策略路线时，不能不考虑到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不能不注意到我们整个运动的利益、目标和任务，以及这一运动在当前时期的总路线。

虽然如此，在每一个国家制定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形式和方法，是各该国工人阶级及其共产主义先锋队的内部事情。任何别的兄弟党，无论其人数多少，经验与威信如何，都不能规定其他国家革命斗争的策略、形式和方法。革命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事业。准确地分析具体形势，正确地估计力量对比，是革命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当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成熟的时候，不能制止革命群众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热潮。如果去制止，就等于死亡。但是，不能人为地去推动革命，如果条件还没有成熟的话。革命的阶级斗争的经验教导

說：沒有成熟的起义注定要失敗。共产党人号召劳动人民高举紅旗，是为了在爭取世界上最好的生活的斗争中取得胜利，而不是为了死去，即便是英雄地死去。革命战斗中的所必需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不是为了它們本身需要，而是为了取得伟大社会主义思想的胜利。

苏共在过去和将来都欢迎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在自己的共产主义先锋队的领导下，善于利用革命形势，对阶级敌人給以致命的打击，建立新的社会制度。

資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的策略和政策都有本质上的共同特征，这些特征是同資本主义总危机的当前阶段，同国际舞台上所形成的力量对比联系着的。由于国家垄断資本主义的发展，不但加深了資本主义社会过去所发生的矛盾，而且产生了新的矛盾。国家垄断資本主义使帝国主义在国内的社会基础进一步縮小，使政权集中在一小撮最大的垄断資本家手里。这就使得在另一极上产生了一支統一的反对垄断組織的洪流，其中包括工人阶级、农民、小資产阶级、劳动知識分子和資本主义社会中关心摆脱垄断組織的独裁、摆脱剥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某些其他阶层。

在我們的时代，各种民主运动，例如爭取普遍和平、防止世界热核灾难、維护民族主权、維护民主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进攻、爭取实行土地改革的斗争，以及保卫文化的人道主义运动和其他运动的意义，都在急剧地增长着。

我們党完全站在列宁主义的立場上，站在声明的立場上，即社会主义革命不一定同战争联系在一起。如果說世界战争孕育着胜利的革命，那么沒有战争，革命也是完全可能的。

如果共产党人把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同世界大战联系在一起，那么这不仅不能赢得群众对社会主义的同情，而且会使他們同社会主义疏远。在存在着具有可怕的毁灭性后果的进行战争的現代化手段的条件下，这类号召只能有利于我們的敌人。

工人阶级及其先鋒队——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爭取以和平方法，不通过内战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可能性的实现符合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利益，符合本国全民族的利益。与此同时，革命发展途径的选择不仅仅取决于工人阶级。如果剥削阶级要对人民施行暴力，工人阶级就不得不采用非和平道路来夺取政权。一切都取决于具体条件，取决于国内和世界舞台上的阶级力量的分布情况。

自然，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不管通过何种形式来实现，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各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才是可能的。苏共高度评价资本主义国家内以共产党人为首的工人阶级的忘我斗争，并认为给它们以一切援助和支持是自己的义务。

我們党把民族解放运动看成是世界的革命过程的組成部分，是破坏着帝国主义阵綫的强大力量。从前的殖民地人民，現在正在站立起来，去进行独立的历史性創造，并且正在寻找提高自己的民族經濟和文化的途径。社会主义体系力量的增长积极地促进被压迫人民的解放和取得經濟独立，促进民族解放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促进民族解放运动反对任何形式的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

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消灭殖民制度的最后阶段。現在还

暫時处在殖民主义者桎梏下的一切人民获得自由和独立的日子已經不远了。获得解放的各族人民都立即碰到以下的問題，就是巩固政治上的独立，消除經濟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消除对帝国主义的各种形式的依赖。

在摆脱了殖民压迫的国家里，民族复兴的迫切任务，只有在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残余进行坚决斗争的条件下，把本民族的一切爱国力量——工人阶级、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知識分子联合成民族统一战綫，才能順利实现。

为爭取民族解放而斗争的人民和已經赢得政治独立的人民，已不再是，或即将不再是帝国主义的后备軍，他們在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切进步力量的支持下，越来越經常地使帝国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同盟遭到失败。

年轻的民族国家在两种世界社会体系竞赛的条件下发展着。这种情况对它們的政治和經濟的发展，对它們选择将来要走的道路，有极大的影响。不久前获得了民族解放的国家，既沒有进入社会主义国家的体系，也沒有进入资本主义国家的体系，但是其中绝大部分还没有摆脱世界资本主义經濟的轨道，虽然它們在那里占有特別的地位。这是世界上仍然受资本主义垄断組織剥削的一部分。

現在，当年轻的主权国家取得了政治独立以后，占首要地位的已經是它們反对帝国主义、爭取彻底的民族复兴、爭取經濟独立的斗争了。不发达国家取得完全独立，就会使帝国主义受到新的严重的削弱，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粉碎当前的掠夺式的和不平等的国际分工的整个体系，必然会破坏资本主义垄断組織对“世界农村”进行經濟剥削的基础。不发达

国家的、依靠社会主义体系有效援助的、独立的民族經濟的发展，将給帝国主义以新的沉重打击。

在爭取和巩固独立的斗争中，必須全力團結所有願意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力量。民族資产阶级右翼，由于力图巩固自己在取得独立以后的統治地位，会在一定时期內建立反动的政权迫害共产党人及其他民主人士。但是，因为这种政权阻碍进步，阻碍解决迫切的民族任务——首先是阻碍取得經濟独立和发展生产力，所以它是长久不了的。正因为这样，尽管受到帝国主义的积极支持，这种政权将为人民群众的斗争所扫除。

苏共把同掙脫了殖民主义枷鎖的人民以及同半殖民地人民的兄弟同盟，看作是自己国际政策的基石之一。我們党认为，帮助所有沿着爭取和巩固民族独立的道路前进的人民，帮助所有为完全消灭殖民主义体系而斗争的人民，是自己的国际义务。苏联过去和現在都支持各国人民爭取本身自由的神圣战争，对民族解放运动給以道义、經濟、軍事和政治上的大力支持。

当阿尔及利亚人民进行反对法国殖民主义者的斗争的时候，苏联人民向他們提供了巨大的支援。当也門人民起来反对本国的奴隶制度的时候，我們第一个向他們伸出了援助的手。在印度尼西亚人民为解放西伊里安、反对依靠美帝国主义者的荷兰帝国主义者而进行的斗争中，我們給予了全面的援助。我們欢迎印度尼西亚人民为解放北加里曼丹而进行的斗争。

新老殖民主义者对东南亚各国人民的解放运动密布阴谋

詭計的网罗。我們的同情和支持始終是在爭取自己民族自由和独立的人民的一边。我們深信，南越和南朝鮮人民，不管美帝国主义者和他們的傀儡的一切挣扎，将一定得到胜利，恢复祖国土地的统一。

我們党在反对革命輸出的同时，过去和現在都尽一切力量来阻擋反革命輸出。我們坚信，当代三种伟大革命力量——建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各国人民，国际革命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相互联系和統一行动，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基础，是他們取得胜利的保证。

最近几年世界发展的整个进程完全证明了共产主义运动路綫的正确性，这条路綫在实践中带来了显著成果。由于实现了这条路綫，为反对帝国主义、爭取和平、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而进行斗争的力量，取得了新的成就。苏共认为，彻底地和坚定地貫彻这条路綫是自己的义务。

我們深信，沒有任何理由来修改这条路綫。

同时，苏共中央认为，在筹备和举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的时候，就最近几年宣言和声明中所規定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綫的为实际生活所丰富的那些新的东西交换意見，是有益处的。

亲爱的同志們，你們在自己的信中正确地指出，加强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一致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是我们一切成就的保证。最近时期，苏共在自己的各次代表大会上和共产党的国际會議上，不止一次地表示了它对各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間相互关系原則的理解。我們在全世界面前強調指出过，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所有共产党和

工人党之間、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間，过去和現在都存在完全的平等。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沒有“上級党”和“下級党”。而且也只能是这样的。任何一个党的为首地位或者任何一种領導权的表現，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除了坏处以外，决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所有共产党都是独立的和平等的，它們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对它的胜利和挫折都負有責任，它們都應該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互相帮助的基础上建立它們之間的关系。

我們还从这样一点出发：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一切党，不管大小，提出一样的要求，对誰都不例外。所有兄弟党都應該同样地关心使它們的活动建立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的基础上，使其符合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團結、加强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團結的利益。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建立和发展，賦予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間的正确的相互关系問題以特別的意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是执政党。它們对国家的命运和本国人民的命运負責。在这种条件下，破坏党与党之間相互关系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不仅会触及党的利益，而且会触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蘇共遵循着我們事业的最高利益，消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后果，尽了一切努力来完全恢复兄弟党关系中的平等和尊重社会主义国家主权的列宁主义原則。这对加强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團結起了巨大的良好作用。現在已建立了有利的局面，使我們的友誼在平等、尊重各国主权、互助和同志般合作、每个国家自願地完成其国际义务的基础上巩固起

來。同时，我們願意着重指出，社会主义平等不仅在于有参加集体制訂共同路綫的同等权利，而且也在于各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对整个大家庭的命运担负同等責任。

兄弟党莫斯科會議声明着重指出，脱离了資本主义的國家必須結成最密切的同盟，必須联合自己的努力来建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一原理。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利益和民族利益是和諧地結合在一起的。生活证明，每个国家只有在真正團結和互助的基础上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最密切地合作，才能够最好地解决自己的民族任务。

我們的團結、我們的一致行动不是自发产生的。它們是客观的必要性所促使的，是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有意識的活動及其目的性明确的国际主义政策的結果，是它們对我们队伍的團結不倦关心的結果。

我們并不是閉眼不見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中，对国内建設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些或那些問題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对我们合作的形式和方法会产生不同的理解。这是可能的，因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处在建設新社会的不同阶段上，它們发展对外关系的經驗也不完全一样。同时，不能排除：这些或那些兄弟党中对待解决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問題的不同态度也会是分歧的原因。夸大民族独特的特点的作用，会导致脱离馬克思列宁主义。忽視民族特点，会导致脱离生活、脱离群众，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到損失。

这一切都責成我們要經常关心制定这样一些手段和方法，它們使我們能够从原則性的立場出发，在使我們的共同事業付出最少的代价的条件下，解决已产生的分歧。

我們共产党人是可以彼此爭論的。不过，在任何情况下，我們的神圣义务，都是用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所有人民保持紧密团结的精神来教育本国人民。共产党人有责任培养人民不仅爱自己的国家，而且爱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爱一切人民，有责任教育生活在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每一个人都了解自己对全世界劳动者所负的兄弟义务。不这样作，就是不履行共产党人的首要訓条，这个訓条要求团结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和建設社会主义的各国人民，要求像保护眼珠一样来保护我們的团结。

思想上和策略上的分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應該被利用来作为煽起民族主义情緒和偏見、煽起各社会主义人民之間的互不信任和糾紛的源泉。我們十分負責地声明：苏共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采取任何一个步骤，来在我国各族人民当中播下对兄弟的中国人民以及其他国家人民的恶感。相反，我們党在一切情况下都坚定不移地一贯宣传国际主义思想，宣传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同全世界各国人民热烈友好的思想。我们认为强调这一点是重要的，并且希望中共中央能贊同这种立場。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工人运动和解放运动中，必須把共同的努力联合起来，动员各国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战斗号召，意味着这种联合的基础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的团结，而不是民族的区分、肤色或地理原則。仅仅根据属于这个洲或那个洲——无论是否非、亚洲、拉丁美洲或欧洲的原则，来团结群众反对帝国主义，这会給正在进行斗争的各国人民

帶來損害。這將不是聯合，而事實上是拆散反帝統一戰線的力量。

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力量在於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忠實。蘇聯過去進行了、今後仍將進行反對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任何機會主義的鬥爭。我們堅定地遵循一九六〇年聲明中的論點，這些論點指出，必須進行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和左傾機會主義的兩條戰線上的鬥爭。聲明正確地指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主要危險是修正主義，同時也指出必須進行反對宗派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堅決鬥爭，如果不同宗派主義和教條主義進行始終不渝的鬥爭，它們也可能成為某些黨在這一或那一發展階段上的主要危險。

我們黨本着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的基礎上加強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的利益，今後仍將進行堅決的鬥爭，既反對右傾機會主義，也反對其危險目前並不小於修正主義的左傾機會主義。今後我們在共產主義運動的理論和策略的原則性的根本問題上仍將不會調和，並將進行反對修正主義和宗派主義的鬥爭，與此同時，我們將不惜力量通過耐心的同志般的討論，來弄清那些出現了不同理解的問題，以便從道路上清除妨礙我們團結的一切積垢。在這方面，我們的出發點是：各兄弟黨以及共產主義運動的國際會議，在批評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性問題上的這些或那些錯誤時，它們的任務是指出這種錯誤的危險性，幫助糾正錯誤，而不是把這些錯誤永遠地固定下來。我們力求盡一切力量促進團結，而不是拆散革命力量，不是割除我們運動的這一或另一隊伍。當然，共產黨人不能容許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原則性問題上讓步。

作为国际主义政党的苏联共产党，仔細地研究世界所有国家馬克思列寧主义政党的斗争經驗。我們高度評价工人阶级及其革命先锋队——法国、意大利、美国、英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以及为反对帝国主义垄断組織的专横、反对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为爭取民族自由和社会自由而英勇奋斗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共产党的斗争。

各共产党已經成长为各民族的有影响的力量，成长为爭取本国人民幸福的战士的先进队伍。反动派接連不断地給共产党以打击，企图挫折他們的意志，这并不是偶然的。在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中，反动派利用着所謂“莫斯科之手”这种陈旧不堪的谎言，說什么共产党不是民族力量，它們是执行他国的政策，是他国的工具。帝国主义者这样作是怀着恶意的，其目的是反对共产党日益增长的影响，引起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不信任，并且为对共产党人进行的警察镇压寻求辩护。

但是，一切正直的人都知道，正是共产党是民族利益的真正表現者和保护者，是在爭取人民幸福的斗争中把对祖国的热爱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結合在一起的忠实的爱国主义者。苏共认为它的職責是大力支持資本国家里的自己兄弟的英勇斗争，加强同他們的国际主义团结。

这就是我們认为有必要在这封信里提到的我們对当代的最重要的原則性問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战略和策略的最重要的原則性問題的一些概括性意見。

我們坚信体现在各兄弟党宣言和声明中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目前方針是唯一正确的，同时我們认为在将要举行的苏中两党代表的会談中討論下列最迫切的問題是适宜的：

(一) 为进一步加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威力和把它变成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是我們时代的主要特征——而斗争的問題。我們可以共同討論，如何更快地和更好地保证各社会主义国家在同資本主义的和平經濟競賽中贏得胜利；

(二) 为和平与和平共处而斗争的問題。把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努力联合起来爭取防止新的世界热核战争的必要性。建立和巩固和平拥护者的最广泛的統一战綫。揭露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提高警惕性和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反对帝国主义者准备新的世界战争的斗争，粉碎帝国主义者的侵略阴谋，孤立反动派和战争势力。在国际关系中确立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列寧主义原則。为全面彻底裁軍和消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殘迹而斗争；

(三) 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斗争問題。为了我們事业的利益利用資本主义陣地的削弱，利用整个世界資本主义經濟体系的日益增长的不稳定状态，利用資本主义的矛盾尖銳化，首先是劳动与資本之間的矛盾，利用資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深刻危机。支持資本主义国家劳动者为反对垄断組織、为爭取自己的社会解放、为消灭人剥削人的現象，以及为扩大各国人民的民主权利与自由而进行的阶级的和革命的斗争；

(四) 民族解放运动的問題。支持与大力开展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为完全地彻底地消灭殖民主义和各种形式的新殖民主义而斗争。支持反对殖民主义的人民以及已經取得自己民族解放的国家。同这些国家发展經濟和文化合作；

(五) 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一致和团结問題。必須尽全力團結我們时代最有影响的政治力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尤其在帝国主义反动派正在联合起来反对共产主义的时候更应如此。不允許能够破坏这种團結的任何行动，每个兄弟党都应当本着團結精神遵守共同制定的評价和結論。繼續反对修正主义与教条主义的斗争，这是保卫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純洁性、創造性发展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共产主义运动进一步取得成就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互援助和支持的原則的基础上发展各兄弟党之間的相互关系。为加强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动派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制定共同的措施。

在談判时，可以討論你們信中所提出的一切問題，討論共同感到兴趣的、为实现莫斯科會議決議而斗争的任务所产生的問題。討論有关加强苏联和中国之間的團結的問題，将会有巨大的意义。

你們在自己的信中涉及到阿尔巴尼亚問題和南斯拉夫問題。正如我們已經向你們写信談过的，我們认为，这些問題虽然是原則性問題，但是，它們不能、也不应当遮住我們在会談时需要討論的当代主要問題。

我們党譴責了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分裂行动，同时不止一次地采取了必要的步驟，使阿劳动党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关系正常化。尽管阿劳动党的领导人最近不止一次地对我们党和苏联人民进行了并且继续进行誣蔑性的攻击，但是，我們还是遵循着最高的利益，不放弃关于苏共与阿劳动党之間关系能够得到改善的想法。今年二月底，苏共中央又一次表

現了主动，向阿劳动党中央提出了关于举行我們两党代表双边会談的建議。但是，我們这个同志式的步驟，也沒有得到阿尔巴尼亚領導方面的应有反应。阿劳动党领导人甚至认为沒有必要接受苏共中央关于举行双边会談的信。随后，看来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改变了主意，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們談到这种会談，然而提出了一系列保留和条件。如果将确实表示有願望，我們願意进行会談。

至于南斯拉夫，我們根据对那里的客观的經濟条件和政治条件的分析和估計，认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同它的关系上，我們爭取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同社会主义大家庭接近，这是符合各兄弟党的联合世界上一切反帝力量的路綫的。我們还考慮到最近在南斯拉夫的經濟和社会政治生活中发生的一定的良好趋向。与此同时，苏共也看到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在一系列意識形态問題上的严重分歧，并且认为必須把这一点直截了当地告訴南斯拉夫同志，批評他們的不正确的观点。

中共中央在一九六三年三月九日的信中表示同意我們所說的：現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中已經出現了一个极其严重的时刻。今后我們是在同一行列中一起前进，还是让自己卷入对两国工人阶级和我們人民、对所有劳动者都有害的斗争——这种斗争只能导致彼此疏远，削弱社会主义力量，破坏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这取决于我們，取决于我們的党，取决于我們的政策是否正确。

当然，苏共和中共作为强大的党，在这种情况下受到的损失会少一些，但是对其他兄弟党，特别是对在复杂情况下工作

的兄弟党來說，将会造成很大的、而且是不必要的困难。这自然不是我們的目的。

一切都取决于在这种严重而复杂的情况下如何行事。是走上进一步論战的道路，受激动情緒的摆布，把爭論变为互罵和对兄弟党的无根据的指責和攻击，抑或是意識到自己对我们伟大事业的命运所負的崇高責任，把事态的发展引向另一个轨道，即有勇气超乎那些今天使我們分离的东西之上，停止非同志式的論战，并集中努力来寻求巩固苏中战斗合作、巩固所有兄弟党的友誼的途徑。

我們了解，沒有各种意見的斗争就不可能有任何运动，包括共产主义运动在内。但是，无论什么样的分歧，无论对这一个党或那一个党的行为怎样不满，都不能为采取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斗争手段作辩护。我們对国际工人阶级的目标和任务的理解越深越广，我們就越應該更加努力爭取使我們能够心平气和地从实质上討論我們之間的分歧，不管它們今天看来有多么严重；使这些分歧不妨碍我們的积极工作，不給国际工人阶级的革命活动带来混乱。

讓我們來共同斗争，爭取彻底实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方針，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爭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团结，使集体制定的路綫受到尊重，反对对这条路綫的任何违犯和任意解释。

我們党不会陷于論战斗爭的狂热境地，而是意識到我們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面前所負的共同責任，力求使陷于新的一輪爭論的危险过程停下来。大家很清楚，我們也可以讲出不少东西，来保卫苏共的列宁主义路綫，保卫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的共同方針，答复中国报刊最近所发表的文章中的毫无根据的攻击。現在我們所以不这样做，那是因為我們不願意叫共产主义运动的敌人感到高兴。我們希望，日益尖銳化的論戰的危害性将被理解，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利益将被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因此，我們向你們建議举行会談，并不是为了使斗争尖銳化，而是为了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极重要問題达成相互諒解。

我們意識到，我們在世界各国的朋友們都期待着这次会談，而且把很大的希望寄托在这次会談上。我們的会談是否能获得使我們的朋友高兴、使共产主义的敌人痛心的結果，这取决于我們，取决于我們的意志和理智。这将是我們对爭取解放一切被压迫人民的事业，对为和平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为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革命学說的胜利而斗争的事业的共同貢獻。

此致  
共产主义敬礼！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

#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給 苏联各級党组织和全体 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

亲爱的同志們！

苏共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向你們写这封公开信，以便就中国共产党中央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的来信闡述自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重要問題的立場。

苏联人很了解，我們党和政府表达全体苏联人民的意志，不遺余力地加强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同中国人民的兄弟友誼。爭取共产主义胜利的共同斗争把我們联合在一起，我們有同一的目标、同一的願望和希望。

許多年來，我們的党之間的关系是良好的。但是，若干时候以前，在以中共为一方、以苏共和其他兄弟党为另一方之間，出現了严重的分歧。現在，中国共产党領導方面的破坏我們的党之間的团结和我們的人民的友誼的言論和行动，引起苏共中央委员会日益加深的焦虑。

苏共中央方面尽了一切可能来克服已經出現的分歧，并在今年一月份提出了关于在共产主义运动內部停止公开論战的建議，以便平心靜气地和实事求是地討論爭執問題，在原則

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础上解决这些問題。苏共的这个建議得到了所有兄弟党的热烈支持。随后达成了关于苏共代表和中共代表举行会談的協議，現在会談正在莫斯科进行。

苏共中央曾經希望，中国同志也像我們一样，表現出誠意并促进会談成功，以利于我們的人民，以利于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團結。我們遺憾的是，正当对苏共和中共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会談一事已經达成協議，当代表团已經委派，会談日期已經商定的时候，中国同志不是把現有的分歧拿到这次会談期間去討論，而是突然认为可以公开在全世界面前不仅陈述旧的分歧，而且对苏共和其他共产党提出新的指責。这一点表現在发表中共中央今年六月十四日的信件这件事上，这封信对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會議的宣言和声明作了隨心所欲的解释，歪曲了这两个历史性文件的最重要的論点。在中共中央的信中包含有对我們党和其他共产党，对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決議，对苏共綱領的沒有根据的、誹謗性的攻击。

苏共中央主席团看了这封信后得出結論，正如你們从今年六月十九日刊登在《真理报》上的苏共中央声明中所得悉的，认为那时候在苏联报刊上发表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件是不适宜的。发表信件，自然就要求我們方面作出公开的答复，这会使論战进一步加剧，煽起激动情緒，从而恶化我們的党之間的关系。由于苏共代表和中共代表会談即將举行，当时发表中共中央的信件尤其是不适时的，因为我們认为，会談的目的是，通过在同志式的气氛中研究現存的分歧来帮助我們两党在現代世界发展的最重要問題上更好的相互了解，

為准备和举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創造有利氣氛。

同时，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认为使苏共中央委员和全会全体参加者了解中共中央的信件是必要的，并且把中共领导同苏共和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分歧的实质告訴了大家。

中央委員會全会在自己一致通过的決議中完全贊同苏共中央主席团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會議主席尼·謝·赫魯曉夫同志在进一步團結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力量方面的政治活动，以及苏共中央主席团在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會的相互关系中所采取的一切具体行动和措施。

苏共中央全会責成中央主席团在同中共代表的会談中堅定地执行我們党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路線，在各国共产党代表會議上得到贊同的、并在宣言和声明中得到反映的、被实际生活、被国际事件的进程完全证实的路線。中央委員會全会断然拒絕中共中央对我们党和其他共产党，对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決議，对苏共綱領的攻击，认为这种攻击是没有根据的和誹謗性的。全会表达了我們全党的意志，声明自己准备和决心始終一貫地执行團結兄弟党和克服現有分歧的方針。全会声明，我們党今后仍将致力于加强苏共与中共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則基础上的團結和兄弟友誼，以利于为我們共同事业的斗争。

遺憾的是，最近的事件表明，中国同志按自己的意思来解釋我們所表現的克制。他們把我們避免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加剧論戰的真誠願望竟然說成是要向共产党员，向苏联人民隱

**瞞中国领导人的观点。**中国同志把我們的忍耐当作軟弱，不顾兄弟社会主义国家之間友好关系的准则，越来越糾纏不休地和頑固地开始在莫斯科和苏联其他城市违法散发用俄文大量刊印的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件。**中国同志不以此为满足，开始在全世界加紧宣传和散发旨在反对我們党的这一信件和其他文件，不惜利用帝国主义的出版社和通訊社来达到散布这些文件的目的。**

事情由于下述情况而更加严重：当苏联外交部提醒中国驻苏联大使注意这种粗暴践踏我国主权的行为是不能容許的时候，中国人員不仅沒有停止这种行为，而且还以示威的方式說，他們认为在苏联繼續散发信件是自己的权利。

七月七日，在莫斯科会談已經开始以后，北京組織了人数众多的集会，官方人士在会上把由于违法散发攻击我們党和苏联政府的材料而被从苏联攆走的中国工作人員当作英雄予以欢迎。在会上，**中国官方人士在兄弟的中国人民中煽动对苏联的不友好的感情和情緒**，同时一再企图证明自己有权破坏我們国家的主权和国际关系的准则。七月十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一項新的声明，为这种行为辯解，并且**实质上想赋予自己干涉苏联内部事务的权利**，当然，这是苏联政府任何时候也不会允許的。这样的行动不可避免地只是导致关系的加剧，并且只会带来害处。

《人民日报》七月十三日社論又一再攻击我們党，**歪曲地解釋**在苏联报刊上未发表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件这件事。

**中共领导人的公然的不友好行动，他們要加剧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中的論战的頑固企图，對我們党的立場的明显歪曲，  
對我們暫时不發表的动机的不正确的解釋，促使我們發表中共中央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的信件，并对这一文件作出評价。

讀一下中共中央信件的每个人，都会在关于一致和團結的响亮詞句后面看到對我們党和苏維埃国家不友好的和誹謗性的攻击，看到想贬低我国人民爭取共产主义在苏联的胜利、爭取和平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的斗争的历史意义的企图。还有什么对苏共和苏联的直接的和隐蔽的指責沒有包含在这个文件中呢。信件的作者竟然說出了“背叛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全世界人民”、“离开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些对共产党人來說是不体面的和侮辱性的謔言，暗示“在帝国主义者面前胆怯”、“历史的倒退”，甚至說，“在組織上、精神上解除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的武装”等于在我国“为資本主义的复辟效劳”。对伟大列宁的党，对社会主义的祖国，对在世界上首先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同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的极残酷搏斗中捍卫了它的伟大成果、在建設共产主义的斗争中表现出英雄气魄和忘我精神的奇迹、对全世界劳动人民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国际义务的人民，怎么能說得出这种話。

—

几乎半个世纪以来，苏維埃国家在共产党领导下为了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胜利，为了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进行着斗争。从苏維埃国家存在的最初日子起，当伟大

的列寧還領導着我們國家時起直到今天，我國人民始終給予所有為從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枷鎖下獲得解放、為建設新生活而鬥爭的人民以巨大的无私的援助。

一個國家以這樣的規模援助其他國家發展經濟、科學和技術，這在世界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

中國的勞動人民和中國的共產黨員無論是在為解放自己祖國而進行革命鬥爭的時期，還是在社會主義建設年代，都充分地感到了蘇聯人民和我們黨的兄弟支援。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成立，蘇聯政府就同人民中國的政府締結了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這個條約是抵禦帝國主義侵犯的强大手段，是加強遠東和全世界和平的因素。

蘇聯人民把自己多年來建設社會主義的全部經驗和科學技術成就慷慨地介紹給了自己的中國兄弟。我國過去和現在對發展人民中國的經濟給予了相當大的援助。在蘇聯的積極援助下，人民中國建成了用最新設備裝備起來的一百九十八項工業企業、車間和項目。在我國的協助下，中國建立了汽車、拖拉機、飛機等等新的工業部門。蘇聯交給了中國兩萬一千套以上的科學技術資料，其中包括一千四百多份大型企業的設計資料。我們一直幫助中國鞏固國防和建立現代化的國防工業。在蘇聯的高等學校里，在我國的企業里，培養了數以千計的中國專家和工人。而且現在蘇聯還繼續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八十八個工業企业和項目的建設給予技術協助。我們講這一切並不是為了自夸，而仅仅是因为中共领导人最近企图贬低苏联援助的意义，并且我們也沒有忘記，苏联也从中国获得了需要的貨物。

还在不久前，中国领导人曾经对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对苏共和中共的团结说过很多公道话，曾经高度评价苏联的帮助，并号召学习苏联经验。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说过：“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解放的过程中，获得了苏联人民兄弟般的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胜利之后，苏联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又给予全面的、巨大的援助。这些都是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

**中国领导人开始忘记了这一点，对此只好表示遗憾。**

我们党、全体苏联人为伟大的中国人民在新生活建设中取得的成就而高兴和骄傲。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盛大招待会上说过：“在自己的光荣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显示了，人民一旦掌握了政权，能做出什么样的事业来……现在大家都公认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成就。亚非各国人民看到，应当走什么道路和采取什么制度才能真正地发挥出人民的才能和创造力，才能让人民全面地和充分地显示他们强大的创造力量。”

这就是中国领导人没有开始离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共同方针以前的情况。

一九六〇年四月中国同志公开地暴露了他们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发表了名为《列宁主义万岁！》的文集。在这本以篡改列宁的著名著作和断章取义地、不正确地解释其论点为基础的文集中包含的论点，实质上目的是反对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宣言（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共在这项宣言上签了字）的基础，反对列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反

对在現时代有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反对既利用和平的，也利用非和平的途径来发展社会主义革命。中共领导人开始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給所有兄弟党。一九六〇年六月，当世界工会联合会理事会在北京举行會議的时候，中国领导人不經兄弟党领导的同意便召集了当时在北京的某些党的代表的會議，对苏共和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立場和一九五七年莫斯科會議通过的宣言展开了公开的批評。不仅如此，中国同志还把他們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带到了非党组织的公开讲坛上。

中共领导的这些步驟引起了兄弟党的严重不安。考慮到这一点，在一九六〇年共产党布加勒斯特會議上曾嘗試同中共领导人討論已产生的分歧。五十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对中国领导人的观点和行动进行了同志式的批評，呼吁他們根据莫斯科宣言的原則回到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和合作的道路上来。遺憾的是，中共领导藐視同志式的帮助，繼續执行自己的錯誤方針，加深自己同兄弟党的分歧。

为了防止事态的这种发展，苏共中央提出了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举行會議的建議。會議于一九六〇年九月在莫斯科举行了。但是，那时也由于中共代表团頑固地不願倾听兄弟党的意見而未能克服已产生的分歧。在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举行的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上，絕大多数的兄弟党拒絕了中共领导的錯誤观点和主张。中国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頑固地坚持自己的特殊观点，只是在出現了它会完全孤立的威胁的时候，它才签署了声明。

現在已經十分明显，中共领导人在一九六〇年的声明上

簽字，不過是要花招而已。在會議結束後不久，他們就利用阿爾巴尼亞劳动党領導作为传声筒，重新开始宣传自己的方針。他們背著我們党展开了反对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运动。

一九六一年十月，苏共中央作了新的努力謀求同中共的关系正常化。尼·謝·赫魯曉夫同志、弗·羅·科茲洛夫同志、阿·伊·米高揚同志同周恩来同志和彭真同志以及參加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其他領導工作者举行了会談。尼·謝·赫魯曉夫同志向中国代表团詳細叙述了苏共中央对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討論的原則性問題的立場，強調指出我們始終不变地致力于加强同中国共产党的友誼和合作。

苏共中央在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和五月三十一日的信件中提請中共中央注意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削弱可能給我們共同事业造成的那些危险后果。当时我們建議中国同志采取措施，不让帝国主义者有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苏中关系中发生的困难。苏共中央还建議在交換內部政治情报、在各兄弟党在国际民主組織和其他方面協調立場等問題上采取更有效的措施。

但是，这些信件和目的在于在一切方面改善同中共和中国关系的其他实际步骤，沒有得到北京的反应。

去年秋天，在前任中国駐苏联大使刘曉同志离开莫斯科之前，苏共中央主席团曾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談話。在这次談話过程中，中央主席团的委员們再一次表現出在加强中苏友誼方面的主动精神。尼·謝·赫魯曉夫同志請刘曉同志向毛泽东同志轉达我們的建議：“抛开一切爭論和分歧，不去分辯誰对誰錯，不要翻过去的东西，而是从新的一頁开始我們的关

系。”我們这种真摯的呼吁甚至沒有得到任何回答。

中共领导人加深自己同各兄弟党的意识形态分歧，开始把这种分歧扩大到国与国之間的关系上。中国机构开始縮减中国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經濟和貿易联系。由于中国政府的主动，中国同苏联的貿易額在最近三年里减少了几乎三分之二，成套設備的提供减少到原来的四十分之一。这种减少是由于中国领导人的主动而产生的。对于中国领导走上了这样的道路，我們感到遺憾。我們过去和現在一直认为，應該繼續发展苏中联系，发展合作。这对我们双方会是互利的，而首先有利于人民中国，它曾經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得到过大量援助。以前，苏联曾同中国发展广泛的联系，今天，苏联仍主张扩大、而不是縮减这种联系。本来，中共领导應該首先对发展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經濟联系表現关怀。但是，中共领导却朝着相反的方向行动，不考虑这种行动給中国经济带来的損失。

中国领导人沒有把由于誰的过错而使这些联系减少了的真相告訴本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员当中，甚至在居民当中，展开了旨在詆毀苏共內外政策、煽起反苏情緒的广泛宣传。

苏共中央曾提醒中国同志注意这些不正确的行动。我們对中国同志說过，不要以所产生的爭論和分歧为轉移而促使人民时而贊揚、时而咒罵这个或那个党。每个共产党员都明白，兄弟党之間的分歧，不过是暂时性的事件，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之間的关系現在是永久确立的。

但是，中国领导人对苏共提出的同志式的警告每次都置之不理，而繼續加剧中苏关系。

从一九六一年年底起，中国在国际民主組織中的代表开始公开把自己的錯誤观点强加于人。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在世界和平理事会斯德哥尔摩會議上，中国代表团反对召开爭取和平与裁軍世界大会。在一九六二年，世界工会联合会、世界和平运动、亚非团结运动、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和其他許多組織的活動都因中国代表的分裂行动而受到了威胁。中国代表反对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亚非团结委員会的代表参加在莫希举行的第三次亚非人民团结大会。中国代表团领导人对苏联代表說，“白人在这里沒有什么事可做”。在雅加达举行的新闻工作者會議上，中国代表实行的方針是以苏联……不属于亚洲国家为理由不让苏联的新闻工作者成为有充分权利的参加者。

令人感到奇怪和惊异的是，中国同志指責不久之前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的絕大多数人进行分裂活动和执行錯誤的政治路線，而在通过告各大洲妇女书时，参加大会的一百一十个国家中只有两个国家——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妇女代表投票反对。这倒真是：爱好自由的妇女的整个亿万大军步調都不一致，而只有两个走得正确，遵守队形！

中国领导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的简单經過就是这样。它表明，中共领导人把自己的特殊路線同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方針對立起来，力图把自己的号令、自己对当代根本問題的极其錯誤的观点强加給共产主义运动。

## 二

以中共为一方、同以苏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另一方

之間的分歧的实质何在呢？无疑，每一个看了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的人都会产生这个问题。

这封信的许多論点乍一看來可能令人不解：中国同志究竟在同誰爭論？例如，难道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或者不认为进行反帝斗争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是自己職責的共产党人嗎？为什么中共領導如此糾纏不休地提出这种論点呢？

也可能产生这样一个問題：为什么不能同意中国同志在他們的信件中所叙述的对許多重要問題的立場呢？就拿战争与和平这样一个根本問題來說吧。中共中央在自己的信件中說到和平与和平共处。

問題的实质是，中国同志在向各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当代根本問題的方針开始发动进攻后，第一，把苏共和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从未表达过的以及同它們格格不入的观点硬加在它們身上；第二，他們竭力用口头承认从共产主义运动文件中拿出来的公式和方針的办法来把自己的錯誤观点和不正确立場伪装起来。如果公开反对各国人民爭取和平、爭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斗争，反对裁軍等等，那就意味着在全世界共产党人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眼前暴露自己的立場，并把他們从自己身边推开。因此，論战越是进行下去，中共領導立場的弱点越是暴露，它就越要竭力采用这种伪装。如果不考虑到中国同志这种手法，那么从旁看來甚至会觉得，似乎爭論的性质是煩瑣的，似乎談的只是远离迫切問題的个别提法。

而事实上，爭論的中心是涉及到各国人民切身利益的問題。

这就是战争与和平問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和发展的問題，这就是反对“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的問題，这就是世界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战略和策略問題。

这些問題是由生活本身、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发生的深刻变动、近几年来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間力量对比的变化、在我們的运动面前出現的新的可能性提出来的。共产主义运动应当回答这些問題，并且已經回答了这些問題，結合世界发展現阶段的条件和要求制定了总路綫。

各共产党一致认为，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中开辟了新阶段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这方面起了巨大作用。这一評价記載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各共产党集体制定的、規定了現代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政治方針的文件中。

但是，中共領導人現在提出了同它相对立的另一种方針，在一些基本問題上，他們的立場同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綫日益分歧。

这首先是战争与和平的問題。

在評价战争与和平問題和对待这些問題的解决办法方面，不能有任何含糊不清和吞吞吐吐，要知道，問題关系到各国人民的命运和全人类的未来。

苏共中央认为自己有責任十分坦率地告訴党和人民，在战争与和平的問題上，中共領導同我們、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根本的、原則性的分歧。这些分歧的实质是，对防止世界热核战争的可能性、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以及爭取和平的斗争同世界革命运动的发展之間的相互关系这些最

重要的問題上，各持相反的态度。

我們党在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決議中，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宣言和声明中，都把爭取和平与防止世界热核灾难的斗争作为头等任务向共产党人提了出来。我們現实地估計世界力量的对比，并由此作出結論：虽然帝国主义的本性沒有变，发生战争的危险性沒有消除，但是在当前条件下，以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为主要支柱的和平力量，可以通过联合努力来防止新的世界战争。

我們还冷靜地估計到进行战争的手段有了根本的、质的改变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在本世紀中叶所制成的火箭—核武器改变了以前关于战争的概念。这种武器具有空前的破坏力。只說一点就够了，即一个强大的热核炸弹的爆炸力就超过包括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内的以前所有战争中使用的全部战斗武器的爆炸力。而这样的炸弹已經积贮了成千上万个！

共产党人有权无视这种危险嗎？我們应不应该把关于热核战争后果的全部真实情况告訴人民呢？我們认为，毫无疑问是應該的。这不可能像中国同志所断言的那样对群众起“麻痹”作用。相反地，关于现代战争的真实情况正在把群众的意志和精力动员起来为爭取和平、反对战争危险的根源——帝国主义而斗争。

共产党人的历史任务是組織和领导各国人民为防止世界热核战争而斗争。

防止新的世界战争是一項完全现实的和可以完成的任务。我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出了关于在我們时代国与国之

間的戰爭的注定不可避免性是不存在的这样一个有最伟大的意義的結論。这一結論不是善良动机的結果，而是現實地和严格科学地分析世界舞台上阶级力量对比的結果；它是以世界社会主义的巨大威力为基础的。我們在这个問題上的观点得到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贊同。声明中強調指出：“能够防止世界戰爭”；“在社会主义在地球上還沒有取得完全胜利之前，在世界部分地区存在資本主义的情况下，将会出現把世界戰爭排除于社会生活之外的現實可能性。”

在这个声明上也有中国同志的簽字。

中共領導采取的立場是怎样的呢？它宣传这样一些論点：只要存在着帝国主义，就消灭不了戰爭，和平共处是幻想，它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原則；爭取和平的斗争妨碍革命斗争，这些論点能够表明什么呢？

这些論点表明，在戰爭与和平問題上，中国同志违背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方針。他們不相信有防止新的世界戰爭的可能性，对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估計不足，对帝国主义力量估計过高，实际上是忽視动员人民群众同戰爭危险进行斗争。

可見，中国同志不相信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国际工人阶级、一切民主和爱好和平的力量能够粉碎戰爭罪魁的計劃，能够为我们这一代和后代謀得和平。在中国同志响亮的革命詞句的后面是什么呢？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它的革命能力，既不相信和平共处的可能性，也不相信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的胜利。在爭取防止戰爭的斗争中，所有爱好和平的力量正在联合起来。这些和平力量按其阶级成份和阶级利益來說

是不同的。但是，爭取和平、爭取防止戰爭的鬥爭能够把他們聯合起來，因為原子弹不遵循階級原則，它會消滅所有落進其破壞作用範圍內的人。

走上中國同志所建議的道路，就意味着把人民群眾推離曾經以自己堅持不懈的和英勇的爭取和平的鬥爭贏得各國人民同情的各國共產黨。

現在，在廣大群眾的意識中，社會主義與和平是分不開的！

中國同志顯然對熱核戰爭的全部危險性估計不足。他們斷言，“原子弹是紙老虎”，它“並不可怕”。他們說，主要的是儘快消滅帝國主義，至於通過什麼途徑，以怎樣的損失來達到這一點，似乎是次要問題。試問，對誰來說是次要的呢？是對一旦爆發熱核戰爭時便注定要遭到死亡的億萬人呢？還是對在這種戰爭的最初幾小時就會從地球上消滅的國家？

任何人，包括大國在內，都沒有權利玩弄千千萬萬人的命運。那些不願作出努力把世界戰爭從各國人民生活中排除出去並防止人們遭到大規模消滅和人類文明的珍品受到毀壞的人，是該受譴責的。

中共中央在六月十四日的信件中，說了許多關於似乎為了革命會有“不可避免的犧牲”之類的話。某些負責的中國領導人也說過在戰爭中犧牲數以億計的人的可能性。在中共中央贊同的《列寧主義萬歲！》的小冊子中斷言，“勝利的人民，他們在帝國主義死亡的廢墟上，將會以極迅速的步伐，創造出比資本主義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創造起自己真正美好的未來”。

**試問中國同志：他們是否明白，世界火箭一核戰爭會留下什么样的“廢墟”？**

**蘇共中央**（而且我們相信，我們全黨、全體蘇聯人民在這方面一致支持我們）不能同意中國領導關於在數以億計的人的屍體堆上創造出“高千百倍的文明”的觀點。這種觀點根本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

**試問中國同志：**為了消滅帝國主義，他們建議採取何種手段？

我們完全贊成消滅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我們不僅相信資本主義必然死亡，而且正在盡一切努力，使這點能通過階級鬥爭實現，而且能盡速實現。這一歷史問題應當由誰來解決？首先是每個國家中以自己的先鋒隊——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為首的工人階級和劳动人民。

**中國同志**提出另一種東西。他們直截了當地說：“在帝國主義死亡的廢墟上”，換言之，由於發動戰爭的結果，“將創造起美好的未來”。如果同意這樣做，那麼，和平共處原則、爭取鞏固和平的鬥爭，的確用不着了。我們不能走這種冒險主義的道路；它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實質。

大家都知道，在現代條件下，世界戰爭將是一場熱核戰爭，帝國主義者決不想自動退出舞台，自動躺入棺材，而不使用他們所擁有的最極端的手段。

顯然，那些把熱核武器稱為“紙老虎”的人沒有充分意識到這種武器的破壞力。

我們清醒地估計到這點。我們自己在製造熱核武器，並生產了足夠數量的熱核武器。我們對它的破壞力十分清楚。

如果帝国主义对我们发动战争，那么我们就毫不踌躇地对侵略者使用这种可怕的武器。但是，如果别人不进攻我们，我们不会首先使用这种武器。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是通过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而是通过团结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团结各国工人阶级，团结为自己的自由和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各国人民，依靠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和国防威力，来力求保障巩固的和平。

請問建議把美好的将来建筑在毁灭于热核战争中的旧世界的废墟上的中国同志：他們有沒有就這個問題同帝国主义統治着的那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商量过？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人阶级一定会这样回答他們：难道我們請求你們，要你們发动战争，在消灭帝国主义者的同时毁灭我們的国家嗎？要知道，垄断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是比较少的一撮人，而资本主义各国居民的基本組成却是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和劳动知識分子。原子弹是不会辨别帝国主义者在什么地方，而劳动人民又在什么地方的，它轰击成片的地方，所以消灭一个垄断资本家，就会消灭数以百万計的工人。工人阶级、劳动人民要問这样的“革命者”：你們有什么权利为我们决定我們的生存和我們的阶级斗争的問題，我們也贊成社会主义，但是我們願意在阶级斗争中，而不是通过发动世界热核战争来取得社会主义。

中国同志对問題的这种提法会使人产生理所当然的怀疑：这里已經不是用阶级的态度来看待消灭资本主义的斗争，而是怀有某种完全另外的目的。如果在旧世界的废墟下，既埋葬剥削者，又埋葬被剥削者，那么将由誰来建設“美好的将来”呢？

在这方面不能不注意到，中国同志不是采取表現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口号中的阶级的、国际主义的态度，而是顽固地宣传沒有阶级內容的“东风压倒西风”的口号。

我們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問題上坚定地站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立場上，认为每个国家的革命都由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来实现，无需外来的軍事干涉。

不言而喻，如果帝国主义狂人竟然发动战争，各国人民一定把资本主义消灭和埋葬，这是无可爭辯的。但是代表人民的共产党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真正捍卫者应当尽一切努力，不让可能造成数以亿計的人死亡的新的世界战争爆发。

任何一个真正珍視人民利益的党，都不能不意識到自己在爭取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爭取保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斗争中的責任。

尼·謝·赫魯曉夫同志在表达我們党的路綫时曾經說：“只要存在着帝国主义，只要存在着殖民主义，就会有解放战争。这是革命的战争。这种战争不仅是允許的，而且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殖民主义者不会自願地給各国人民以独立。因此，各国人民只有用斗争，其中包括武装斗争，才能取得自己的自由和独立。”苏联給予民族解放运动以最广泛的支持。我国曾經向越南、埃及、伊拉克、阿尔及利亚和也門的人民、向古巴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提供的实际援助是众所周知的。

苏联共产党宣布了列宁的和平共处原則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綫，并坚定地遵循这一原則。从一九五三年开始，特别是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我們爱好和平的政策的活跃程度大大加强了，它对国际关系的整个进程发生的有利

于人民群众的影响提高了。

中国同志把这样一种說法硬加于我們：似乎我們的出发点是，我們不仅同帝国主义国家，而且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不久前摆脫了殖民主义压迫的国家的关系的原則仅限于“和平共处”的概念。他們清楚地知道，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我們首先宣布友好和同志互助的原則是社会主义各国之間相互关系中最重要的原則，并坚定地和始終不渝地遵守这一原則；我們正在給获得了解放的人民以大力的和各方面的援助。可是，他們仍然出于某种考虑，认为把所有这一切加以完全歪曲对自己是有利的。

苏联为爭取和平和国际安全、爭取全面彻底裁軍、爭取消除第二次世界大战殘迹、爭取通过談判解决一切有爭執的国际問題而进行的頑强斗争获得了成果。我国在全世界的威信比任何时候都高，我們的国际地位比任何时候都巩固。这应当归功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增长的經濟和軍事威力以及它們的爱好和平的对外政策。

苏共中央声明，我們过去奉行，現在奉行，将来仍要奉行列宁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政策。我們党认为这是自己对苏联人民和对所有其他国家人民的職責。保证和平，就是要最有效地加强社会主义体系，从而加强它对解放斗争的整个进程以及对世界革命进程的影响。

苏共、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一方和中共领导人为另一方，在战争、和平与和平共处問題上的观点的深刻差异，在一九六二年加勒比海危机期間特別明显地表現了出来。这是一次尖銳的国际危机：人类从来没有像去年十月那样接近

## 过热核战争边缘。

中国同志断言，在加勒比海危机期间，我们把火箭运到古巴是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而后来我们从古巴运走火箭则是向美帝国主义“投降”。

（原注：这种断言见《人民日报》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社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

### 这种断言是根本违背事实的。

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拥有确凿的材料说明，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武装侵略眼看就要开始。我们当时十分清楚地了解，为了反击侵略，为了有效地保卫古巴革命，需要最坚决的措施。诅咒和警告——即使把它们叫作“严重警告”并重复二百五十次——对帝国主义者都是不起作用的。

从保卫古巴革命的必要性出发，苏联政府和古巴政府商定在古巴设置火箭，因为这是警告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唯一现实的办法。在古巴设置火箭曾经意味着，侵犯古巴，就将使侵略的组织者遭到使用火箭武器的坚决回击。苏联和古巴方面的这种坚决措施引起了美帝国主义者的震动，他们有史以来第一次感觉到：一旦他们对古巴进行军事入侵，他们本国的领土就会受到毁灭性的回击。

由于问题不简单地是美国和古巴之间的冲突，而是两个最大的核国家的冲突，加勒比海地区的危机会由局部性的变为世界性的。产生了世界热核战争的实际威胁。

在当时的局势中有两条出路：受“狂人”（人们这样称呼美帝国主义的最富于侵略性和最反动的代表人物）的支配而

走上发动世界热核战争的道路，或者，利用运进火箭所造成  
的可能性，采取一切措施，以便就和平解决所产生的危机达成协  
議，不許对古巴共和国进行侵略。

大家知道，我們选择了第二条道路，而且相信我們做得很  
对。我們相信，我国全体人民也都抱同样的看法。苏联人不止一  
次用事实证明，他們善于捍卫自己，保卫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  
事业。誰也沒有他們更清楚地知道，战争会带来多少痛苦和灾难，  
战争会使各国人民受到什么样的苦难和牺牲。

为交換美国政府作出不入侵古巴并約束其盟国也不这样  
做的保证而达成的撤出火箭武器的協議、古巴人民的英勇斗  
爭、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对古巴人民的支持，使得有可能粉碎  
准备蛮干的美帝国主义极端冒险分子的阴谋。結果保卫住了  
革命的古巴，拯救了和平。

中国同志认为我們关于肯尼迪政府在古巴危机过程中也  
表現了一定的明智和現實态度的說法是“为帝国主义塗脂抹  
粉”。难道他們真的认为，一切資產阶级政府在所有事情上都  
丧失了任何明智嗎？

由于苏联的勇敢而有远見的立場，由于英勇的古巴人民  
和他們政府的坚定和刚毅，社会主义与和平的力量证明，它們  
能够約束帝国主义侵略力量，强迫战争拥护者同意和平。这  
是明智政策、和平与社会主义力量的巨大胜利；这是帝国主义  
力量、战争冒险政策的失敗。

結果，革命的古巴过着和平的生活，并且在自己的社会主  
义革命统一党和古巴人民領袖菲德尔·卡斯特罗·魯斯同志  
的領導下建設着社会主义。

当同美国总统达成协议，从而为消除加勒比海地区危机打下基础时，中国同志力图证明帝国主义者的話是絕對信不得的、特別对苏联竭尽侮辱和謾罵之能事。

我們生活在存在两个世界、两种体系：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时代。如果认为这两种体系各国之間的关系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的一切問題都应当只用武力解决，排除任何談判和協議，那是荒謬的。那樣的話，战争就会无休止了。我們反对这种态度。

中国同志力图证明，帝国主义者是絕對信不得的——他們一定要欺騙人的。但这里的問題完全不是信不信，而是清醒的估計。加勒比海地区危机消除至今已有八个月，美国政府仍在履行自己的諾言——沒有对古巴国境进行任何入侵。我們也作出了从古巴运走火箭的保证，并履行了保证。

但是也不能忘記，我們也对古巴人民作了保证：如果美帝国主义者食言而入侵古巴領土，我們就要援助古巴人民。每个思想健全的人都清楚地了解，一旦美帝国主义者入侵，我們像在古巴領土上援助古巴人民一样，在苏联領土上援助他們。誠然，在这种情况下火箭飞得時間稍微长些，但是它們的命中率并不因此而稍差。

古巴革命领导人自己把苏联政府的政策看作是兄弟声援和真正的国际主义的政策，为什么中国同志頑固地无视古巴革命领导人的这一評价呢？中国领导人究竟为什么不滿意呢？也許是防止了对古巴的入侵和制止了世界战争的爆发这点使他們不滿吧？

中共領導在加勒比海危机期間的行徑是怎样的呢？中国

同志在这危急的关头提出自己的特殊立場，同苏联政府的現實而坚定的方針相对抗。他們遵循某种自己的特殊概念，把批評的火力与其說是集中在侵略成性的美帝国主义身上，不如說是集中在苏共和苏联身上。

在这之前曾經論证帝国主义随时都可能发动世界战争的中共领导在最紧要的关头采取了批評家的立場，而不是战斗的同盟者和同志的立場。在那些日子里，誰也沒有听到中国领导人发表过关于他們采取实际行动来保卫古巴革命的声明。中国领导人不是这样做，而是显然企图使加勒比海地区本来就已经尖銳的局势更加尖銳化，往阴燃的冲突之火里添干柴。

中共领导的真正立場，非常明显地表現在战争与和平問題上，表現在它极其低估，甚至故意无视爭取裁軍的斗争。中国同志甚至反对共产党人提出这个問題，竟援引馬克思列寧主义，千方百計地证明，裁軍一方面是“不可实现的”，另一方面是不必要的。他們引經据典来证明，似乎只有社会主义在地球上彻底胜利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全面裁軍。

当世界被軍备竞赛压得透不过气来，当帝国主义者在积儲核武器，威胁要把人类推入世界战争的深渊时，馬克思主义者是否应当袖手等待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呢？

不，在时代的威严命令面前，这将是犯罪性的无所作为。

一切真正的、意識到自己对各国人民的责任的馬克思列寧主义者，早已懂得这一真理。他們若干年来一直进行、今后也将进行爭取全面彻底裁軍、爭取停止核武器試驗和禁止这种武器的頑強和坚持不渝的斗争。

在为和平而斗争，提出全面裁軍的口号时，我們从各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考慮到实际情况，沒有閉目无視困难。当然，帝国主义者尽力拖延和破坏关于裁軍的協議，这对他們是有利的。他們利用軍备竞赛来发财致富，并使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处于恐怖之中。但是，我們是否应当随波逐流，听任帝国主义摆布而不动員一切力量来为保障和平、为裁軍而斗争呢？

不，这样做，将意味着向侵略势力、向軍国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投降。而我們认为，各国的工人阶级、劳动人民能够迫使帝国主义政府进行裁軍，能够防止战争。为此，他們必須首先意識到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

对抗帝国主义势力和战争势力的应当是世界工人阶级的組織起来的力量。世界工人阶级現在拥有这样的优越性，即可以依靠同帝国主义相对抗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物质实力和防御威力。帝国主义独霸的时代已經过去。比起十月革命后的头几十年来，形势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当时我国是单独一个国家，并且比現在弱得多。現在，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完全不同了。因此，現在坚持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就意味着不相信社会主义的力量，受絕望和失敗主义情緒的支配。

可以无休止地說，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把这种观点冒充为自己“革命性”的表現，但是，实际上，这种态度只反映出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害怕帝国主义。

在帝国主义陣營中，还存在着反对裁軍的强大勢力。但是，正是为了强迫这种勢力退却，必須激发各國人民的憤怒來反对它們，迫使它們执行各國人民的意志。

各国人民希望裁軍，并且相信，共产党人才是各国人民为达到这个目标而斗争的先锋队和组织者。

我們爭取裁軍的斗争，不是一个策略手法。我們真誠地希望裁軍。在这方面，我們完全站在馬克思列寧主义基础上。弗·恩格斯在上一世紀末就曾指出，裁軍是可能的，并称裁軍是“和平的保证”。在我們时代，裁軍的口号是弗·伊·列寧作为一个实际任务而首先提出来的，苏联关于全面的或局部的裁軍的第一个建議，在一九二二年的热那亚會議上就提出来了。这是列寧在世时的事情，而且关于裁軍的建議也是由他拟定的。

爭取裁軍的斗争，是防止战争的最重要因素，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有效斗争。在这一斗争中，人类的绝大多数是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的。

中国同志提出了“針鋒相对的斗争”的口号，用这一口号来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行的旨在緩和国际局势和停止“冷战”的政策对立。这种口号实质上是往帝国主义的“战争边缘”政策的磨盘中注水，給主张軍备竞赛的人帮忙。給人的印象是，中共领导人认为，保持和加剧国际紧张局势，特別是苏联同美国关系中的紧张局势，是有利的。显然，他們认为苏联應該以挑衅来回答挑衅，走进帝国主义阵营的“狂人”所設的陷阱中去，應該接受帝国主义者的这样的挑战：在冒险主义和侵略性方面进行竞赛，也就是說，不是进行保障和平的竞赛，而是进行发动战争的竞赛。

走这条路，意味着使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受到威胁。珍視各国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永远不会走这样的道路。

爭取和平和爭取實現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和平共處原則的鬥爭，是各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反對他們正在準備的新戰爭，反對帝國主義者在殖民地國家的侵略活動，反對帝國主義者在他國領土上設置的軍事基地，反對軍備競賽等等的最重要鬥爭形式之一。這個鬥爭符合工人階級、全體勞動人民的利益，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是階級鬥爭。

我們黨、所有兄弟黨都記得，並在自己的活動中遵循聲明的下列結論：不要等到落原子弹和氫彈的時候，才展開反對新的世界戰爭危險的鬥爭。現在就應當進行這一鬥爭，並且要一天比一天更加努力。主要的是及時約束侵略者，防止戰爭，不使它爆發。今天，為和平而鬥爭，就是保持最大的警惕性，不倦地揭露帝國主義的政策，警覺地注視戰爭挑撥者的陰謀詭計，喚起世界人民對那些奉行戰爭方針的人的神聖憤怒，提高一切愛好和平力量的組織性，不斷加強群眾衛和平的積極行動，同一切對新戰爭不感興趣的國家加強合作。

爭取和平與和平共處的鬥爭削弱着帝國主義陣線，使最富於侵略性的帝國主義集團在人民群眾中陷於孤立，幫助工人階級的革命鬥爭和各國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

爭取和平、爭取和平共處的鬥爭同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有機地聯繫著。八十一個共產黨在自己的聲明中寫道：“在和平共處的條件下，出現著有助於在資本主義國家中開展階級鬥爭、有助於殖民地和附屬國人民開展民族解放運動的可能性。同時，革命的階級鬥爭和民族解放鬥爭的成就又促進和平共處的鞏固。”

在和平共處的情況下，最近幾年，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和

各国人民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都取得了新的重大胜利，世界革命进程顺利地发展着。

因此，把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斗争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独立和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割裂开来，把它们互相对立起来，像中国同志所做的那样，就意味着把和平共处原则归结为一句空话，阉割它的现实的内容，实际上无视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与和平共处而进行坚决斗争的必要性，这只会有利于帝国主义者。

中共中央在六月十四日的信中指责各共产党，说它们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引伸到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劳动人民群众和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关系方面。这是对领导无产阶级同资本进行阶级搏斗、一向支持革命斗争和正义的反帝解放战争的兄弟党进行的真正骇人听闻的臆造和诽谤。

中共领导人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进行斗争的论据是如此软弱无力，以致他们不得不采取种种诡计。他们先是把他们自己臆造出来的毫无根据的论点强加在我门头上，然后揭露这些论点，开始指责我们，同我们斗争。他们硬说苏共和其他兄弟党放弃革命，用和平共处来代替阶级斗争的荒唐说法，其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任何一个政治学习小组都清楚知道，当我们谈和平共处时，我们是指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关系而言。和平共处的原则当然绝对不能引伸到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敌对阶级之间的关系中，也不允许把它引伸到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争取本阶级的利益的斗争中，以及被压迫人民反对殖民主义者的斗争中。苏共坚决反对意识形态

領域中的和平共處。這是一切自稱為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人現在都應當掌握的起碼的常識。

### 三

中共同蘇共和其他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在同對斯大林的個人迷信的後果作鬥爭的問題上，存在着嚴重的分歧。

中共領導人扮演了個人迷信維護者和斯大林錯誤思想的傳播者的角色。他們企圖把個人迷信時期盛行的那些制度、意識形態和道德以及領導的方式方法強加給其他黨。我們直率地說，這種角色是不令人羨慕的，它既不會帶來榮譽，也不會帶來光榮。誰也无法讓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和進步的人們走維護個人迷信的道路！

蘇聯人民、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正確地評價了我們黨及其以尼·謝·赫魯曉夫同志為首的中央委員會在反對個人迷信後果的鬥爭中所表現出來的勇敢、剛毅和真正的列寧主義原則性。

大家知道，我們黨這樣做是為了解除束縛勞動人民強大力量的沉重壓迫，從而加速蘇聯社會的發展。我們黨這樣做是為了純洁偉大的列寧遺留給我們的社會主義理想，清除玷污了這種理想的濫用個人權力和專橫的行為。我們黨這樣做是為了永不重演那些伴隨個人迷信而產生的悲劇性事件，是為了使所有為社會主義而鬥爭的人們從我們的經驗中吸取教訓。

整個共產主義運動正確地理解和支持了反對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格格不入的個人迷信及其有害後果的鬥爭。**當時中國**

領導人也贊同这样做，他們談過關於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巨大國際意義。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主持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时說：

“苏联的同志們，苏联的人民，按照列寧的指示做了。他們在不長的時間內，取得了極其燦爛的成就。苏联共产党在不久以前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又制定了許多正确的方針，批判了黨內存在的缺点。可以斷定，他們的工作，在今后將有極其伟大的發展”。

在劉少奇同志在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報告中，這一評價得到了更加全面的表达：

“今年二月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它不仅制定了規模宏伟的第六个五年計劃，決定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許多重大的政策方針，批判了在黨內曾經造成严重后果的个人迷信現象，而且提出了进一步促进和平共处和国际合作的主张，对于世界紧张局势的和緩作出了显著的貢獻。”

邓小平同志也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說过：

“列寧主義要求党在一切重大的問題上，由适当的集体而不由个人作出决定。關於坚持集体领导原則和反对个人迷信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闡明，这些闡明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国同志在《人民日报》众所周知的編輯部文章《再論无

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經驗》(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中写道：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破除关于斯大林的迷信、揭露斯大林的严重錯誤、消除斯大林錯誤的后果方面，表现了巨大的决心和勇气。全世界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同情共产主义事业的人們，都支持苏联共产党糾正錯誤的努力，希望苏联同志的努力得到完滿的成功。”

情况正是这样。

任何一个客观的人，如果把中国领导人的这些讲话同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信件中所說的話对照一下，就会看到，他們在对我们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評价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轉弯。

但是在这种原則性的問題上难道可以搖摆不定嗎？当然不可以。二者必居其一：要末是中国领导人以前在这些原則問題上同苏共中央沒有分歧，要末是所有这些話都是虛伪的。

大家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最好标准。

正是实践令人信服地证明，实现苏共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路綫在我国生活中产生了多么出色的結果。自从我們党向恢复党内生活中的列寧主义原則和准则作了急剧的轉变以来，已經过了十年，在这段时期中，苏联社会在发展經濟方面，在提高文化、科学方面，在提高人民福利方面，在加强国防力量方面，在外交政策成就方面，都取得了真正伟大的結果。

在个人迷信时期毒化人民生活的恐惧、怀疑和彷徨的氣氛已經永远消逝了。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苏联人的生活更好了，享受着社会主义的福利。請問一間获得了新住宅的

工人(这样的人数以百万計!),問一問晚年得到了保障的領养老金者,問一問富足的集体农民,問一問成千上万在个人迷信时期受到不应有的迫害而已經恢复自由和名誉的人,你們就会知道,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列宁主义方針的胜利对苏联人來說,实际上意味着什么。

請問一問那些父母在个人迷信时期成了鎮压的受害者的  
人,承认他們的父母兄弟是正直的人,他們自己并不是我們社會的变节者,而是苏維埃祖国值得尊敬的享有充分权利的儿女,这对他們來說意味着什么。

工业、农业、文化、科学和艺术,不管我們把目光轉向哪里,  
处处都在迅速前进。我們的宇宙飞船現在正在辽闊的太  
空遨游,在这方面也光輝地证明我們党用以領導苏联人民的  
方針的正确性。

当然,我們并不认为,在我国已經为苏联人和为改善他們  
的生活做了一切。苏联人明白,这一原則的实现不只取决于  
我們的願望。必須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和創造丰裕的物质財富。  
因此我国人民在頑强地劳动,以便更迅速地創造物质財富和  
精神財富,使共产主义的胜利早日来到。大家都可以看到,我  
們正在按照正确的方針前进,清楚地看到我們发展的前景。

在苏共綱領里規定了共产主义建設的具体計劃。这一計劃  
的实现将保证苏联人民有最高的生活水平,給逐步过渡到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个梦寐以求的共产主义原則奠定基  
础。

苏联人听到中国同志企图辱罵苏共綱領——建設共产主  
义社会的宏伟計劃,感到奇怪和荒誕。

中共领导人針對我們党宣布为人民爭取美好生活是自己的任务，暗示苏联社会的某种“資产阶级化”和“蜕化”。按照他們的邏輯，如果人民穿草鞋和喝大鍋清水湯，这就是共产主义，而如果劳动者生活得好和希望明天生活得更好，这仿佛就是資本主义复辟！

还想把这种哲学当作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新发现贈送給我們！这暴露了这种“理論”的作者是些不相信已掌握了政权和已建立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力量和能力的人。

如果看一下我国历史，看一下苏共綱領，就会很容易看出，當我們在列寧領導下取得了政权的时候，我們是从什么起点开始的，而苏联人民現在达到了什么样的頂峰。我們国家变成了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产值上，苏联占欧洲第一位，占世界第二位，很快就要赶过美国而跃居第一位。苏联工人阶级、苏联集体农民、苏联知識分子是我們一切胜利的締造者。

我們确信，不仅苏联人民能，而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也能树立伟大的劳动功勳，只是必須要保证对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正确领导，必須要实行这种领导的人現实地思考，作出可以把劳动人民的力量和精力引上正确道路的决定。

中国领导人企图为个人迷信辩护，在自己的信中充滿着关于在苏联的阶级斗争、关于苏共綱領中似乎是錯誤的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論点的远离馬克思主义的論断。

我們不打算在这封信中詳細地分析他們的一切論据。任何一个讀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信件的人，无疑都会注意到，中

共中央的信件中所包含的論斷是完全无力的和脱离苏联人民的生活的。他們教导我們說，在苏联的社会中还存在着敌对的阶级，因此也还存在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这是一些什么阶级呢？从中共中央的信件中可以了解，这是“资产阶级食客、寄生虫、投机倒把者、骗子、懒汉、流氓、盗窃国库者”。

不用說，中国同志对阶级和阶级斗争有着奇特概念。从什么时候起这些寄生分子被认为是阶级呢？是什么阶级呢？是懒汉阶级还是流氓阶级，是盗窃国库者阶级还是寄生虫阶级呢？罪犯在任何社会中也不构成一定的阶级。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当然，这些分子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不构成阶级。这是资本主义残余的表现。

同这样一些人作斗争并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全民国家完全能够完成并且正在完成这一任务。我們根据自己的实际經驗知道，党、工会和其他社会团体的教育工作做得越好，舆论的作用越大，苏联民警的工作做得越好，同犯罪現象的斗争就越有成效。

現在苏联的社会是由工人和农民两个基本阶级，以及知識分子組成的，同时苏联社会沒有一个阶级占有可以剝削其他阶级的地位。这一事实是不能否认的。专政是一个阶级概念；中国同志建議在苏联对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呢？对集体农民还是对人民知識分子？不能不考虑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已起了本质上的变化，它們之間的差别、界限日益消失。

在社会主义取得完全的、最終的胜利以后，工人阶级已不再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自己的领导作用。在全面展开共

产主义建設的条件下，工人阶级仍然是社会上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先进作用，是由它的经济地位，由它同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最高形式具有直接联系，以及由它在数十年的阶级斗争中受到最大的锻炼和拥有革命的經驗所决定的。

中国同志引用卡·马克思的話說：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內容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马克思在談到这一点时是指共产主义这个完整的、统一的社会經濟形态（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而沒有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过渡到这一形态的。弗·伊·列宁也发表过一系列的意見，其中十分清楚地强调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需要，恰恰是为了用来战胜剥削阶级的反抗，組織社会主义建設、保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胜利的。由此可見，在社会主义胜利以后，当社会上只剩下劳动者、友好的和本性已經完全改变的阶级，而再也沒有人要受鎮压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就会消失。

如果从中共中央关于这些問題的信件中所包含的一整套虚假的理論論斷中提取真正的內容，那么这个內容就是：中国同志反对在我党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決議中以及在苏共綱領中那样有力地宣布的苏共发揚社会主义民主的路線。在他們全篇冗长的信中甚至找不到一处提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以及共产主义建設条件下发揚民主的問題，这絕不是偶然的。

很难充分判断中国同志保卫个人迷信所持的动机。实际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我們还是第一次遇到公开頌揚个人迷信的事。必須說，甚至在我国个人迷信盛行时期，斯大

林本人也不得不在口头上竭力否认这个小资产阶级的理論，并且說过，这个理論是从社会革命党人那里来的。

想借助馬克思和列寧来保卫个人迷信的意識形态的企图不会引起别的，只能使人感到惊奇。莫非中国同志不知道，列寧早在我党建立初期就同民粹派关于英雄与群氓的理論进行了巨大的斗争，在列寧在世时实现了我党中央和苏維埃国家的真正集体領導方法，列寧是一个异常谦逊的人，并无情地斥責了那些对他的阿諛奉承和献媚的极微小的表现。

当然，我党或其他馬克思列寧主义政党从来没有把反对个人迷信理解为否认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威信。苏共不止一次地強調指出，其中包括在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党是珍視自己的領導的威信的；在揭露个人迷信并克服其后果的同时，党是高度評价那些真正代表人民利益并且把自己的力量献給爭取共产主义胜利的斗争，因而享有应得的威望的活动家的。

#### 四

分歧中心的另一个大問題，是关于資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道路和方法，关于全人类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問題。

在中国同志的描繪中，在这一問題上的分歧看来是这样：他們自己为一方主张世界革命，而另一方——苏共和各馬克思列寧主义政党——則忘記了革命，甚至“害怕”革命，它們不关心革命斗争，反而去关心那些与真正的革命者“不相称”的东西：和平、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发展和这些国家人民福利的

提高、爭取資本主義各國劳动人民的民主權利和切身利益的斗争。

但是，事实上，中共的观点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观点之間的分水岭完全是在另一方面：一些人，即中共的领导人不管恰当与否地談論世界革命，利用各种借口，而且往往是沒有理由地炫耀“革命的”辞藻，可是另外一些人——恰巧是被中国同志批評那些人——以极严肃的态度来对待革命的問題，他們不是高談闊論，而是頑強地劳动，努力寻求最正确的、符合于时代条件的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为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而进行頑強的斗争。

我們来研究一下中国同志对現代革命运动的問題的基本观点。

为着“世界革命”而停止爭取和平，放弃和平共处与和平經濟競賽的政策，放弃为資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切身利益和民主改革而斗争，这种方針会有助于各国和各国人民向社会主义过渡嗎？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爭取和平和奉行和平共处的政策，难道就是只顾自己而忘掉了在資本国家中自己的阶级兄弟嗎？

每一个人，只要考慮过当前爭取和平反对热核战争的斗争的意义，就懂得，苏联共产党人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党以自己的和平政策給予資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以无可估价的援助。这里的問題不仅在于，防止核战争意味着拯救工人阶级和整国甚至整洲的人民免于毁灭，虽然仅此一点就足以說明我們的整个政策都是正确的。

問題还在于：这样的政策是帮助国际革命工人运动达到

**其基本的阶级目标的最好方法。**社会主义国家在它们所争得的和平的条件下在发展经济方面取得卓越的成就，在科学技术方面获得日新月异的胜利，不断改善人们的生产和劳动条件，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这难道不是对工人阶级斗争的巨大贡献吗？

资本主义国家的每个工人看到这些成就和胜利时会说：“社会主义用事实证明：它比资本主义好，为这个制度而斗争是值得的”。在目前条件下，社会主义之深入人心不仅是通过书本，而首先是由于自己的行动，自己的活生生的范例。

一九六〇年声明认为，我们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在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参加会议的所有共产党得出了共同的结论，根据这个结论，站在现时代的中心的是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

革命运动的所有其他任务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巩固。因此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有义务“不倦地巩固各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大家庭，这个大家庭的国际作用和对世界事件进程的影响一年比一年地增长着”。我们党把实现这个最重要的任务看作是自己的崇高的国际义务。

弗·伊·列宁教导说：“……我们主要是用我们的经济政策去影响国际革命。……在全世界范围内斗争已经转到这个方面来了。我们一旦解决了这个任务，那我们就是在国际范围内真正地最终地取得了胜利。”（《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中文版四二七——四二八页）

苏联共产党人牢牢记住了伟大列宁的遗训，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也遵循着这个遗训。但是有些同志却认定

弗·伊·列寧是不正确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不相信社会主义国家有能力在經濟競賽中战胜资本主义嗎？或者这是这样一些人的立場，他們一碰到了社会主义建設中的困难就灰心失望，看不到有可能用自己的經濟成就，用本国胜利建設社会主义的榜样对国际革命运动施加主要影响？这些人想通过另一些在他們看来更为近便的途径来更快地實現革命。但是，胜利了的革命能够以人民的劳动，并且只能够以人民的劳动来巩固和发展自己的成就，证明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誠然，这是不容易的，尤其是革命如果是在继承了过去經濟不发达的遺产的国家中进行的話。但是，苏联和其他許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榜样令人信服地表明，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实行正确的領導，就能取得巨大的成就，就能向全世界证明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其次，什么样的局势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更有利——是和平与和平共处的局势，还是經常的国际紧张状态和“冷战”的局势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会有任何疑問的。誰不知道，帝国主义国家統治集团利用“冷战”局势来煽起沙文主义、战争歇斯底里和瘋狂的反共主义，以便使极端反动分子和亲法西斯分子当政，以便取消民主，镇压工人阶级的政党、工会和其他群众性組織。

共产党人爭取和平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加强着他們同群众的联系，加强着他們的威信和影响，也就是說，有助于建立一支所謂革命政治大軍。

**爭取和平和爭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斗争，决不会阻碍，决不会推迟，相反地，却提供可能充分开展为达到国际工人阶级最终目的而进行的斗争。**

很难相信，像中国同志这样自己进行过革命而且富有經驗的人会不了解一个基本东西：在今天，进行世界革命，要通过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加强，要通过资本主义各国工人的革命阶级斗争，要通过爭取民族解放运动和加强亚洲、非洲新获得解放的国家的政治独立和經濟自主的斗争，要通过爭取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的斗争，要通过人民群众的反对垄断的斗争以及其他許多途徑，不应当把这些途徑彼此对立起来，而应当把它们结合起来，导向一个目的——推翻帝国主义的統治。

中国同志高傲地和侮辱性地指責法国、意大利、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說它們不折不扣地是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是“議会迷”，甚至說它們陷入了“資產阶级的社会主义”。有什么根据呢？根据就是：这些共产党沒有提出立即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虽然中国领导人也应当理解，沒有革命形势，是不能这样干的。

任何一个內行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知道，当国内还不存在革命形势的时候，过早地提出武装起义的口号，就意味着使工人阶级注定遭到失败。大家知道，列宁曾以怎样极其严肃的态度对待这个问题，他曾以怎样的政治远见和对具体情况的了解来对待革命发动时机的选择。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夜曾指出，十月二十四日发动还太早，而到十月二十六日发动就已经晚了，会失去一切，因而，一定要在二十五日夺取政权。誰来确定阶级矛盾的尖銳程度和革命形势的存在，誰来选择

发动的时机呢？只有每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它的先锋队——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才能做到这一点。

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表明，那种自称为工人党、只研究经济问题、不用革命精神教育工人阶级、不培养工人阶级去进行政治斗争和夺取政权的党是不好的，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不可避免地要滑到改良主义的立场上去。但是，那种脱离争取改善工人阶级、农民和一切劳动者的经济状况的斗争而提出政治斗争的任务的党，也是不好的。这样的党必然要脱离群众。一个党只有正确利用阶级斗争的一切形式，善于把它们结合起来，才能成为真正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成为群众的领袖，顺利地引导工人阶级向资本冲击，去夺取政权。

中国的领导人认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共产党所犯的滔天大罪，是它们认为自己的直接任务是为争取劳动者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为争取实现民主改革而斗争，这些改革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可以实现，能够改善工人阶级、农民和居民中的小资产阶级阶层的生活条件，有助于建立作为进一步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的广泛反垄断组织的战线。也就是说，它们所做的正是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中所写的东西。

中国同志反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目前所做的一切，对于在阶级斗争前沿同资本搏斗的共产党人没有表现出最起码的团结一致的感情，对这些国家的具体条件，这些国家中工人阶级革命运动所走的特殊道路没有了解。实质上，他们说“为了革命”，却正好是否定了导致革命的道路，硬要人们采取使共产党在群众中陷于孤立、使工人阶级失去与垄断

組織的統治、與資本主義作鬥爭的同盟軍的那种方針。

在不同國家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形式問題上，中國同志也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有分歧。

大家知道，正如莫斯科會議文件和蘇共綱領中所明確說明的，蘇共和其他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是從和平地和非和平地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可能性出發的。儘管如此，中國同志却頑固地硬說我們黨和其他兄弟黨只承認和平道路。

蘇共中央在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信件中再次闡述了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立場：

“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爭取以和平方法，不通過內戰來實現社會主義革命。這種可能性的實現符合工人階級和全體人民的利益，符合本國全民族的利益。與此同時，革命發展途徑的選擇不僅僅取決於工人階級。如果剝削階級要對人民施行暴力，工人階級就不得不采用非和平道路來奪取政權。一切都取決於具體條件，取決於國內和世界舞台上的階級力量的分布情況。

自然，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不管通過何種形式來實現，只有通過社會主義革命，各種形式的無產階級專政才是可能的。蘇共高度評價資本主義國家內以共產黨人為首的工人階級的忘我鬥爭，並認為給它們以一切援助和支持是自己的義務。”

我們已經多次地說明了自己的觀點，在這裡也就不需要更詳細地闡述了。

而中國同志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是怎樣的呢？它像一根紅線一樣地貫穿在他們的所有言論和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

信中。

中国同志把是否在任何时候、任何場合、任何地方都承认武装起义看作是衡量革命性的基本标准。因而中国同志实际上否认了利用和平方式进行爭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斗争的可能性，然而，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說，共产党人应当掌握革命的阶级斗争的一切形式——暴力的和非暴力的形式。

还有一个重要問題，这就是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之間的联系問題。

今天以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为代表的国际革命工人运动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当代的伟大力量。它們之間的正确的相互关系是战胜帝国主义的主要条件之一。

中国同志是怎样解决这个問題的呢？这从他們的新“理論”中可以看出，根据这种理論，我們时代的基本矛盾竟然不是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而是民族解放运动同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在中国同志看来，反帝斗争的决定性力量不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不是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而仍然是民族解放运动。

中国同志这样做，看来是想用最輕易的办法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当中赢得声望。然而，但願这种“理論”誰也欺骗不了。这种理論的实际意义，不管中国理論家們願不願意，在于使民族解放运动孤立于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之外。但这对民族解放运动本身是巨大的危险。

事实上，亚洲許多国家的人民，尽管有十分英勇和自我牺

牲的精神，但如果不是十月革命以及后来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从根动摇了帝国主义，摧毁了殖民主义者的力量，难道能够取得胜利吗？

現在，当解放了的各国人民进入了自己斗争的新阶段，集中努力来巩固政治成果和經濟独立的时候，难道他們沒有看到，如果沒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解决这些任务要困难得无可比拟，甚至根本不可能嗎？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向強調指出民族解放运动及其伟大未来的世界历史意义，但他們认为民族解放运动取得进一步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是同作为反帝主要力量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結成巩固的同盟和合作，同資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結成巩固同盟。这种立場是在一九六〇年的声明中确定的。这种立場所依据的，是列宁关于工人阶级的領導（领导权）是反帝斗争取得胜利的条件的思想。只有在取得这种领导权的条件下，这个运动才能最終具有真正社会主义的性质，才能以向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过渡来完成。

列宁的这一思想在十月革命的經驗中，在其他国家的經驗中已經得到檢驗，而且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但是，看来中国同志竟想“糾正”列寧的思想，证明似乎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小資產阶级或民族資產阶级，甚至“一部分爱国的王公貴族”应当是全世界反帝斗争中的領導。而在这以后，中共領導又教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說，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丧失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場！

无论国际工人阶级还是民族解放运动，未来胜利的保证都在于它們的巩固联盟和合作，在于它們进行联合的、为共

同利益所要求的反帝斗争。在反帝斗争中，工人阶级以自己的自我牺牲和忘我地为各国人民的利益服务而博得对其领导作用的承认，使自己的同盟者相信，工人阶级的领导是它自己获得胜利和它的同盟者获得胜利的可靠保证。

我們列寧的党把民族解放运动看作是世界革命过程的一个組成部分，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力量。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已成为国际无产阶级的战斗旗帜。马克思和恩格斯事业的继承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伟大的十月革命胜利后形成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特別指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之間不可分割的联系。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过去是，現在仍然是为爭取世界革命胜利而斗争的主要口号。在新的条件下，这一口号的內容扩大了。大家知道，列寧是贊成“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这一口号的，这一口号着重指出无产阶级的主导作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业已增长的意义。我們党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都严格遵循着这一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則。

現在产生一个問題：怎样解釋中共領導在現代一些根本問題上的不正确方針？或者是，中国同志同实际現實完全脫节，用教条主义的、学究式的态度对待战争、和平和革命問題，而不理解現时代的具体条件。或者是，在中国同志掀起的关于“世界革命”的大肆喧嚷的后面藏着同革命毫无共同点的其他目的。

从这一切可以看出中共領導强加給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

方針的錯誤性、危害性。中國領導人以“總路綫”為名所建議的东西，無非是不考慮時間和現實的階級力量對比，不考慮現代歷史階段的特點而羅列工人階級的最一般的任務。中國同志沒有看到，或是不願看到，我們的運動在現時代條件下的任務在如何地變化。他們把總路綫歸結為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各階段都保持效力的一般任務，從而使這條路綫失去了具體性、明確的目的性和真正的有效性。

各兄弟黨在制訂自己當前的方針時，具體地分析了在各別國家以及在世界範圍內的階級力量的配置情況、現階段兩個對立體系的發展和民族解放運動發展的特點。

對世界局勢變化的精確分析，使全世界的兄弟黨能夠對時代作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評定：“以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所開始的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為主要內容的我們的時代，是兩個對立的社會體系鬥爭的時代，是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時代，是帝國主義崩潰、殖民主義體系滅亡的時代，是越來越多的人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全世界範圍內勝利的時代。”

對現時代的這個定義，是在制定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戰略和策略時採取正確態度的基礎。

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確定了自己的共同路綫，它的基本論點歸結如下：

——現時代世界革命過程的性質和內容，是由正在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人民、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的革命運動、被壓迫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一般民主運動匯合成統一的反帝鬥爭洪流這點確定的；在反帝革命力量的聯盟中，國際

工人阶级及其主要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以示范的力量和自己的经济建设对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起着它的主要影响；

——由于业已形成的客观历史条件（帝国主义的侵略性达到极点，具有巨大破坏力的武器的出现等等），防止热核战争的斗争就成为当代反帝力量所面临的一切任务的中心。各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团结一切爱好和平力量来保卫和平和拯救人类免于核灾难；

——社会主义革命由于每个国家阶级斗争的内部发展而进行，它的形式和道路决定于本国具体条件。共同规律是用革命的手段推翻资本主义政权和建立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任务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可能性以采取和平的、不同国内战争相联系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同时又准备采取非和平的道路、准备对资产阶级反抗实行武装镇压；一般的民主斗争是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必要的组成部分；

——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目的，是把反帝的民主革命的任务进行到底，是发展和巩固以同农民和爱国民族资产阶级联盟为基础的民族阵线，是为建立民族民主国家和过渡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准备条件；

——社会主义各国的合作和互助关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团结一致，对共同制定的立场和估价的忠诚、对各党生活及其相互关系的列宁主义原则的忠诚，是顺利地解决共产党人所面临的历史任务的必要条件。

现时代世界革命过程发展的基本道路就是这样的，现阶

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綫的基本論点就是这样的。爭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斗争，这就是这一总路綫的实质的概貌。始終一貫地在实践中执行这一路綫，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胜利的保证。

所有这些由各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宣言和声明中集体制訂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現代条件下的最重要的原則性論点，都在苏共新綱領中得到了反映，苏共新綱領完全是建立在对我国和国际范围內的革命經驗进行馬克思列宁主义总结的基础上的。

## 五

中共领导人在当代根本的政治問題和理論問題上的錯誤观点是同他們旨在破坏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團結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團結的实际活动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同志在口头上承认，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團結是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支柱，然而事实上他們在各个方面破坏同我們党、同我国的联系。

中共領導常常說自己忠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家庭。可是中国同志对这个大家庭的态度推翻了他們的响亮言詞。

統計表明，近三年来，中国同社会主义大家庭国家貿易总额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以上。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特別强烈地感觉到中国同志的这种方針的結果。

中国领导的行动不仅极其严重地违背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原則，而且在許多情况下极其严重地违背一切国家應該遵循的公认的規則和准則。

破坏早先簽訂的协定，給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經濟带来了严重的損失。显而易見，由于縮減經濟联系，中国自己的經濟也遭到了不小的損失。

为了在人民群众的心目中证明自己的行动是正确的，中共領導不久前提出了“自力更生”的理論。一般來說，在每个国家里进行社会主义建設，首先要依靠人民自己的努力，最好地利用本国国内資源，这是建立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正确道路。每个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事业，这首先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及其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事业。

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曾不得不单单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利用国内資源来建設社会主义。虽然現在存在着社会主义国家体系，这絕不意味着，某个国家的人民可以只是袖手坐待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都认为調动一切国内資源来順利地进行經濟建設是自己的义务。因此，中共中央关于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來實現社会主义建設的說法，就其直接意義來說，是不会引起反对的。

但是，正如中共中央的信和中国報紙上的許多言論所表明的，这一論点实际上包含着无论如何不能同意的內容。

在“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設社会主义”这一公式下掩盖着建立自給自足的民族經濟这一概念，对这种經濟來說，同其他国家的經濟联系仅限于貿易。中国同志力图把这种态度强加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中共領導所以要宣布“自力更生”的方針，看来是为了削弱社会主义国家之間密切的友好关系。当然，这种政策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則毫无共同之处。不能把它看成是别的，

只能看成是破坏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的企图。

除了缩减经济联系的方针之外，中共领导人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加剧同苏联的关系的措施。

中国领导人不仅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而且破坏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践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粗暴地违反兄弟党相互关系的原则。

中共领导策划和支持美国、巴西、意大利、比利时、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共产党的各种变节者的反党集团去进行反党活动。例如，在比利时，中共领导支持一个由比共最近一次代表大会开除出党的格里巴集团。在美国，以反对美国共产党为主要目标的左倾机会主义派别“锤与钢”的颠覆活动受到支持。在巴西，被共产党开除出党的一些派别集团（例如阿马佐纳斯—格腊布伊斯集团）受到了中国同志的支持。

在澳大利亚，中共中央企图依靠前澳共领导成员之一希耳去组织反对澳共和澳共领导的分裂活动。希耳在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曾公开表示反对澳大利亚共产党，并企图把同道者纠合在自己的周围。希耳被澳共开除出党中央委员会以后，就威风地到北京去了。

在意大利，中国人士鼓励意共帕多瓦省委会的一批以前的工作人员的活动：这批工作人印发了一些传单，挑衅性地号召举行“革命”暴动。

中共同志特别努力地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共产党工人党中进行颠覆活动。

中国领导人对置身于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之外的变节者和叛徒大加赞扬，在自己的报刊上转载这些叛徒集团的出版物

中旨在反对苏共的政策、反对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綫的誹謗性文章。

中国人士在錫兰同埃·薩馬拉科迪集团保持著密切的接触，这个集团是托洛茨基主义的“第四国际”的工具。

“第四国际”的托洛茨基分子企图利用中国同志的立場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們甚至在給中共中央的公开信中直截了当地声明：“从建立之日起就同你們今天所反对的那些思想进行……斗争的第四国际，是站在你們一边的……第四国际的国际書記处欢迎你們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中开始的这次辯論。它呼吁你們发展这次辯論。”

中国领导人对于不願背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綫的兄弟共产党及其领导人进行猛烈的攻击。他們用許多种語言发表和散发文章，誣毁美国、法国、意大利、印度的共产党的活动。这些文章的作者对兄弟党的著名領袖还有什么辱罵的字句沒有用上！如“两面态度”和“右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违背共产主义的道德准則”，“社会民主主义的蛻化”和“心虛”，“不负責任”和“鸚鵡学舌”，“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革命人民采取傲慢和藐視的态度”。

中国领导人指責美国和西欧的共产党說，它們“同最富有冒险性的美帝国主义者一鼻孔出气”。印度共产党领导竟然被称为“集团”。对法国、意大利、印度、美国共产党领导人横加駭人听聞的責难，說他們“关心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命运”。而中共領導在其六月十四日的信件中竟然堕落到进行誹謗，似乎連苏共也“起着帝国主义帮凶的作用”。除托洛茨基分子之外，鉴于明显的荒謬性，至今还沒有誰敢于对列宁的

伟大的党提出这种誹謗性的指責!

帝国主义的宣传对中国同志的这种行动感到高兴，这有什么奇怪呢？资产阶级报刊时常叫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并且要求帝国主义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因中共中央的立場所引起的分歧，这不是偶然的。

中共代表退出了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集体的、理論性和情报性的机关刊物——《和平和社会主义問題》杂志編輯委員会，停止这一杂志中文版的发行，想以此来使中国共产党人无法获得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的情报的客观来源。

中国领导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的分裂活动引起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的理所当然的憤慨和反击。

中共中央的信中說，在同兄弟共产党的关系上，一个党“不能允許把自己置于其他兄弟党之上，不能允許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这是个不坏的声明。但正是中国同志自己采取这种不能容許的行动。他們損害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违反宣言和声明中所闡明的准則和原則，企图要其他兄弟党从属自己的影响和控制。

中共领导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采取特殊路線的一个明显例子，就是它对阿尔巴尼亚問題所采取的立場。大家知道，阿尔巴尼亚領導人在一九六〇年下半年就对当代一些基本問題公开提出了左傾机会主义的綱領，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开始执行敌对的政策。阿尔巴尼亚领导在国内展开了反苏运动，这个运动导致了同苏联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关系的破裂。

絕大多数共产党和工人党都坚决譴責了阿尔巴尼亚领导

人的这种反列寧主義的活動。而中共領導人採取了完全不同的立場，他們盡力利用阿尔巴尼亞領導人作為自己的傳聲筒。現在大家知道，中國同志直接把他們推上了公開反對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和兄弟黨的道路。

中共領導人在對蘇共和其他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攻擊中，把南斯拉夫問題放在一個特別的地位，他們企圖把事情說成這樣，似乎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困難，是由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同南斯拉夫的關係改善而產生的。他們不顧事實硬說南斯拉夫不是社會主義國家。

大家知道，一九五五年蘇共同其他兄弟黨一起在同南斯拉夫關係正常化方面表現了主動，以克服要由斯大林擔任主要過錯的長期衝突。在這個時期，中共領導人對南斯拉夫社會主義制度的性質沒有產生任何疑問。例如，《人民日報》曾經指出，“南斯拉夫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已經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對南斯拉夫社會經濟進程的客觀分析表明，在以後的年代里，那里的社會主義陣地加強了。如果說，一九五八年，社會主義成分在工業中占百分之百，在農業中占百分之六，在商業中占百分之九十七，那麼，現在社會主義成分在工業中占百分之百；在農業中占百分之十五；在商業中占百分之百。在開始關係正常化以後的時期內，在對外政策問題上出現了南斯拉夫立場同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立場的接近。

為什麼中國領導人如此急劇地改變了自己在南斯拉夫問題上的立場呢？他們把這看作是一個他們認為有利的借口，用來污蔑蘇共和其他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政策，此外很難

作別的解釋。

苏联共产党人知道，在苏共和南共联盟之間在若干原則性的意識形态問題上依然存在着分歧。我們過去直率地向南斯拉夫领导人說出了這一點，而且要繼續說這一點。但是，像中共领导人所做的那样，根據這一點便把南斯拉夫“革除”出社会主义，把它從社会主义國家中趕開並推入帝国主义陣營，是不正確的。這正好是帝国主义者所希望的。

現在世界上有十四个社会主义國家。我們深信，在不久的將來，它們將會多得多。執掌國家領導權的兄弟黨所遇到的問題，範圍日益擴大，而且每一個兄弟黨都在不同的條件下工作。在這種情況下，各兄弟黨對解決這些或那些問題可能出現不同的態度，這是不足為奇的。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應當如何行動呢？應當由於某個社会主义國家的領導人不同意他們的意見，就宣布這個國家已經不是社会主义國家嗎？這將是名副其實的專橫的表現，這種方法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毫無共同之處。

如果仿效中國領導人的榜樣，那麼，由於我們同阿尔巴尼亞劳动党領袖們的严重分歧，我們不是早就該宣布阿尔巴尼亞不是社会主义國家了。但這是對問題的不正確的、主觀主義的態度。儘管同阿尔巴尼亞領導有分歧，苏联共产党人認為阿尔巴尼亞是社会主义國家，并从自己方面采取措施，不使阿尔巴尼亞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

我們痛心地看到，中共领导人如何在破坏蘇中的傳統友誼，削弱社会主义國家的團結。

蘇共現在和将来都主张社会主义大家庭、整个世界共产

主义运动的一致和团结。

## 六

現在我們來作几点總結。

自一九六〇年聲明通過以來的這一段時間完全證明，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綱領是正確的。蘇聯在共產主義建設方面的成就，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的成就，正在對全世界人民的思想發生著越來越大的革命化的影响。革命的古巴在西半球點亮了社會主義的燈塔。已經接近徹底滅絕的殖民主義體系遭到了決定性的打擊。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取得了新的勝利。世界革命運動在不停地前進。

所有這一切都表明，一九六〇年聲明正確地制訂了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總路線。現在的任務是，按照這條總路線來工作和行動，根據每一個共產黨的條件發展它和使它具體化。因此，像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中所做的那樣，把某種新的總路線強加於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的任何企圖，都是站不住腳的和有害的。採取這條“總路線”，就意味着背離一九六〇年聲明，同意那種同八十一個黨所通過的這個聲明相抵觸的綱領性方針。我們黨不會走這條道路。

我們光榮的列寧的黨，在其整個歷史時期中，同右傾和左傾機會主義、托洛茨基主義和修正主義，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在國內以及國際舞臺上的一切表現，進行了不調和的鬥爭。我們黨在這一維護馬克思列寧主義純洁性的鬥爭中受到了鍛煉，並得到了鞏固，它不怕現代分裂

分子和机会主义者的任何攻訐，不管这种攻訐是从哪里发出的。

生活表明，苏共在成为全民政治組織以后，加强了自己同群众的联系，获得了更大的力量，具有更高度的紀律。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工人阶级的意識形态——馬克思列宁主义——已成为全体人民和他們的先进部分的意識形态。工人阶级的目标——建成共产主义——已成为全民的目标。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当然只能为共产主义意識形态影响的这种加强感到高兴。我們可以說，在弗·伊·列寧逝世以后，我們党还从来不曾如此强大；它能够解决与建立新世界相联系的最豪迈的任务。

現在，当社会主义在我国已經取得完全的和最終的胜利的时候，当我们正在一磚一石地兴建美好的共产主义大厦的时候，我們党和全体苏联人民更加相信，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思想必将在全世界获胜。

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和全世界劳动人民，具有与我們同样的信心，他們高度評价苏联对为和平、民主、民族自由和独立以及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共同事业作出的巨大貢献。

苏联共产党过去和現在一直主张同中国共产党保持亲密的友誼。我們同中共领导人有严重的分歧，但是我們认为，两党之間、我們两国人民之間的关系的建立，应当从我們共同的目的是建設新的共产主义社会，我們共同的敌人是帝国主义这一点出发。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个大国通过联合的努力，可以为共产主义的胜利做很多事情。這是我們的朋友和敌人都清楚知道的。

目前正在莫斯科举行苏共和中共代表团会談。遺憾的是，中共代表在这次会談中繼續使情况尖銳化。尽管如此，苏共代表团表現最大的耐心和忍耐，力求使会談取得积极的結果。最近的将来就会表明，中国同志是否同意把我們的相互关系建立在使我們联合起来、而不是使我們分离的东西的基础上，建立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的基础上。

我們的敌人指望中共和苏共的分歧加深。他們現在就在窺伺，能不能撈点什么东西。最近，美国報紙《每日新聞》写道：“那就讓我們驅使赤色俄国同赤色中国相互反对吧，讓他們相互撕得粉碎。”我們共产党人絕不能忘記帝国主义者的这些阴险的打算。

我們党理解自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全世界人民的責任，呼吁中国同志走上消除分歧和加强我們的党在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則基础上的真正团结的道路。

我們的列寧的党同所有兄弟党一道，过去和現在都爭取把工人阶级、全体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爭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斗争。

苏共中央委員会对党、对全体苏联人民完全負責地宣布，为了加强同中国共产党的团结，为了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在列寧的旗帜下，为了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各国的团结，为了有效地援助正在同殖民主义斗争的各国人民，为了加强和平事业和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在全世界的胜利，我們曾經尽了我們的一切力量，并且仍将尽我們的一切力量。

苏联全体劳动人民将更紧密地团结在自己的亲爱的共产

党及其列宁主义中央委员会的周围，将用自己的全副精力来  
实现建设共产主义的宏伟纲领。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